武侠世界
第33年
37
$15.00

編者話 巨型小說「孤鳳遊龍」乃石中蓮先生之精心佳作，文中描述明正德年間，九江江口來了一位喬裝卜卦的老道士玄璣子和徒兒徐童、李壽，他就是欽差衞西河，奉旨到南昌調查壽王造反的証據，在九江發現黑道人物楚義和壽王勾結，準備造反，壽王派心腹武林高手花滿樓、燕燕和楚義聯絡，衞西河探得楚義起家的劣跡，殺害江南大俠揚名立萬，最後因江南名醫華一奇所撫養的江南大俠的兒子南宮柏復仇之事而揭穿壽王的陰謀，將他們的前哨地摧毀，一網成擒……故事題材曲折新穎，文筆流暢，不可不讀！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辣手摧花」，另有狄心的「夏日危情」也將在下期刋載。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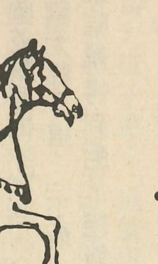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7期
（總號16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遊鳳孤

侠義奇情倫理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惡霸橫行　欽差暗查

九江古稱潯陽，又名江州，乃是長江中流重鎮，江湖咽喉之地。

大明正德十四年，正是太平盛世，坐在觀江樓就可以看見上下江口的男男女女，個個衣冠楚楚，車馬舟楫，滿眼繁華。

繁華，說起九江的繁華，就不能忘記龍華酒樓。

龍華酒樓在江口，是劉家的老賣買，在太祖追逐韃虜時，戰亂影响，幾乎倒閉，如今太祖皇帝早已遐昇仙界，龍華酒樓也已傳到劉大福手裡！

劉大福滿臉大痲子，九江沒有人不知道劉大痲子的，除此之外却連龍華酒樓的夥計也不知道劉大福是誰？

儘管劉大痲子的「大福」名號沒有闖出去，他却眞是個有大福的人，龍華酒樓從他的手裡興旺起來，酒樓後面的三間老客棧拆掉，改建了並列的三進大院，成爲巨宦富商路過九江必定歇脚的地方。

他把前面臨街的酒樓擴大三倍，臨江望去，廣大一片，雖然是擴大了，却還是不够用，三進院的客棧，日日客滿，酒樓裡更是川流不息，座無虛席，眼看着白花花的銀子往櫃裡滚，劉大痲子怎能不高興？

只有一件事，劉大痲子想起來就皺眉頭，他祇有一個獨生女——湘雲，沒有兒子，將來沒有人接替他支撐龍華酒樓。

酒樓正是熱鬧的時候，他又在發怔，湘雲走過去，笑嘻嘻的道：「爹，您又在想甚麼？」

她其實早知她爹想的是甚麼。

劉大痲子從愕然中醒過來，一笑道：「沒有甚麼！」

年紀大的人都喜歡掩飾自己內心的感情。

他抬頭看看早上的太陽，道：「玄璣子還沒有起身嗎？」

湘雲道：「爹是說昨晚住店的算命先生？」

「是啊！」

湘雲道：「早起來了，在房裡哼哼唸着，不知唸些甚麼。」

「嗯。」

他應着，把湘雲輕輕一推，道：「回去照顧生意吧！」

「是！」

他父女二人轉身剛要進酒樓，忽然，有一隻手從身後悄悄搭在劉大痲子肩膀上。

劉大痲子微愕，並未立即回轉身，眼角餘光向肩膀上的那隻手一望，只見那手粗糙有力，他心中幾乎瞭然，他是甚麼樣的人！

他徐徐的轉身，不出所料，來人有四十開外，眉宇間露出七分江湖、三分流氣，咧着嘴向劉大痲子笑，露出滿嘴的黃板牙。

劉大痲子陪個笑，道：「喲，這不是楚大爺身邊的陳五爺嗎？」

那個人抱拳道：「不敢，陳五成！」

劉大痲子長於江湖，從陳五成的神色上，一眼就已看出他是有事來的，登時也抱拳還禮，道：「陳五爺這麼早來，必然是有教誨的了。」

陳五成兩眼向四處一瞟，最後落在酒樓一個牆角處，低聲道：「劉爺，可否借一步說話嗎？」

劉大痲子點點頭，直朝牆角那邊走去。

陳五成跟過去，劉大痲子道：「陳五爺，有甚麼指教，請說吧！」

陳五成道：「楚大爺交代的，要請劉爺幫個忙。」

劉大痲子道：「不敢，只要我劉大福辦得到的，絕對不會推辭。」

陳五成凑到劉大痲子的耳邊，道：「京裡派欽差大臣到江南來查案，這裡邊關連着楚大爺，你留意有動靜通個消息！」

「哦！」

他暗中有些驚訝，就憑楚義一個在九江落脚的江湖人物，能有多大的事情，值得朝廷派欽差大臣來查辦。



陳五成又道：「楚大爺不會白使喚人的。」

說罷，把一錠銀子悄悄的遞在劉大痲子的手中。

劉大痲子推却道：「這怎麼可以。」

陳五成按着他的手，道：「您先收着，事情辦得好，楚大爺另有重賞。」

劉大痲子道：「這就更不敢當了，陳五爺可知那個欽差大臣是個甚麼模樣的人？」

陳五成道：「不知道。」

劉大痲子道：「這就難了！」

陳五成道：「不過由京裡下來的消息，那欽差大臣名諱叫衛西河。」

一陣急速的馬蹄聲，打斷了他二人的談話，陳五成道：「我走了！」

他自行離去。

一個英俊的公子，駿馬寶劍，帶着一個隨身小僮，已然停在酒樓前，瀟洒的翻身下馬，把馬韁繩扔給那小僮，摘下馬鞍上的劍，道：「我們就在這裡打尖吧！」

「是！」

小僮接過馬韁，劉大痲子已經趕了過去，道：「小哥，牲口可要上草料嗎？」

小僮道：「有嗎？」

劉大痲子道：「有哇！」

小僮道：「那就麻煩你了，打過尖一起算賬吧！」

劉大麻子道：「不住店嗎？」

小僮道：「住店不住店，等一會再問我們公子。」

「是！」

劉大麻子拉過馬，放聲呼喝着夥計出來帶牲口，這時玄璣子一身道裝，三綹淡鬚垂胸，含笑從酒樓中出來，身後跟着徐童、李壽，一少一老，徐童背着「鐵口直斷」的布招，李壽肩膀上掛着一個布包袱，裡面想必是些算命用的筆墨卦筒。

劉大麻子道：「怎麼？要出去嗎？」

玄璣子道：「天氣挺好的，出去走走，看看有沒有生意？」

劉大麻子道：「九江是大碼頭，總比江北好得多。」

玄璣子道：「哦？我還準備到江北去！」

劉大麻子道：「先生不是從江北來的嗎？」

玄璣子道：「我是從南昌來的。」

劉大麻子道：「南昌？好地方！」

「好地方！」

玄璣子答着腔，已經走出酒樓。

一個土裡土氣的年輕人，扛着一根五尺多長的棗木棍，棍上掛着一個藍布包袱，莽莽撞撞的走進龍華酒樓，幾乎和玄璣子撞個滿懷。

「對不起。」

他們兩個人同時抱歉的說道，却誰也沒有看誰一眼，玄璣子離酒樓自去，年輕人進入酒樓去，一屁股在門口的一張桌上坐了下來。

「小二哥！」

他似乎很焦急。

小二趕了過去，問他要吃甚麼，他把棗木棍往桌邊一擲，道：「現成的菜飯拿來吃，酒……」

小二問道：「要多少？」

年輕人道：「不要。」

小二失望之餘，發呆似的扯起嗓門兒吆喝道：「現成的飯菜上來，酒，不要哇……」

他把「酒」字拖得特別長。

他的聲音未落，座中却有人接口，道：「好酒，拿到這邊來。」

小二一看，正是方才乘馬而來的公子，他靠着裡邊坐，面對着酒樓門。

他對方才進來的年輕人一副土頭土腦的寒酸相，很看不上眼，不時用眼角斜瞟着他；那年輕人却一點也不在意，他根本不管別人的感覺。

小二趕了過去，陪笑道：「公子，您要甚麼酒？要甚麼菜？」

那少年公子把手按着放在桌上的劍，哂然一笑道：「最好的酒，最好的菜，放心，我有最好的銀子，你不用擔心本公子吃了不付錢。」

小二退身，連連的哈腰，道：「公子，你說笑了！」

他扯起嗓門又是一陣呼喝，比起方才那就精神得多了。

正在酒樓熱鬧的當兒，匆匆的打外面進來一個姑娘，全身雖然是綾羅綢緞的花俏打扮，臉上却是神色很慌張，掩掩藏藏的。

酒樓雖然是男女都可以進去的，姑娘家獨自進去的還是不多，再加上姑娘的行色不尋常，所以她一脚踏進酒樓門口，就惹起大夥兒的注目了。

儘管酒樓裡無數眼睛都投射在那姑娘身上，却沒有一個人看清姑娘的面貌，她低着頭一直走進酒樓裡面，背着身子，輕輕向小二，道：「小二哥，請你隨便來點吃的，越快越好。」

「是，姑娘。」

小二應着，剛把身子一轉，不由得楞住了。

酒樓外進來五名惡煞似的大漢，潮水似的湧進了酒樓，十隻賊眼睛滴溜溜的把酒樓裡一掃視，五個人齊指着方才進來的姑娘，不約而同的道：「在那兒！」

小二被嚇得躲在一邊了。

五名惡漢衝向姑娘坐的地方，撞倒了兩旁的座位，衝開兩旁的酒客，却沒有一個起身說話，都是避得遠遠的，瞪着驚慌的眼睛看着。

一名絡腮鬍子的黑漢子衝近姑娘身邊，粗暴的道：「小珍珠兒，回去吧！」

姑娘未回頭，却看到她的背影，瘦削的身體在微微的戰抖着。

一個斜眼睛的人可沒有那麼好的耐性，一把抓住姑娘的肩輕輕提起，罵道：「妳跑！妳他媽的也不想一想，要是能跑得了，那他媽的早跑光了。」

「走吧！」

「別跟她嚕嗦啦！」

始終沒有聽到姑娘講話，如像小鷄被老鷹抓着似的，毫無反抗的餘地，被五條惡漢子拖着，向酒樓外而去。

她只是哭泣，恐怖、悽絕的哭泣着。

酒樓中雖然席中客滿，這時却像空寂無人，沒有一個人敢過問這件事，也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一句話，只有姑娘悽絕的哭泣聲，雜着五個惡漢的脚步聲。

五個惡漢子正以勝利的姿態，挾着姑娘走出酒樓，不防突然前面伸出一把劍，阻住他們的去路。

突然的舉動，使五名惡漢大吃了一驚，勃然大怒，斜眼睛的人先忍不住的向持劍人瞪了一眼，見是

一名少年——正是那飛馬而來的少年公子——輕蔑一笑，道：「怎麼？這麼年輕就活得不耐煩了？」

少年公子哂然的道：「這位姑娘到底怎麼啦？」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少爺，你眼睛太嫩了，看不出她是我們班子裡逃出來的姑娘嗎？」

那少年向那姑娘問道：「是嗎？」

姑娘哭泣着，說道：「我是被人拐賣的。」

她相貌是那麼甜美。

她雖然傷心，恐怖，却仍不失那天生的甜美相貌。

少年道：「可以向五位討個人情嗎？」

斜眼的漢子道：「討甚麼人情？」

少年含笑道：「看在我的薄面上，你們就放過這位姑娘吧！」

「放過她？」

「是。」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少爺，你說得輕鬆，你可知道她是三十兩銀的身價，用銀子買來的？」

少年淡然一笑，向跟在身邊的小僮，道：「小九子，拿三十兩銀子來。」

小九子立刻掏出三錠銀子，捧到五條惡漢子面前。

少年道：「這樣子成了嗎？」

斜眼睛的惡漢子憤怒欲動手，絡腮鬍子的漢子輕輕按住他的肩，取過銀子，放入懷中，向少年道：「少爺，還沒有請教你的尊稱？」

少年道：「石俊。」

絡腮鬍子的漢子邪笑，說道：「石家少爺，失敬了，你還沒請教我們哥兒幾個呢！」

石俊抱劍，道：「各位人多，一一請教豈不麻煩？」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至少你也該問一問，我們哥兒幾個，是那一位手下的兄弟？」

石俊問道：「是那一位？」

絡腮鬍子的漢子臉色冷峻的道：「楚大爺！」

石俊道：「那位楚大爺？」

「九江還有那位楚大爺？」

石俊道：「不瞞你說，在下還是初到貴境！」

絡腮鬍子的漢子道：「早知你初到九江，少爺，如果不是初到九江，你也不會插手這件事，長長見識，要人要錢，找楚大爺去吧！」

他們說完，架着姑娘就走。

石俊手在桌上輕輕一按，飄身攔住他們的去路，淺淺的一笑，道：「我石俊的銀子不是好拿的，人也不是好欺負的，姑娘留下，要人叫姓楚的自個兒來。」

「噢！」

五個惡漢子嘲笑的互望着。

「不信嗎？」

石俊拔出劍，他神情肅然的面對着五名惡漢子。

斜眼的惡漢子暴跳起來，罵道：「嘿嘿！這是那裡來的小王八羔子，敢在咱們哥兒們面前拔劍，讓我來給他一點教訓。」

他撩起袖子，便要動手！

絡腮鬍子的漢子陰笑，一把拉着斜眼漢子，說道：「兄弟，別惱火，少爺要人，咱們就留給他，楚大爺會來找他的。」

斜眼睛漢子很不服氣，大聲道：「你……」

絡腮鬍子的漢子伸手阻住他的話，向石俊道：「少爺，人給你嘍！」

他把那姑娘輕輕一推，直推到石俊懷裡。

石俊在大衆之下，爲避男女之嫌，把身子向側處一閃，絡腮鬍子的漢子乘機晃肩進身，左手着力在石俊右脈門猛切，震落石俊手上的劍，右手「雙龍鎖柱」，直點石俊的咽喉。

石俊連還手的工夫也沒有，竟然被閉穴栽倒。

他確實不曾料到，保鏢打手之流的人，會有這麼好的身手。

酒客們看得嘩然大驚。

絡腮鬍子的漢子提脚把石俊撥過一邊，伸手抓過姑娘，罵道：「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子，不帶着乳娘也敢跑出來！」

斜眼睛的漢子猛的把姑娘一推，喝道：「走！」

他們經過石俊身邊，每個人惡狠狠的踢了他一脚，小九子疼在心裡，急得直要哭出來，縮在一旁，却又不敢走近去。

再沒有人敢過問，眼睜睜的看着那五個惡漢，押着一個纖纖弱質的可憐姑娘家如風而去。

他們剛要跑出酒樓門，忽然一根棗木棍從身後擱在前邊的絡腮鬍子的漢子肩膊上，那漢子立刻挺不住的痛呼一聲，蹲下身來。

五個惡漢子回身一望，原來是坐在近門口上的土頭土腦年輕人。

斜眼睛漢子怒道：「小子，你也要找死？」

年輕人道：「不是。」

他意態從容，彷彿他與這件事無關。

斜眼睛漢子向倒在地上的石俊一指，道：「你看見了嗎？」

年輕人道：「看見了。」

他晃晃腦袋，接口道：「看見是看見啦，不過你們收下了人家的銀子，又不放人，我覺得是不公道的。」

「不公道？」

「是。」

「你打算怎麼樣？」

年輕人略一思忖，道：「我想，你們該放了這位姑娘，或者是留下銀子。」

絡腮鬍子的漢子站起身來，堆着笑容，道：「少爺，你說得對，我們不該收下銀子不放人，依你的意思，我們留下銀子呢？還是留下姑娘？」

年輕人道：「把姑娘留下！」

「成。」

絡腮鬍子的漢子慨然答允，把姑娘輕輕往年輕人身邊一推，道：「小珍珠，過去吧！」

那姑娘被推得身子一晃，倒向年輕人身上，絡腮鬍子的漢子却乘機進身，撥開年輕人的棗木棍，雙手齊出，十縷指風分點年輕人上中盤十處大穴。

他出手極快，招式也十分狠辣，有斷魂奪命之勢。

他的力道剛觸及年輕人的肌膚，心下陡然大震，年輕人封閉全身各大穴道，使他如觸及鋼鐵一般，力道彈了回來，使他雙臂發麻。

「啊！」

他悶哼了一聲，還沒有想得及該變換甚麼招式，年輕人左掌如金龍探爪，直抓絡腮鬍子漢子的中胸，掌力如綿，却蘊含無比的强勁，絡腮鬍子的漢子立刻感到一股熱力深入中腹，接着那股熱力上湧，抑制不住，「哇」的噴出一口鮮血。

斜眼睛漢子自後掩襲，年輕人回身接住，從容的說道：「要打嗎？到外邊去，打壞人不要緊，打壞了東西，我可賠不起。」

他邁步向外走，回身向姑娘道：「姑娘，妳坐在這裡等着。」

四個惡漢跟着他走出酒樓，絡腮鬍子的漢子却已支持不住了。

酒客們有膽大的，便跟出去看熱鬧。可是，走在後面的人還未出酒樓，年輕人又回來了，向姑娘招手道：「姑娘，妳走吧！」

絡腮鬍子的漢子支撑着走出酒樓，見同來的四個人都已倒在地上，知道自己決不是那年輕人的對手，捂着肚子，招手道：「起來！走！」

年輕人把棗木棍放在一個將要爬起來的人身上，又把他壓倒，道：「不要走！」

斜眼睛的漢子道：「你不讓我們走？怕我們去告訴楚大爺吧？」

年輕人道：「我不管你們去告訴誰，不過，先要讓姑娘離開這裡！」

他向姑娘招手道：「姑娘，妳快些出來，走啊！」

姑娘走出酒樓，却並沒有走，只是怔怔的站在年輕人面前。

「走啊！」年輕人焦急的催促着。

姑娘哭泣着，道：「我往那裡走？」

年輕人大詫的道：「妳本來是要往那裡走的？」

姑娘道：「我本來就是沒有地方可走的。」

年輕人問道：「家人親戚呢？」

姑娘哭得更傷心，道：「我家在長安，九江沒有我認識的人。」

年輕人又問道：「那妳爲甚麼要跑？」

姑娘道：「我是好人家姑娘，不願意淪落在妓院，所以才跑的。」

年輕人道：「那妳走啊，先離開九江再說其他吧！」

姑娘思忖着，她越加哀傷的道：「我不能走。」

年輕人不解的道：「妳本來要走，如今要妳走，妳又不走了，這倒是奇怪了。」

姑娘道：「我身上沒有一文錢，怎麼走？」

她說着，臉上一陣紅。

說不上來她是傷心還是羞澀，不過，即使滿面淚痕，也掩不住她那天生的甜美。

「錢？」

年輕人在身上一摸，露出尷尬的笑容，道：「我身上也是很難爲情。」

他眼珠一轉，走近絡腮鬍子的漢子的身邊，輕輕地抬起，伸手在他懷中掏出石俊方才給他的三十兩銀子，交給姑娘，道：「走吧！」

絡腮鬍子漢子道：「那是她的身價銀子。」

年輕人道：「不動手才有身價，既然動手了，那還有身價。」

姑娘接過銀子，還怔在那裡。

年輕人催促道：「走啊？爲何還不走？」

姑娘畏怯的道：「公子，我一個人走，他們還是會追到我的。」

年輕人懊惱的道：「難道我陪妳一輩子？」

姑娘羞澀的垂下了頭，柔聲道：「好嘛。」

「啊！」年輕人暴跳如雷，大聲喝道：「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姑娘放聲哭了起來。

她傷心的哭泣着，奔向遠處。

他們已看不見姑娘的影子，絡腮鬍子漢子道：「銀子你拿去，姑娘你放走了，我們現在可以走嗎？」

年輕人道：「可以！」

五個惡漢如奉綸音，起身要跑，絡腮鬍子漢子留住脚步，向年輕人拱手，道：「少爺，請你留個稱號，也許我們楚大爺要交你這個朋友。」

「楚義？」

「是！」

年輕人道：「你回去告訴他，

我是江南人南宮白。」

絡腮鬍子漢子道：「少爺，你盡管吃喝，楚大爺一定會來會賬的。」

他們如風而來，又如風而去。

南宮白重新落坐，繼續吃沒有吃完的東西，這時，劉大麻子從老遠的地方，堆着笑容走了過來，向南宮白抱拳道：「南宮公子，你吃的喝的，我劉大麻子全請啦，快走吧！」

南宮白道：「吃好就走！」

劉大麻子道：「看在你還年輕又是外鄉人，送給你個訊，您惹的麻煩可大啦，現在你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別在這兒等死啦！」

「哦！」

「這可不是嚇唬你的。」

南宮白道：「可是我還沒有吃飽呀！」

劉大麻子向小二使個眼色，道：「給南宮公子備個雙份的乾糧，路上慢慢的吃吧。」

小二應着，立刻送到南宮白面前。

南宮白接過，道：「當眞不要錢？」

劉大麻子道：「你快請吧！」

他的眼睛不住的朝外打量着。

南宮白起身，道：「那我就謝啦。」

他含笑而去。

他彷彿未發生過任何事情那麼泰然。

劉湘雲望着南宮白的背影，道：「爹！您看，這個人還眞有些古怪。」

劉大麻子道：「哼！傻小子！」

劉湘雲含笑道：「很少見爹這麼大方的。」

劉大麻子道：「哼！比送口棺材便宜多啦！」

* * *

楚家的大園子。

楚義帶着門人弟子，練過幾趟拳脚，仰在廊下的圈椅中，侍女玉兒拿香巾抹汗，翠兒雙手捧上一碗茶，嬌聲的道：「大爺，請用茶。」

「好。」

楚義接過來，含笑瞟着翠兒，翠兒當着衆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垂下粉頸。

楚義道：「妳瓶姨起來了？」

翠兒悄聲道：「大爺，你這不是沒話找話說嘛，這是甚麼辰光呀，瓶姨還能沒起來。」

楚義喝了兩口茶，把茶碗交給了翠兒，翠兒雙手去接，楚義悄悄的在她手上摸着，這本不算甚麼，只是在這麼多人面前，翠兒禁不住雙頰飛紅。

教頭展炬正在教門人子弟拳脚，門上傳事的黃旺匆匆的進來，走到楚義身邊，道：「大爺，留春院的彭鬍子在門口，說是有要緊的事，要跟大爺回話。」

「彭鬍子？」

「是！」

「沒說甚麼事嗎？」

黃旺道：「沒有說，不過，看起來他是受了傷。」

「哦！」楚義微微一愣。

黃旺不住的點着頭，强調自己的話。

楚義用手示意叫彭鬍子進來。

「是。」

黃旺應聲，躬身退出。

彭鬍子跟着黃旺進來，由於受傷，行動不便，滿面的絡腮鬍子看起來亂如亂草，他遠遠的向楚義抱拳道：「給大爺請安。」

楚義打量彭鬍子一眼，不用彭鬍子開口，心裡已猜到了八成，從容的道：「說吧！甚麼事？」

彭鬍子道：「昨天夜裡留春院的小珍珠跑了，我帶斜眼李還有三個兄弟，到處去尋找，今天上午在龍華酒樓找着了。」

楚義道：「帶回來不就了結嗎？」

彭鬍子道：「我們是要帶回來，却不知那兒冒出了一個公子哥兒石俊，他拿出三十兩銀子，要替小珍珠贖身。」

楚義道：「贖身該到班子裡去，在酒樓裡贖甚麼身？」

彭鬍子道：「我也是這麼說，就回絕了他。」

「他動手了？」

「是。」

「他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彭鬍子道：「那可不是，我再不濟，也是大爺調教過的，沒有那麼洩氣，他剛動手，我只出兩招，就把他點倒了。」

楚義道：「這麼說，你是打勝了？」

「是。」

楚義的面色突然一沉，道：「打勝了怎麼會這副樣子來見我，丢人丢在那裡，直說，別拐彎子！」

黃旺見楚義不耐煩，從旁道：「是啊！你有話便立刻向大爺直回吧！」

彭鬍子道：「是，我打倒了石俊之後，帶着小珍珠正要走，又冒出一個外鄉來的傻小子，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珍珠給截下了。」

楚義問道：「你們五個人是去赴宴的嗎？」

彭鬍子道：「大爺，我們五個人搬不動他，沒有喝兩口水的工夫，全被他打倒了！」

「有這麼好的功夫？」

彭鬍子道：「不敢跟大爺回半句假話。」

「小珍珠呢？」

「截走了！」

「你沒有提我的名號？」

「有。」

「他怎麼說？」

彭鬍子心思一轉，道：「他說正是要來找大爺的。」

楚義淡淡的一笑，道：「他叫甚麼名字？」

彭鬍子道：「江南人南宮白。」

「南宮白？」

楚義立刻收斂了笑，沉思着，忽的站了起來，道：「請金九叔來說話。」

「是。」

楚義獨自走進內廳。

誰都看出這裡面一定牽扯着大事，却沒有一個人知道是甚麼事。

翠兒捧着茶碗，跟進內廳，嫣然一笑，道：「大爺，多大的事也難不住您，先喝碗茶吧！」

她挨近楚義身邊。

楚義取過茶來，猛喝兩口，內廳沒有第三個人，平常楚義是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的，翠兒小心眼裡早已有了準備。

這次她失望了，楚義長吁一口氣，把茶碗又還給了她，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使她頓然有一種被冷淡、遺棄的感覺。

她偷偷白了楚義一眼，正要說話，黃旺三脚併作兩步的搶了進來，道：「回大爺，金九爺來了。」

說話的時候，金九已經進內廳，六十開外的人，精神如同青年，胸前一把白鬍子，可是，怎麼樣也看不出一點老態。

天氣不怎麼熱，他手裡還是習慣的搖着一把尺半長的油紙摺扇。

論年紀他和楚義比，大不了幾多，可是，在師門中的輩份，他却比楚義高一輩，雖然楚義出道的時候，他們一道兒走過，他却是楚義師父的小師弟。

楚義和他投契，也尊重他的身份。

金九跨進內廳，楚義面色凝重了起來，道：「九叔，快請坐。」

黃旺替九爺肅坐，金九坐了下來，把摺扇在手上一敲，道：「找我出來喝酒還不是時候，八成是有甚麼事情要商量吧？」

楚義道：「是，沒有事情，怎麼敢勞動九叔呢！」

金九道：「有事就說吧！」

楚義向黃旺一瞟，說道：「你下去。」

「是。」

黃旺躬身退出，楚義皺着眉頭，彷彿在思量，話要從何處說起。

金九道：「說呀。」

楚義的眼睛又落在身邊的翠兒身上，翠兒是個機靈鬼，只要見楚義眼皮一動，她心裡就明白，登時嫣然一笑，退身道：「大爺，碗裡的茶冷了，我進去重泡，你要的時候，叫我一聲。」

翠兒姍姍而去。

金九打量着空寂的內廳，道：「甚麼事這麼機密？這裡就是咱們兩個人，你可以說啦！」

楚義沉思着道：「九叔，你可記得，當年我們闖天下，在岳陽遇到一個人，名叫南宮秋華，武林人稱『江南俠客』的。」

金九朗聲笑道：「我記性再壞，也忘不了南宮秋華這個人，沒有他也成就不了今天的楚義。我說呀，你這名號不就是在岳陽殺死南宮秋華才响起來的。」

「是！」

他的心情沉重，語氣低沉。

金九大訝的道：「我說呀，這是多少年的事情，你怎麼忽然問想起來了？」

楚義沒有理會他的話，自語自言的道：「我記得南宮秋華有個兒子。」

「是啊！」

「他叫甚麼？」

「他？」金九思索着。

楚義催促道：「九叔，你也忘記了？」

金九一笑，道：「給你一說，我倒記起來了，那個孩子叫南宮白，那個時候，他還很小啊！」

「是。」楚義皺着眉，若有所思。

金九不解的道：「你怎麼忽然問起那個孩子來呢？」

楚義並不回答金九的話，却問道：「九叔，你可知道那個孩子的下落？」

金九搖頭道：「不知道！」

楚義道：「我知道。」

金九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楚義道：「因爲他已經到了九江了，當年在岳陽，我就主張斬草除根，你不答應，今天要除他，比當年要難上百倍了。」

金九訝道：「怎麼？難道他知道那回事？」

楚義道：「那可不知道，不過，他已經在找我們的痲煩，而且還揚言要來找我。」

「有這回事？」

「當然。」

楚義把彭鬍子的事向金九重述一遍，金九聽後，前後仔細一想，右手的摺扇不住的在敲擊着左手心，道：「他是南宮秋華的兒子？」

楚義道：「不是他？還有誰！」

金九道：「他當眞是來尋仇的？」

楚義道：「除了有心打虎的人，沒有人去捋老虎鬚的，是吧？」

「是。」

金九陷入沉思。

楚義猛的在桌上一拍，沉聲道：「我們必須先發制人，立刻把他除掉。」

金九回答道：「要不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南宮秋華的兒子？是不是眞的來找我們尋仇？」

楚義道：「是不是都要這樣做！」

他的語氣十分堅定。

但金九却以平淡的語氣道：「別激動，是與不是，我們都不能這樣做。」

楚義不悅的道：「爲甚麼？」

「你忘記了？」

「甚麼？」

金九悄聲的道：「今晚南昌的密使要到，我們還有事要辦，還有……」

他嚥住下面的話。

楚義的眼神在催促他說下去。

金九說道：「京裡來的欽差……到九江沒有？住在那裡？都不知道，這個檔口，我們現在怎能節外生枝的惹事，引火燒身呢？」

楚義道：「他要找上門來呢？」

金九答道：「那又當別論。」

楚義沉思片刻，道：「不行，我至少要派人跟着他，才能放心。」

金九問道：「知道他在那裡嗎？」

楚義道：「只要他在九江，是沒有找不到的。」

金九點頭道：「這倒是眞的。」

忽然，內廳門外人影閃動，楚義那雙眼睛立刻暴射出厲光，沉聲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還不快點出來？」

頃刻，娉娉婷婷走出一個羞怯怯的姑娘，楚義立刻消去滿懷憤怒，道：「翠兒，是妳？」

翠兒掩着胸口，臉蛋兒紅撲撲的，道：「是我呀！都給你嚇死啦。」

楚義立刻很溫和的說道：「妳來做甚麼？」

翠兒道：「瓶姨要我來看看，你和九爺說話，說完了沒有？」

楚義問道：「做甚麼？」

翠兒道：「瓶姨說，如果你和九爺的話說完了，就請過去一下，瓶姨有事情找你。」

她在神秘的笑。

金九起身，搖着摺扇，道：「你就進去吧！」

楚義起身，他是要進去的，却把臉色微微一沉，用冷漠的口胳，道：「大白天，她找我有甚麼事？」

* * *

黃昏。

南宮白獨自走到甘棠湖烟水亭，雖然他不是風花雪月的雅人，却也感到湖光山色在夕陽映照之下，景色十分可人。

當然，他也不會知道烟水亭的來歷，原來它是宋賢周敦頤所建的龍池寺。

他坐下來，小作休憩，荷塘微風，夏夜醉人，不覺有些睏盹，雙目微闔，打起盹來，他是個隨遇而安的人，亦是個不存心思的人，不久，他渾然入夢了。

他作了一個夢，他夢見一個美麗的姑娘，在荷塘上凌波微笑。

她是那樣的甜美，彷彿在那裡見過。

他很仔細看着她的面容，他却又不敢大大方方的看——他偷偷的瞧着她，只能見到那份甜美，她的容貌好像籠罩在烟霧裡。

他想走近去看看，方要站起身，忽然，身後响起一陣如雷的馬蹄聲，他被驚醒了。

他似乎並不是在夢裡，馬蹄聲仍然在响着，而且越來越近，已到了他的身邊。

南宮白回頭一看，兩匹快馬，一閃而過。

他只能看出是一對少年男女，男的黑衣黑褲，女的紅衣花馬，多麼俊，多麼好，眞像是神仙故事裡乘風而來的金童玉女似的。

他再要看時，那對少年男女已馳入九江城內去了。

他並未羡慕，倒覺得他們擾了自己的清夢，這時，他的疲倦睡意，又襲上了心頭來，好在江南夏夜，不虞寒冷，到處都可以倒頭大睡，只是，怕人打擾了。

他眼睛一瞟，見這處有一間寺院，門正開着，寺廟受四方烟火，自然是予人方便的，借宿一宵，不致不允，他起身拿起自己的東西，向寺殿走了過去。

他走進寺殿，才知道是無人主持的。

殿內暗暗淡淡的，他也未分辨出供的是何方神仙，回身把殿門虛掩，尋找到殿中一處乾淨的地方，立即倒頭的呼呼大睡。

* * *

楚義跟着翠兒向院內走，伸手輕輕搭着翠兒的肩兒，道：「翠兒。」

「嗯……」

翠兒斜睨着他，嬌媚動人。

楚義忍不住輕輕把她往身邊一攬，道：「妳說，妳瓶姨大白天的找我進去做甚麼？」

翠兒白了他一眼，道：「難道祇有黑夜裡才能找你？」

楚義道：「她還能有甚麼正經事？」

翠兒冷冷的道：「哼！那是你心裡想的。」

楚義道：「她有甚麼事，妳還會不知道嗎？」

翠兒答道：「我就是知道也不給你說，瓶姨自會告訴你的，急甚

麼？」

他們到房門口，翠兒推開楚義的手，腰肢一扭，先進房去，揚聲道：「瓶姨，大爺來了。」

楚義踏進房門，便見裡間青竹門簾掀動，婀娜走出一個美人來，還沒有開口說話，先拋給楚義一個十分動人的媚笑。

楚義道：「有甚麼事？說吧！」

瓶姨秀眉微蹙道：「你就是那麼急麼？」

楚義坐下來，道：「妳不知道，今天事情特別多，還沒有安排妥當，有事妳快說了，我好出去辦點事情呢！」

瓶姨輕笑一聲，道：「好吧！我也不躭擱你，向你說一聲，我要出去一趟。」

楚義道：「去那裡？」

瓶姨道：「聽人家說南湖邊來了一位算命先生玄璣子，靈得很，我想去給他看看。」

楚義道：「看來也不過是個跑江湖的罷了！」

瓶姨道：「那可不同，前天我娘去給他看，他給我娘說，寅時起身，望日出方向去，必有財運，果然，一點也不假。」

楚義道：「怎麼啦！」

瓶姨道：「我娘撿到一錠銀子啦。」

楚義忍不住大聲狂笑。

瓶姨問道：「你笑甚麼？」

楚義道：「爲那一錠銀子，妳就不必去，要多少？我叫賬房立刻給妳多少就是了。」

瓶姨生氣的嘟起小嘴，道：「我們家裡是窮，可是沒有到了這樣的地方，再說我有吃有穿有用的，也還不缺少那一錠銀子，只是要看看命。」

「命？」

「是。」

楚義瞄她一眼，道：「妳的命不是挺好的嗎？」

瓶姨道：「這時候是不用看的，看看將來的呀？」

楚義道：「將來比現在更好，還有鳳冠霞帔給妳穿戴呢，等着吧！」

瓶姨一笑，道：「你就會損人家！」

楚義道：「妳不相信？」

瓶姨道：「你又不是在朝廷，又不做官，那裡來的鳳冠霞帔？」

楚義道：「做官的人，也不是生下來就是官，就連做皇帝，也不是一生下來坐享其成的，還是要去努力的。」

瓶姨道：「皇帝的兒子，當然是皇帝，還要怎麼去掙？你眞會說瘋話！」

楚義道：「女人家懂甚麼？太祖生了多少兒子，當皇帝的只有成祖一個，成祖那皇帝不是掙來的？難道捧到面前送給他的？」

瓶姨啞口無言。

翠兒輕輕的把瓶姨一拉，道：「妳不是要去看命的嗎？怎麼說起來就沒有完了。」

瓶姨起身瞟了楚義一眼，道：「都是給他攪亂的，咱們走吧！」

「是。」

翠兒應着，扶着瓶姨往外走去。

楚義突然伸手一把拉住翠兒，道：「怎麼？妳也要去麼？」

翠兒羞紅着臉，道：「大爺，我是侍候瓶姨的，你說，我不去誰去呀？」

瓶姨看看楚義，沒有說話。

楚義緊拉着翠兒，道：「妳不能去，妳守在家中，叫玉兒跟瓶姨去吧！」

瓶姨忍不住的道：「我說，平常我是一隻眼睁一隻眼閉，但看你，這樣也太不成話吧，竟然連一會兒也分不開了。」

翠兒羞急的掙開被楚義握着的手，退過一邊去。

楚義焦急的說道：「妳想要她到那兒去啦？」

瓶姨生氣的道：「怎麼不說你要她到那兒去啦？」

楚義急走到瓶姨身邊，悄聲道：「今天有貴客來，翠兒機靈，我要她留在家裡，奉茶侍候客人。」

瓶姨問道：「是甚麼客人非要她侍候不可呢？」

楚義把聲音壓得更低，道：「南昌來的。」

瓶姨問道：「做甚麼生意的？」

楚義道：「寧王府裡的。」

瓶姨也禁不住有幾分驚訝，道：「寧王府裡來的？」

楚義道：「是呀！這可關係着妳我的榮華富貴，功名前程，不能怠慢！」

「啊！」瓶姨輕咦了一聲，道：「那就讓翠兒留在家裡吧！叫玉兒跟我去吧！」

她婷婷的向外走，楚義立刻吩咐找玉兒來，跟瓶姨出去，同時傳話門口備車。

內廳裡祇剩下他們兩個人。

翠兒向楚義嫣然一笑，道：「大爺，你可眞能杜撰啊！」

說着，向楚義身上挨過去。

楚義伸手拉住她挨過來的身子，正色道：「妳好好的打扮打扮，客人到了，立刻出院來侍候。」

翠兒一怔，道：「眞有貴客呀？」

楚義擁着她的肩，道：「我的功名富貴，都在他的身上，妳要小心侍候，務求使他高興！」

翠兒沉吟道：「是年紀老的，還是少的？」

楚義道：「我連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他說完話，急促的往外走，恰和迎面進來的黃旺撞個滿懷，不是楚義身手靈活，閃身避過，眞的要撞個不亦樂乎。

他定定神，瞪着黃旺，道：「冒冒失失的，急着幹甚麼？」

黃旺答道：「有要緊事回大爺。」

他撇下了翠兒，走出內院，黃旺立刻跟出去，跟出內院門，黃旺道：「大爺要找的那個人，有消息了！」

楚義神情微震，道：「南宮白？」

「是。」

「在哪裡？」

黃旺道：「他昨夜宿在甘棠湖烟水亭。」

楚義吩咐着道：「跟踪他，別動手。」

「是。」黃旺應着，忽然想起一事，道：「大爺，如果他要離開九江他去呢？」

楚義淡然一笑，道：「那倒好了，但是，他不會離開九江的。」

＊　＊　＊

南宮白他不知睡了多久，他也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辰，當他意識裡有些覺醒時，感覺得一股强烈的光，照射在他的臉上。

他的周圍一片靜寂。

他幾乎忘記昨晚宿在那裡，他想睁開眼睛，强烈的光，照射在他的雙眼上，使他無法正視，也無法看清楚周圍的情形。

只是刹那的一瞥，已使他立刻躍身而起。

他在那耀眼的光影裡，恍恍惚惚的見到一個少女的影子。

那是他曾經見過的少女影子。

他揉揉惺忪眼，仔細的打量，原來他睡在一座空曠的寺殿裡，朝陽正從閣櫺射了過來，一片破了的角窗外面，站着一個沉靜的少女。

她那張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仍是那麼樣的甜美。

南宮白驚訝道：「是妳？小珍珠？」

少女道：「我不叫小珍珠。」

南宮白道：「他們不是叫妳小珍珠的嗎？」

少女繞過了寺殿門，走進殿來，道：「我叫梅姑，小珍珠是我被他們賣到班子裡來，老鴇給我起的名字，多難聽啊！」

南宮白整整凌亂的衣衫，按捺住欣喜的心情，把臉一拉，道：「妳叫梅姑也好，小珍珠也罷，到這裡做甚麼？」

梅姑粉頸低垂，道：「找你！」

南宮白訝道：「找我？」

「是。」

「甚麼時候來的？」

梅姑細語輕聲的道：「我從龍華酒樓就一直跟着你到了這裡，晚上……我在窗子外守了你一夜，不敢驚擾你。」

南宮白問道：「妳跟着我做甚麼？」

梅姑突然抬頭，一雙明亮清秀的眼睛，盯着南宮白，道：「我不跟着你跟着誰？」

南宮白道：「怪啦，妳該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幹麼要跟着我啊？」

梅姑雙眉緊鎖，眼淚幾乎掉下來，道：「我沒有地方去呀！」

南宮白道：「妳身上有三十兩銀子，要往那裡去，妳可以趕快去啊！」

梅姑道：「我身上銀子越多，越不能走，離開你，他們就欺負我。」

南宮白搓着雙手，道：「那妳怎麼打算呢？」

梅姑道：「我要跟着你，一直到離開九江。」

南宮白道：「可是，我剛到九江，總要逗留幾天的。」

梅姑道：「我會等。」

她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看來更甜美。

南宮白臉上也露出笑容，却沒有說話，拾起地上的棗木棍，拿起布包袱，向殿後走去。

梅姑柔聲道：「你去那裡？」

南宮白道：「總要出去吃點東西吧！不能老是呆在這裡。」

鐵口直斷　天機神算

甘棠湖的景色在九江是知名的。在適宜的季節，到九江的人，有誰不到甘棠湖去看看呢！因此，紅男綠女，更添幾分繁華。

個個面帶春風。

個個喜氣洋洋。

只有南宮白、梅姑，他們雖然身在甘棠湖畔，擠身在這個繁華錦綉的世界，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

南宮白漫無目的地在走，漫無目的地觀看，梅姑只是緊緊的跟着南宮白，她甚麼也不看，低垂着頭像怕被別人看見。

忽然，南宮白站住了脚。

梅姑一不留神，猛的撞在他身上，登時粉臉一陣緋紅，道：「你看甚麼？」

南宮白伸手一指，道：「那麼多的人！」

甘棠湖畔黑壓壓的一堆人。

梅姑道：「沒有甚麼，還不都是擠在一起看熱鬧的，走吧！」

她越過南宮白要走，南宮白一把拉住她，道：「看看熱鬧也好

的！」

「有甚麼好看？」

梅姑只是怕被人看見她。

她却抵不過南宮白輕輕的一拉，早已擠進人叢中裡，隔着前邊的人頭，已看到高高挑起帘招子，書寫：「玄璣子、鐵口直判、天機神算。」

梅姑道：「不過是算命，有甚麼好看的。」

南宮白側身一擠，已到了近處，梅姑已跟在他後邊，也到近處，抬眼一看，卦攤上端坐着一個老者，一身道裝，三綹淡鬚垂胸，相貌堂堂，不嚴而威，雖然是江湖中人，却沒有幾分江湖氣。

他正是玄璣子。

他身旁站着徐童、李壽。

他正在爲人批卜流年。

南宮白沒有聽到玄璣子說些甚麼，却聽到人羣中有人却說道：「這老道眞是活神仙，說你走運就走運，說你破財就破財，確是沒有錯的。」

有人道：「難怪這麼多人來找他看呢！」

這時人羣中外邊忽然揚聲喝道：「喂，閃開些，閃開些！」

也不知是被這喝聲震懾，還是被闖進來的兩名大漢推撥開，人羣像潮水退去，玄璣子面前閃出偌大的一片空地。

南宮白也被推到一邊。

他正要再擠過去，却見停在近處的一輛豪華轎車，車簾啟處，一個嬌俏丫頭扶着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婦下了轎車。

她們似乎沒有看見眼前這些人，娉娉婷婷的直向玄璣子的擺卦攤子走去。

人叢中有的訝道：「是那位官家的小媳婦呢？」

有人以嘲笑的口吻道：「官家？那位官家有這麼大的氣派？」

「是誰呢？」

那譏嘲的人得意地頗有見識的道：「虧你們還是住在九江的，連楚大爺的姨太都不認識？」

這話南宮白聽見了。

玄璣子也聽到了，他以兩眼的餘光瞟了一下，繼續爲面前的客人說相。

大夥都靜下來，無數隻驚羨的眼睛，注視着瓶姨的動人風姿。

玉兒扶着瓶姨來到玄璣子攤檔前，向着玄璣子嫣然一笑，兩名跟來的莊客，立刻走上前去，把算命的客人一把拉起，道：「對不起，請讓一下子。」

那人被拉了起來，十分惱怒，但只看了兩位莊客一眼，心裡的火氣立刻烟消雲散。

玄璣子向他說聲對不起，神情泰然的把眼光落在瓶姨身上。

他指着卦攤前面的椅子，說道：「請坐！」

玉兒於是取下脅下的絲綢手帕，把椅子拂過，又把手帕舖在椅子上，這才扶着瓶姨坐下來。

玄璣子打量着瓶姨，道：「算命？看命？」

玉兒答道：「我們是來看命的。」

瓶姨微微露出笑意，同意了玉兒的話。

玄璣子道：「問甚麼？」

瓶姨道：「我是聽人家說的，你看命絲毫不差，這才來看看的，其實也沒有甚麼，就算個平安命吧！」

「平安命？」

「是。」

玄璣子仔細打量過瓶姨的五官相貌，把手裡摺扇在胸前煽動了一陣，啪的一聲收起摺扇，輕聲道：「夫人，請伸過手相看看。」

瓶姨伸出雪白的玉手，玉兒上前兩手托着，伸展在玄璣子面前。

玄璣子看過，雙眉緊皺，把摺扇在瓶姨手心裡輕輕撥弄，默然不語。

玉兒道：「老道，請你費心的給我們瓶姨看看，不會少給你的相金。」

玄璣子笑向玉兒道：「不要相金，這一卦貧道奉送了。」

玉兒訝問道：「爲甚麼？」

玄璣子眼光又落在瓶姨身上，道：「貧道直言，請夫人不要見怪！」

瓶姨訝異的道：「請道長直言，看命本來就是不能忌諱的。」

玄璣子道：「夫人問的是平安命？」

「是。」

玄璣子道：「夫人，一個對時之內，您將身患急病，請立刻回府吧！」

「你放屁。」

兩名莊客搶步上前，伸手抓住玄璣子的胸前，舉拳便要打。

瓶姨喝住道：「他既然敢如此直斷，想必是有幾分準的。」

玄璣子怡然含笑，道：「貧道並不就此離開九江，明日此時，夫人如果無恙，可以來砸貧道的卦攤子，如果貧道所言不差，不妨再來，我們重定相金，貧道再爲夫人詳細批算流年命理。」

玉兒扶起瓶姨，沒有好氣的道：「瓶姨，別理會這牛鼻子胡說八道，咱們走吧！」

瓶姨白了玄璣子一眼，起身而去。

楚府的轎車走了。人潮又聚攏過來，玄璣子若無其事，從容的道：「人都是喜歡奉承的，不過，禍福吉凶自有天定，又豈能由人的喜

惡呢？」

他把摺扇一收，向面前衆人一指，道：「那位請賜教？」

大夥兒都在觀望着。

玄璣子忽然把手裡的摺扇向南宮白一指，說道：「公子，你要試試貧道的相理嗎？」

南宮白大笑道：「你相不靈的！」

玄璣子微訝道：「何以見得？」

南宮白道：「如果你的相術當眞靈，就該早已看出來，我身上沒有銀子！」

玄璣子道：「銀子嘛……」

南宮白道：「不爲銀子，你何必在這裡擺攤子，回家蹺起二郎脚喝茶，豈不快活？」

玄璣子笑了起來。

南宮白道：「你笑甚麼？」

玄璣子摺扇向梅姑一指，道：「公子身上沒有銀子，姑娘身上却有三十兩銀子，不過，貧道浪遊天下，並不全爲銀子，結交四海朋友，也是快樂的事。」

南宮白道：「這麼說，你眞要送我一卦嗎？」

「是。」

他指着卦攤前的椅子，請南宮白坐下。

南宮白方要走上去，梅姑把他一拉，道：「看甚麼相，咱們走吧！」

她一直感到不安。

南宮白道：「既然不收銀子，就給他相一相吧，有何不可？」

他說完，逕自坐下來，回頭衝着梅姑憨直的一笑，道：「妳等一等！」

梅姑默默的點着頭。

玄璣子端詳着南宮白，道：「公子，恕貧道直言。」

南宮白道：「怎麼？難道我在一個對時之內，也有急病染身嗎？」

玄璣子搖搖頭。

看熱鬧的人聽了，都在笑，玄璣子却一些都不介意。

南宮白道：「哪……又是甚麼事？」

玄璣子道：「公子不是富貴中人！」

南宮白道：「我早已說過，身上沒有銀子，身上既然沒有銀子，怎麼會是富貴中人，你說的無非是句江湖話。」

玄璣子道：「公子將來在富貴中也是無緣的。」

南宮白道：「那不是眼前的事，是沒有法子知道的。」

玄璣子道：「你眼前身上就有件痲煩事，這個你必定知道的，依你目前氣色看，並無凶險，不過，有一件事公子可得要緊記。」

南宮白問道：「甚麼事？」

玄璣子道：「命中無富貴，緊記莫强求，凡事應該順天理。」

南宮白道：「還有甚麼話說嗎？」

玄璣子道：「公子，請緊記貧道之言。」

南宮白起身道：「還好，你是不要銀子的，否則我就註定破財的命。」

他拉着梅姑，道：「走！」

玄璣子目送南宮白離去，面帶神秘的微笑，轉身向徐童，說道：「你去辦！」

徐童悄聲道：「瓶姨？」

玄璣子點點頭。

徐童問道：「怎麼辦？」

玄璣子道：「去問『江南神醫』華一奇。」

＊　＊　＊

楚義忙亂過一陣，一切準備就緒，花廳裡佈置得煥然一新，翠兒打扮得像一朵花似的，大夥兒都以焦燥的心情，等待南昌密使的到來。

金九向楚義道：「你先歇會兒吧，還不知道他是甚麼時辰到呢？再說，來人是秘密的，也未必會敲鑼打鼓的到咱們門口。」

楚義道：「怠慢了，總是不好的吧！」

金九道：「不要緊張，他到府門口，你再出來，還是不晚的。」

「成嗎？」

楚義在名利之下，心情是不同的。

金九說：「有我照顧着，你放心好了！」

楚義摸一摸忙昏了的腦袋，道：「那就勞駕九叔你了，我進去喝碗茶，稍息一會，立刻就出來。」

金九擺手，示意要他走。

楚義伸伸發酸的腰，走出花廳，回身向翠兒吩咐，道：「妳守着，別走開。」

翠兒秀目一瞟，小嘴一撇，撒嬌的道：「我往那裡去啊！」

楚義走出花廳，剛轉回內院，脚還沒有踏進內院的門，門上一名小僮，匆匆的走進來，道：「大爺，回來啦！」

楚義驚訝的回身道：「來了？」

小僮道：「是。」

楚義向金九道：「九叔……」

金九打斷他的話，向小僮道：「話也不說清楚，是誰來了啦！」

小僮道：「是瓶姨回來啦！」

楚義氣惱得幾乎要一脚把小僮踢飛了。

這時，瓶姨怒氣沖沖的從外面走進來，她走得飛快，連玉兒都跟不上，兩道彎彎的秀眉，幾乎拼到一起了。

她進門也不看楚義一眼，直往內院走去。

楚義忍不住的道：「怎麼啦？是那個王八蛋得罪了妳啦？氣成這個樣子？」

瓶姨站住了脚，道：「還有誰！」

楚義道：「玉兒……」

玉兒連聲辯道：「大爺！不是我！是那個算命的甚麼『鷄子』。」

楚義走到瓶姨身邊，道：「玄璣子，他怎麼得罪妳？」

瓶姨鼓着腮幫子，道：「那個老牛鼻子，我身子好好的，他竟然說我在一個對時之內，一定要身染急病，紅口白舌的在咒人。」

楚義道：「眞的是這樣說？」

玉兒道：「可不是，他還笑說，如果一個對時之內，瓶姨沒有身染急病，可以去砸他的卦攤子啦。」

瓶姨道：「你說他可惡不？」

楚義道：「這種江湖術士的話，那能聽信，妳全當他放屁就是了。」

瓶姨跺脚道：「不！」

楚義道：「我本來就勸妳不要去的，如今觸了霉頭，後悔了，怎麼辦呢？」

瓶姨道：「叫他們去砸他的卦攤子。」

「成。」

「現在。」

「現在？」

「是！」

楚義連連搖手，道：「現在不成，我還有要緊的正經事要辦，不能胡鬧。」

瓶姨生氣道：「你有甚麼正經事？」

楚義正在難以回答，金九已聞聲自花廳走出來。

楚義道：「瓶姨，妳進去歇息吧！玄璣子不是說一個對時之內，妳要身染急病的嗎？」

金九道：「到明天一個對時，我就叫人去砸他的卦攤子。」

瓶姨道：「九叔，你不知道那多氣人啊！」

金九道：「再氣我們也要等到明天，今天去砸他的攤子，那咱們可就沒有理啦！」

瓶姨無話可說，默然不語的俯首。

楚義向玉兒道：「快去扶瓶姨進去休息吧！」

「是。」

玉兒扶着瓶姨進入內院。

金九說道：「你不是要進去歇一會兒的嗎？」

楚義道：「九叔，我現在進去，還能歇着嗎？聽她嘮嚇都聽不完啦，我們還是回到花廳去，叫翠兒重新泡茶，坐着聊聊吧！」

金九淡然一笑，二人回身進入花廳。

他們進入花廳，不由的怔住了。

花廳上正坐着一位紅衣姑娘，面貌艷如桃李，神情冷若冰霜，她身上並無兵刃，只是在右腰間懸着一隻綉花綵袋。

翠兒站在廳內，驚恐而木訥。

金九、楚義雖然感到事出突然，畢竟老於江湖，自然不能和翠兒相比，兩人相視之下，立刻鎮定下來，因爲還不知道紅衣姑娘的來歷，自然也不敢冒昧。

楚義肅然的抱拳道：「姑娘突然駕臨，有甚麼指教呢？」

紅衣姑娘傲然的道：「當然有。」

金九道：「姑娘尊姓大名？那裡來的？」

紅衣姑娘冷冷的逼視他二人，沒有說話，從懷中摸出半片玉牌，輕輕放在桌上。

金九、楚義見那半片玉牌，大爲吃驚，楚義進身，雙手恭恭敬敬的取過，又從自己懷中摸出半片玉牌，合在一起，絲毫不差。

楚義卑躬的道：「姑娘是南昌寧王府來的？」

紅衣姑娘聲色俱厲的道：「難道你懷疑玉牌嗎？」

金九道：「那怎麼敢！請教姑娘尊姓大名，我們好稱呼！」

紅衣姑娘道：「燕燕。」

楚義道：「尊姓？」

燕燕怒形於色道：「姓燕名燕！你這也聽不懂，就難怪你辦起事情來，不上路了。」

金九心裡感到不舒服，說道：「燕姑娘，妳覺得我們辦事有甚麼不對嗎？不妨明言。」

燕燕索回那半片玉牌，道：「不說明，你們也不會知道，我奉命到九江來，是秘密的，你府裡上上下下像接聖旨，過份喧騰。」

「是。」

燕燕又接口道：「朝廷派欽差南下，這是大事，要你們查欽差的行踪，你們沒有查出來，倒弄得滿九江都知道你楚義在查欽差大人的行踪，傳到欽差大人耳中去，不但你吃罪不起，還洩露你和寧王府的關係，壞了王爺的大事，你該有多大的罪過？」

她的面色陡然的沉下來。

他二人噤聲不敢言，唯有連應：「是！是！」

燕燕平息一下情緒，翠兒小心翼翼，雙手捧着茶碗，送到燕燕面前，道：「請姑娘用茶。」

燕燕把茶碗在旁邊一推，連看翠兒一眼也沒有，神情肅然的，道：「現在王爺有幾件大事，要交代你去做，千萬不能有絲毫的差錯。」

「是。」

二人唯唯連聲。

燕燕道：「首先你們必須盡快查欽差大人的行踪，他是來秘查王爺行動的，不能讓他有隻字回報朝廷！」

楚義道：「查到怎麼辦？」

燕燕道：「怎麼辦？那是你的事。」

楚義道：「可以疏通府衙行事。」

燕燕瞪他一眼，道：「知府于明志是個頑固不化的人，如能疏通，王爺也用不着找你，你不但不能疏通府衙，還要防着他壞事。」

楚義應道：「是。」

金九道：「姑娘，還有何差遣？」

燕燕道：「王爺賞你們十萬兩銀子，明天運到，會直接送到你這裡來。」

楚義回答道：「怎敢當王爺如此重賞！」

燕燕道：「那是因爲有重大的事情給你辦哪！」

金九道：「姑娘交代就是了。」

燕燕沉思片刻，似乎在肚子裡把一大堆的話，縮成幾句，道：「這十萬兩銀子，給你們在九江招納壯士，王爺起事，你立刻佔領九江，控制大江咽喉，使江南可以垂手而得。」

「是。」

楚義應着，神情上已露了出來，他心裡是沉重的。

燕燕既然身負這麼大的使命而來，當然不是尋常的人，一眼就看穿了楚義的心思，淡然一笑，道：「天下平定之後，你就是開國元勳，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她說完了，「霍」的站起身來。

楚義道：「多謝姑娘。」

金九道：「姑娘這就回南昌嗎？」

燕燕道：「我不回南昌，要留在九江，不過，我有我的事，非必要時我不會來見你們的。」

金九道：「姑娘一個人在外面不方便吧！」

燕燕傲然一笑道：「金九爺，你不要把我看做平常的姑娘家，沒有甚麼不方便的，再說，我同來的還有人，不過他不必見你們，他要見你們仍以半片玉牌爲憑證，認物不認人。」

「是。」

燕燕道：「你們好好的辦事。」

「是。」

他倆俯首無話，却聽得後窗「呀」的一响，抬頭看時，後窗半開，已經不見了燕燕姑娘的人影。

金九脫口稱讚地道：「好俐落的身手啊！」

* * *

黃昏。

徐童來到九江城外，江岸的一座茅屋前。

這座茅屋孤零零的座落在江岸邊，是玄璣子到九江來，唯一到過的地方，然而在九江，這座茅屋却幾乎是無人不知的地方。

因爲這座茅屋裡面住着「江南神醫」華一奇。

在這座茅屋裡和「江南神醫」華一奇同住的，有他的兒子華山，煮飯的李媽媽，還有一隻老黃狗，和大大小小的十幾隻雞。

他住這裡已經很久，記得楚義來到九江的第二年他就來了。

楚義在九江打開碼頭，立下山頭，成了九江道上的大龍頭。

華一奇還是華一奇，他只不過是一位善治疑難雜症的神醫，每天都有人看到華山替他背藥的箱子，走動在城裡城外。

九江人對這父子的印象，華一奇是位精通醫理、心地又善良的老人，他那兒子華山眞是像座山，總是沉默不語，看起來却又十分嚴肅。

老黃狗卧在屋前大樹下，見徐童遠遠的走過來，狂吠不止。

李媽媽走出來，雖然徐童跟玄璣子來過，早已不記得他的模樣，瞇着眼睛看了一陣，道：「喂，小鬼，小鬼！你到這裡來做甚麼？」

徐童走近去，堆着笑，道：「李媽媽，妳忘記了我啦，我是玄璣子道長的弟子，前幾天來看過華老前輩的。」

李媽媽再打量了徐童一陣，「噢，是啦，你怎麼一個人來呢？」

徐童道：「我師父要我來，有事情要請教華老前輩，在不在？」

李媽媽看看西山落日，道：「進裡邊來坐坐吧！」

徐童道：「在家嗎？」

李媽媽道：「不在，就快要回來了。」

徐童跟着李媽媽到屋裡去，李媽媽道：「你坐一會兒，我要去做事情。」

徐童道：「你們總共三個人，還有多少事情。」

李媽媽笑道：「三個人也要吃飯的呀！時候不早了，我去劈柴燒飯了。」

「劈柴？」

「是。」

徐童脫了上衣，往旁邊一扔，道：「李媽媽，讓我來，劈柴我是最拿手的。」

「眞的。」

「妳一看就知道了。」

徐童雖然只不過十歲出頭，倒有一身的力氣，掄起斧頭，不過一會兒工夫，劈了一大堆的柴，足夠李媽媽燒用三天。

他又去拿柴，李媽媽道：「夠

了。」

徐童把斧頭向旁邊一扔，道：「華老前輩回來了沒有？」

李媽媽笑了。

徐童回身一看，「江南神醫」華一奇就在他身後不遠處站着。

他抹把汗，說道：「老前輩，您剛回來？」

華一奇道：「你剛要劈柴，我就回來了，不過，我沒有要緊的事，所以等你劈完了柴，再與你說話。」

徐童道：「前輩沒有要緊的事，但晚輩却有要緊的事，您再不回來，我實在急死了。」

華一奇道：「有這麼急？」

徐童道：「那可不。」

華一奇道：「莫非那是衛……」

徐童截斷他的話道：「為的是一點小事，前輩還是請到屋裡去說吧！」

華一奇見他神情有異，點點頭，道：「跟我來吧！」

他引着徐童往一間書房裡去，正碰到華山走出來，徐童避過一邊施禮道：「華公子。」

華山看他一眼，臉上作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自管走出去。

他從來就是這樣的，也就沒有人怪他。

徐童畢竟還是孩子，對這樣一個人免不了好奇，道：「前輩，公子不喜歡和陌生人說話啊？」

華一奇道：「他對稔熟人也不說話。」

「噢？」

華一奇道：「他只是木訥，並不是傻瓜，他的醫術已得我眞傳。」

「噢！」

徐童懷疑的回望華山。

華一奇拉了徐童一把，二人進了書室。

徐童掩掩從來不曾掩的書室門，道：「有重要的事，必須前輩幫忙。」

他的兩眼仍不時朝外望着。

華一奇道：「你放心的說吧，沒有人來偷聽的。」

* * *

片刻，只是片刻，書室的門開了，華一奇送徐童出來，華山依在後室門，一雙木訥遲滯的眼神，正盯着走出來的華一奇和徐童。

徐童忽然感到那眼神隱着幾分陰森。

他畏怯的向華山施禮道：「華公子，再見！」

華山沒有還禮，沒有答話，甚至連眼睛都不曾瞬一瞬。

華一奇送走徐童，回到屋裡，華山仍冷森森的站在那裡，華一奇訝異的道：「小鬼，你今天是怎麼啦？」

華山吶吶許久，道：「爹……」

他下邊似乎還有許多話，却又說不出口。

華一奇道：「有話就說呀！」

華山伸手向已走的徐童一指，道：「他跟我有關係嗎？」

華一奇聽了，嘆息一聲，搖着頭。

華山道：「爹……」

他又嚥住下面的話不說下去。

華一奇道：「說呀！」

華山道：「您甚麼時候告訴我？」

華一奇眼神轉向茫茫的屋外，道：「我想……快啦。」

他的語氣不像說話，而像是浩嘆。

這頓晚飯他們吃得心情很沉重，沒有人說話。

華一奇飯後回到屋裡，向李媽媽道：「我早些歇着，楚家有人來，妳立刻叫我起來。」

李媽媽道：「楚家會有人來？」

「是。」李媽媽疑惑的道：「做甚麼？」

華一奇道：「我除了看病，還會做甚麼？」

「看病？」

「是啊！」

李媽媽道：「楚家誰病了？」

華一奇道：「不管是誰，反正是有人生病了。」

李媽媽問道：「你怎麼會知道？」

華一奇道：「不知道誰要生病，怎麼能稱神醫？」

* * *

夜。

瓶姨在房裡，時而坐下捻着衣襟，時而起身不耐煩的書房裡徘徊，雖然，她人還是好好的，心裡却是還在為玄璣子的一句話在嘔氣。

如果有個人說話，舒一下胸中悶氣，也會好得多，偏偏楚義又在忙的檔口，這時還在花廳策劃安排大事，沒有進來。

翠兒從旁勸道：「您就別嘔氣啦，江湖術士的話，那裡能聽得，那裡能信得。妳如果不跟他計較，也就算了，如果心裡氣不平，待會兒大爺進來，給他說，明天派個人去，砸了他的卦攤子就是了！」

瓶姨道：「我氣他紅口白舌的咒人。」

翠兒道：「氣壞了自己的身子，多劃不來。」

瓶姨忽然聽得院裡有些動靜，把眼神投向門外，道：「是不是他進來了？」

翠兒道：「您是說大爺？」

瓶姨道：「除了他還有誰？」

翠兒急急的奔到門口，手扶着門框，探頭向院裡張望，夜色暗淡，院裡黑沉沉的，看不到人影，也

沒有動靜，她輕聲問道：「誰在院子裡？」

院裡無人回答。

翠兒回身進屋，答道：「院裡沒有人影。」

瓶姨道：「八成是風吧！」

翠兒道：「樹梢靜靜的，一點風也沒有。」

瓶姨長嘆了一聲，道：「現在甚麼時候啦？」

翠兒道：「快起更啦。」

瓶姨雙眉微蹙，道：「偏偏人家心裡煩，他又忙這忙那的，忙個沒完，這麼晚了，還不進來，你去看看，就說我有話跟他說。」

翠兒道：「大爺在花廳。」

瓶姨道：「妳就到花廳去呀！」

翠兒畏怯的道：「妳不知道，院子裡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多怕人哪！」

瓶姨無可奈何，道：「就算我央求你，點個紗燈，壯着膽，慢慢的走啦。」

「唉！」

翠兒推不過，只得嘆息一聲，找出紗燈來了。

她點起紗燈，一手提着，一手遮着光，小心的看着路，踏出屋門，忽然叫道：「唷！」

瓶姨驚道：「怎麼啦？」

翠兒已轉身回來，手裡捏着一條翠綠絲巾，說道：「您怎麼把這個掉在門台階上。」

瓶姨接過一瞧，罵道：「死丫頭，我甚麼時候有這樣的絲巾來。」

那絲巾上綉的花還眞工整動人。

翠兒提着紗燈轉身出屋，道：「這屋裡就是咱們兩個，不是我的，當然是您的，難道還有第三個人嗎？」

她說着走出屋去。

瓶姨忽然芳心一驚，自語道：「第三個人的？」

絲巾上有一股奇異的香味兒。

瓶姨嗅着，忽然引起一個聯想：「難道他在外邊又有女人？」

這是保不住的，有財有勢的男人，多是這樣的。

她的芳心禁不住一陣酸楚，陡然感到頭也暈了起來，一陣噁心，幾乎嘔了出來，她勉强忍住，更等他來質問他的究竟，但却忍不住，一陣天旋地轉，她終於倒了下來，雙手却還握住那條絲巾。

* * *

翠兒提着燈，低着頭，提心吊膽的好不容易穿出內院門，望着花廳，冷不防冒出一個人來，道：「姑娘，請留步！」

倒把翠兒嚇了一跳。

翠兒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名莊客，不由輕聲罵道：「哼！我當是誰，難道你不認識我嗎？」

莊客道：「翠姑娘，我怎會不認識妳呢？」

翠兒兩眼一瞟，道：「認識我你就該知道，這府裡沒有我去不得的地方，就是連大爺住在瓶姨房裡，也不避諱我進進出出的，留甚麼步？」

莊客道：「姑娘，我是正在奉命行事。」

翠兒道：「奉誰的命？」

莊客道：「自然是奉楚大爺的命，楚大爺和九爺把外邊的人傳一些來，在花廳裡不知商量甚麼重要事情，花廳四週都有人看守，沒有大爺的話，不準任何人進入花廳，姑娘，請妳多擔待。」

翠兒道：「照這麼說，我也不能進去了？」

莊客道：「小的不能作主。」

翠兒道：「你進去說一聲可以吧？就說瓶姨有要緊的事情，要和大爺說話。」

「姑娘稍候。」

莊客說完，匆匆進入花廳，片刻，又匆匆出來，道：「姑娘，大爺吩咐，請姑娘先回去，大爺事情辦完了，立刻進去。」

「啊？」

翠兒十分生氣。

莊客道：「這是大爺說的。」

「哼！」

翠兒氣得把小脚一頓，提着紗燈，扭着腰肢回到內院去。

莊客看着翠兒的背影，心底不由泛起了一陣春潮。

翠兒的影子已經不見了，莊客的心底春潮仍未退，他正在夢幻似的想着，忽然，內院一陣驚呼道：「不得了，不得了了。」

翠兒從內院狂奔了出來。

莊客惶然道：「翠姑娘，到底怎麼啦？」

翠兒不理莊客的話，推開莊客直奔花廳，口裡不斷地叫道：「大爺，大爺！」

楚義早驚得奔出花廳，一把拉住慌張的翠兒，道：「怎麼啦？妳快說呀？」

「瓶姨……」

翠兒邊說邊喘着氣，說不下去。

金九也跟了出來，道：「翠兒，慢慢的說，別急。」

楚義心裡比翠兒還急，道：「翠兒，瓶姨怎麼啦？」

「她……」

翠兒伸手向院內指着，臉色十分難看，却氣急得說不出下邊的話。

楚義一急，撇下翠兒，直奔內院，眾人不明究竟，跟着楚義往內院跑。

楚義衝進屋裡，見到瓶姨倒在

地上，面色蒼白，似大病在身，禁不住焦急的撲上去，拉着她的手，道：「妳怎麼啦？」

瓶姨只是嘴角微動，已無半點聲音。

楚義問翠兒道：「這是怎麼回事？」

翠兒答道：「我也不知道，瓶姨說心裡很煩，要我請你進來說話，我去了回來，她就是這個樣子，差一點把我嚇死了！」

金九四週一望道：「有人來過？」

翠兒道：「沒有！」

楚義道：「發生過甚麼事？」

翠兒又道：「沒有啊。」

楚義沉思半刻，自語道：「難道玄璣子眞是活神仙不成？我就不信。」

翠兒忽然接口道：「我倒想起來了。」

金九急問道：「妳想起了甚麼？」

翠兒道：「我出去的時候，在門台階上拾到一條翠綠絲巾，以為是瓶姨的，就交給瓶姨，瓶姨却說那不是她的。」

楚義道：「絲巾呢？」

翠兒道：「在瓶姨手裡。」

楚義去找，翠兒也忙着去找，却沒有找到。

翠兒道：「奇怪啦，怎麼會不見了？」

金九眼睛微動，道：「不奇怪，這裡一定有人來過，才着了人家道兒。」

「啊？」

大夥兒禁不住一驚。

這時，屋瓦忽然「咯！」的一聲輕响，金九一雙銳利的眼立刻向屋頂上一瞟，這裡除了翠兒之外，都是練功夫的，自然對這夜行人的勾當是熟悉的，兩名莊客立刻破窗而出。

金九、楚義是一個在前，一個抄後，同時越窗落到院裡，脚尖在地上輕輕一點，擰腰拔身而起，幾乎同時兩人出現在前後簷上。

屋頂果然有一條人影。

那條人影矮小，臉上戴着一副青銅笑臉面具，他本要走的，這時見前後簷都有人，只好在屋脊停了下來，靜觀其變。

他穿着黑色的夜行衣，身上並無帶兵刃。

金九沉聲喝道：「朋友，你從那裡來的？」

那人未答話。

楚義道：「既然來了，就請露個相，想就這樣走？恐怕不容易。」

那人仍然未答話。

金九向下一招，院裡「颼」的把金九、楚義的兵刃扔上屋頂，他二人接着兵刃，登時向那夜行人逼近。

楚義飄身逼近夜行人，劍鋒直指，道：「朋友，不是我姓楚的欺客，是你找上門來的。」

說話時，他的劍鋒如流星追月，點到夜行人的面門，手腕一震，撤出另一片劍花，罩住夜行人上盤數處要穴，劍法狠猛異常。

夜行人那張青銅笑臉面具永遠是笑的。他瘦小的身形，在楚義劍鋒籠罩之下，微一晃動，已脫出數步之外，身形之快，眞如一縷輕烟。

楚義暗道：「好！」

不過，就憑這一點，他還眞看不出來，夜行人的武功是那一門派的。

當然，楚義的武功也不是泛泛之輩，而且他們的江湖經驗又多，這一招雖然出手着着狠辣，實在並不是殺手，他的目的，只是想看看夜行人出手，從他的武功路數上，看出他的門派和來龍去脈。

夜行人閃過楚義的劍，他却沒有看出楚義出劍的眞正用心，這時，楚義跟他的身形瞬間逼近，金九却在楚義之前，早已先一步的趕到，喝道：「看劍。」

劍鋒點到夜行人背部。

夜行人側肩閃過，回手一掌「劈山推牆」，直襲金九小腹，金九見夜行人掌勢奇幻，收住力道，擰腰飄身，已到數步之外。

夜行人一個趕蟬步，貼着金九趕過去，雙掌齊出，印向金九後心。

金九已感到身後勁風逼近，却驚訝夜行人何以身法如此之快，他感到掌風逼近了，已無還手的工夫，只得挫身向斜處躲避。

陡的那掌力消逝了。

金九不解，正要回身觀望，却聽得身後「啊呀！」一聲驚叫，他回頭時，夜行人已跌下屋去了。

原來楚義在夜行人掩襲金九時，他從側逼近，飛起一脚，踢着夜行人脚脛，夜行人立身不住，「啊呀！」一聲跌了下去。

「拿下！」

「拿下！」

屋上屋下，一片吶喊之聲，夜行人却已跌到屋下的黑暗裡。

屋下燈籠火把，矛槍刀劍，立刻都向夜行人落身之處圍過去。

夜行人倒在地下。

他在燈籠火把照耀之下，在利劍寒光之下，可是，他的青銅笑臉面具仍是在笑的，這似乎給圍襲的人一種精神上的威脅。

他們不約而同的怔住，直到有人高叫一聲：「拿下啊！」

這才似乎提醒大夥兒，圍襲夜行人。

夜行人就在衆人圍近之時，忽然在地上一個滾身，挺躍而起。接近他的人倒下五六個，却不知道是怎麼樣倒的。

金九、楚義飄落院中，已不見夜行人。

楚義喝道：「人呢？」

「啊！」大夥兒的手指着屋頂。

楚義抬頭一看，可不是，夜行人早掠回屋頂，掠身而去。

「追啊！」

楚義掠上屋頂。

金九也跟着掠上屋頂。

莊客中有些身手矯捷，功夫好的，跟着他們兩個人也掠上屋頂。

夜行人的影子已越過兩層屋脊，在百步之外，夜色雖然暗淡，却還看得見。

楚義道：「快追！」

他說着已然掠身而起。

金九一把將他拉住，道：「你留下，我追下去看看他的底細。」

楚義道：「爲甚麼？」

金九道：「你守着防備另有詭計，還有，你立刻叫人去請『江南神醫』華一帝來，看看瓶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楚義還未答話，金九已帶了三名莊客，掠身疾追而去了。

金九雖然脚下不慢，可是，夜行人的功夫看起來也不在他之下，還好，黑夜裡屋頂上又在高處，金九總能看到夜行人的影子。

追過幾條街道，追過多少屋宇，最後追到兩座大院的屋頂上，金九認識，那是龍華酒樓。

夜行人失去踪影。

金九在屋頂搜尋一番，落後的三名莊客，這時也趕到。

莊客問道：「九爺，人呢？」

金九道：「不見了。」

莊客尖聲的叫道：「跑啦？」

金九道：「跑不了，依我看，八成是在龍華酒樓落脚了，我們只要下去找劉大麻子一問，劉大麻子一定心裡有數。」

莊客道：「九爺說得對！」

金九走向屋簷，正要飄身下去，忽然側屋脊隱處「颼！」的掠出一條人影，不單是來得快，剎那間擋在金九的面前，道：「九爺，你不必下去，請回吧！」

金九愕然一驚，細看，原來是一位週身黑衣的少年公子，雖然在黑夜裡，却也能看出他那雙眼睛暴射出的神光，正盯着自己。

金九被那雙眼睛的威光所逼，退一步，冷冷的道：「你是甚麼人？」

黑衣少年道：「花滿樓！」

金九道：「你知道我是誰？」

花滿樓道：「金九。」

金九面色陡的一沉，對這個貿然出現的少年十分不悅，道：「金

九兩個字，是你叫的嗎？」

花滿樓毫不介意，泰然道：「公子叫你金九，這是看得起你。」

如果是一般人，只怕早已忍不住的動起武來，金九帶來的三名莊客，就有兩名忍不住叫駡道：「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給他一點教訓。」

說着便要動武。

花滿樓意態從容，冷眼旁觀。

金九畢竟是老於江湖的人，從花滿樓一出現，他已看出花滿樓武功高絕，不是泛泛之輩，再從言談上一聽，心中猜到八成是有來歷的，登時喝住莊客，叱道：「不得無禮。」

他又轉向花滿樓道：「花公子，我們過去在那兒見過嗎？」

花滿樓道：「沒有。」

金九向下一指，道：「花公子和方才走脫的人有關係嗎？」

花滿樓道：「沒有。」

金九淡淡地一笑，道：「這麼說花公子要我金九回去，想必是有伏恃的。」

花滿樓微露笑意，道：「你總算有點兒頭腦。」

金九按捺住一肚子的火氣，道：「公子有何伏恃？能說出來聽聽嗎？」

花滿樓道：「不用說。」

「哦！」

金九正在懷疑，花滿樓忽然從腰裡摸出一件東西，遞給金九，道：「你認識這個嗎？」

金九詫異的接過，拿去近處一看，登時變得溫和而有禮的道：「花公子，方才那個人……」

花滿樓伸手阻止金九的話，道：「九爺……這件事由我來辦！」

金九別具用心的道：「花公子，還有一位呢？」

花滿樓神思敏捷，立刻會意，直接了當的道：「難道你懷疑這半片玉牌是假的嗎？我會把這件事告訴燕燕姑娘。」

「是。」

金九應着，却感到委屈了他數十年的老江湖。

花滿樓把手一揮，自個飄落在院裡。

金九也沒有心情再去看花滿樓如何處置這件事，再說他既已知道花滿樓的來歷，也就不敢不依花滿樓的話，再逗留在這裡。

他帶着三名莊客，憤然而返。

＊　＊　＊

花滿樓一直等到金九去遠，方從容的走到一間客房，輕敲着客房的門。

他敲了許久，客房才有人聲問道：「是誰？」

花滿樓語氣平和的道：「朋友。」

客房裡人問道：「這麼三更半夜啦，有重要事嗎？」

花滿樓答道：「沒有事我會來嗎？」

「唉！」

客房裡的人無可奈何的一聲嘆息，接着「呀」的一聲，房門打開了。

花滿樓伸手把門一推，用不着主人邀請，側身已經進入了房裡。

房裡已燃起了燈，照着玄璣子不悅的面容。

「公子未免太魯莽吧！」

花滿樓淡然一笑，道：「闖入房裡和闖入人家的宅子裡，沒有甚麼分別，道長，你以為是嗎？」

玄璣子愣然一驚，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花滿樓坦然道出自己姓名，道：「本公子沒有絲毫惡意，只是想見見那位朋友，他的輕功雖非獨步武林，却也是不多見的。」

「你……」

玄璣子還眞摸不出花滿樓的用心。

花滿樓身後却突然有人聲，道：「要見我嗎？就在這裡。」

花滿樓回身，見徐童、李壽各執兵刃，已站穩門戶，蓄勢以待，他泰然一笑，道：「我如果有惡意，會這樣的進來嗎？」

李壽道：「你究竟要想做甚麼？」

花滿樓道：「我早已說過，我只想見見這位朋友。」

他指着徐童，讚道：「好身手，能告訴我為甚麼夤夜到楚府去嗎？」

徐童怒道：「你管不着！」

花滿樓毫不介意，仍然是泰然的道：「我是管不着，只不過想和各位交個朋友，既然是朋友，當然問一問也就無妨了。」

徐童瞪着眼，大聲道：「誰和你是朋友？」

玄璣子叱着徐童，道：「徐童，不得無禮。」

他轉向花滿樓，含笑抱拳道：「花公子，聽你的口氣，也是江湖中人，恕貧道問句眞話，你是要知道眞相呢？還是要插手這件事？」

花滿樓道：「本公子早已說過，決無惡意。」

玄璣子略一沉思，說道：「公子你請坐。」

他做個肅客手勢，花滿樓也就坦然落座，玄璣子道：「奉茶。」

徐童奉茶。

玄璣子道：「不瞞公子說，在外跑江湖的人不外糊口果腹，貧道玄璣子帶着徒弟徐童，家人李壽，遊遍大江南北，以鐵口直斷，浪得一點虛名。」

花滿樓道：「這與楚家有何關

係？」

玄璣子道：「日間楚大爺如夫人到甘棠湖讓貧道看命，貧道以為有機可乘，直言她在一個對時之內，必染急病，借以在九江立名。」

花滿樓瞟了徐童一眼，道：「這麼說他到楚府去，是去做手腳的？」

玄璣子道：「公子明見。」

花滿樓沉思一下，長嘆一聲。

玄璣子道：「公子何以浩嘆？」

花滿樓道：「道長，以令高徒如此身手，可知道道長定然是個超世絕俗的高人，何以竟落拓到浪跡江湖，以妄言博利渡日呢？」

玄璣子抱拳道：「慚愧！」

花滿樓道：「我也住在這龍華酒樓，剛才是徐童出去時，引起我的好奇，所以跟隨觀看，倘蒙不棄，我倒想高攀道長！」

玄璣子欠身道：「那不敢當！」

花滿樓道：「道長不必自謙，夜已深了，我不再打擾，如果機緣巧合，本公子當盡力而為，脫道長於江湖之外，不致落拓終生。」

玄璣子長揖道：「盛意可感，貧道眞是沒齒難忘！」

花滿樓含笑起身告辭，使玄璣子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雖然從外表上看他是個少年公子，却是個有城府的人。

玄璣子送花滿樓離去之後，李壽抱怨，道：「大人，你怎麼和他實說了。」

玄璣子道：「因為他已經知道了。」

李壽道：「可是，咱們也不能和他套交情啊！他的底細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玄璣子面色一沉道：「你們不要忘記，我們只是落拓的江湖人。」

他的眼神露出威光。

「是。」

李壽、徐童畏服的連聲應着。

＊　＊　＊

楚義看着瓶姨倒在床上，面色蒼白，平日能說會道的小嘴，這時再也不能言語，往日那雙明潔如水，傳情道愛的眼睛，現在也緊緊的閉上了，着實令人焦躁不安。

他已不止十次責問道：「去請華一奇的人，怎麼還沒有回來？」

家人回道：「大爺，去的人走了剛一會兒。」

楚義跺脚說道：「快！要快！」

「是。」

家人連聲應着，可又怎麼去催請華一奇的人呢？也只有唯唯的應着，大眼瞪小眼的一個看着一個。

忽然，院外傳來一片吵聲，道：「回來了！回來了！」

楚義迎到房門口，說道：「快請進來呀！」

這時脚快的家人，已經趕着向外院跑去傳話，可是，却沒有回來的人腿快，一陣雜沓的急促脚步聲，黑暗裡祇見一夥人，匆匆的進入了內院。

楚義見了大喜，道：「神醫，你可來了。」

「誰是神醫？」

來人說着，已到了屋門口，楚義一看，原來是金九，道：「九叔，你回來這麼快？」

「是。」

「沒有追到？」

「追到了。」

楚義把金九上下打量了一下，道：「九叔，不像動過手的樣子？」

金九答道：「本來就沒有動過手。」

楚義道：「怎麼啦？」

金九道：「有人替他出面啦！」

楚義氣惱的道：「哼！一定又是南宮白這個傢伙了。」

「不是。」

「不是？」

「嗯。」

「那又是誰？」

金九把楚義往屋角一拉，悄聲道：「是南昌來的，和燕燕姑娘身份一樣，花滿樓，是一位少年公子，看樣子身上功夫不錯。」

楚義驚訝的道：「他們是一道的？」

金九答道：「這就不知道了。」

楚義把身子一閃，雙眉緊皺，道：「屋裡去坐吧！瓶姨還是這個樣子，華一奇還是沒有請來，九叔，萬一要是有個甚麼的……」

他幾乎哭了出來。

金九拍着他的肩膊，道：「沉住氣，安心些，依我看不會有大礙的。」

「唔！」

楚義一聲嘆息未了，黃旺氣咻咻的跑了過來，道：「大爺，華一奇到了。」

楚義道：「快請啊！」

「是！」

黃旺躬身退出，一會兒工夫，江南神醫華一奇疾行而入，他的身後是華山，背着他的藥箱子。

眞個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華一奇見着楚義，依然從容含笑，抱拳道：「楚大爺，許久不見了！」

楚義可沒有那麼沉着，一把拉住華一奇，焦急的道：「你可來了，趕快去看看她是怎麼回事，回頭我們再慢慢的談。」

華一奇問道：「是那一位？」

楚義道：「是小妾。」

華一奇說道：「哦，是如夫人，在那裡？」

楚義引華一奇到瓶姨床邊，翠兒忙端過一張椅子，華一奇坐了下來，撩起衣袖，拉過瓶姨的細嫩玉

手，按住脈，突然神色大變。

大夥兒都跟着他的神情緊張了起來。

楚義忍不住的問道：「怎麼樣？」

華一奇沒有回答楚義的問話，連看也沒有看他，只顧仔細端詳着瓶姨的臉色，又輕輕啓開她的眼簾，察看她瞳孔眼睛。

楚義立刻指使翠兒端着燈過去。

華一奇把手一擺，道：「不用了。」

金九道：「華老，你看了怎麼樣？」

華一奇先把屋裡的人打量了一下，然後眼光落在楚義身上，說道：「如夫人沒有病。」

楚義道：「沒有病？」

他的眼睛盯着瓶姨，又想問華一奇的意思。

華一奇當然是看得出來，却從容的道：「這不是病，照理說這種事是不可能在您楚大爺府上發生的。」

「噢！」

華一奇又道：「如夫人是中了毒！」

「中毒？」

「是。」

金九故作不解，道：「中甚麼毒？」

華一奇道：「金九爺、楚大爺，咱們都是至交，我說話二位可別介意，憑二位的江湖經驗，一定可看得出來的，這是『順風八步倒』，只要聞着這味兒，立刻週身無力，不能言語，但是却不會致命。」

楚義恍然的自語，道：「對！果然是『順風八步倒』，是我自己過度緊張，失察了！」

華一奇道：「有解葯嗎？」

「有……」

楚義一個「有」字只吐出一半，金九在他的身邊用力扯他一扯，楚義立刻會意，嚥住「有」字的一半音，尷尬的一笑，道：「有……還要三更半夜的勞動華老您的大駕嗎？」

華一奇一笑表示並不介意，隨即站了起來，道：「小鬼，打開藥箱子。」

華山打開藥箱子，華一奇在那藥箱搜索了一陣，取出一粒藥丸，滲和些藥粉，向楚義道：「給如夫人撬開牙關，溫水灌下來，立刻就好了。」

「是。」

楚義接藥，指使翠兒等女侍取水灌藥，果然，灌了下去之後，一剎那工夫，瓶姨「哎唷」一聲，翻身坐起，道：「我喉嚨好難過呀！」

「怎麼？」

楚義立刻走過去扶住。

瓶姨倚着楚義，道：「我喉嚨裡，就像針刺的一般。」

楚義道：「華老……」

華一奇道：「這是醒後必然的現象，無須服葯，只要進些茶水，立刻解決。」

楚義依着吩咐，餵瓶姨幾口水，果然也就不痛了，不禁讚道：「華老，您老眞不愧是江南神醫。」

華一奇道：「過獎了。」

楚義道：「請到前廳奉茶。」

華一奇道：「不用了，深夜不便，我要告辭了。」

楚義道：「也好，就容後再奉邀相酬吧，診金我明天差人送過府去。」

華一奇道：「那不是太見外嗎？」

金九道：「華老不要固執，這也是應該的事啊！」

華一奇道：「那就先謝了！」

他說着，趁楚義送到內院門口的當兒，把楚義向側邊一扯，悄聲道：「楚大爺，我有句話奉告。」

楚義道：「請指敎。」

華一奇道：「這使『順風八步倒』的人，必是江湖道上的人，而且不是衝着如夫人而來的，楚大爺，你可要提防提防點兒了。」

「是，是！」

楚義連聲應着，他心裡早已盤算着，是甚麼人闖進楚府？他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就是近日出現在九江的南宮白。

他送走了華一奇，回到屋裡，把金九拉到內屋，閉起內室門，道：「九叔，這件事你心中可有數？」

金九毫不遲疑的道：「當然是南宮白來尋仇了。」

楚義點點頭，道：「這麼說南宮白是已經知道，當年他爹『江南大俠』南宮秋華死在我的劍下，是先中了我的『順風八步倒』，才落敗的。」

金九道：「當然。」

楚義沉思，忽然搖首道：「不對。」

金九道：「怎麼不對？」

楚義道：「南宮白就是知道，他也不會有『順風八步倒』，那是『九毒鬼叟』郝振古的東西，難道『九毒鬼叟』郝振古已不在人間？『順風八步倒』怎麼會到他手裡？難道他和『九毒鬼叟』郝振古的門人有關？」

金九道：「那可也難說！」

楚義沉思道：「還是不對。」

金九又問道：「怎麼又不對了？」

楚義道：「就算南宮白從『九毒鬼叟』郝振古門人手裡弄到了『順風八步倒』，可是，江南神醫華一奇怎麼一眼就看了出來？怎麼身上還有解葯？」

金九道：「這有兩個可能。」

楚義道：「甚麼可能？」

金九道：「南宮白和『江南神醫』華一奇是串通的，來試探我們，如果不是這樣，那『江南神醫』華一奇就眞的是神醫了。」

「這一點是不會錯的。」

「哦？」

「南宮白是專爲尋仇而來的。」

「是。」

「我們如何對付他？」

金九思忖片刻，道：「對付他一個剛出道的毛頭小夥子，並不費力，問題是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不能生事，也沒有閑工夫。」

楚義道：「可是我們不能不理他。」

金九默然不語，許久，才道：「只有一個法子，把他除去，免得節外生枝。」

金九在楚義耳邊低語了一陣。

楚義道：「那要你我去才行，他的武功，不是他們可以應付。」

金九道：「這當然。」

楚義道：「他逃不出我的掌握。」

金九淡然一笑，道：「他能逃那才是怪事啦！」

明查暗訪　生死相搏

「江南神醫」華一奇和他的兒子華山，乘坐着楚家的有篷馬車，在夜風裡走出九江城，回到他江邊孤零零的住處。

老黃狗嗅到主人氣味，連叫也不叫，搖着尾巴迎上去。

華一奇父子下車了。

這一路上華一奇沒有說話，彷彿有沉重的心思，華山本來就是不講話的，當然，他還是那樣沉默不言，回到家，華山把葯箱子放在華一奇房裡，這才忍不住的開口道：「爹，有件事我要請敎你老人家。」

華一奇道：「甚麼事？說呀！」

華山道：「我自小跟爹學藥性，醫術，從來沒有聽爹說過有一種『順風八步倒』的毒藥。」

華一奇道：「是。」

華山又問道：「也沒有聽爹說過，有『順風八步倒』的解葯。」

華一奇又答道：「是。」

華山不解的說道：「那麼爹怎麼會藥到毒解？」

華一奇道：「那是因爲她中的並不是『順風八步倒』，如果是『順風八步倒』，只有『九毒鬼叟』郝振古才有解葯，我故意說是『順風八步倒』，只是想提醒他們一件事。」

華山道：「是甚麼事？」

華一奇道：「當年『江南大俠』南宮秋華、楚義在岳陽會武，楚義知道不是南宮秋華的對手，就向『九毒鬼叟』郝振古討得『順風八步倒』，暗藏在劍鞘之內，比劍時，乘出劍的機會，毒倒南宮秋華，使南宮秋華枉死在劍下，而楚義才得以在江南成名而有今日。」

華山道：「爹莫非是與這件事有關？」

華一奇黯然道：「是，我早年和江南大俠南宮秋華，原是極要好的朋友，可是，他枉死之後，我竟然未能奔他的喪。」

華山道：「當時，您老一定在遠方？」

華一奇道：「我就在岳陽。」

華山道：「那又爲甚麼呢？」

華一奇道：「我怕楚義知道我和南宮秋華的關係，到現在楚義仍然不知道。」

華山登時面露不悅之色，片刻却又大爲疑惑的道：「爹，我不信。」

「爲甚麼？」

「因爲你不是這樣的人，您一定是另有苦衷的。」

華一奇黯然下淚，道：「孩子，你說得對，爹是有苦衷的，但却是祇能隱藏在心中，不能吐露。」

華山道：「能說給我聽嗎？」

華一奇道：「這當然是可以。」

華山道：「孩兒能做到的，一定不辭勞苦生死，完成爹的心願。」

華一奇道：「難得你有這一番孝心，爹是要把南宮秋華枉死被害之事告訴他的孩子南宮柏，替他枉死的父親復仇。」

華山問道：「你找不到南宮柏？」

華一奇道：「這個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才能找到南宮柏，連南宮柏自己都不知道！」

華山道：「你還沒有告訴他嗎？」

華一奇長嘆一聲道：「時機不到，我也沒有把握，他會不會爲他不曾見過面的父親捨命報仇？」

華山道：「爹，父子乃是天性，何在乎見面不見面，我想南宮柏會的。」

「會嗎？」

華一奇逼視着華山，涙水已在眼眶。

華山堅定的道：「一定會。」

老黃狗一陣狂吠，李媽媽也已起來，華一奇這才看到窗櫺上已透出曙光，倦意襲上心頭，禁不住伸個懶腰道：「天都亮了，睡一會兒吧。」

「是。」

華山辭去。

老黃狗吠得更兇。

李媽媽罵道：「這個老黃是怎麼樣啦？像有土匪上莊子一樣的窮吠？」

華山道：「弄點東西給牠吃。」

李媽媽又沒好氣的道：「哼，那有人還沒吃，先給畜牲吃的。」

她走去開門。

她的手剛想開門，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倒把李媽媽嚇了一大跳，那急促的聲響，在這冷清的黎明，真像是土匪上了莊子。

華山站住了腳，道：「甚麼人？」

「玄璣子。」

那聲音可真不像玄璣子，充滿憤怒了。

華一奇這時已聞聲出來，示意李媽媽開門。

李媽媽被那憤怒的聲音震懾了，餘悸未已，走過去開門，剛拔開門門，「嘩啦」一聲，門已被強力推開，不是李媽媽退身得快，險些被撞倒了。

玄璣子一腳踏進門，兩眼直直的瞪着「江南神醫」華一奇，吩咐身後的徐童，道：「把門插上。」

徐童探着頭，看看門外，「刷」的關上屋門。

玄璣子瞟了李媽、華山一眼，一把拉住華一奇，壓低嗓音，道：「咱們裡邊說話。」

沒容「江南神醫」華一奇置以可否，他已把華一奇拖進屋內，門上門，他厲聲的道：「華老，朋友交情擺在一邊，這件事你作得簡直太不識大體。」

華一奇已有幾分明白，卻仍故作不解的道：「衛大人，你究竟說的是甚麼事？」

玄璣子不悅的道：「你也不用『大人、大人』的稱呼我，還當我是老道吧，不過，這件事你要說清楚，你不幫我的忙，倒也罷了，怎麼能倒拉我一把？」

華一奇道：「你指的是甚麼事？」

玄璣子道：「還有甚麼事？你在楚義面前拆穿我的把戲，使我在九江站不住腳，躭誤我的大事。」

華一奇道：「難道你還想在九江落戶嗎？」

玄璣子道：「至少現在我不能走。」

華一奇道：「怎麼？你不是奉聖旨去南昌的嗎？難道在九江發現甚麼啦？」

玄璣子道：「你說的是……」

華一奇道：「既然是我壞了你的事，能說給我聽聽嗎？」

玄璣子道：「我來找你，當然要說給你聽的。」

華一奇道：「也許我還能補救。」

玄璣子一笑道：「不用說『也許』二字，你勢必要補救，因為這是關係着天下國家大事。」

「哦。」

「你不信？」

華一奇道：「我怎麼能不信，你是我總角之交，我是知道你的，如果不是天下國家的大事，你也不會輕易離京的。」

玄璣子道：「我奉密旨去南昌，是查辦寧王謀殺案的，現在不用去南昌，在這裡就已經查實了，我已經密奏朝廷，差李壽迅速回京，我要在九江候旨行事。你這樣一來，明天楚義必然來砸我的卦攤子，叫我如何在九江呆下去？」

華一奇道：「這沒有難處，你們在我這裡就是，李壽回來找不到你的卦攤子，他知道你和我的交情，也一定會尋到這裡來的。」

玄璣子道：「在九江楚義還能容得我嗎？」

華一奇道：「你住在我這裡，我和楚義還能保住一個朋友的交情。」

「未必。」

「怎麼？」

玄璣子道：「你以為楚義只是在找一個江湖道人，那就大錯特錯了。」

華一奇道：「他識破你的身份？」

玄璣子道：「如果他已識破了我的身份，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因為，他受了寧王的指使，在九江招納亡命，要在寧王謀反時，控制九江，掌握江口，寧王已派兩名密使來了九江，企圖一舉成功。」

華一奇大奇道：「你怎麼會知道？」

玄璣子道：「我倒覺得你該驚訝我怎麼知道你在楚義那家裡做的事，實在給你說，自從到九江，我就注意楚義，因為，他控制着九江碼頭，寧王謀反，兵出江西，必須先取九江，要取九江，楚義是一個好幫手。」

華一奇道：「你已查明真相，不是很好嗎？」

玄璣子道：「可是，你這樣一來會把我陷入險境！」

華一奇痛苦的道：「我知道可能把你陷入險境。」

玄璣子大異的道：「甚麼意思？」

華一奇道：「從二十年前『江南大俠』南宮秋華在岳陽遇害，我就決心輔助他的兒子南宮柏復仇，跟着楚義來到九江，眼看大事將成，你卻在半路殺了出來，如果你查辦的大逆案揭發了，我豈非就枉苦等了二十年。」

玄璣子道：「王法豈會饒過他。」

華一奇道：「我不要他伏法，我要他為枉死的『江南大俠』南宮秋華償命。」

玄璣子道：「我知道你是重義氣的，不過應以天下國家為重，不

可尋仇報復，尤其不可漠視王法，華老，你要三思啊！」

華一奇長嘆道：「只是我心有不甘啊！」

玄璣子道：「不日我自會替你平一平這口氣，只是，我目前的處境，又將如何呢？」

華一奇道：「如果你怕楚義加害，何不住進府衙去，府台于大人，倒是一位忠直清正的人，必然忠於朝廷，無二心的！」

「不成。」

「為甚麼？」

玄璣子道：「目前朝廷一無所知，事情不明朗，若寧王立即作反，朝廷必定會措手不及，要等到我的密奏到京，才好行事。」

華一奇沉思，道：「不難。」

玄璣子道：「你還有何妙計？」

華一奇道：「你還是照常到甘棠湖去擺卦攤，他砸了你的卦攤子，也不會想到其他的事。」

玄璣子道：「他加害於我呢？」

華一奇道：「大人，你食君之祿，當忠君之事，看在童年之交份上，我在遠處看着，如果他當真有加害你的意思，我當出面相救。」

玄璣子一笑，說道：「你還算夠朋友。」

華一奇報以一笑道：「這也是不得已之事也。」

* * *

九江本來就夠熱鬧的，這回更顯得熱鬧，江湖人物尤其是更複雜，多半都是到楚府去的。

劉大麻子在江口吃四方飯，靠的是一雙眼，他早已看出來，九江似乎要出事情，甚麼事情？他也略有耳聞，但卻不敢說出來。

這天，玄璣子帶着徐童又要開攤子了，劉大麻子恰好站在櫃前，道：「道長，要出去了嗎？」

玄璣子道：「糊口，沒有辦法啦。」

劉大麻子道：「你來九江也有好幾天了吧？」

「是。」

「生意如何？」

「可以啦。」

劉大麻子道：「不過碼頭呆久了，可能就要差些了。」

他的女兒湘雲忽然從櫃枱裡出來，撒嬌似的一把推開劉大麻子，道：「唷，爹！你說甚麼話？要是道長誤會，還以為您攆客呢！」

劉大麻子強笑道：「那怎麼會呢？」

玄璣子淡然一笑，走出酒樓，道：「不過，我再住幾天，也就要走了。」

他走了出去！

劉湘雲白了劉大麻子一眼，道：「你這是幹甚麼呀？」

劉大麻子道：「爹是看着他們師徒人不錯，照顧他們，九江近日來的人物不對，如果爹沒有看錯，近日要出點事情！」

湘雲道：「爹說得不錯，住在內院的姓花的和燕燕姑娘，我看是有點問題，他們沒有白天沒有黑夜的，忽出忽進，不知做的甚麼事。」

劉大麻子道：「女孩子家，少管。」

湘雲把嘴一嘟，道：「爹，我就知道，您又是這一句，他們昨夜一晚都沒有回來呢！」

劉大麻子把湘雲往裡一推，道：「照顧生意去吧！」

* * *

這日天氣晴和，玄璣子擺起卦攤，立刻圍來一堆遊人，生意倒還真不錯，不料玄璣子正在為人卜休咎的時候，卻沒有真真算到他自己大禍臨頭。

「閃開。」

人羣後面一聲喝，幾個兇惡的漢子，分撥開衆人，跌的倒的亂作一堆，玄璣子強作鎮定，舉目一看，幾個惡漢中間閃出一個有虎豹之威的老者，一雙泛着冷光的眼，正逼視着玄璣子。

玄璣子安然不語，靜觀變化。

老者道：「你知道我是誰？」

玄璣子含笑道：「貧道雖然不曾會過尊駕，但只要看看這個威勢，在九江沒有第二個人，必定是名震江南的楚義——楚大爺。」

楚義得意的一笑，道：「還算你有點見識，想必你也知道我來做甚麼的？」

玄璣子道：「恕貧道愚昧，還不知道。」

楚義道：「前幾天小妾到這裡來算命，你說她在一個對時之內要身染急病，還記得嗎？」

玄璣子沉思道：「貧道一日相人無數，實在記不起尊駕的如夫人是那一位。」

楚義道：「有一件事，你想必也記不起？」

玄璣子道：「甚麼事？」

楚義道：「她如果在一個對時之內未染急病，可以來砸你的卦攤子。」

玄璣子沉思，道：「有這句話。」

楚義面色一沉，道：「有這句話就好辦了！」

他眼神向隨來的惡漢們一瞟，喝道：「打！」

「打呀！」

這一聲喝，頃刻之間把玄璣子的招帘、桌子、椅子，砸得稀爛。

看熱鬧的遠遠圍了好幾層。

徐童忍不住的就要動手，玄璣子暗暗把他拉住，任楚義他們砸爛東西，只是作痛苦狀。

砸完東西，忽然有一名惡漢高吼，道：「這牛鼻子老道人，瞎咒人，給他一點教訓！」

「對！」

「揍！」

徐童看着各惡漢如狠似虎的衝上來，雖然玄璣子緊拉着他，他却再也忍不住了，摔開玄璣子的手，道：「小的挨打不要緊，你是不能受這侮辱的。」

他說話時挺身而出，毫不畏懼。

衆惡漢見徐童是個十歲出頭的孩子，壓根兒沒有把他放在眼中，罵道：「兔崽子，你找死！」

十幾隻大拳頭，齊朝向徐童落下去。

徐童怒不可遏，正要出手，眼角裡忽見幾條人影，「颼颼颼」的從人叢中竄了出來，凌空掠起，恰落在他們中間，攔住衆惡漢。

他們一看之下，原來是三個公差。

爲首的是府衙的捕頭謝大元，帶着手下知名的捕快魯軍、鄧元。

謝大元攔住楚家的惡莊客，這才發現楚義，含笑抱拳，道：「噢，是楚大爺在這裡，發生了甚麼回事？」

楚義和謝大元本是相識的，謝大元既然這樣的尊重他，給他面子，他也就不得不抱拳爲禮，把事情的經過細說一遍，數說了玄璣子許多不是之處。

謝大元恍然的道：「原來是這樣的！」

楚義指着玄璣子道：「這是三方對面的事，豈能瞎說，你可以當面問問他！」

謝大元轉向玄璣子，臉色立刻沉了下來，道：「老道，是這樣的嗎？」

玄璣子道：「事情雖然不錯，貧道可是直斷論相。」

謝大元冷然的道：「哼！楚大爺是甚麼樣的人？他會誣你一個跑江湖的窮道人，分明是你播弄口舌，意圖詐騙。」

玄璣子道：「這可是冤枉的。」

楚義道：「謝捕頭在九江是有名公正不阿的人，你竟敢指他冤枉你，你可知你不是善良之人。」

他轉向謝大元道：「謝捕頭，既然你已來了，我也不便再對他如何，你看怎麼辦？」

謝大元憤然道：「楚大爺，你放心，我必定拿他到衙門，好好治他的罪。」

他揚聲喝道：「魯軍，鄧元！」

二人同聲應道：「在。」

他向玄璣子、徐童一指，說道：「帶他們二人走！」

「是。」

魯軍、鄧元分別拿住玄璣子、徐童，玄璣子雖然看出謝捕頭幫着楚義，却也暗自慶幸解脫了目前的危機，他也就俯首就擒。

徐童心裡不服，振臂把鄧元撥出老遠的，便要動手，玄璣子喝道：「不得無禮，府衙是講理的地方，怕甚麼？」

「是。」

徐童不敢不從，也就束手就擒。

楚義喝道：「謝捕頭，你看，他竟然敢反抗拒捕，可見是目無王法的了！」

他們帶了玄璣子徐童而去。

楚義望着，露出得意的笑容。

＊　＊　＊

玄璣子被謝大元押回府衙，却沒有押進到牢獄，而是直入內堂，穿過一道月亮門，知府朝服出迎，行下屬之禮，道：「大人受屈了。」

玄璣子問道：「你把我當作甚麼人？」

于明志說道：「大人出朝之後，朝廷已有密旨給我，前幾天捕頭謝大元，已經發現大人，只是不敢打擾，只有暗中保護大人。」

「哦。」

玄璣子不知承認好，還是不承

認好，驚愕遲疑。

于明志道：「九江和這件案有關連的，都知道欽差大臣衛西河已到了九江，楚義如果知大人的身份，恐怕大人有生命之危險。」

他這時不能不承認了。

他正是出京查辦寧王謀叛案的欽差大臣衛西河，假托玄璣子算相批命暗中查訪。

于明志道：「請大人至內廳奉茶。」

衛西河昂然直入，落座後，心情沉重的道：「貴府想必對這件案，也有所瞭解的？」

于明志道：「寧王圖謀不軌，確爲事實，楚義已受收買，蓄納惡士，準備接應，寧王還密遣兩名高手，協助楚義，先取九江！」

「貴府也知道？」

「那兩名高手，一男一女，男名花滿樓，女名燕燕，現均住在龍華酒樓。」

衛西河不能不讚佩于明志辦事的精明，道：「這件事，我已密奏朝廷，不知貴府有何處置腹案？」

于明志道：「楚義那個地方，我已派人秘密監視，只是不願打草驚蛇而已，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先把他拿下，諒他也難興風作浪。」

衛西河道：「楚義、金九武功不弱，貴府能應付得了嗎？」

于明志道：「大人請放心，捕頭謝大元爲人精明，武功不平凡，並且調動兵將迅速，不足爲慮，倒是花滿樓、燕燕兩個人，武功高，行踪難測，恐怕不易對付。」

「嗯。」

衛西河沉思不語。

許久，他徐徐說道：「這兩個人，我來辦就是。」

于明志道：「大人有何妙策？」

衛西河道：「在我身邊的徐童、李壽都是錦衣衛選派出來給我的高手，而且花滿樓、燕燕和我同住在龍華酒樓，他以爲我是江湖人，還有意拉攏我，我正可利用他們，見機行事。」

于明志擔心的道：「倘若被他們識破，大人你身陷險境啊！」

衛西河道：「我只要扮作受刑釋放，回到龍華酒樓，等李壽回來，遵朝廷旨意行事，稍加留意，他未必就能識破的。」

于明志道：「爲防萬一，本府還是派人暗中保護大人較爲穩妥！」

衛西河點頭，起身告辭。

于明志長揖相送，道：「恕本府不送大人出衙，大人保重。」

衛西河道：「共爲國家，貴府不要客氣了。」

＊　＊　＊

楚義從花滿樓、燕燕到九江，他就開始忙碌了，偏偏又碰上瓶姨中毒事情，使得他心神煩亂，先是瓶姨日夜吵着要去砸玄璣子的卦攤，後是爲了「順風八步倒」！

當年他們用以殺死南宮秋華的毒葯，想不到二十年後，又在他面前重現，分明是尋仇者在用「順風八步倒」提醒他當年的事。

現在他砸了玄璣子的卦攤，玄璣子師徒又被謝大元帶府法辦，他心中稍微舒展些，帶着手下莊客，準備回府。

他剛離開甘棠湖，身後一片喊聲。

他回頭一望，原來是一名莊客，上氣不接下氣的正向楚義奔了過來。

楚義站住。

莊客趕到近處，調整一下喘息道：「大爺，聽說你在甘棠湖，我趕到甘棠湖，您已經離開了，還好，在這裡找到了你！」

楚義不耐煩的道：「究竟甚麼事？快些說吧！」

莊客吁一口氣道：「大爺，我找到他了！」

「誰？」

「南宮白啊！」

「南宮白？」

莊客道：「是啊！大爺不是要找他嗎？我費了好大的工夫，放了不少綫眼，現在盯住他了。」

楚義驚異的道：「他果然還沒有離開九江？」

莊客道：「不但他沒有離開九江，從留香院跑出來的小珍珠，還在他身邊，他這樣在九江晃，不是誠心給大爺臉上抹灰嗎？」

「住嘴！」

楚義喝罵着，臉容陡然間變得十分險惡陰沉。

他身邊的莊客，沒有一個敢多嘴說話。

良久，他冷峻的眼神，盯住了方才趕上來的莊客，道：「他現在那裡？」

莊客道：「大爺是說南宮白？」

楚義道：「還有誰？」

莊客伸手指一個方向，道：「方才我來的時候，他還和小珍珠在江邊。」

「走。」

楚義隨來的莊客跟隨着他，直往江邊走去。

＊　＊　＊

午。

龍華酒樓正是人客滿座的時候，談笑聲，猜拳行令，喧嘩一片。

小二忙着奔走在座間，侍候客人。

劉大麻子滿面春風，笑盈盈的站在酒樓門口，對走來的熟客人不住的打招呼。

忽然，他笑容斂住了。

衛西河由徐童扶着，愁眉苦臉

，痛楚萬分的由街尾走過來。

劉大痳子迎了上去，扶着衛西河，道：「道長，你這是怎麼啦？」

衛西河長嘆了一聲，幾乎掉下眼淚。

徐童哭喪着臉，道：「這九江城眞是不講理的地方。」

劉大痳子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徐童道：「那個姓楚的不講理，倒也罷了，想不到府衙裡的捕快和他們沆瀣一氣，把我們帶到府衙裡，硬指我們師徒妄言行騙，責打四十板趕了出來。」

「眞的？」

徐童道：「你看師父，傷得這個樣子！」

劉大痳子道：「快扶進去，找個郎中調理調理吧！」

「是。」

徐童扶着衛西河往內院客房住處走，劉大痳子忽然叫住，道：「道長，道長！」

「甚麼事？」

衛西河停住脚，裝作鎭定，從劉大痳子的聲音，他聽出來必有一番事故。

劉大痳子趕到身邊，道：「有人找你們。」

衛西河道：「找我們？」

「是。」

「誰？」

劉大痳子道：「和你們住在同院的花公子，看他的神情很焦急，好像怕你們走掉似的。」

「噢！」

「你們認識？」

衛西河泰然道：「在你這裡認識的，現在他的人呢？」

劉大痳子道：「他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衛西河道：「如果他回來，痳煩你告訴他，我在這裡，請他過來坐坐吧！」

他扶着徐童，苦着臉走進內院，席間有的人知道楚義砸他卦攤子的事情，指着衛西河的背影，像是說趣事般的，口沫亂飛。

內院靜悄悄的，房門緊閉。

衛西河登上台階，見左右無人，才直起腰身，示意徐童開門。

徐童推開屋門，他二人步入客房，衛西河這才舒出一口氣，才待坐下靜息片刻，忽然，屋角內輕聲嬌笑，細語嬌聲的道：「衛大人，您回來了？」

衛西河幾乎嚇出一身冷汗，怎麼會大意得沒有發覺屋裡有一個人？

他可沒忘記自己已是挨過四十大板的，登時把身子往椅背上一仰，呻吟一聲，眼睛一瞟，赫然發現燕燕姑娘正瞪着眼，她臉上帶着神秘的笑。

衛西河道：「燕姑娘，妳方才說些甚麼？」

燕燕道：「你不用再裝啦，我們已經知道，您就是欽差大臣衛西河，對吧？」

徐童神情激動。

衛西河暗中制止他，痛苦呻吟的道：「欽差大人？誰是欽差大人？」

「你。」

「我？」

燕燕的面色陡的一沉，道：「你以爲你能永遠欺騙我們嗎？那是做夢！」

衛西河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燕燕不解的道：「你笑甚麼？」

衛西河道：「別說我是欽差大人，姑娘告訴我欽差大人在哪裡，我都要好好的謝妳。」

燕燕姑娘道：「當眞嗎？」

衛西河面露憤憤之色，道：「早上去甘棠湖，楚義砸了我的卦攤子，府衙裡的差役竟然還把我們拿到衙門，問個妄言詐騙的罪名，打我四十大板，妳看……」

他說得氣憤難忍，指着被打傷的臀部，撩起衣襟，硬要脫褲子給燕燕姑娘看。

燕燕姑娘羞紅了臉轉過身去。

徐童急忙按着衛西河的手，道：「師父。」

他的眼睛盯着燕燕姑娘。

衛西河窘逼的道：「燕姑娘，眞對不起。」

他整整衣衫，道：「我如果知道欽差大人在哪裡，拚上再去挨上四十大板，也一定要告楚義和那知府一狀，吐一吐心裡的悶氣。」

燕燕姑娘見他挨打不假，這才不再懷疑他是欽差大人，道：「徐童，找個郎中來，給你師父看看吧！」

徐童應道：「是。」

燕燕姑娘道：「聽花公子說，你們師徒三人，都是身懷絕世武功的，落拓江湖，也不是長久之計，還要受人欺凌，有沒有甚麼打算呢？」

衛西河道：「糊口已是不易，還有甚麼打算！」

燕燕姑娘道：「花公子有事要出去，特別要我留在這裡給你們聯絡，目前就有個大好機會，正是賢師徒出頭的日子。」

「哦。」衛西河、徐童面露喜色。

燕燕姑娘道：「如何？」

衛西河道：「姑娘想必是要給貧道找一間房間，使貧道能開舘論相吧？」

燕燕姑娘道：「呸，你怎麼老是想那個事兒，我是要你創一番事業，躋身廟堂，位列元勳！」

衛西河道：「姑娘原來是在說笑的。」

燕燕姑娘正色道：「那個和你說笑，只問你願不願意？」

衛西河作半信半疑狀，愕然不語。

徐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燕燕姑娘道：「不瞞你說，我和花滿樓都是寧王府裡的人，如今寧王順天應時，將起事以應天命，本來還有充份的準備的，因爲朝廷注意，派欽差大臣衛西河前來查辦！不得不提前起事。」

衛西河道：「貧道要謝謝姑娘，萍水相逢，姑娘竟相信貧道，如此大事，肯坦然相告。」

燕燕姑娘道：「花滿樓相信你，說實話，我對你還是有幾分懷疑，所以方才一試你，只要你不是衛西河，就無妨礙。」

衛西河道：「我能幫得上忙？」

燕燕姑娘道：「那天夜裡，花滿樓看了徐童的輕功，認爲你們三個人，都是懷着絕世武功的高手，所以才決定要鄭重相邀。」

衛西河沉吟道：「這麼大事，可否容貧道稍作考慮，事成固然是公卿王侯，事敗可就死無葬身之地，淪爲萬世亂臣賊子了。」

燕燕姑娘面色微沉，道：「你怕？」

衛西河作猶豫不決，沉吟不語。

徐童道：「師父，咱們浪跡江湖，到處受人欺凌，永無出頭之日，這可眞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承花公子、燕燕姑娘看得起，咱們還有甚麼考慮的？」

衛西河道：「好吧！要我們做些甚麼呢？」

燕燕姑娘見衛西河答允，轉嗔爲喜，道：「道長既然答應了，那就好，要做甚麼事，花公子和我隨時會告訴你們的。」

「好吧！」

衛西河應着，似乎還有無限心思。

燕燕姑娘道：「道長放心，寧王早已有備，沒有不成功的，就連朝裡，也都安置妥當，不會有錯。」

「哦！」

他似驚又似喜。

燕燕姑娘眼光向四週一掃，道：「道長，李壽怎麼不在你身邊？」

衛西河道：「他……他出城有事。」

燕燕姑娘問道：「過江啦？」

衛西河道：「是。」

燕燕姑娘略一思忖，道：「他會及時趕回來嗎？」

衛西河道：「當然。」

「那就好了！」

燕燕姑娘起身，丟給衛西河一個穩定、安慰的笑，踏着平穩有力的步子，走出去。

她走出客房，忽然又停下身，道：「徐童。」

「嗯！」

徐童應着，走到門口。

燕燕姑娘道：「去請個好的郎中來，給你的師父療傷，不要躭誤。」

她扔了一錠十兩重的銀子給徐童。

徐童接過銀子，欣喜的道：「是。」

她走了。

衛西河道：「徐童，你立刻到江邊去，請江南神醫華一奇。」

徐童詫異的道：「眞要請個郎中來？」

衛西河厲聲道：「眞是傻孩子，師父這麼重的傷，怎麼能不請個郎中呢？你快去呀！」

「是。」

徐童放下了銀子，走出客房去。

＊　＊　＊

江岸。

烈日照着微蕩的波光，江波拍擊着嶙峋的江岸，江岸邊一旁巨石，巨石上坐着一對青年男女。

他倆的影子，倒映在水中。

南宮白投下一粒石子，激起無數漣漪，使他們的影子似夢幻的在波動。

梅姑許久未有說話了，忽然開口道：「南宮公子，我們到底甚麼時候過江啊？」

南宮白把眼睛一瞪，道：「噢！噢！我跟妳說幾次了，別老是甚麼公子，公子的，妳這樣叫，我還以爲有那一位公子在我身邊呢！」

梅姑低着頭，道：「那我叫你甚麼好呀！」

南宮白道：「隨你叫甚麼，妳叫老南，老白都成，要不然，就『嗨』一聲也成了。」

梅姑道：「那沒規矩？」

南宮白道：「我們用不着規矩，要這樣隨隨便便的才適合呀！」

梅姑道：「好吧，我聽你的，嗨！我們甚麼時候才過江？在九江一天，我就如芒刺背，坐立不安！走得越快越遠越好。」

南宮白道：「現在不能走。」

梅姑道：「爲甚麼？」

南宮白道：「現在的太陽實在好，如果走了，未免太可惜，再好好的享受一會，咱們就到江口去坐船。」

他看看梅姑又道：「妳高興了吧？」

梅姑心花怒放，笑着羞澀的低下頭去，她內心的感激，說不出來，想偎着南宮白，却又不敢，只是

把身子向南宮白靠近一些。

南宮白壓根兒木然無知，很令她失望。

江水潺潺，他們又陷入寧靜的沉默中了。

忽然，遠處响起急促的馬蹄聲，烟塵滾滾，如擊雷的一般直到近處。

梅姑嚇得面無人色。

南宮白雖然憨直，却還是有點見識，見這夥人在他身後下馬，心中已知道，準是有痲煩事情落到他頭上來了。

他還是捨不得這一片大好太陽。

但懶得起身，只是把眼睛向那夥人掃了過去。

楚義冷冷的望着南宮白，道：「你是南宮栢？」

南宮白道：「不錯，我是南宮白。」

楚義道：「你是江南人？」

南宮白道：「是。」

楚義按着腰間的劍，道：「這麼說，你眞是南宮家的後人——南宮栢？」

南宮白答道：「難道子孫還會冒充的？」

楚義面色凝重，神色冷峻的道：「你敢到九江來，算你是個有膽識的人，不過，現在正是我忙的時候，沒有時間和你週旋，我們心中的事，各自明白，請吧！」

楚義「刷」的一聲，拔出劍來蓄勢以待。

南宮白伸手輕輕的把梅姑往後一推道：「妳別怕，只要我不死，他們是不能對妳怎麼樣的！」

梅姑嚇得說不出話來，抖作一團。

南宮白從容的站起身來，含笑瞟了楚義一眼，彎腰拾起地上的棗木棍，摘下包袱，交給梅姑，踱着從容的步伐向楚義逼近。

楚義手下的莊客，各捧兵刃，迅急的移位，向南宮白包圍，作迎擊之勢。

南宮白却走出十來步，停住身，看看身後的梅姑，是否可以安全的護着，把棗木棍向地下一拄，道：「誰先來送死？」

楚義凜然的回答道：「這是我和你的事。」

他向莊客喝道：「你們退出去，不要你們動手。」

他掌起門戶，掐起劍訣，踏着虛步，向南宮白徐徐進逼，南宮白目光烱烱。眈視着楚義的來勢。

楚義探身送劍——「白蛇吐信」點刺南宮白的喉嚨。

南宮白見他劍勢雖然快，但是力道不足，顯然是個虛招，就勢「閉門推月」，横棍阻楚義的劍，楚義收劍撤身，飛脚踢向南宮白小腹，變化之快，令人驚奇。

南宮白心中本有準備，跟着他的變化招式，撤身移步，向斜處飄移。

大凡初交手，頭兩招都是試探對方的虛實，鮮有拚命相搏，他們也正是如此的，不過，南宮白翻身移向斜處時，他脚剛着地，已感到腦後一陣勁風，急襲而來。

這股勁風煞氣森森，南宮白不望而知——這是捨命相拚的招式。

他穩住身子，不曾回顧。

他僅憑自己敏銳的感覺，聽覺，一直等到掩襲的人兵刃近身，甚至認爲已經得手，他忽然搖身移步，使一招「蒼龍擺尾」，棍走仰勢，自前而後，「颼！」的一聲，有排山倒海、天崩地裂之勢。

「啊！」

一聲慘叫！掩襲者被南宮白的棍捲上半空，「咚」的一聲跌在地上，立時氣絕身亡。

南宮白連看也不看一眼，他的憤怒眼神逼視着楚義，道：「我平生最恨不光明磊落的人，凡是用卑鄙手段的，在我棍下是沒有生路的。」

楚義心中暗自一凜，他想：這分明是指他在岳陽，以「順風八步倒」暗襲南宮秋華的事而說的。

當然，後這一棍，他也看出來，對方這根棍的威勢，是不可等閒而視之的。

他忽的變幻身形，另起劍勢，道：「南宮栢，你會在光明磊落中而死的。」

南宮白眼神瞄一下身後的梅姑，向楚義道：「你已是一個不光明磊落的人，還能做甚麼光明磊落的事，少說話，用劍吧！」

他指的是楚義爲妓院保鏢，有失武林人品格。

楚義做賊心虛，還是想到當年在岳陽設計殺害南宮秋華的事情。

他斂氣蓄力，陡然長嘯一聲，奮身而起，劍勢如江河，怒湧不絕，把南宮白嚴密的罩在一股劍氣之下，境地險絕。

南宮白全力應付，毫不畏縮，雖然起初落於劣勢，仍然力爭上游，可惜的是楚義劍如急風疾雷，南宮白一時難以脫困。

楚義手下的莊客，見南宮白被逼於劣勢，梅姑一個人縮在江岸巨石之上，有機可乘，便有一名莊客，掠身向梅姑棲身的巨石上走去，想要擄掠梅姑，要脅南宮白。

南宮白雖然和楚義生死搏鬥，但却並未忘記擱在一邊的梅姑，眼神時時留意着那邊，那名莊客身勢微動，他已看在眼中。

他看在眼中，却分不出身。

他急中生智，眼見莊客掠身竄向梅姑，他避過楚義的劍勢，

「颼！」的抛出棗木棍，直襲那名莊客。

那名莊客可眞沒想到南宮白會有這一招，等他發覺的時候，棗木棍已襲在他的身上期門大穴，別說閃避，連叫喊都來不及，悶哼一聲，吐血倒地。

楚義見南宮白手中已無兵刃，暗自大喜，劍走中鋒，直取南宮白水分劍勢急絕，志在必得，而且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劍花分撒，逼着南宮白兩側退路。

他想把南宮白置於死地。

他暗自欣喜，南宮白在他的劍勢之下，已經連一綫生機都沒有了。

他沒想到，偏在這時，遠處有人叫喊着，「楚大爺，楚大爺！」

他不用看就聽出是「江南神醫」華一奇的聲音，他沒有理會華一奇，因爲，這是他重要的時刻，他好不容易才把南宮白逼到死地。

當然，他還是因此而稍有分神。

比武會藝，生死爭的只是一刹那間，他就輸在這一刹那間。

南宮白面對如此險境，他捨棄避走的路，雙肩微晃，奮起十成功力，雙掌齊發，借楚義進身之勢，印向楚義幽門。

「啊！」

鮮血洒在江岸。

梅姑驚得昏倒在江岸巨石之上。

南宮白倒退二步，跪在地上，雙手撫着受傷的左脅，怒目瞪視着楚義。

楚義已倒退十步之外，他的幽門雙穴受了南宮白十成功力的兩掌，陡然感到週身血脈如同沸騰般的往上沖——直達喉嚨。

他斂氣想把它壓下，辨不到，在幾次强抑之後，他的臉變得如同猪肝一般，紫中泛黑。

莊客奮身而起，紛紛向南宮白聯手合擊。

這時，楚義忍不住的一口鮮血噴出足足有五六步遠，眞元大損，如泰山傾倒，「咕咚！」一聲，栽倒地上。

莊客們愕住了。

華一奇正趕到近處，他身後跟着華山和徐童。

他搶上前去將楚義扶起，楚義却已不醒人事了。

「楚大爺！」

華一奇看過楚義受的傷，從華山背的藥箱裡取出兩粒藥丸，塞進楚義口中，向隨來的莊客道：「快送楚大爺回府去，我立刻就來。」

莊客道：「我們這兒有馬，一道兒走吧！」

華一奇道：「不成，我路上還有病人要看，你們留下兩匹馬，我跟着就來。」

他看看身後的徐童。

莊客牽上兩匹馬給華一奇，道：「大爺傷得不輕，華先生請快些來呀！」

「知道了！」

莊客把楚義擁上馬，扶持而去。

華一奇到南宮白身邊，看過他的傷勢，道：「年輕人，你和他有何恩怨？」

南宮白氣憤的道：「我也不知道和他有甚麼恩怨，他聽到我的名字，便想要殺我。」

華一奇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南宮白。」

「南宮柏？」

南宮白道：「不是柏樹的柏，而是白色的白。」

華一奇道：「啊！你的名字累了你，看你傷無大礙，我給你點葯吃，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此地不宜逗留，快離去吧！」

南宮白接過了藥，連聲道謝。

華一奇却匆匆和華山上馬而去。

梅姑扶着南宮白服下了傷藥，道：「公子，你和楚義無恩怨，還不是爲了我的事嘛！」

南宮白坦然而悟的道：「哦！妳不提醒，我倒忘了，快叫住他，我來告訴他吧！」

他作勢要站起來呼叫。

梅姑急得雙手拉住他。

南宮白道：「怎麼？」

梅姑羞紅着臉兒，道：「沒要緊的事，何必和人家說呢？」

南宮白「噗嗤！」一笑，道：「我也就是這樣想，才不說的。」

梅姑嬌嗔的道：「公子……你……」

南宮白作個要走的樣子，道：「妳再叫我公子，我就扔下妳不管。」

「噢！」

梅姑急得雙手拉住南宮白，不料恰恰碰着南宮白的傷處，南宮白「哎唷！」一聲，蹲了下來，梅姑芳心一陣痛，連忙偎在南宮白身邊照顧。

南宮白忍不住的笑了。

梅姑再不敢動他。

元兇落網　天道循環

華一奇、華山父子併騎沿着江岸向九江城裡去，徐童雖然徒步跟着走，步履却十分輕盈。

華一奇面帶憂容，默然不語。

華山道：「爹，你有心事嗎？」

華一奇點點頭。

華山道：「能說給孩兒聽嗎？」

華一奇道：「當然，爹是要說

給你聽的，爹二十年來的心願，今天就要決定，是成功還是失敗在此一舉。」

華山立刻想到，道：「是爹想要南宮柏爲父復仇的心願？」

「是。」

華山道：「楚義已身負重傷，南宮柏要爲父復仇，這是不可再得的機會。」

華一奇道：「却有兩個疑難！」

華山道：「甚麼疑難？」

華一奇道：「南宮柏不會武功。」

華山道：「現在只要他有決心就能辦到。」

華一奇長嘆道：「他未必有決心。」

「哦？」

華山當眞想不明白。

華一奇道：「南宮秋華在岳陽被害時，他的兒子南宮柏尚在襁褓，至今雖已長大成人，還不知道南宮秋華乃其生父，縱然告知他，他也未必有父子之情。」

華山道：「既是父子，則有天性之情。」

華一奇道：「他肯在楚義危難之中下手嗎？如果不肯，楚義傷愈之後，他只有死路一條，南宮白就是明證，楚義就是誤會南宮白是南宮秋華的兒子南宮柏，才不擇手段，要置他於死地。」

華山憤然道：「哼！其實楚義當年以卑劣手段，謀害南宮秋華，今日在不明不白中遭害，未始不是天道循環的報應呢！」

華一奇沉思之後，道：「山兒，爹想問你一件事。」

華山道：「爹，請講。」

華一奇道：「如果你是南宮柏，你將會如何？」

華山慨然道：「孩兒將會爲南宮秋華復仇！」

「當眞？」

華一奇的聲音，實在有點戰抖。

華山憤慨的道：「一定！」

華一奇激動得落下淚來，道：「孩子，你正是南宮柏，當年你父南宮秋華遇害，我盡朋友之義，撫養你，爲了避免楚義追踪加害，改名華山，爲了你長成後復仇之便，我跟着楚義來九江居住，處心和他結交，我把眞相告訴你，復仇還要你親自動手。」

華山恍然大悟，悲憤塡膺，道：「爹，您說的話，可是眞的？」

華一奇道：「這就是我說的，有一天要告訴你的話，絕無半點虛假。」

華山翻身下馬，跪地叩拜。

華一奇下馬扶起，道：「孩子，你這是做甚麼？」

華山道：「爹，孩兒叩謝你老人家二十年養育之恩，可惜，孩兒知道這事情時，已經不能再報了。」

華一奇道：「你當眞要走了？」

「是。」

華一奇道：「你要記住，你不會武功的。」

華山凄然一笑，道：「會醫術的，比會武功的殺人要容易，只可嘆爹教孩兒的活人之術，孩兒却用來置人於死地。」

華一奇道：「孩子，難下決心嗎？」

華山堅決道：「不。」

華一奇搖着他的肩，道：「孩子，你要知道，殺不仁者便是仁啊！」

他父子悲慟而別。

南宮柏奮然上馬，徐童忽的奔上去，雙手按着馬鞍，道：「大哥，能再聽我一句話嗎？」

南宮柏道：「快說！」

徐童道：「楚義牽涉到叛國謀反的大案，這幾天朝廷定會下旨處置，大哥何必以私仇相報呢？說不定，打草驚蛇，反而壞了大事。」

南宮柏道：「大事小事我不管，楚義二十年前種的惡因，今日我必要他自食惡果。」

他策馬飛馳而去。

徐童緊扯一把，沒有拉住，却被帶得拖出數十步，幾乎跌倒。

＊　＊　＊

華一奇徐童趕回龍華酒樓，倉促的向客房裡去。華一奇的心，七上八下難以安定，他想衛西河既然是僞傷，何必一定要請自己來醫？必然另有事和自己商量。

他想着撫養二十年的南宮柏。

他當然也知道，南宮柏就算眞能置楚義於死地，但是，已如江水東流，一去不復返了。

他有些懊悔，不該要他去復仇，甚至不該告訴他身世。

「到了。」

徐童放下藥箱子，去開客房的門。

「哦！」

華一奇應着，拉起衫袖，擦着紅紅的眼眶。

徐童推開客房門，脚剛踏進檻，禁不住的愕然大驚，客房裡不見了衛西河的影子。

華一奇問道：「人呢？」

徐童道：「我出去時，師父一個人在屋裡面的？」

「一個人？」

「是。」

華一奇惶然道：「會不會……」

他沒有說出來。

他從徐童的臉上神色，知道徐童已經瞭然他要說的話。

＊　＊　＊

還是那樣的九江，水陸碼頭，行人穿梭，市井商賈，來來往往，很少人能看得出來，九江正在醞釀着一股駭人的暗流。

當然，這是瞞不過劉大麻子的慧眼。

他吩咐自己的女兒湘雲，道：「這幾天當心點兒。」

湘雲不解，道：「當心甚麼呀？」

劉大麻子道：「扎眼的客人別留，不要惹上麻煩。」

劉湘雲道：「都不留嗎？」

劉大麻子道：「當然啦，咱們總還是做這個生意的，像玄璣子他們已經住進來，總不能往外攆客人哪？」

湘雲道：「那一對男女呢？」

劉大麻子道：「妳是說花滿樓和燕燕嗎？」

他是背向外站定的，湘雲沒有答話。一雙會說話的眼睛輕輕一瞟，他已經知道身後來了甚麼人，輕咳一聲，徐徐轉過身來，是花滿樓、燕燕，果然相偕而來。

他衝着他們一笑。

花滿樓道：「劉掌櫃的，算命的玄璣子還在客房嗎？」

劉大麻子道：「在，在。」

燕燕臉色凝重的答道：「他沒有出去嗎？」

劉大麻子以戲言的語調，答道：「府台大人賞他的四十大板，够他躺好幾天了，他怎麼出得去？再說，李壽剛回來，總還有兩句話要講講。」

花滿樓一笑道：「說得有理。」

二人直向內院走去。

衛西河的客房門開着，花滿樓脚尚未踏進門檻，揚聲道：「道長！道長！」

他進入客房，眼神落在「江南神醫」華一奇和徐童身上，有幾分失望的道：「道長呢？」

他二人本在失望懊惱，徐童這時氣憤的道：「師父在府裡受了棍傷，躺在這裡，我去請華大夫來療傷，回來師父已不見了。」

他跺脚切齒道：「哼！這一定是楚義這個傢伙幹的。」

燕燕道：「楚義？」

徐童道：「除了他還有誰？」

花滿樓道：「可是，方才劉掌櫃說的，李壽回來了，怎麼李壽也不在呢？」

燕燕姑娘瞟了徐童一眼，別具用心的道：「楚義當眞帶人來，李壽那麼大的年紀，就是回來了，又有甚麼用呢？還不是白賠上。」

她默默的注視徐童的反應。

徐童毫不遲疑的道：「燕姑娘，妳可走眼了，李壽帶藝投師到我師父門下，他是極有高深武功的，楚義未必是他的對手。」

「眞的？」

「當然。」

花滿樓道：「這就有點奇怪了，屋裡沒有一絲打鬥跡象，李壽既然有深厚的武功，楚義怎能絲毫無還手機會，束手就擒呢？」

徐童略一思忖，道：「有。」

燕燕道：「甚麼法子？」

徐童道：「騙。」

花滿樓與燕燕又相互望了一眼。

徐童道：「他們如果把師父和李壽騙去楚家，下手就容易得多了。」

花滿樓道：「有可能嗎？」

徐童道：「絕對不會錯。」

他說話之間，奮身而起，摘下掛在壁上的長劍，道：「我這就去找他！」

花滿樓一把拉住了徐童，說着道：「慢一點。」

徐童掙扎道：「花公子，你放開我。」

花滿樓道：「楚義家裡虎狼之士甚多，你一個人去，恐怕無濟於事，還是我和燕燕姑娘去吧！你在這裡等候消息。」

徐童不安的道：「可是，我們萍水相逢……」

花滿樓拍拍徐童的肩膊，道：「不，我和玄璣子道長，雖初逢却是莫逆之交。」

他瞟瞟燕燕一眼，悄聲的道：「走！」

他兩人相偕而去。

他倆走出酒樓，燕燕四望無人，道：「噢！我們當眞去救玄璣子？」

花滿樓道：「當然。」

燕燕道：「值得嗎？現在我們要做的要緊事，多得數不出來。」

花滿樓道：「這也是緊要的事。」

「哦。」

花滿樓淡然一笑，道：「這也是一石二鳥啊！」

燕燕姑娘道：「怎麼說？」

花滿樓道：「楚義目前的行爲，對我們大有妨礙，府衙裡不但注視他，可能牽涉到我們，我們借此約束楚義，拖延時日，給南昌方面充份的時間準備。」

燕燕點頭讚許道：「還有呢？」

花滿樓道：「玄璣子是江湖中人，施恩於他，不怕他不圖報，收服他們師徒三人，日後必有大用。」

＊　＊　＊

「江南神醫」華一奇望着花滿樓、燕燕慨然而去，冷眼旁觀，一直不敢口，這時，忽然對着徐童神秘而讚許的一笑。

徐童望望門外，道：「華先生，你笑甚麼啊？」

華一奇尚未答話，客房外屋簷

上突然朗聲大笑，道：「笑你演的好戲啊！」

「誰？」

徐童喝聲未了，一條人影，如輕烟般的已飄落在客房裡。

徐童大驚，道：「是李壽？」

李壽和華一奇見過禮道：「可不是我嘛！」

徐童道：「大人呢？」

李壽道：「在府衙裡。」

徐童道：「你怎麼沒有隨侍？」

李壽道：「我是來接你的，聖上有頒旨，寧王大逆之罪，着王陽明率軍征討！九江這裡大人坐鎮，大人指揮了知府，先拿楚義花滿樓那帮人，你快跟我走。」

華一奇焦躁道：「要拿楚義？」

李壽道：「是啊！」

華一奇未答話，匆匆向客房外走去。

李壽道：「華先生，你到那裡去？」

華一奇早已去遠了。

徐童道：「他一定是趕到楚家去，因爲楚義受傷了。」

李壽道：「他去療傷？」

徐童搖搖頭道：「我們去晚了，一定拿不到活的楚義，他要置楚義死地。」

* * *

瓶姨看着楚義，眼見出去時生龍活虎，回來却祇剩游息一絲，不由傷心的哭着，罵道：「你們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跟去作甚麼？竟讓大爺被人打得傷成如此這個樣子！」

莊客說道：「是大爺和那個小子動手的。」

瓶姨撫着躺在床上的楚義，道：「難道你們都是木頭人？你們是去看戲的？」

一名莊客想分辯，被旁邊的莊客拉一把，也就不言語了，大夥兒低着頭，任由瓶姨咒罵。

翠兒揉揉紅紅的眼睛，道：「事到如今，你再罵他們也是沒用的，還是趕快請郎中，爲大爺療傷要緊。」

瓶姨道：「妳說怎麼不罵他們，打架幫不上手，放着『江南神醫』華一奇也不帶他一起回府療傷，却要一個背藥箱的楞小子來。」

室外匆匆進來一名莊客，衝着怔在旁邊的金九施禮道：「九爺，他請求進來爲大爺療傷！」

金九道：「華一奇的兒子華山？」

莊客道：「是。」

金九眼神瞟着瓶姨，瓶姨道：「大爺傷得這麼重，那個楞小子能治嗎？」

莊客道：「華山一再請求，說他是得其父神醫眞傳，大爺傷得極重，如不及早醫治，恐怕瘀傷過久，就難以醫治了。」

瓶姨遲疑不決，望着金九。

金九沉思，道：「他既然是神醫的兒子，想必是有些醫道的，『江南神醫』華一奇不知何時才到，就讓他進來看看吧！」

瓶姨含淚點頭。

金九示意莊客，邀請華山進屋，莊客躬身退出。

南宮栢正在大廳焦急的徘徊，他本以爲來到楚府立刻動手，憑他的醫術，爲楚義療傷未必奏效，要藉此復仇，置楚義於死地，那是綽綽有餘。

「華公子，九爺要你進去給我們大爺療傷，請吧！」

莊客進來，南宮栢一點也不知道，倒被他嚇了一跳，驚喜的道：「是，我這就進去。」

說着，便向內院走去，這路徑他是熟悉的。

莊客喝住道：「慢着！」

南宮栢道：「怎麼？」

莊客道：「你可帶着藥箱子嗎？」

「哦！」

南宮栢恍然於自己有些失態，强自鎮定，回身去取回那藥箱子。

莊客却已先背起藥箱子道：「請吧！我給你拿着吧！」

「謝啦！」

他無法掩住內心的興奮，因爲在頃刻之後，他將會爲死去二十年的父親復仇，而且用的是同樣手法，楚義如何害南宮秋華，他也將如何而死。

他暗中凄然發笑，天道循環。

南宮栢進入大廳內，衆人的眼光都投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妙手回春，爲楚義療傷，却沒有人知道，他是羅刹殿來的勾魂使者。

金九問他道：「楚大爺的傷，你能看嗎？」

南宮栢道：「家父在後邊，先前已經給楚大爺服過『定神丸』，傷勢所以收住，我祇要看看情形如何，箍住傷勢，不使糜爛，等家父來了，再用藥醫治。」

他見衆人不言語，再補充一句，道：「這是家父交代的，因爲，家父和楚大爺十數年之相交，不比尋常，所以才要我先來的。」

瓶姨道：「唉，他就該跟着來才是啊！」

南宮栢道：「因爲還有一個病者家人請家父在先，不能不去看嘛！」

瓶姨指使翠兒，搬張綉櫈，放在床前，道：「你可用心些看。」

「是。」

南宮栢應着，坐在綉櫈上，撩起衣袖，替楚義把脈，脈息平穩有律，他心裡明白，楚義不能言語、動彈，全是華一奇一粒藥丸的功效。

金九焦急道：「怎麼樣？」

南宮栢搖搖頭沉吟道：「看看傷處吧！」

翠兒撩起楚義的衣衫，露出兩脅下各有一個烏黑的掌印，南宮栢伸手輕輕一按，楚義痛得切齒咬牙。

瓶姨道：「你手輕點啊。」

南宮栢縮回手，沉思片刻，道：「看不出來，這人的掌，還眞是狠的。」

金九道：「可要緊嗎？」

南宮栢道：「不要緊，不過如果瘀血內行，只怕就有妨礙，要快些治。」

瓶姨道：「你能治嗎？」

南宮栢道：「我還沒有那麼高的醫道，我只能再給他服一粒『定神丸』，斂住傷勢，然後，我立刻去接家父來，遲疑不得。」

衆人彼此觀望着。

瓶姨向金九說道：「九叔，您斟酌吧！」

金九道：「也只有這樣，華公子你先用藥，我着人立刻備馬，陪你一道去接令尊大人。」

南宮栢道：「陪我去？」

金九道：「免得路上有所誤。」

「是。」

南宮栢應着，到藥箱裡去配藥物，他本想得手後脫身而去的，這樣一來，他是不容易脫身了，不過，這不是重要的，他本來就有以死相赴的決心。

他調配一劑劇毒的藥，神態自若的道：「請取些溫水來。」

翠兒取來溫水，在旁侍候。

南宮栢走近楚義身旁，道：「請把楚大爺扶起來些，以便服藥。」

瓶姨扶一扶，扶不動，莊客們見有女眷在旁，不敢貿然走近幫忙，金九畢竟是長輩，只得勞動他走上去，幫着扶起楚義起來。

他扶着楚義，剛要欠起身子，忽然從外面闖進兩個人，喝道：「等一等。」

南宮栢料是被人看出破綻，一驚之下，幾乎把手中的藥撒在地下。

衆人齊向來人望去，原來是花滿樓和燕燕。

金九放下楚義，正要答話，花滿樓道：「你們把玄璣子弄到那裡去？」

他的神色頗爲不悅。

金九道：「玄璣子，不是在龍華酒樓療傷嗎？」

燕燕姑娘冷峻的道：「九爺，他不在龍華酒樓，你該知他在那裡？」

金九道：「不知道。」

花滿樓訝道：「不是你們把玄璣子弄走的嗎？」

金九道：「如果是，我敢瞞騙花公子和燕燕姑娘嗎？」

「糟！」

花滿樓道：「這其中一定有蹊蹺，九爺，你請這些人出去，我有要緊話和你說。」

金九目視衆人，莊客紛紛向外走。

瓶姨道：「可是，大爺他……」

花滿樓道：「一點傷，不會礙大事的。」

南宮柏眼見良機將失，舉起手中的藥，道：「二位，先讓楚大爺服下了藥，如何？」

燕燕姑娘伸手把南宮柏手中的藥拍落地上，道：「叫你出去，就快出去，你還有甚麼仙丹妙藥？」

金九沉聲道：「都出去！」

衆人都不敢再言語，悄悄的退出，屋中祇剩下金九，面對花滿樓、燕燕。

花滿樓道：「楚義不聽約束，在這緊要關頭，招惹是非，已經引起府衙注意，九爺，你可知道？」

金九道：「不知道。」

燕燕姑娘粉面含霜，道：「銀子你們收到了，辦的是甚麼事？」

金九答道：「已經招納了許多壯士，近日還有從江北來的，都是懷有絕好武功的人。」

花滿樓道：「欽差衛西河在不在九江？你查明白了？」

金九赧然道：「快了。」

花滿樓憤然道：「快了？刀磨快了？你等着死吧！如果玄璣子是自己離開酒樓的，他就大有問題，說不定，他根本沒有挨打，而且是演的假苦肉計。」

金九道：「可能嗎？」

燕燕姑娘道：「可能不可能，你早該知道的，現在不管用任何手段，都要拖延這件事，使南昌方面有充份時間準備。」

金九道：「如何拖延？」

花滿樓嚴厲的道：「那是你的事，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達到目的。」

他們眼光盯在楚義身上。

金九心裡一沉，說道：「不惜任何犧牲？」

花滿樓道：「要成就大事，就不能不犧牲！」

「是。」

金九應着，道：「現在我們又當如何？」

花滿樓道：「我先看看楚義的傷勢如何！」

他走近床邊。

他伸手拉起楚義的手腕，按着他的脈。

忽然，黃旺倉皇的走進來，道：「九爺，事情不好了。」

金九道：「怎麼了？」

黃旺道：「官兵圍住了莊子，府裡捕頭謝大元帶着人闖進來，說是要見大爺。」

他們三人聽了，都驚慌不已。

花滿樓道：「這麼快？」

金九道：「二位，現在怎麼辦？」

燕燕姑娘道：「可知道官兵是那裡來的？爲的是甚麼事？」

黃旺道：「不知爲甚麼事，聽說兵是位總兵帶來的，也不知從那裡來的。」

燕燕姑娘道：「府衙裡那裡來的總兵？一定是……」

她盯着花滿樓。

花滿樓頷首的道：「嗯！」

黃旺焦急的道：「九爺，您快拿主意，謝捕頭怕是闖進內院來了，要不要召集莊客們，準備動手？」

金九望着花滿樓，花滿樓向黃旺道：「你先出去，就說九爺馬上出來。」

黃旺應聲辭出。

花滿樓道：「九爺，你可以出去了。如果他們查問楚義的事，你就說楚義傷重致死！其他的事，你一概推說不知道。」

金九道：「如果他們要進來看呢？」

花滿樓道：「那是最好不過！」

他把楚義輕輕推起，一掌貼住氣海死穴，陡然吐出十成功力，楚義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金九大驚道：「你……」

花滿樓道：「九爺，九江的事，從現在起全都由你一人負責了。」

金九躬身道：「多謝公子。」

燕燕姑娘道：「我們也要避一避，希望把事情拖延幾天。」

金九道：「如今官兵圍了宅子，二位要走也不易，我叫彭鬍子、斜眼李帶二位走花園門悄悄的出去，他們兩個人在九江熟得很。」

* * *

捕頭謝大元帶着官兵捕頭直入楚家，門上的黃旺既然攔阻不住，見勢不妙，脫身直入內院，通報過金九，又匆匆的迎出來。

他趕到二進院，迎頭正碰到謝大元一夥人，急匆匆的向內走，莊客們一則沒有上頭的話，再則官兵圍了宅子，都袖手在一邊看。

黃旺抱拳，道：「謝爺，我們大爺身子不方便，九爺馬上出來。」

謝大元止步，道：「不方便嗎？」

黃旺回答道：「是，與人動手，受人暗算所傷。」

謝大元道：「咱們進去看看。」

金九這時候面色凝重的緩步踱了出來，沉聲道：「不用去看了，楚大爺傷重……他已經……」

他哽咽着說下去。

瓶姨在房裡聽到了，忍不住的哭了起來。

南宮栢聽了一怔。

謝大元全不理會金九的話，把手一抬，直入內院，大夥兒就像潮水般跟着往內院去。

大夥兒進了內廳，只見楚義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已經氣絕身亡，內廳空寂無人，像一個冰凍的世界。

瓶姨猶如斷了綫的風箏，整個人飄飄緲緲的，不知要飄到那裡去，怔怔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第一個哭出聲來的倒是南宮栢，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爲甚麼而哭。

前宅忽然傳來一聲呼喝之聲，道：「欽差大人到。」

金九這時也感到事態嚴重，却不得不假裝鎭定，冀求隨機應變。

衛西河在官弁護擁之下，直入內廳，金九可沒有想到，甘棠湖畔的算命老道：竟然是個欽差大臣。

衛西河就正位落座，瞟了楚義一眼道：「眞的死了？」

金九道：「回大人，是眞的死了。」

衛西河道：「驗過？」

「是。」

差人立刻走了過去，驗過後，道：「回大人，楚義確眞已經氣絕身亡，不過，斷氣還不久，屍體還是熱的。」

衛西河向金九道：「你是何人？」

「金九。」

衛西河厲聲道：「拿下。」

謝大元和捕快立刻上前拿人，金九退身，道：「小人犯甚麼事？」

衛西河見金九有拒捕之意，淡然一笑，道：「本官早已知道，你平日是幫楚義魚肉鄉民。」

金九聽是這回事，料無大礙，束手就擒。

衛西河在他上綁之後，道：「那還是小事，你竟然敢受寧王收買，招納亡命，意圖作反，大逆不道。」

「這……」

金九嚇出一身冷汗，要想捨命一搏，已經無法脫身。

衛西河道：「從實說來，要犯花滿樓、燕燕在那裡？」

金九答道：「不知道。」

衛西河道：「你就是不說，諒他們也逃不了，李壽、徐童。」

二人同聲應道：「在。」

衛西河道：「趙總兵已在九江內外，佈下重兵，諒他二人插翼難飛，你二人和謝捕頭出去搜搜。」

「是。」

衛西河道：「他二人武功很高

，你們要多加小心。」

「是。」

三人躬身退出。

知府于明志道：「大人，楚宅衆人，如何處置？」

衛西河道：「就由貴府輕重分別處置吧！」

* * *

江口。

和平日一樣的人潮擁擠，和平日不一樣的，是江口上所有渡船，都擁在岸邊，不在渡客，碼頭、路口，到處都是官兵，盤查行人。

梅姑芳心「卜卜」的跳，抱怨道：「看，都是你，如果不逗留，現在豈不是已經在江北了？」

南宮白道：「江南江北都不是我們的家，還不是一樣，我只是奇怪，納悶，這麼多的官兵，究竟是在查甚麼東西呢？」

他不住的搔着自己腦袋。

梅姑思忖之下，恍然的道：「啊，我知道了！」

南宮白道：「妳知道了，就說呀！」

梅姑畏怯的道：「這一定是楚大爺使的手段！」

南宮白不解的道：「哦？楚大爺甚麼手段？」

梅姑說道：「他買通了官兵，要來查我。」

南宮白忍不住的，噗嗤笑了出來。

梅姑道：「你笑甚麼！人家都已經急死啦。」

南宮白道：「姑奶奶，妳值多少銀子？他費這麼大的週章來查妳，不說別的，就算每個官兵喝一口稀飯，要多少米啊？」

梅姑想想有理，道：「那他們查甚麼人？」

南宮白道：「管他們查甚麼人，咱們放下東西，先歇一會，他們甚麼時候查完放船，我們就甚麼時候過江，反正也不着急。」

「唉！」

梅姑長嘆一聲，她心裡還眞着急。

她那雙惶恐的眼睛，不停的向四邊搜尋着，如果有人向她走過來，她都存着幾分戒心，還好，沒有人來，因爲他們坐在僻靜的角落。

南宮白拍拍她的肩頭，道：「妳別這樣魂不守舍的，讓我看着難過，妳坐在這裡不要動，我先過去問問，甚麼時候放船過江？」

梅姑道：「你去那裡問？」

南宮白伸手一指道：「喏！到那邊渡口上一問，就會知道的。」

梅姑道：「你要快回來。」

南宮白一笑，道：「沒有幾步路，一眼就看到了，妳怕甚麼？」

梅姑默默的不再言語。

南宮白把棗木棍和包袱扔在梅姑身旁，拍拍屁股，朝渡口上走去。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南宮白，看着南宮白的影子，也可以使她安心一些。

當南宮白的影子沒入人叢中時，她才目光收回來，掃向四週，這一掃嚇得她楞住了。

她瞠目結舌，驚得連喊也喊不出來。

在距她不遠的地方，正出現了彭鬍子、斜眼李的人影，他們的眼光正投在梅姑身上，臉上露出淫邪、兇惡的笑容。

花滿樓、燕燕走在前邊。

斜眼李向彭鬍子擠擠眼，彭鬍子立刻會意，急走幾步，趕到花滿樓身後，未語先笑道：「花公子，我有個主意，不知道公子贊不贊成？」

花滿樓冷冷地道：「說！」

彭鬍子道：「如今九江各處，查得很緊，楚府被查，說不定欽差大人也已知道公子和姑娘，不過他們却沒有見過你二位吧！」

燕燕不耐煩的道：「別拐彎子，有甚麼話直說好了。」

彭鬍子道：「是，如果我們多一位姑娘同行，那就不易引人注意了。」

花滿樓道：「那裡來的姑娘？」

「喏！」

彭鬍子伸手指着梅姑。

梅姑見他向自己一指，嚇得兩腿都軟了，看看渡口，却沒有南宮白的影子，急得就要哭出來，眞懊悔自己不該一個人留在這裡的。

燕燕姑娘道：「你認識她？」

彭鬍子立刻湊上前去，接口道：「認識，她是我們留春院的姑娘，花名叫小珍珠。」

燕燕看看花滿樓，花滿樓遠遠打量過梅姑，向彭鬍子點點頭。

彭鬍子、斜眼李向梅姑走去。

花滿樓、燕燕遠遠跟在二人的身後邊。

彭鬍子走到離梅姑十步處，梅姑「噗」的一聲跪在地下，雙手捧着一個沉甸甸的布包，流着眼淚哀求道：「彭爺，您就饒過我吧！這三十兩身價銀子，我一文沒動過，你先拿去。」

彭鬍子道：「起來吧！」

梅姑起身，道：「彭爺，您可憐可憐我。」

斜眼李道：「小珍珠，你老老實實的跟我們走，別再說話，過了這幾天，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

梅姑苦着臉道：「我求求你……」

斜眼李搶上幾步，伸手去取梅姑手上的布包，道：「這三十兩銀子，我先替你收着。」

他的手剛抓着那布包，忽然被如風而至，一條快速人影的手按着，道：「慢着。」

斜眼李愕然一驚，回視之際，怒道：「又是你？」

「不錯，又是我！」

一位英俊瀟洒的公子，記得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他就出現在龍華酒家——石俊。

石俊把左右的人瞥了一眼，不屑的道：「怎麼？上次你們在酒樓擄人，這次居然在光天化白日之下搶劫？」

彭鬍子憤然的道：「關你甚麼事？」

石俊道：「太關我的事了，這三十兩銀子，本是我給她的，你們要，就得問問我。」

斜眼李狠聲道：「少爺，你是上次吃的苦頭還不够吧？」

石俊道：「也許。」

彭鬍子向花滿樓、燕燕道：「二位，請稍候，我給他點教訓。」

花滿樓道：「成嗎？」

「成。」

燕燕道：「俐落點。」

「是！」

彭鬍子、斜眼李擺開架式，剛和石俊過幾招，把石俊逼在下風，梅姑忽然放聲叫道：「喂！快來呀。」

南宮白從渡口一陣風的趕了回來，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梅姑道：「他們又要帶我走。」

說着，梨花帶雨，啼哭不止。

南宮白把彭鬍子、斜眼李打量過，哈哈一笑，道：「咦！都是老朋友麼！」

石俊聽得身後有人聲，略一分神，右後肩中了彭鬍子一掌，左腿彎挨了斜眼李一腿，雖然都不是要緊處，却也跌出十數步外。

他二人不肯放手，乘勢掩襲。

南宮白橫身攔阻道：「二位，得意不可再。」

彭鬍子、斜眼李還沒有來得及看清南宮白的面目，只見眼前一片掌影，風聲呼嘯，片刻工夫，各人身上都挨了幾下重的，身體不穩的向後退了數步。

南宮白並不追殺，輕聲道：「把銀子撿起來，好好的拿給我。」

「是。」

他二人兩次敗在南宮白手下，自知不是對手，只有唯唯聽從。

想不到南宮白不凡的出手，却激起了本不想動手的花滿樓、燕燕的豪情。

花滿樓徐聲道：「你們站開！」

彭鬍子見事不妙，急趕到花滿樓身邊，悄聲道：「公子，這個人很厲害，我們現在又有事情，走吧！」

花滿樓眼神突然暴露出殺氣，

切齒沉聲，道：「老虎死了還是老虎，狗活着也不過是一條狗，你們都閉上了嘴，站在一邊去。」

他的手輕輕一揚，把彭鬍子撥出十數步外。

燕燕飄身移位，和花滿樓立刻形成對南宮白的合擊之勢。

南宮白整理一下衣衫，撫撫傷口，打量着二人，道：「從眼神上看，你們兩個人要比他們兩個人高明！」

花滿樓看看他衣衫上的血漬，道：「你受傷了？」

南宮白淡然一笑，模仿花滿樓的口氣道：「老虎死了還是老虎。」

「有豪氣。」

花滿樓讚着，偸步進襲，雙掌拚力齊出，推山式直抵南宮白受傷的脅下。

南宮白受到他隔空的掌力，已感到傷處隱隱作痛，驚愕之下，蓄力沉掌，把花滿樓的掌勢劈開，借震撼之力，飄身向後撤退。

他的脚尚未落地，已感到大勢不妙，一股炙熱的掌力陡然自後襲來，他要擰身閃避，右肩已爲燕燕的掌風掃過。

「啊！」

梅姑驚怒的叫了起來。

南宮白立脚不住，凌空一翻，跌出十數步之外。

渡口上的人羣，見到這裡有人打架，紛紛圍了上來看熱鬧。

花滿樓與燕燕可不願在這熱鬧場合露臉，收住架勢，沉聲道：「走！」

撇下南宮白掠身而去。

南宮白雖然倒地，絲毫未傷，他正在琢磨他二人的武功路數，再決高下，不料他二人突然要去，他把手在地下一按，如矢脫弦，「颼」的攔在二人前邊，道：「走？別那麼急！你們過癮了，我還沒有够啦！」

花滿樓、燕燕立刻分開對峙，道：「難道要以生死相搏麼？」

南宮白道：「不必以生死相搏，但如相搏至死，我也不後悔，能見識二位武功，也是值得的。」

花滿樓望着擁來的人羣，把眼光投向燕燕的臉上。

燕燕沉聲吐出一個字：「快！」

她吐出一個「快」字的同時，拳掌齊出，向南宮白進了五招，可眞是够快。

她眞正的用心，却不是拳脚上的「快」，而是「快」收拾了南宮白好走路。

花滿樓當然是瞭解的，看她助攻的架式，着着要命，就知道她不願多浪費時間的。

可惜，他們低估了南宮白，南宮白從被逼的形勢之下，漸漸穩住，五十招後，他的拳脚已露出功夫，不時的還以奇襲。

三個人打到激烈處，塵土飛揚，化作一團，引得圍觀的人羣不住的吶喊喧叫着。

喧叫聲驚醒了花滿樓、燕燕，他們實不能够再這樣的繼續打下去，現在，他們不想儘快收拾南宮白，他們想脫身已是已經很難了。

花滿樓焦急之下，一聲長嘯，雙掌在南宮白面門一晃，旋身而起，一記旋風腿掃向南宮白耳根。

「南拳北腿」這一招倒頗出南宮白意料之外。

他想挫身迴避，同時又感到燕燕的雙掌十縷指鋒，自身後分插兩肋。

他似乎已陷入死境。

他幾乎沒有脫身的機會。

「啊！」

梅姑驚叫起來。

圍觀的人羣也驚叫起來。

南宮白在危急之下，陡然斂氣拔身，「童子拜觀音」倒縱而起，雙脚「金龍絞柱」，踢打着凌空的花滿樓，雙掌齊出插向燕燕的雙肩鎖骨。

「啊！」

虎吼一聲，天崩地裂。

南宮白跌落塵埃，由於用力過猛，傷口震裂，鮮血隔着衣衫，汩汩而出，他咬着牙，掩着傷口。

他再也無力還擊，只有閉目受死。

他等待良久，花滿樓、燕燕却並未向他襲擊，倒是一隻溫和的手，伸向他的頭上撫摸着，一個溫和的聲音，道：「公子，你不要緊吧？」

他睜開眼，站在他身邊的是衛西河。

他再看被打倒的花滿樓、燕燕，已經被李壽、徐童、謝大元執着。

他在甘棠湖見過衛西河，他茫然的道：「道長，你這是做甚麼？」

衛西河含笑道：「我早給你看過相，你是位有福氣的人。」

南宮白不解的道：「福氣？」

衛西河指着花滿樓、燕燕向謝大元道：「先把他們兩個囚起來，聽候發落，然後再把這位公子……」

他回頭看，不見南宮白，也不見了梅姑，只剩下地上一包銀子。

他極目搜索，再也看不見他兩人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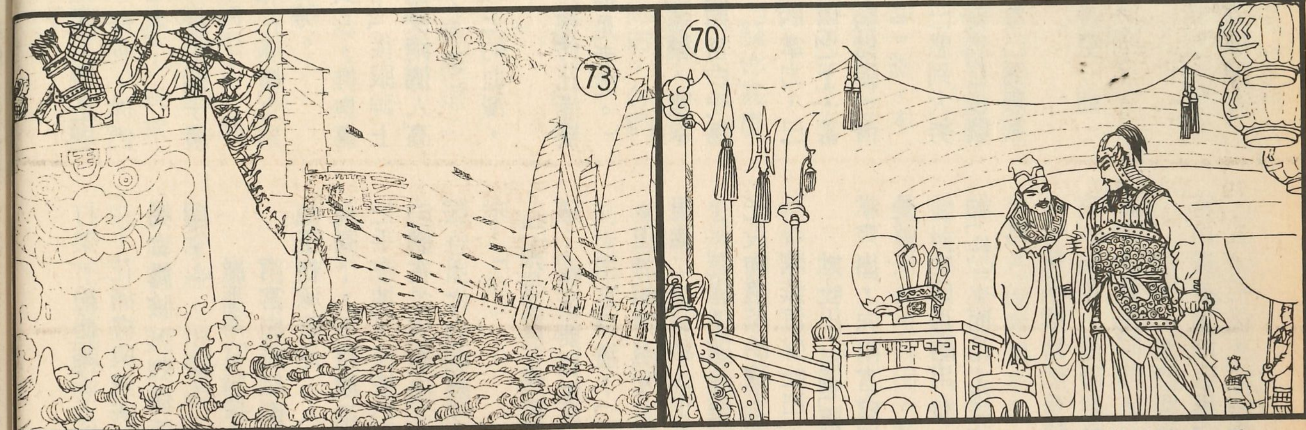
人羣正向着渡口湧，像潮水似的，渡口上船家高聲喊道：「快上船呀，放船過江啦！」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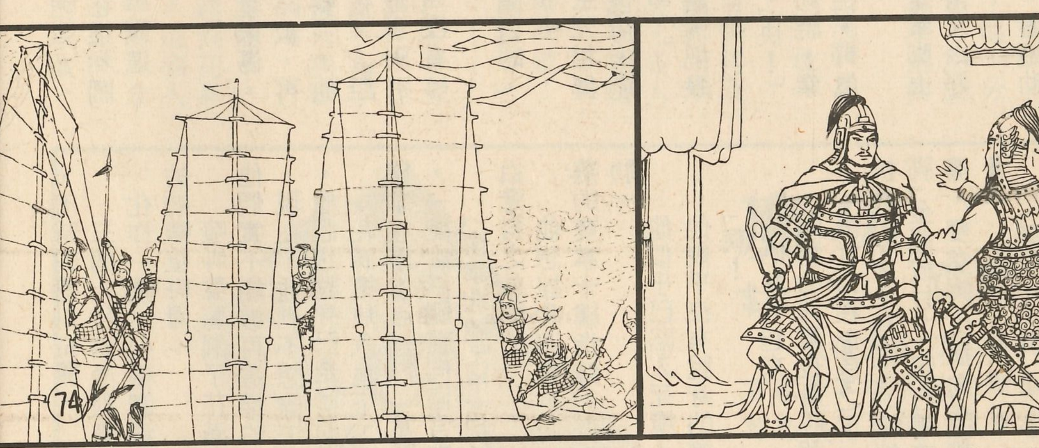
張龍 · 編繪

鄱陽湖大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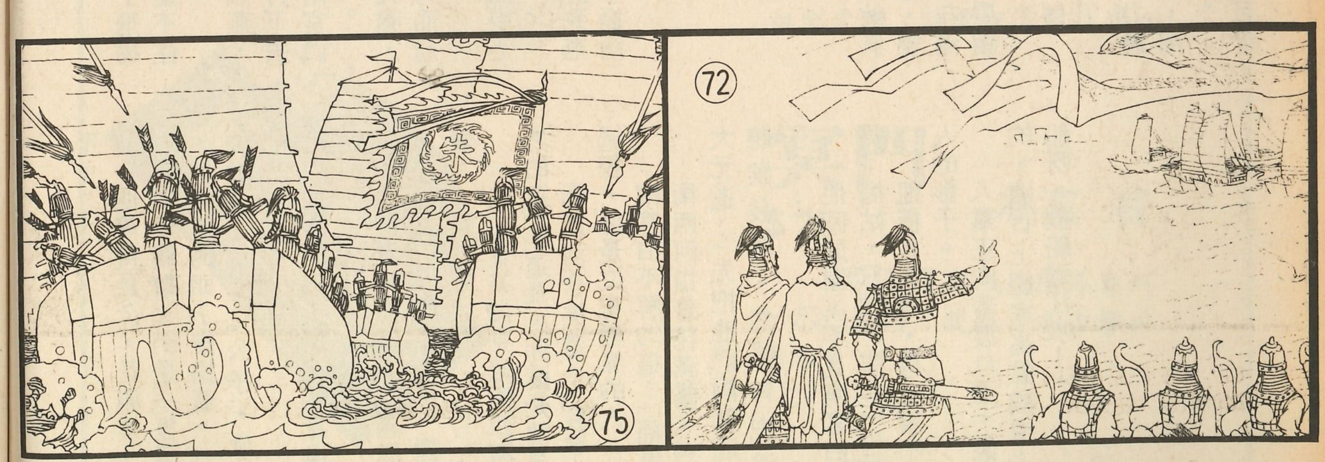
70 接着，劉伯溫又對朱元璋如此這般地說了一番。

73 陳友諒估計是朱元璋領兵進犯，便命令士兵彎弓搭箭，連連發射，哪知船上的士兵像是得了「避箭訣」，竟沒有一個被射倒的。



71 朱元璋聽罷遂令常遇春等進艙，口授密計。常遇春領命而去。

74 敵船越來越近，射箭已無用處，陳友諒命令士兵改用長矛猛刺。



72 天色將晚，水面上果然刮起大風，船頭旗面獵獵作响，正率領士兵駕着大船在水面巡邏的陳友諒，遠遠地看見七條坐滿了士兵的小船順風而來。

75 士兵用長矛刺去，船上的士兵仍然站着不動。他們仔細一看，原來這些都是戴着盔甲的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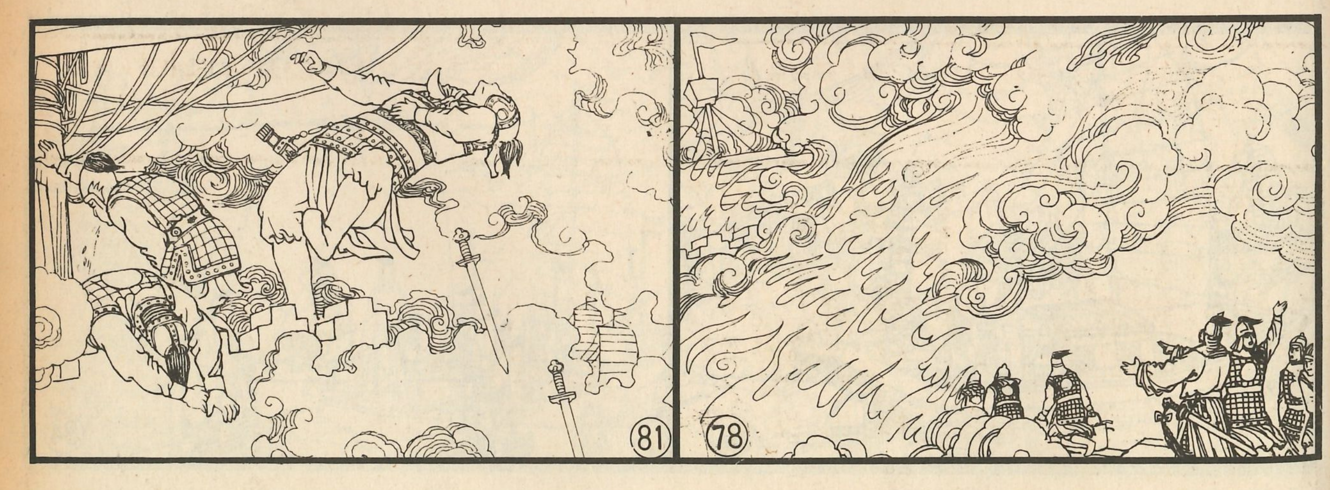
76 不容陳友諒細看，船艙裹突然竄出幾個士兵，他們把澆了油的蘆葦、硫磺、火葯等物紛紛投向大船。霎時間，船上燃起熊熊烈火。

79 這時常遇春又駕舟殺到，弄得陳友諒心慌意亂，叫苦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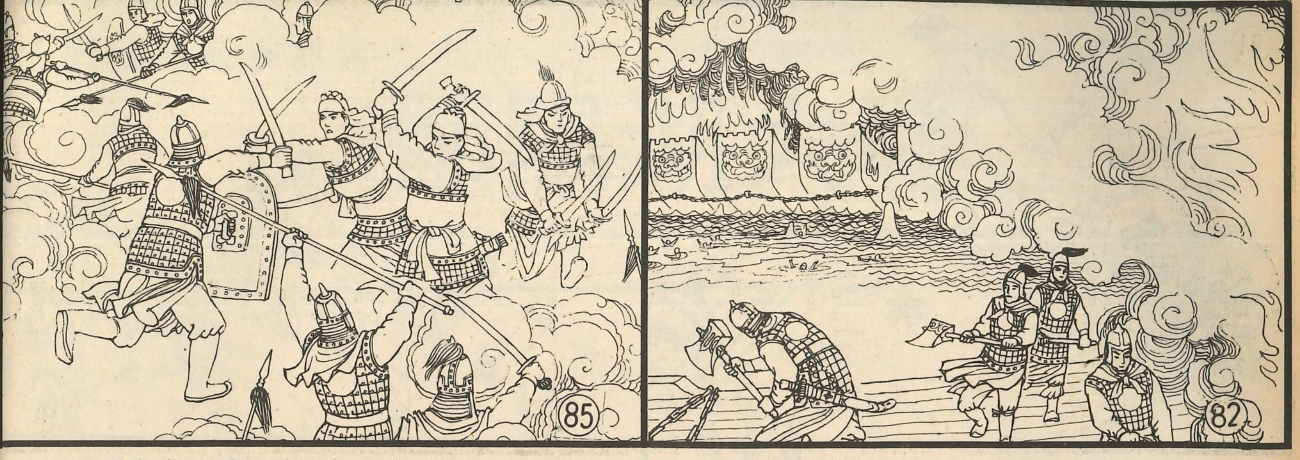
77 陳友諒正在驚訝，忽然從對面船艙裹拋過一個鐵錨掛住了大船。

80 陳友諒的兩個弟弟陳友仁和陳友貴，見此情景連忙挺槍迎戰。盡管他們拼命掙扎，但怎麼也抵不住大風捲着的烈火。



78 陳友諒見事不好，急令士兵滅火，怎奈風助火勢，火借風力越燒越烈。陳友諒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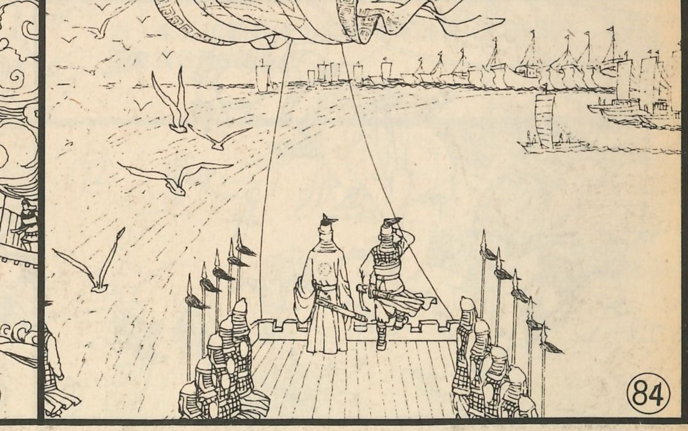
81 陳友仁兄弟和幾員大將，戰不到幾個回合，相繼被烟熏火燒昏倒掉進水中。



82　陳友諒自知抵擋不住，只好帶領戰船西逃。但苦於戰船高大，首尾連接，掉轉不靈；等到砍斷繩索，被燒死落水的士兵已不計其數。



83　正值危機之時，陳友諒乘一小舟逃出火海，咬牙切齒地發誓道：「不報此仇，誓不爲人。朱元璋乘坐的乃是白色船隻，我非毀它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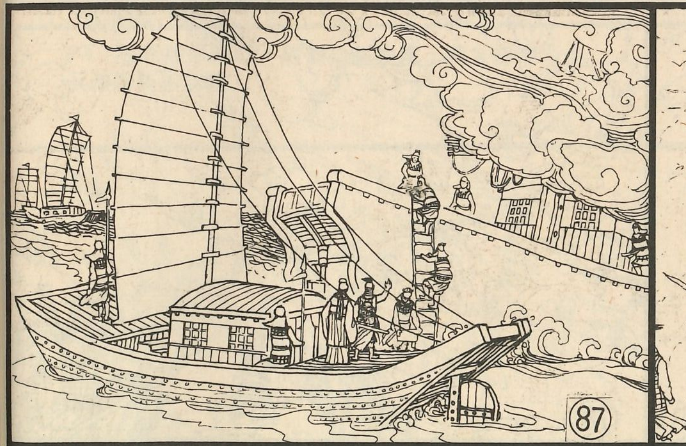


84　第二天，陳友諒率兵東征，命令士兵見白船就進攻。但沒想到，朱元璋率領的水面上的船隻統統是白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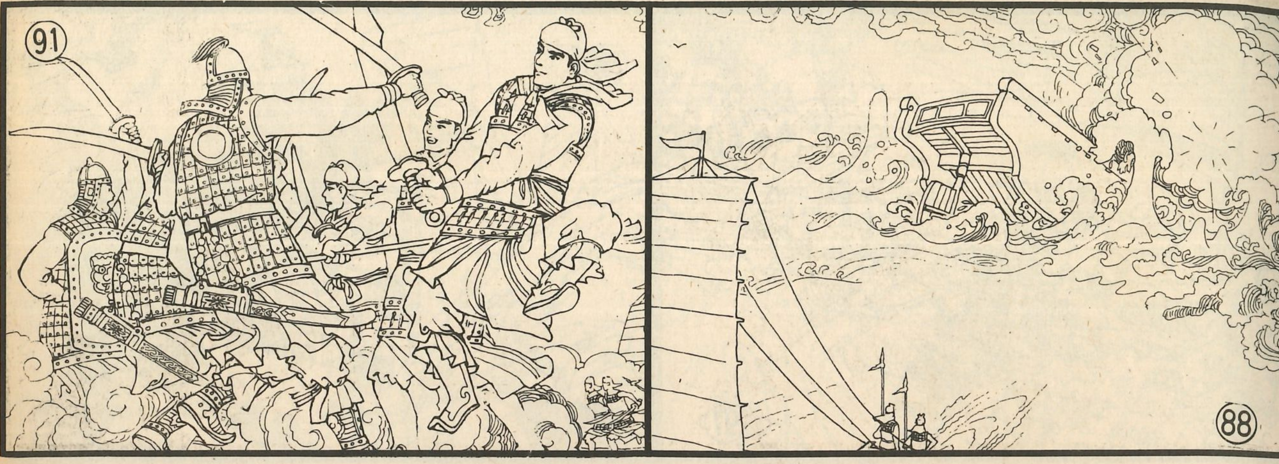
85　陳友諒的計劃又被打破了，各路艦船只好橫衝直闖，胡亂厮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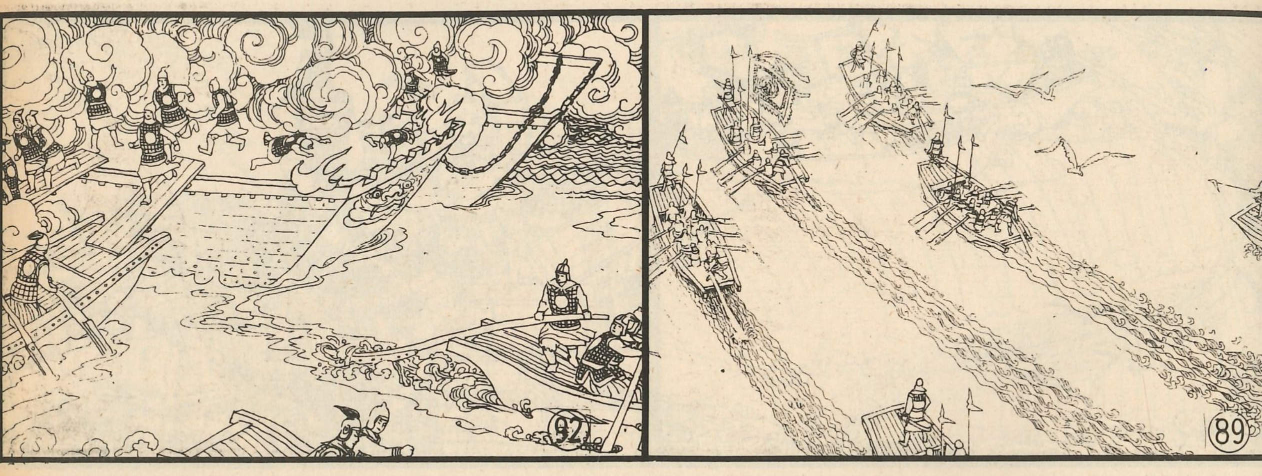
86　但朱元璋軍陣嚴謹，威不可犯，張定邊也帶傷登上戰船觀看，只見朱元璋正站在一條木船上，揮動令旗，從容地指揮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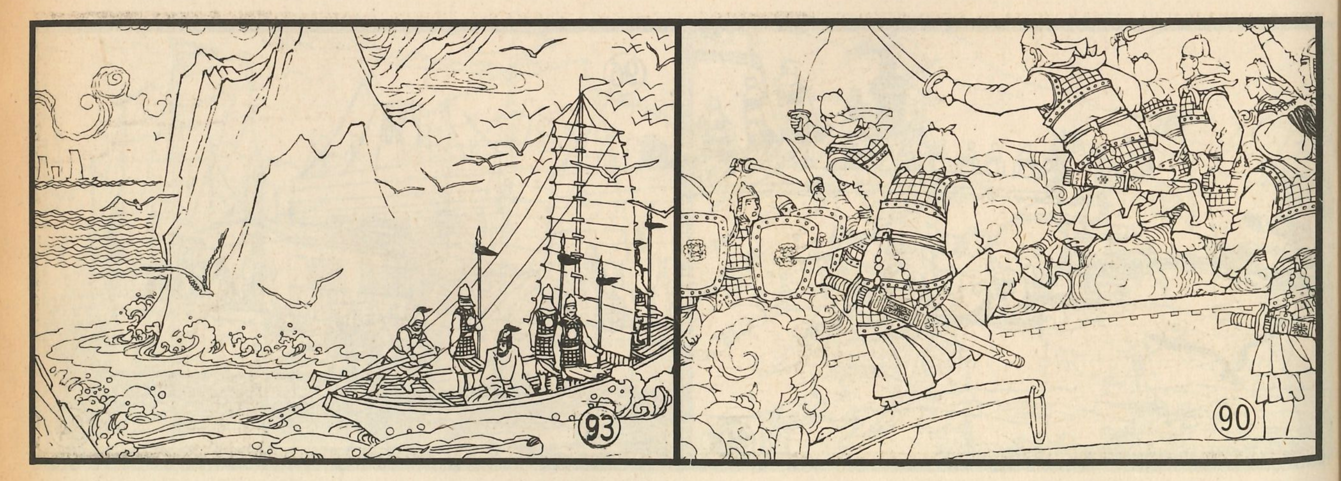
87　此時，一直陪伴着朱元璋的劉伯溫，早已發現了張定邊偷襲的企圖，當即悄悄向朱元璋說明原因，他二人跳下大船，登上一條小船，向一旁划去。



88　朱元璋和劉伯溫的小船行出不遠，只見原來乘坐的那隻大船就被敵人打沉了。



89　陳友諒見朱元璋乘坐的船隻被打沉了，便認爲朱元璋準死無疑。不料，一會兒朱元璋又指揮廖永忠、愈通海駕着六隻小船，衝到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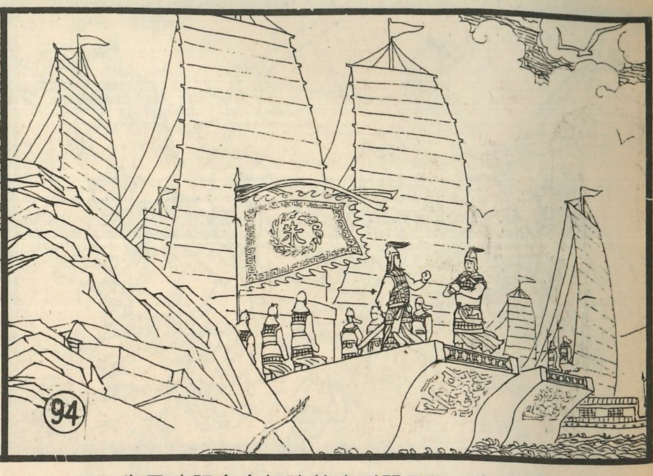


90　陳友諒一見，更爲惱火，但自己的船大，死角多，不易逃脫。朱元璋船上的士兵乘他們不及還手，攀上大船，大殺大砍。

91　陳友諒的士兵措手不及。朱元璋的部隊越殺越勇，喊聲震天，波濤湧起，天昏地暗。

92　陳友諒的戰船由於活動不便，進退無路，士兵只好各自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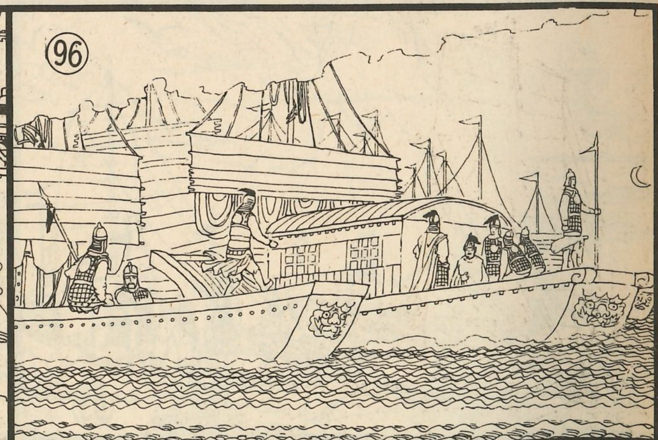
93　陳友諒見船隻被毀，士兵死傷過半，心急如焚，幸巧有隨從保護，才駕着小船衝出重圍，退到湖中的保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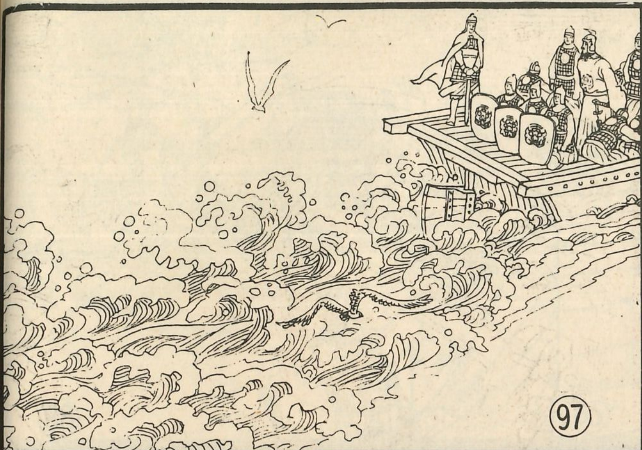
94 朱元璋親自率領諸將追到瞿子口，只因水面太狹，才沒敢冒進。朱元璋爲了監視陳友諒的活動，分兵屯駐湖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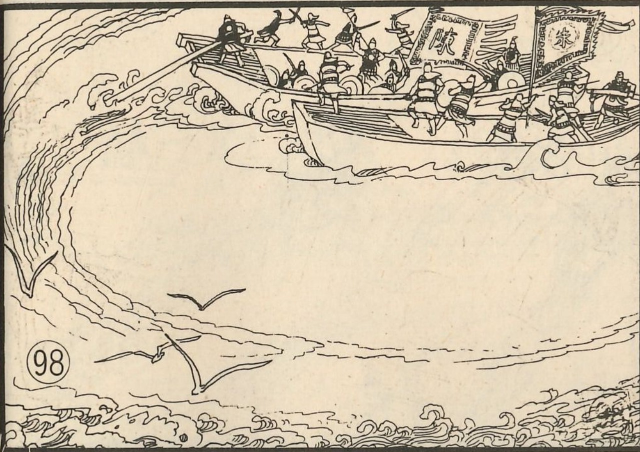
95 爲了防止陳友諒突圍，朱元璋命令部隊在碼頭設置了許多障礙，埋下木樁，同時又準備了幾十箱火葯，嚴陣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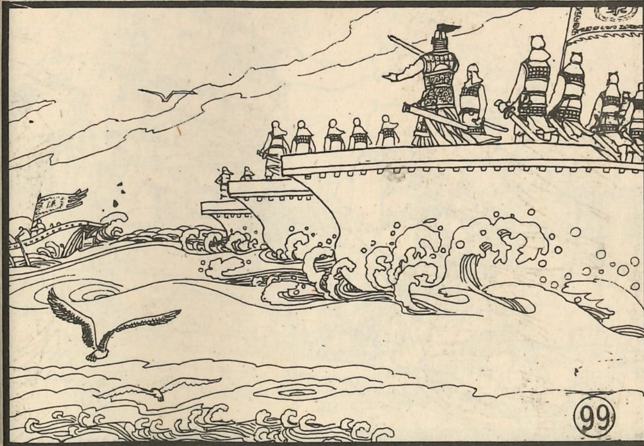
96 陳友諒被圍在湖中，進退無路，眼看船上的糧草越來越少，軍心浮動，只得和將領們商量突圍的辦法。



97 一天黎明時分，陳友諒帶着少數隨從和精幹的士兵，乘船冒死衝出湖口，急逃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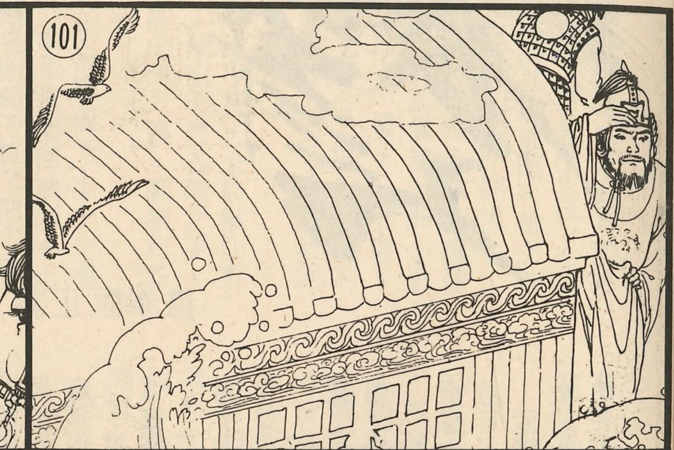
98 朱元璋一看陳友諒突圍出去了，急命各路水軍緊緊追趕。兩軍便又在湖中搏鬥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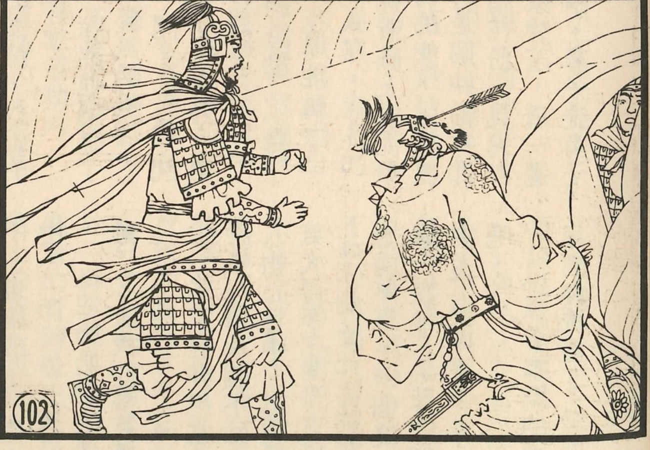
99 戰了一會，陳友諒的軍隊已被打得精疲力盡，只好且戰且退。朱元璋緊追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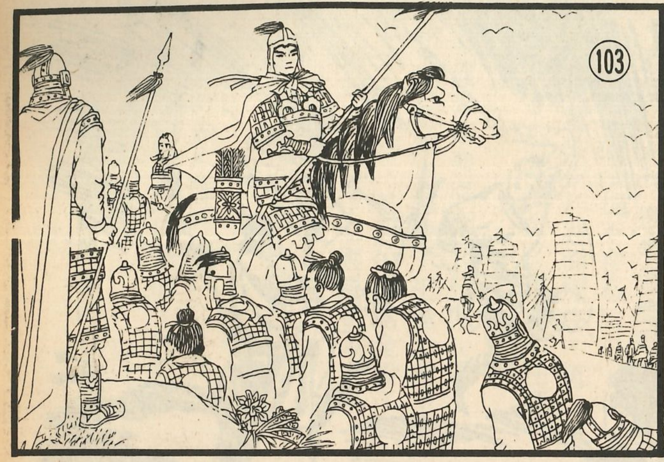
100 陳友諒逃約數里，冷不防前面又殺出許多條戰船來。原來，這是朱元璋駐紮在前面的守軍，迎頭截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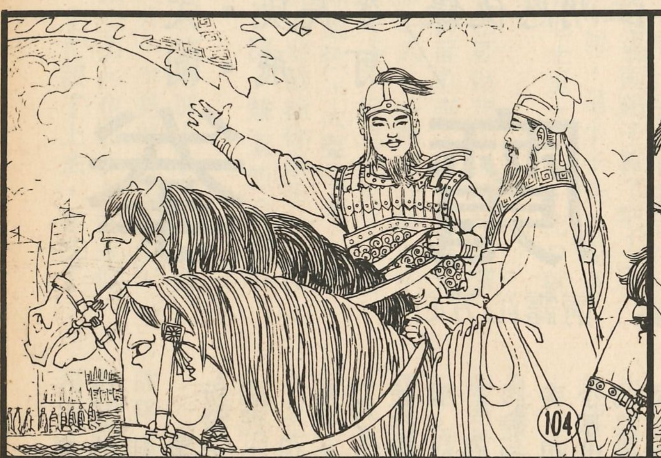
101 後有追兵，前有堵截，陳友諒見情況十分危急，把頭伸出船外，觀看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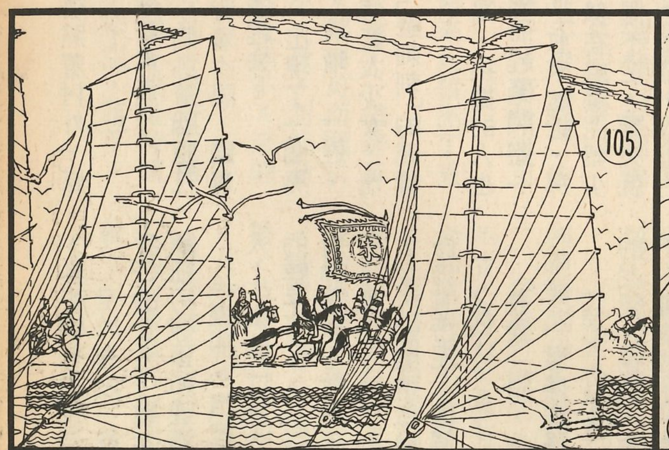
102 突然一箭射來，正好從陳友諒左眼穿進去。他「哎喲」一聲，頃刻工夫，便一命嗚呼！



103 陳友諒一死，他的隊伍紛紛棄械投降。朱元璋馬上命令一支船隊去招降陳友諒的餘部。



104 至此，朱元璋和陳友諒的爭奪戰宣告結束。朱元璋對劉伯溫說：「張士誠乘我進攻陳友諒之機，入我都城，現在該是收拾他的時候了。」



105 劉伯溫點頭道：「主公說得極是，我們該回金陵與張士誠決戰了。」欲知朱元璋與張士誠如何決戰，請看下集《破姑蘇》。

魔拳

江湖恩仇錄／麥長庚・文　可飛・圖

鐵拳匡正義　情露沁芳心

梅雨剛停，夕陽照着村外一條泥濘的黃土路。

蛙聲陣陣，點綴着黃昏。

黃土路上只有一個挑着胭脂花粉擔子的年輕人，背着夕陽，踏着爛泥，向馬家莊那邊趕去。

但路的另一端，出現了一個黑點，急速地擴大，清晰。一近，「獅子花」上伏着一個藍衣少女，清脆的鞭聲中，濺起「潑剌剌」的泥漿聲。

即使少女不吆喝，挑擔的人也該聽到鞭聲和蹄聲而趕緊閃避一旁。但是，「獅子花」愈來愈近，那小販非但未閃避，似在挑選泥漿少的路面走，左右搖擺不定，看來就像是故意擋住少女的去路，找她的麻煩似的。

這可能性不大，除非他過膩了這種終年奔走、沐雨餐風的生活。

「閃開……閃開……快閃開……」第一聲厲叱在十丈外，第二聲已到了小販的身邊。

「你想死！」皓腕急勒，「獅子花」人立長嘶而起，原地轉了一週。小販已經變成泥人了。

小販用衣袖揩抹着臉上的泥漿狠聲罵道：「他奶奶的熊，這簡直坑死人啦……」看清是個妙齡女郎，敢情賣了兩年胭脂花粉，見過無數的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這一遭可不同，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那小嘴在氣極抿緊時，更俏。

至於身段，就更不用提啦，腰身好的女人，騎在馬上，更能誇大纖細的柳腰和豐滿的臀部。

「混賬，自己不知讓路還敢罵人！」刷的一聲，長鞭繞在那小子的脖子上，冷笑道：「楞小子，我看你還敢不敢罵人？」

這小子除了兩眼處的泥漿擦去大半，勉强可以視物，臉上其他部份仍有汚泥，像個大花臉。

「反了，反了，救人啦……」

長鞭一抖，連人帶擔子飛起，「啪達」一聲摔在路邊水中。

「便宜你了！」那少女彈彈褲上的泥漿，揚鞭、夾馬，泥水四濺，不一會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沒入村中。

「他奶奶的，遇上你，算俺倒霉了，俺找你爹算賬去！」

* * *

馬家莊非但在徐州百里聞名，中原一帶那個不知！尤其是在武林人物心目中，馬家莊比徐州府的名氣大得多了。

「獅子花」在莊前廣場一端的水塘邊停下，一個僕人走上來接過馬韁，說道：「莊主剛剛還問過小姐有沒有回來，小姐還是去看看吧！」

「沒有要緊的事情，我就在這兒看你洗馬。」

馬才洗了一半，眼見一個泥人挑着擔子走向馬家大門。

馬伕愕然道：「小姐，這是怎麼搞的？活像一條泥鰍！」

那少女笑道：「來撒賴的！眞難為他，人生地不熟，居然這麼快找上門來啦！」

馬伕道：「這麼說，是大小姐濺了他一身泥漿嗎？」

「活該，老遠就叫他迴避。」

馬伕道：「就算他是個老憨，天下第一莊嘛，那會找不到！只怕他遇上五公子，作小生意的人，怪可憐的！」

這時，那小子朝馬家大門樓上打量了一下，挑着擔子要往裏去。

馬家的大門豈是這麼容易進的？就算進去了也不容易出來，一個衣著華麗的少年迎面攔住，道：「喂！你是幹甚麼的？就這樣往裏面闖嗎？」

「俺是個賣胭脂花粉的小販，在路上被馬姑娘用鞭子把俺的擔子抽到水田裏去，吃飯的家當全毀了，俺娘臨死只留下七兩銀子，作了這個小買賣。本來俺也不想活了，有位好心人指點，叫俺來找馬莊主……」

「去，去！誰叫你自己不長眼睛？那條馬路是我們修的，在那裏吃了虧你得認栽！」

「那條路是你們馬家的人走的，可沒有豎個招牌，莊主要是不肯賠償俺的家當，俺也活不成了！」叫叫嚷嚷的硬要往裏面闖，臉上的泥漿大部份已半乾，裂了開來。

「好小子，你是誠心來找麻煩的！」一脚踢向面前貨擔，那小子不由自主地轉了一週，吼着道：「好啦，你踢人，八成也姓馬的吧？反正俺是豁了出去了！」又往前闖。

馬五不吃這一套，上前揪住那小子的衣領，摔出大門石階之下，這貨擔子已經七零八落，胭脂花粉散了一地。

「五弟，別為難他，」少女走過來，道：「的確是我把他抽到水田裏去的，賠他幾兩銀子算了吧！」

「不！姐姐，這小子是來耍滑頭的，別看他土里土氣的，出口就傷人！」

那小子已經站起來，挑起破爛的擔子又往裏面急奔，世上的確有這種死心眼的人，一頭撞到牆上不知轉彎，這下子不但馬五火了，連少女也有點愠色，大聲喝道：「喂，我已經說過要賠給你銀子，你還往裏闖幹甚麼？難道想挨揍不成！」

由於馬五摔出那小子之後，也跟着走出門外，乍見他又往裏走，怒吼一聲竄上去，也許少女知道他要下殺手，急忙跟了上去，揪住了馬五的右腕，這時那小子已進了大門，轉入通道。

姊弟二人互視一眼，同時愕了一愕，雖說「有理走遍天下」，這句話在馬家莊也能行得通，最低限度，馬家小姐還是講理的人，但是，人類都有積習難改的通病，盛名的確累人，外界的重視和哄抬及過份的自負，使馬家儼然成為一個獨特的地方，他們的樂，他們的怒，應該是武林中共同的樂，他們的怒，武林中都應該怒，似乎馬家的人，包括僮僕在內，都是些美麗的孔雀，隨時都會開屏，見孔雀開屏而不喜悅的人，一定是白痴，馬家不喜歡這種人。

至於賣胭脂花粉這種人，馬家也不欣賞，只不過，這種人有時候能使馬家得到錦上添花的讚譽。

馬五是馬家中最不會「開屏」的孔雀，如果他是個罐子，敲起來可能是最響的。

通常的器皿敲起來比裝滿了東西的更響亮些。

馬五大力掙脫少女，一個箭步就追上了那小子。未經許可而闖入馬家大門內，這是第一次，而這頭一遭的闖入者，居然是個不入流的人物。

剎那間的拳脚交加，擔子支離破碎，那小子像個人球，或是像個較大的毽子，被踢上半空，落下，再飛上半空。

「馬莊主，快救人啦，少莊主要謀財害命啦！」

在馬五盛怒之下一陣踢打，那小子仍能高聲呼救，這對天下第一莊的絕學，簡直是莫大的侮辱，馬五含着森厲的冷笑。「我馬五如果不把你打扁，我就姓牛！」

一個人要把皮球打扁，除非用大於皮球數十倍的物件，重量應比皮球大數十倍或百倍，對準壓下才能爆破，而馬五似乎對於壓爆一個皮球的技巧並不在行。

他只能一拳重於一拳，一脚重於一脚，那小子的身子眞像皮球，碰着的青磚牆上都落下許多磚屑，地上的青石板也有一寸來厚，被震裂了五六塊。

「五弟，不能打了，快住手，再打會鬧出人命的啊！」

就算打鐵吧，再拙劣的鐵匠也不甘心在打了半天之後，那塊頑鐵仍和原形差不多呀。

馬姑娘驚奇地瞪大眼睛，注視着衣衫已被打爛了，幾乎已無法遮羞的小子，通常挨打是弱者的表現，誰會羨慕？但武林中人深知這道理，有時能打不如能挨。

她第一次羨慕一個能挨打的人，儘管她自信當今武林中沒有一個人能這樣毒打她，更無人忍心這樣做。

「住手！」第二道大門內傳出一

聲叱喝，用勁不大，中氣十足，馬五聽到叱喝時已踢出一脚，反而暗暗蓄足十二成功力，踢在那小子的左脅下，然後收手退下。

「混賬，怎可以這樣打人？」天下第一莊莊主馬步青，中等身材，除了衣著樸素，皮膚略黑之外，如果在路上被陌生人遇上，絕不會把他和天下第一莊扯上關係。

主要原因是因爲武功精湛的人，大都精神飽滿，目光烱烱，犀利逼人。而馬步青已是五旬左右，眼下有了些脂肪，看來是眼神呆滯平板，要不，就是失眠，沒有睡足。

那小子被最後一下重擊昏了過去。

「混賬的東西，這筆賬，我先給你記上，來人哪！」

二門內閃出四個痳臉精瘦的漢子，不足爲奇，奇的都是一臉紫色銅錢大的痳子，不知他是從那裏找來的。

「趕快把這個年輕人送到客廳去，看看還有沒有救。」

「是，莊主。」其中一個痳子挾起那小子進入偏院的客廳中，把人放在地上，馬五姊弟被阻於院外。

四個痳子都上前試了那小子的心臟，也都向馬步青搖搖頭。

馬步青也不用去試，他信任這四個部下。在馬家莊，除了馬步青和另外一個人外，「四大天九王」的身手是無人敢懷疑的。

「這……」馬步青不悅地道：「我們馬家的人豈能仗勢欺人！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啓稟莊主，這不能怪五公子，只怪這小子不識抬舉。」略高而有八字眉的痳子是「四大天九王」之首，名叫吳烈，抱拳道：「小姐回莊在路上濺了這人一身泥，由於這少年人不長眼睛，被撞落水田中，前來要求賠償……」

馬步青道：「作小生意的人，全部謀生家當被毀，要求賠償是應該的。」

「是的莊主，小姐本就應允他準備賠償，可是這小子却不識相，口口聲聲要找莊主，硬往裏闖！」

「硬往裏闖也不能打死人，」馬步青道：「事情弄成這樣，叫我如何……」

「莊主，人已經死了，再說咎也不在莊主，莊主一向慈悲爲懷，厚葬他也就是了！」吳烈道：「說實在的，像這種販夫走卒，能死得其所，也是他的造化！」

仁慈有很多種，「吳烈式」的仁慈，馬步青並不滿意，他揮揮手道：「記住，咱們馬家莊在武林中舉足輕重，這類似的事情，以後要絕對避免，好吧！妥善料理他的後事，你們看着處理吧。」

馬步青搖搖頭唏噓的往外走，躺在地上那小子忽然動了一下。

「喂，邪門！還沒有死！」吳烈一嚷叫，馬步青止步望去，那小子兩手抓了一陣，似在找他的擔子，生命雖然重要，只要他這口氣沒斷，吃飯的傢伙就很重要了。

那小子睜開眼睛，橫掃了各人一眼，忽然坐起來，大聲道：「俺的擔子呢？擔子給俺砸了，可對不起俺死去的娘啊！」

吳烈搖搖頭，道：「俗語說：無福之人不葬有福之地，嗨！你如果……」吳烈不能不代他惋惜，大概是要說：「你就這樣停止呼吸，那有多好呢！」

馬步青見多識廣，不論是那一派的武學和人物，都休想瞞得過他，只是這小子能不死，而且也不像受了內傷的樣子，他想不通，因爲剛才他親眼看到馬五最後一脚是全力跺下的，所以馬步青一直在靜靜地打量那個小子。

「小哥，你感覺怎麼樣？」

「俺？俺衹覺得太寃枉，好好地趕路，那姑娘把俺一鞭扯下水中，找上門來要求莊主賠償，你們又打人……」

馬步青說道：「我是問小哥你，感覺身體如何？」

「身體，馬莊主你這可是糟塌人咧！俺的身體本就不賴，十二歲跟費鐵匠做學徒打了三年鐵，十五歲那年，跟賣大力丸和拔毒膏的霍大力霍師父，他教了俺一套大洪拳，霍師傅人是不賴，只怪俺太笨，教三手忘了兩手，霍師傅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揍人，後來俺娘不讓俺學了！可是霍師傅打人俺受得了，和少莊主的打法不一樣咧……」

馬步青瞇着眼道：「小哥，你貴姓呀？」

「俺叫王來順，家鄉的人，全都叫俺大順子。」

「王小哥，你站起來走幾步給我看看！」

王來順站起來，有點不穩，走了五七步，道：「莊主，你放心，俺雖然被少莊主打熊咧，挑擔子作生意嘛，還將就。剛才俺醒來的時候，恍惚聽說要厚葬俺，莊主你也不必費神張羅，就把料理後事的銀子，賞給俺，再買個挑擔子……」

馬步青笑着揮揮手，道：「王來順，你這種小生意，終年奔走，賺點蠅頭小利，實在沒有甚麼出息，我看你……」

王來順說道：「莊主，你這就錯啦，俺娘說，作小生意，苦是苦一點，只要肯努力，積聚點錢，就不用再挑擔子，可以開個胭脂花粉店，賣點細雜貨，要是祖上有德，說不定能開個錦緞莊甚麼的……你可別拿點心不當乾糧咧！」

吳烈哂然道：「眞看不出你這

個鄉下土佬，有這雄心壯志啊！敢情你想當掌柜啊！」

「大叔，你可不能小看人咧，記得俺家鄉有個趙大爺，年輕的時候還賣過魚，也是挑擔子的，三十郞當就熬出頭開了家魚行，當了掌柜的啦！」

馬步青點點頭道：「一個人衹要不怕吃苦，賺了錢不亂花，要開個店當掌柜的，那太容易了，我看你誠實可靠，想留你在本莊幹活兒，每月給你三兩銀子，管吃管住，一年下來，也有三十六兩銀子，至於犬子毀了你的擔子，據說值七兩銀子，我賠你十兩，另外再給你五兩作爲療傷費。」

「這個嘛，俺可得核計核計……」抓抓頭皮，扳着指頭道：「一年三十六兩，三年是……三三見九……三六一十八……是一百〇八兩，莊主，要是俺不用他，放在你的柜上，給俺多少利息？」

馬步青道：「本莊除了設有糧行數家，在山東濟南，以及江蘇鎭江等地開了幾家錢莊，如果你願意留下，也算是自己人，利息可以破例優待厚些，月息一分五厘吧！」

王來順大概又核計了一會，喜形於色道：「莊主，俺決定幹咧，三年以後，俺可以作掌柜開個店子了。」

「很好，王來順，剛來嘛，要委屈你，掃掃庭院，作廚師的下手，要是成績好，就讓你到糧行去幫賬。」

馬步青叫人把王來順帶到內宅，吳烈道：「王來順這個人雖是土頭土腦，可是五公子剛才那一下，就是練家子也會骨折肉碎，不死也會躺上年兒半載的，他看來祇有點外傷。」

馬步青道：「自幼磨練，加上先天遺傳，使他有過人的耐力，鋼要淬煉，人也不能例外。」

「莊主，我總覺得他的耐力太過火了，再說，近來武林中風傳，塞外來了一個高手，叫甚麼『魔拳』的，只是在北京一地，就毀了當地三位名手，在山東烟台市玉皇頂上，一個人一雙拳，當場擊斃由北南下的密宗高手和長白派的掌門師兄弟『冰雪二羅』，莊主叮嚀過要屬下們小心點。」

馬步青道：「王來順不是曾經昏死過去嗎？再說老五的功力，你們也該知道，和他大哥二哥自不能比，比他三哥和四姐也差了一截子，他的重手，一般百姓受不了，自幼受過磨練的人，又當別論，況且，傳說中的『魔拳』是個中年人，年約在四十五至五十五歲之間，王來順也只有二十歲吧！」

* * *

馬家莊一共五進庭院，由三個人打掃，也夠累了。第二天一早，王來順就砸碎了一盆花，馬五聞聲趕來，又要揍人，沒有打服一個土腦土頭的鄉巴佬，馬五認爲是一件憾事。幸虧馬五的二娘出來阻止，王來順才逃過這一次的毒打。

馬步青共有四房妻妾，元配生了老大繼祖和老二繼業，老三繼芳是二房所生的，馬五和馬家唯一的千金馬小怡是三房生的，只有四姨沒下蛋，但吃香喝辣的却是四姨太。

有兩個理由是四姨太吃香的原因，第一，傳說四姨太的母親是日本人，而且是日本三大劍道：「柳生流」、「神陰流」、「北辰一刀流」之一的「神陰流」嫡傳第七代弟子。武功很高，只是馬家的人除了馬步青之外，無人見過她的身手。另外，四姨太二十五歲，剛過花信，比三姨太就小了十二歲，比之已故的元配劉氏，恰巧小了二旬，而且美艷動人。

「王來順，馬家的花沒有一盆不是名種，如果再砸碎一個盆景，小心你的皮。」馬五指着王來順的鼻尖說道。

馬小怡走過來，長髮披肩，一身鵝黃，顯得肌膚格外細嫩，使人有「風味無殊鱗脯，色香倍勝鵝黃」的感受，她對馬五道：「老五，別再對一個下人吹鬍子瞪眼睛的，花嘛，再名貴也不能和人比！」

「小姐姐，妳別管，我總是看這小子不太順眼的。」

馬五走後，馬小怡道：「王來順，以後別惹他了。」

王來順道：「姑娘說得也是，不過俺是個粗人，幹活兒免不了粗手大脚的，五公子揍人，俺倒是不大在乎，弄壞了東西，只要別讓俺賠就行咧！」

馬小怡氣極道：「好好一個人，爲甚麼讓人家揍來揍去的？難道你的皮肉和別人不同？」

「皮肉就是皮肉，會有甚麼不同？只不過俺也知道，打人也是很平常的！」王來順往外一看道：「昨天五公子打俺，不也累得呼呼直喘氣嗎？」

馬小怡瞇着眼打量着他的背影，怔了半天，搖着頭嘆了口氣，道：「這個人只要再斯文點，那就甚麼都好了。」

王來順在打掃馬步青的書房，這時馬伕孫九走過來，道：「王來順，大門外有個姐兒找你，說是你的阿姨。」

王來順丟下掃帚就往外走，孫九低聲道：「傻小子，想不到你這麼土頭土腦的，居然有這麼一位俊俏的阿姨。」

「孫大哥，這是甚麼話？俺雖然是土一點！俺的祖宗三代可不土

啊，俺祖父當年在直隸作過一任候補道，俺爹也是唸書人，要不是死得早，中舉人準有他的份！」

馬步青在書房中聽到了，他大聲道：「孫九，不論是誰的親戚，既是遠道來的客人，在禮貌上都應該讓他進來坐坐。」

「是的莊主！」

這時王來順已在大門外，見到了一位衣著樸素，却十分嬌嬈動人的女郎，他低聲道：「妳這麼快就來了？」

那女郎低聲道：「事兒不是說定了嗎？」

「可是我始終不太贊成這種辦法，鍾老爺子就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嗎？」

「怎麼？你要變卦？」女郎臉色沉了下來，一個好看的女人，即使發怒，也不會有損她的美。

「變卦？那怎麼會呢？只不過妳來得早了些，我在這裡還不熟，人家會不會招待妳這位遠來的堂客？」

女郎道：「放心，事先再三研究過，八九不離十……」

孫九在通道處已嚷叫道：「來順老弟，莊主的爲人你不知道，就是下人的親朋好友，凡是遠道來的，都要請進去坐坐。」

王來順大聲道：「阿姨，聽見了沒有？俺說過，莊主爲人隨和，不擺架子。」

那女郎笑笑道：「來順，你來了才不過一天，阿姨怎好意思進去打擾？就在這兒說幾句話，我也該回去了！」

「不！姑娘一定要進去坐坐。」孫九道：「莊主親自交代過，姑娘如不肯進去，小的沒法向莊主交代。」

「阿姨，妳就進去坐坐吧！莊主對俺還不錯，每月給俺三兩銀子，俺計算過，三年以後，俺要開個細雜貨店，到那時候，俺死也不會讓阿姨再拋頭露面啦！」

孫九領着姑娘往裡走，客廳窗內有一雙烱烱眸子，這雙眸子看着王來順和這位姑娘顯然不同。孫九是馬家的老僕人，心中有數，到了客廳外的甬道處，大聲嚷叫道：「莊主在家，來順老弟，何不讓你阿姨見見莊主？」

「請進來！」馬步青在內道：「只要是本莊的客人，都不要見外。」

王來順和他的阿姨進入客廳，孫九世故地看着主人的表情，既然莊主半睡不醒的眸子發了光，他就該獻上茶點，這是沒有甚麼成規的，有時候武林稍有名氣的人物來此，茶是必備，點心則未必會有。

這種小聰明，大概是馬伕孫九能入客廳獻茶，常常接近主人的緣故吧！

「稀客……稀客……來順，快請你阿姨入座，自己人嘛！千萬別見外。」馬步青很少有笑容，如果他笑，總是在適當的時候。

孫九退出時暗自想着，也許不久的將來，馬家要添一口人，辦喜事。

「俺這個人眞是的……」王來順搓着手，道：「阿姨，這就是馬莊主……莊主，這是俺娘的二妹，俺娘臨死的時候，特別交代二姨照顧俺……」

「來順，在馬莊主面前嚕囌這些幹甚麼？」那女郎喟然道：「大姐去世的時候，特別叮囑我，不要讓你東漂西泊，常換行當，你的小生意不是作得不錯嗎？爲甚麼要改行？」

「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

王來順道：「俺娘姓趙，阿姨也姓趙，她叫趙雪娥。」

「人美，名字也高雅。」馬步青道：「趙姑娘府上是……」

「河南鄭州。」

「這麼遠路程來探親，眞是難得！」馬步青道：「這件事說來本人十分之內疚，犬子和來順發生了誤會，毀了他的挑擔子，本人過意不去，決定留下來順，先在敝莊做點零活兒，稍後，派他到糧行或錢莊去。」

趙雪娥嬌聲說道：「來順爲人憨厚，是個倔性子，謝謝莊主提拔他，只怕他笨拙，不堪造就。」

「那裡，有些人開竅較晚，本人取士取之以忠厚誠實爲主。」馬步青道：「來人哪！」

孫九的預測，有實現的趨勢，應聲站在門外。

「交代馬總管，爲貴客準備一個清靜的院落。」

「馬莊主，這不敢當，小女子看看來順，馬上就要回去，來順既然安定下來，小女子也放心了，莊主千萬……」

「那怎麼成？」馬步青朗笑道：「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如不接待，本莊豈不有慢客之嫌嗎？」

總管馬彪，是馬步青的堂侄，凡是當總管的人，八面玲瓏是應該做到的，當馬彪引客人走出客廳時，馬步青好似年輕了許多，目光一直未離開過趙雪娥的腰身，可惜目光不能隨着通道轉彎。

馬彪返回客廳的時候，道：「眞看不出，王來順有這麼一位標緻而大方的阿姨……」

「說得是！」馬步青踱着步道：「不過王來順的家世，不能以他這一代來衡量，他的祖父曾在直隸作過一任候補道，他的上一代，也是讀書人，所以，他外祖的家世，也不會太低……」

「是的大叔，趙姑娘人品好還在其次，難得的是那種不卑不亢，寵辱不驚的風度。沒讀過書的女人是做不到的。」

「你的看法很有見地。」馬步青停下來，道：「馬彪，我第一眼看到趙姑娘就很投緣，依你看，有沒有可能？」

在馬彪心目中，馬步青的盛名加上他自己拉攏的技巧，那還有不成的道理？只是聰明人作事總會爲自己留點餘地。

馬彪道：「這……以大叔的盛名和富甲武林的財勢，要是不成，趙姑娘豈非不識抬擧了麼？」

「可是趙姑娘那麼年輕，大叔已這把年紀了！」馬步青自嘲的道。

馬彪正色道：「大叔這是多慮的，您雖然將近五旬，表面看來，不過四十許人，再說四嬸嫁到馬家，才不過……」

「好，這些都不用說了，論家世，人家雖不是門當戶對，却還是個黃花大閨女，這件事嘛，就交你去辦。」

「大叔放心，小姪理會得。」

「慢着，人家第一天來，千萬別提，明天再說罷！」馬步青道：「交代下面，小心侍候着。」

「是，大叔，小姪不會使大叔失望的。」

聰明人終於說了一句謊話，馬彪不聽明嗎？當然不，在馬家當總管，恐怕比在大內當的內務府作總管還要難，大、二、三、四房各有班底，也就是說她們都有兒女，有兒女在一個大家庭中就有份量，四房雖未生育，過去却因年輕貌美，而身手也高，格外得寵，而馬彪在這情況之下作總管，居然幹得面面俱到，不能說他沒有點鬼名堂。

現在趙雪娥和王來順在交談。

「別忘了，我們父女是爲你助陣，代你復仇的，一切計劃必須按計行事，一旦荒腔走板，哼！別以爲我危言聳聽，馬家莊可不是來去自如的地方！」

「這個我知道，老伯和妳的盛情，我早已銘記在心，但是，寃有頭，債有主，我不主張太……」

馬彪帶着三個年輕使女進院中，趙雪娥使個眼色，王來順連忙退出，道：「馬總管，您這樣張羅，俺怎敢當呀，再說，俺阿姨祇是歇息一天，最遲明天晌午就要走了！」

「這是那兒話，趙姑娘跑了這麼遠的路，馬莊主能讓趙姑娘明天就走嗎？」馬彪揮揮手，三個使女，一個抱着嶄新的寢具，一個端着盥洗用具，另一個托着小盤，把一碗銀耳羹放在外面几上，道：「姑娘，趁熱吃了吧！妳要是客氣，莊主會責怪小婢的。」

趙雪娥道：「馬總管，來順在貴莊不過是個下人，莊主這樣費神張羅，我是更不敢久耽了！」

「不！趙姑娘，妳要是以世俗的眼光看本莊莊主，那就錯了，莊主好客，賓至如歸，天下聞名。」

馬彪道：「馬家莊號稱天下第一莊，不僅因爲家大業大，武功也名震武林江湖，而是莊主文明隨和，以誠待人，從不分主僕貴賤。妳要是明天就走，莊主會很難過的。」

「這……那我要住多久？」

馬彪道：「姑娘如果信得過我，住上十天半月絕不算多，就算急於回家，也該在五七天之後……」

王來順道：「馬總管，俺知道莊主是大好人，可沒想到這樣好客，俺是粗人也不會說話，俺簡直想哭啦……」

馬彪確有一套說服的力量，帶走了三個使女時，回頭向趙雪娥曖昧的一笑，她也向馬彪笑了笑。

* * *

馬彪封鎖這個消息夠嚴密，可是四姨太在第三天上午就知道了，岩下貞子並不以爲馬步青眞會再來一房，但爲保護這份獨佔的寵愛，她立即派人以家中發生大事爲由，飛騎召回老大和老二。

老大繼祖，在八十里外鎭上管理一家糧行，老二繼業則在百里以外照料兩家糧行，他們最快要到晚才能趕回家來，但午時稍過，岩下貞子來到西偏院中見到了趙雪娥，支走了小婢，道：「趙姑娘，恕我打擾妳。」

「這大概就是四夫人了吧？」趙雪娥連忙見禮。

「趙姑娘怎知道我是四夫人？」

趙雪娥道：「小女子雖然才到府上三天，府上的上下人，那個不說四夫人最年輕，也最美麗的？」

岩下貞子似乎不吃這一套，冷漠地道：「比起趙姑娘，恐怕我既不年輕，也不是最美麗的了！」

「那裡……夫人妳……」

「咱們還是閒話少說吧！趙姑娘，莊主是我的丈夫，我對他自然很清楚，他甚麼都好，就有一樣短處，那就是好色。」

趙雪娥道：「這一點，小女子可眞看不出來了。」

「等妳看出來的時候……」岩下貞子哂然一笑，道：「恐怕妳這條小魚，只剩魚頭和魚骨了！」

趙雪娥雙手抱肩，怯怯地道：「這眞看不出來，我……我該怎麼辦呢？」

「問得好！妳要是請馬總管爲妳想辦法，妳得認命，況且，莊主共有四房妻妾，就算妳不在乎他的年紀，只是爲了馬家的財富，馬家人丁多，將來分到妳的名下……」

「夫人，妳這話不是太……」

「對不起，我是一份好意，妳別多心，我問妳，妳想不想走？」

趙雪娥道：「我怕死了，恨不得馬上生出一雙翅膀。」

「好，現在祇有我能救妳，從現在開始，不動聲色，今夜三更，在這裡等我，我送妳出去。」

「謝夫人救命之恩！」趙雪娥要跪下，岩下貞子一扶，捏了她臂部一下，疑心消失了大半。

岩下貞子走後，王來順進入西偏院，道：「果然不出所料，一切都很順利，不過這女人必須交給我。」

「當然。」趙雪娥道：「不過千萬別大意，馬家老大和老二今夜會趕回來。」

王來順道：「這個我知道，但四姨太的院落是禁地，他們不敢進去。」

黃昏時分，老二馬繼業和派出去的人趕回，據說老大因糧行今天進了五千石糧，須親自照應，分不開身，明後天才能趕回來。

「爹，孩兒回來了，關於那件事，您是否再考慮一下？」

馬步青愕然道：「繼業，你不在糧行照料，回來幹甚麼？你說那件事是……」馬步青自然能猜得到。

「爹，不是您派人去找大哥和我，說是要商量一下有關姓趙的姑娘和您的事……」

馬步青臉色一沉，道：「爹如果以爲這件事做得，自己可以決定，和你們商量甚麼？」

馬繼業道：「爹，孩兒本來不敢管這種事，可是孩兒也知道，這不是福，太多了是煩惱，再說四姨娘還很年輕，才過門……」

「混賬！你敢教訓爹嗎？爹並沒有召你們回來，大概是四姨娘冒我名召你們回來的。她以爲這辦法有用。哼！我要做的事，誰也阻擋不了。」

「爹，近來風傳『魔拳』南下，很可能把我們當作下一個目標，此時此刻再……」

「住口，這裡沒有你的事，你就回去吧！」馬步青道：「爹這把年紀，那還有這份心情，主要是終日面對一些話不投機的女人心煩，那位趙姑娘家很好，溫柔大方……」

「爹，難道四姨娘您也討厭了嗎？」

「混賬，你在責備爹喜新厭舊嗎？貞子是個東洋女人，風俗習慣不同，總感覺得格格不入。」

馬繼業道：「爹，既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

作父親的尊嚴是一回事，教道兒子又是一回事，一個耳光摑過去，馬繼業不甘被摑，閃了開去。

不管有理無理，打不到兒子，馬步青大怒，喝叱道：「畜牲，你簡直造反了，還不給我跪下。」

馬繼業道：「爹，你行爲不檢，爲老不尊，孩兒不能接受處罰！」板着臉衝出，馬小怡追出大門外，道：「二哥，爹就是錯怪了你，你也要原諒他。」

馬繼業飛身上馬道：「長輩教訓晚輩，是理所當然，但目前本莊危機四伏，爹竟不理正事，又有納妾之心，我寒了心，就讓爹一意孤行吧！」揚鞭拍馬絕塵而去。

* * *

老大未回家，老二被氣走，老三馬繼芳一向不管這些事，也許他最聰明，知道管也沒有用吧！因此，岩下貞子和趙雪娥的約會，可以順利進行。

三更稍過，岩下貞子來到了偏西院中，趙雪娥已在等候，桌上放了一封道歉信，表示家有急事不得不辭而別，岩下貞子看了一下，認爲滿意，她扶起趙雪娥，輕車熟路，出了馬家莊院，在三里外的柳林中停了下來。

「就在這裡分手吧。趙姑娘，明天一早，我會通知王來順一聲。」岩下貞子和藹地和她作別。

「別了！四夫人，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見到妳，只怕沒有機會了！」

「是的，沒有機會了，妳就趁早走吧！」

趙雪娥出林往南走，岩下貞子在腰間取下長劍，這柄日本式的劍，殺過不少的中原武林人物，而且都是有頭有臉的，但用這劍來刺殺不會武功的女人，還是第一次。

她本來可以用手來殺她，只不過，岩下貞子相信用劍殺死一個曾想奪愛爭寵的女人，能使快意恩仇的效果更好些。

讓自己所恨的人看到冷森的劍芒，發出求饒的悲泣聲，才能達到眞正洩憤的目的。

岩下貞子冷靜的含着冷笑，正要長身追上，背後有勁急的衣袂破空聲，急忙打住回頭。

密集的枝葉陰影，洒落在來人那張憨厚的臉上，岩下貞子偏着頭，瞇着眼道：「你不是王來順嗎？」

「沒錯，只不過這個土氣的名字在天下第一莊首次派上用場。」

「嗯！裝得很出色，只可惜裝假和表演都救不了你！」

王來順道：「岩下貞子，自妳離開東瀛三島，來到中國，一共殺了多少個中國人？」

「懶得記這筆賬，你是爲我而來？還是爲馬步青而來？」

「很抱歉，以妳份量來說，自然不會爲妳而來。」王來順道：「七年前，妳大約才十七八歲，在玉門

關殺了一個名叫唐傑的鏢師，把五十萬兩鏢銀送給馬步青，可有這回事？」

「你是唐傑的甚麼人？」

「他是我的叔叔，而我却是他一手撫養長大的，要不是死裡逃生的一名趟子手看到妳的眞面目，要找妳可眞不容易！」

岩下貞子笑得花枝招展，道：「連唐傑都沒有接下我十招快劍，你憑甚麼？僅憑皮粗肉厚能挨兩下子？」

「只可惜妳所見過的中原武林人物，都是三流以下的，亮劍吧！」

趙雪娥走了回來，向王來順抬抬手，道：「小唐，這裡交給你，料理後盡快趕回去，我可先回去啦……」「刷」地一聲，林中頗暗，岩下貞子定定神，人影已消失在濃蔭中。

岩下貞子自信是個一流高手，而對方本有二對一的機會，居然放棄，把她自己交給一個賣胭脂花粉的土鄉巴佬。

岩下貞子拔劍縱身攻上時，幾乎同時，王來順換了三個方位，夜風、柳浪和浮動的陰影，更加深了岩下貞子的寒意，出劍越快，寒意越深，只要是有形之物，以她的快劍和詭異的劍式，怎會劍劍劈空？面對這個土鄉巴佬，她怒極而悲哀。

岩下貞子剎那間掃出二十餘劍，這個土鄉巴佬居然仍是赤手空拳。

「颯！颯！颯！」岩下貞子再次捲出重重劍浪，林中暗，貞子的眸子却更亮，甚至於不敢眨眨眼，出道這些年，扎手人物見過不少，在她的快劍之下，還沒有人敢赤手空拳與她相搏的。但是，不論出劍如何迅速，那伸縮如電的人影始終不離左右，彷彿是他雙手飛旋，那憨厚的面孔含着令人戰慄的冷傲，道：「岩下貞子，我要妳付出的就是這些，不僅是最後要命的一擊，那是本，這是利，妳懂了嗎？」

「王……來順……不，姓唐的……你大概就是那個……」「蓬」地一聲，剎那間不可思議的一拳，順着劍浪捲了進來，正中貞子的左肋。

這不是拳，她以爲這是鐵鎚，身子摔了出去未落之前，一蓬血雨又噴洒而下。

像一聲焦雷後，立刻萬籟無聲地靜了下來，只有柳浪和遠處的虫鳴之聲。

* * *

早上，馬步青在他的客廳中不安地踱着，馬彪在門外道：「大叔找我？」

馬步青道：「貞子不見了，你是總管，應該知道！」

「大叔，小侄這個總管，權力也很有限，大嬸，二嬸和三嬸院落中，我可以隨時去走動照料，只有四嬸的院落，沒有特別緊要的事，我是不便進去，況且大叔過去交代過……」

「我是問你有沒有看到她出去，或者聽到她院落中有何動靜？」

「沒有，大叔，不過每天晚上三更左右，小姪總要查更一次，才敢去睡，昨夜查更，在四嬸院落後牆脚外，聽到她在後院中哭泣……」

馬步青一怔道：「哭？不會吧？貞子和一般女人不同，遇上不能解決之事，她會覺得用劍比用眼淚好些。」

「是的，大叔，我的確聽到她哭泣，不過這件事又不同，如果她要用劍，自不會對付大叔，以四嬸的身份，她的劍雖快，又豈能去殺一個不會武功的少女？」馬彪道：「我相信四嬸是爲了這件事，不知是誰洩漏了消息？」

「你是說，她一怒之下，既不能動武，自知找我也未必有用，就悄悄走了？」

「大叔，小姪以爲十分可能，她和另外三位嬸嬸不同，她沒有子女，沒有顧慮。」

馬步青道：「你既然相信這件事情是這樣的，一大早發現她不見了，有沒有派人去找？」

「大叔，小姪再馬虎，也會想到這一點的，派出四撥人，分四個方向，各追出十五里，大概也該回來了。」馬彪道：「大叔您是知道的，四嬸不走則已，如果非走不可，以她的脚程，就是黎明前才走的，恐怕也追不上了。」

馬步青道：「這女人眞是想不開，她會到那裡去呢？」

「大叔，記得妳會說過，這幾個月來，四嬸時常想家，這次出走，很可能到連雲港，搭船回國。」

「嗯！這很可能，你馬上派人到連雲港去看看。」

「大叔您是知道的，派下人去找她，就算遇上了，又有甚麼用？小姪以爲，至少應該派繼祖和繼業兄弟去一趟才行，要不，派繼芳去也可以。」

「你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馬步青道：「平日他們兄弟就不大尊重貞子，如今她自己走了，在繼祖和繼芳的母親來說，豈非正中下懷？派他們兄弟去，也不過敷衍一下，在外面兜個圈子玩幾天，回來交差了事。」

「大叔說得是，你看我去一趟如何？」

「由她去吧！她也許只是使使性子，過幾天會回來的。叫你辦的

事如何？」

「大叔交代的事，小姪已經辦得差不多了，趙姑娘本來不願意，主要是因爲太倉促，也怕人說閑話，後來，小姪又在王來順面前下點功夫，王來順感激大叔的好客，他的勸解很有用……」

馬步青似睡未醒的眼睛又發了光，道：「很好，她怎麼說的？」

「趙姑娘說，家裡也沒有甚麼人，她可以自己作主，只是這件事不能馬虎，必須舖張一下，表示明媒正娶。」

「當然，馬彪，你看着辦，告訴她，如果她不怕勞累，將來由她當家。」

「是的，大叔，記得大叔有串名貴的珍珠，可否先送給趙姑娘作爲……」

「那是貞子的東西，萬一她回來看到，恐怕不太好吧？」

「大叔放心，依小姪看，四嬸走了，就不可能再回來。」

馬步青沒有說甚麼，反正叔侄兩人有個共同的想法，走了的人不會回來，而其中一個更知道，永遠也回不來的。

這時廚房中傳來怒罵和喝叱聲，廚師劉冲，是馬步青的老部下，非但身手不差，也會做幾道名菜，因此，廚房是禁地，除了幾位夫人、公子、小姐和馬總管，任何人進入廚房，被他打了只有認栽。

馬小怡來到廚房門外，發現劉冲在怒打王來順，一面大罵道：「鬼兒子，你是誠心找老子的痳煩，不要說燒了你一條褲子，就是燒了你的人，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劉冲，住手！」馬小怡叱喝阻止，劉冲仍然揍了三拳四脚，王來順在地上滾動，馬小怡抬臂擋了劉冲一拳。

「小姐，妳這是……」劉廚子已被震出兩大步。

馬小怡道：「劉廚子，你在馬家已經夠威風的了，你就是把他打服了又如何？」

劉廚子喘着氣道：「小姐妳是不知道的，這個鬼兒子藐視灶君爺，格老子也沒有把我劉冲放在眼中。」

「甚麼？他藐視灶神？你倒是會找理由來整人哪！」

「小姐，這個鬼兒子又土又不老實，他昨天晚上在廚房洗褲子，洗好就掛在灶上烘烤，小姐你說說看，他是不是藐視灶神爺了？」

馬小怡對王來順有一種特殊的看法，總覺得這小子有太多不同常人之處，上次被馬五毒打，雖然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却沒有內傷，今天劉廚子打人更狠毒，看來也無大礙，這人眞是令人不可思議。

「王來順，劉廚子說的可是實話？」

「小姐，劉廚子說的是實話，俺自知理虧，挨揍是應該的！」王來順說：「俺剛來，還沒有領到薪水，一切要將就，俺只有兩條褲子，天太熱，出汗多，每天一定要洗一次，晚上洗，第二天一定要烘乾替換。俺也知道，在灶上烘褲子對灶神爺爺不大尊重，所以當時也曾禱告一番，誰叫俺祇有二條褲子。劉廚師打人，累得一身大汗，呼呼大喘，俺倒有點過意不去呢！」

劉冲氣得直咬牙，打人比挨打還要辛苦，的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手和脚還火辣辣地痛呢。

馬小怡道：「以後不要到廚房來，我找三哥要兩條褲子送給你。」

「是的，小姐，廚房是劉廚子的一畝三分地，俺以後不會再到廚房去咧！」

王來順返回他的住處，發現炕上放了兩條褲子，立即換上，剛換好，發現馬小怡倚在門外望着他。

「王來順，你這人有點怪！」

王來順道：「俺是個鄉巴佬，小姐何必轉彎抹角的地笑我呢？」

「王來順，我眞奇怪，你挨了兩次毒打，眞的沒有受到內傷嗎？」

「俺也不知道有沒有內傷，只感覺到渾身很痛咧，也許劉廚子沒有用全力揍人吧？」

「誰說沒有用全力！」馬小怡道：「我爲你擋了他最後一拳，知道他用上了十成的力道，就算練武的人也受不了，王來順，你恐怕是藏技不露吧？」

他摸摸後腦勺子道：「俺曾對莊主說過，小時候打了三年鐵，又跟賣大力丸和拔毒膏的霍師傅學了一套大洪拳，如今祇記得半套，打人可不成啦！」

馬小怡惘然地搖搖頭，道：「王來順，你訂過親嗎？」

王來順連連搖手道：「不用提咧，過去俺賣胭脂花粉，常和大家閨秀女子媳婦打交道，今年春天，在孫家遇上一個小娘們，她對俺不錯，要俺和她睡覺，可是俺也不知道她是幹甚麼的，萬一出了紕漏，俺這生意還作不作？要是弄砸了，都說俺沒正經，那就完了咧！」

「呸！死人！你胡說些甚麼？」

馬小怡一扭身就走了。

這時馬五來到西偏院，趙雪娥道：「是五公子吧！快請裡面坐。」

「不必了，」馬五道：「趙姑娘，妳明明知道，家父已有了四房，而第四房的岩下貞子阿姨又被妳氣走了，家母和二娘也和家父吵了一架，妳人品不錯，何愁嫁不出去？爲甚麼要……」

趙雪娥正色道：「五公子，你說甚麼？」

馬五冷笑道：「妳不是準備作家父的第五任姨太太嗎？」

「請你尊重些！」趙雪娥道：「本來當天我就要回去，莊主堅留，情意難却，想不到引起這麼大的誤會，既然如此，明天一早我決定走了。」

馬五道：「我這人是直腸子，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冒犯之處還請原諒，其實我也是爲趙姑娘好，才……」

「五公子請放心，如果明天正午我沒有走，你儘管下逐客令！」

馬五碰了一鼻子灰，他走後，馬彪鬼鬼崇崇地進入院中。

* * *

深夜，馬彪在他的小院落臥室內，倚在床上，把剛才看過的一封信藏在枕下，然後外出查更，一個人影閃了進來，不一會，就自枕下摸出了那封信，匆匆看畢，又放回枕下。

這時，王來順剛回來，馬繼芳走了進來，道：「王來順，你還沒睡麼？」

「是，三公子，找俺有事嗎？」

「沒有事，只想和你聊聊。」

王來順道：「三公子，俺是個粗人，你找俺聊……」

「別客氣，」馬繼芳道：「馬家雖然家大業大，眞正飽讀詩書，稱得上斯文的人却少之又少。」

王來順端上一杯茶道：「俺雖然只讀過三字經和百家姓，却知道三公子一定唸過不少書。」

馬繼芳喟嘆道：「就算唸過不少書，在馬家也不會被重視。王來順，舍弟毁了你的擔子，家父已賠償了你，何不去作你的小生意呢？」

「三公子要攆俺走？」

「我是一番好意，你不必多心。在外表看來，馬家轟轟烈烈，天下知名，其實這個局面也許不會維持太久的。」

「三公子，俺不懂你的意思，天下第一莊那個不知？有甚麼事值得擔心呢？」

馬繼芳唏噓了一陣，欲言又止，轉身走了出去，道：「王來順，『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這兩句名言，也許你是懂得的，其實馬家還有比這個更不足爲人道者……」

王來順送到門外，不禁暗暗點頭。

大約是淩晨卯時末，內院傳來喧嘩哭喊聲。「四大天九王」及總管馬彪都趕到後內院，原來是二房馬夫人上吊了，而且已經嚥了氣。

馬步青趕到看了一下，神色木然，馬繼芳愴然道：「四姨出走，母親已去世，爹到現在還不覺悟嗎？」

馬步青冷峻地道：「混賬，你也教訓我？走的人是見異思遷，死的人是活夠了，要走要死，誰也擋不住！」馬步青忿然走出，一個女僕慌慌張張奔來。

「莊主，不好了，三夫人也上吊了！」

馬步青臉色一變，他不在乎死一兩個老婆，岩下貞子走了也好，只是這三件事湊在一起，他覺得有點蹺蹊。

馬步青來到三夫人處，馬小怡在哀號，馬五正在檢查死者的頸部，這小子還有點心機，他嘶聲道：「我娘不是自己吊死的！」

「甚麼？」馬步青上前看了一下，頸上沒有勒痕瘀血的現象，死者頭髮淩亂，要死的女人，一定會把自己整理得乾乾淨淨的。

「不錯，這是先遭內家重手擊斃，然後把她吊上，故佈疑陣，看來繼芳的娘也是同一死法的。」馬步青臉色陰冷，略一呻吟，匆匆外出。「四大天九王」和馬總管也尾隨入客廳中。

「莊主，本莊內有奸細，」吳烈道：「尤其是剛來的王來順和他的阿姨最有嫌疑。」

一個人只要對另一個人對了脾胃，就會找理由來袒護，馬步青道：「趙姑娘不像，王來順嘛……」

「是的，大叔，王來順是個土包子，趙姑娘根本就不會武功，就算她會，以二嬸和三嬸的身手，也不可能完全聽人擺佈。」馬彪道：「況且本莊戒備不可謂不森嚴，吳烈兄弟四位也分兩班輪值。」

吳烈道：「莊院太遼闊，加上二十個巡更的部下，人手仍是有限，但外賊若想潛入，神不知鬼不覺的殺人，根本是不可能的，必是臥底內奸。」

「四大天九王」的蕭一山道：「王來順的嫌疑最大，我總以爲他是個危險人物。」

「四大天九王」的邱森和萬振江也同聲道：「四夫人是不是出走，也是個疑問！」

馬步青點點頭，風流夢總算醒了，他冷漠地道：「從現在開始，表面上不動聲色，我要讓他們知道天下第一莊的厲害！」

「是。」衆人散去，料理喪事。

但午時未到，一騎快馬被汗水濕透，馬上的人跑進來，一見到馬步青道：「啓稟莊主，大公子和二公子兩天一夜未歸，小的剛回來就問過馬佚孫九，他說二位少爺沒有回家……」

馬步青驟然色變，道：「老二十天前曾回來過，他一直沒有回去？」

「不！二公子回來立即返回糧行，但當天傍晚時分說有事外出，

就沒有再回去，至於大公子，前天一早說要回來，聲言當天一定趕回來，但是……」

天下第一莊的盛名，會導致過份的自負，過去是武功第一，財富第一和威望第一，現在該加上一項，那就是在三兩天內死的和失踪的人數亦名列第一。

召來「四大天九王」和馬彪，吳烈知道這件事後，忽然「哇哇」怪叫起來。他們受武林中人的畏懼和崇敬，日久天長，幾乎弄不淸自己有多少斤兩，如今一連串發生不幸，自會氣極而怪叫。

「大叔，繼祖和繼業兄弟未回糧行，現在還不能肯定其失踪，但必須派出高手四出找尋，」馬彪道：「由此可見，小姪的推斷比較可靠，那就是敵人未必在本莊之內。」

馬步青道：「你派誰去找人？」

吳烈道：「莊主，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莊內莊外同時發生這種事，不能不使人懷疑，敵方是在分散我們的實力，然後再來一次決定性大搏殺。」

馬步青自然也有同感，但他冷笑一聲，說：「就算只留下本莊主一個人，也能應付任何的危機！」

吳烈說：「莊主，這樣好不好，由萬振江和邱森分頭去找大公子和二公子，不論是否找到，明天入夜前必須返莊。」

馬步青點點頭，只剩下馬彪時，馬步青道：「事情仍按照計劃進行，你可以含蓄地表示一下意見，如今老四去了，老二和老三上了吊，這件事辦起來就順利得多了。」

「是，大叔，只是馬五去找過趙姑娘，那是昨天的事，說話很不客氣，趙姑娘答應過他，如果今天正午她還沒有走，老五可以下逐客令。」

馬步青冷漠地笑了笑，道：「不管是眞是假，罩住她，別讓她走，當然也不能使她疑心，如果這兩個人有問題，一定和本門的武功心得有關連，和『魔拳』也可能扯上點關係。」

馬彪一怔道：「大叔的意思是……」

馬步青揮揮手道：「好歹三五天內便知分曉。」

馬家老大和老二沒有找到，找人的「四大天九王」之二的萬振江和邱森也沒有回來。

趙雪娥會堅決要走，被馬彪留住，依吳烈的性子，乾脆攤開來審問趙雪娥和王來順，馬步青却不同意。

兩天過去，馬家眞是危機四伏，但王來順還是那樣子，工作認眞，態度和藹。

又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刻，西天上血紅一片，馬小怡眼睛紅腫地自後院中停靈室內走出來，直來到王來順的住處。

「馬小姐，找俺有事？」

馬小怡冷漠而幽怨的望着他，無論如何，這不像個深藏不露在此臥底的兇手，她黯然道：「王來順，你對馬家的不幸有甚麼看法？」

抓抓頭皮道：「你問俺，俺問誰？」

馬小怡道：「有人懷疑你和趙姑娘……」

「懷疑甚麼？」

「說你們在馬家臥底！」

「臥底？甚麼叫做臥底？」

馬小怡切齒道：「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行兇的人！」

入夜之後，馬家刁斗森嚴，趙雪娥和王來順暗裏被監視着，吸住了馬家的主力。馬步青也不早睡，在後院靈柩處和馬小怡黯然相對。

「小怡，爹對不起你們。」

「爹，現在不必自責，我覺得對方不論有何道理，都太狠毒了些。」

「爹也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可沒想到對方用這種手段。」馬步青神色悲淒地道：「對爹來說，不算是甚麼，只是對你們下一代則太過份了。」

「爹，對方只是爲報仇而來嗎？」馬小怡道：「以大哥、二哥和邱、萬等人的身手，當今武林中，誰能輕易得手？」

「來者不善，而且是以各個擊破的手法，可見是謀定而後動的。」

這時一個護院走了過來道：「莊主，四夫人她……」

馬步青神色一變道：「是不是四夫人有消息了？」

「是的，不……不……」那漢子道：「小的剛才在莊外巡邏，遇上四夫人，她的態度很怪，叫我請莊主出去見她……」

「這……」馬步青支吾着。

馬小怡道：「蔡京，你沒看錯人？」

蔡京道：「小的怎會看錯四夫人，只是小的看出，四夫人像和莊主有仇似的，她說在三里外的柳林等莊主。」

「爹，不必去，說不定這連串危機和不幸與四姨有關連。」馬小怡道：「你是一莊之主，不能離開莊院。」

馬步青哂然道：「我是非去不可，而她也算定我會去的，不要說她還不至於吃裏扒外，就算她背叛了我，像她那種身手，再加上三五個也沒放在爹心上。」

「爹，你還是不去的好，由我去一趟吧！」

馬步青道：「放心吧，小怡，

爹不會有事的，倒是你們要提高警覺，在我回來之前，千萬不可大意。」

馬步青在前面交代了吳烈和蕭一山，作了一番安排，然後去取他輕易不用的雙戟。

「莊主，」馬彪道：「如果四嬸沒有背叛大叔之心，大叔帶着輕易不使用的兵刃去，似乎小題大作了吧！」

這一說，馬步青就不再堅持帶兵刃去了。

馬彪道：「小姪決定跟大叔一道去。」

「不！家裏多一個人總是好的，你不必去了，如果更前我還沒有回莊，你們要小心！」大袖一甩，如大鶴臨空般，已越過了一丈七八的高牆。

* * *

樹林中很潮濕，有濃烈的霉味和腐屍的臭味。

馬步青進入林內，冷電似的眸子略一搜索，就發現了一個很淡的人影，在二十丈以外，他沉聲道：「是貞子嗎？」

「嘿……」笑聲乍起，馬步青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倒不怕死，却知道莊內更是危機重重，既是護院告訴他四夫人在此要見他，而臨行前馬彪又出言激他，使他未帶稱手兵刃。天下第一莊生死存亡就在今夜了。

馬步青冷森地道：「朋友，你的手法很高明。」

「過獎了，這叫做禮尚往來，天下第一莊莊主，近數十年來作任何買賣，都不拖泥帶水，在下是東施效顰。」

馬步青冷哼一聲，道：「原來是『痲衣客』鍾文啟！」

人影晃動，四周又出現了三條人影，倒也乾脆，各自報名：「『東海擒鯊』秦雷、『點蒼雙煞』谷綱、谷倫。」

「哈……」馬步青狂笑道：「『痲衣客』素有俠名，想不到今夜與這三人爲伍，聽說你有個女徒，化名趙雪娥，那女郎正是令徒了？」

「不錯，」鍾文啟道：「老風流，你知道那個鄉下土巴佬王來順是何等人物嗎？」

馬步青還是摸不透，但聽口氣，那個王來順總不在趙雪娥之下，加上四賊和馬彪，以及馬彪的心腹，變生肘腋，就算是吳烈，蕭一山和馬小怡等人非比等閒，也是凶多吉少。

「東海擒鯊」哂然道：「鍾兄，事到如今何必和他磨牙，咱們動手吧！」

「不忙，不忙，」鍾文啟道：「馬步青，事到如今，我該讓你死得明白，第一，你的東洋小妾，就死在此林之內，相信你剛入此林時，必然嗅到她身上發出陣陣的幽香了，其次，你的老大、老二和「四大天九王」之二，也都如法炮製，只是他們葬身之地風水不大好，就近埋在亂葬崗中，至於我們此番行動的目的……」

馬步青面孔抽搐、扭曲，切齒道：「鍾文啟，原來你是一個隱惡僞善之輩，他們三人用此卑鄙手段，還情有可原，你在中原武林中，素有仁俠之名，居然……」

鍾文啟道：「不妨告訴你，你馬步青所以能名震環宇，馬家莊號稱天下第一莊，還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手法偸藝，盜取了各派的不傳心法，集成一本『百家心法大全』，取長補短，使馬家的武功突飛猛進，如果假以時日，將無人能擊潰馬家莊，整個武林必將仰承馬家鼻息，因此，鍾某才聯絡同道，防患未然……」

「老賊，你別自鳴淸高，一個俠義之士，即使除惡務盡，絕不該用你這種手段，濫殺無辜，連馬彪你都能收買，你還能有甚麼壞事做不出來？」

鍾文啟冷笑道：「馬老賊，連你的姪子都背叛了你，你不覺得自己做人有欠缺嗎？」

「點蒼雙煞」道：「老鍾，動手吧！何必和老賊拖時間。」

鍾文啟自背上撤下了龍頭杵，秦雷抽出分水刺，谷綱和谷倫的三尖兩刃刀本就在手中，也許他們是四人中最弱的兩個，內心並不如口頭之利。

馬步青也不想浪費時間，反正一場力搏是不能避免的，低吼聲中，長衫鼓動，瞬間晃動了幾個部位，詐向秦雷，却撲向「雙煞」。

人未到，猛烈的掌勁已到，「雙煞」雖有怯意，兄弟二人一條心，同進同退，幻出一片刀牆，但馬步青的掌浪一到，二人的三尖兩刃刀立即沉重起來，在鍾、雷二人分由後側攻上時，谷氏兄弟已被無儔罡氣震出三步外。

這四人中以痲衣客鍾文啟的武功最高，但是如果一對一，他接不下馬步青五十招。

三五個照面，方圓三丈枝幹橫飛，立即開闢出一個小屠場。

鍾文啟低聲笑道：「馬步青，你的兒子、小妾和夫人，已在黃泉路上等你，何必作困獸之鬥，再說，莊內已是天翻地覆，我勸你，還是自絕了吧！還落得個全屍！」

馬步青盡力抑制一腔怒火，他知道，只要除去其中之二，剩下任何二人，都容易對付。他已略得名家心法之秘，所學博雜，內功深厚，任何一招一式，雖是赤手攻出，四人中任何一人不敢單獨硬接。

明月在天，洒落一抹斑爛陰影，敗葉枯枝飛濺中，只聞粗濁喘息聲，雙方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向前，只有冒死搏殺，還有一綫生還之機。

四件兵刃如奔雷交瀉，構成寒風森森的重重光牆，自馬步青身上發出的無形罡颷，任何一件兵刃都不能準確地攻向預定的部位。

「吭」地一聲，秦雷的分水刺被震回，無儔的反震動力壓向他的前胸，踉蹌的退了三步，嚥下翻湧的熱血，再次撲上。

「上，朋友們，我們不能給他片刻的喘息機會，記住！我們要累死他。」鍾文啟發出一串陰沉的低笑。

「鍾文啟……你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馬步青劈空疾拍了十二三掌，泥沙腐葉激成滿天漩流，道：「四年前……馬某收拾魯鎮的韓家堡，有個蒙面人趁火打劫，當時不知他是誰，剛才聽你的陰笑聲……證明你早就打着俠義的旗號，暗中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麻衣客」鍾文啟道：「馬步青，在場諸兄，沒有人相信你的鬼話！」

雙方折騰了盞茶工夫，「雙煞」已受內傷，秦雷嚥了兩口湧上來的鮮血，只有鍾文啟好些，但一襲麻衣也裂了數處。

而馬步青雖然略佔了上風，只可惜在精神上居於劣勢，因爲不論勝敗，馬家是垮定了，他嘶聲道：「鍾文啟，馬某自承是個罪孽深重的人，但馬某敢作敢爲，最不屑你那種虛僞卑鄙的作風。」

鍾文啟道：「老夫問心無愧，那一樣不如你？」

馬步青雙臂猛絞，狂颷乍起，「雙煞」谷氏兄弟及秦雷悶哼捽出，但他們搖晃着站起來，再次樸上。

馬步青切齒道：「若是武林名宿謝世，你這老賊必定身穿麻衣前往弔祭，而且如喪考妣，因此除了『麻衣客』之外，你又得了個『武林孝子』之名，老賊，像你這樣卑鄙小人，居然被視爲武林中俠義之輩！」

附近一個人影聽到此處，深深嘆了口氣，悄悄出林離開現場。

馬家莊中已經拚上了，吳烈和蕭一山帶着數十名護院對付趙雪娥，本來早該結束，却有一個人在暗中牽制，使吳烈和蕭一山腹背受敵，而使趙雪娥在略受輕傷之下，力斃護院十餘人。

而馬彪對馬五及馬小怡表示，對方要毀去後院的棺柩，姐弟二人不得不往後院護棺，馬家僅有的實力又被分散了一半。

在吳烈和蕭一山夾攻趙雪娥即將得手之際，吳烈中了一枚「蝎尾鏢」，這小子到現在才知道內賊是誰！他怒吼着道：「馬彪，你這個吃裡扒外的狗賊！」

另外兩枚「蝎尾鏢」發出，吳烈閃過，蕭一山中了一枚，他知道鏢有劇毒，仰天嘶叫着：「莊主，蕭某先走一步了！」雙掌向鏢尾上力拍，全貫入體內。

吳烈並不想走這同一條路，雖麻木的感覺已由傷口蔓延，却抽冷子向趙雪娥攻去，一聲慘叫，趙雪娥震出一丈之外，馬彪本想上前援救，已晚了一步。

部下們大嘩，但馬彪手持馬步青的雙戟，如狂風般捲入護院羣中，血肉橫飛，激射四週，慘呼連連，刹那間，三十多個護院已倒下了七八個。

「馬總管……我們是你的老部下……你不能殺自己人啊……」

「好！眞正歸順我馬彪的站到一邊……」

吳烈搖晃着走向馬彪，面孔已失去了原形，道：「狗賊……吳烈和你拚了……」

馬彪單戟掃出，吳烈的半邊頭顱已砸爛。

馬彪對那七個歸順者道：「你們應該知道本莊的錢庫，馬上裝車，連夜運走，事後我自有重賞。」

幾個變節的護院正要離去，一個一身重孝，臉色凄厲的馬繼芳出現了，他戰抖着手指着馬彪嘶吼道：「弟兄們，這才是人獸殊途的時刻，家父過去沒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我相信落井下石，喪心病狂的事你們絕不會做。馬彪自幼在家父身邊，一直把他當作心腹，沒想到大米乾飯餵了狗，居然會在緊要關頭出賣本莊，你們想想看，他能出賣一手栽培他的人，誰敢保證事成之後會留你們的活口？」

「馬繼芳，你本來能逃過這場浩劫，可惜你不聽明，現在我收拾了你，再到後院去收拾你的弟妹！」

這時，馬小怡與馬五也怒吼着竄了出來，馬五切齒道：「馬彪，你不必多費手腳，只要你自信能行，可以一併處理。」馬五揮戟撲去，馬家的人除了岩下貞子，全都用戟。

「五弟，你不行！」馬小怡要阻止已阻止不來了。

馬彪這些年來，暗中學了不少，深藏不露，馬五又是馬家子弟中最弱的一個，況且是在失去理性的時候。

馬彪早已暗蓄勁力于雙戟之上，「亂點鴛鴦」，戟身暴漲，大震聲中，才不過一抬手，馬五已原地倒下，胸骨立碎。

「惡賊，我和你拚了！」馬小怡揮戟衝上，馬繼芳也沒有閑着，走過去，由於不是同母所生，兄弟間不錯有點隔閡。但在這檔口，手足之情完全發揮了，馬彪知道，馬家下一代，除了馬老大的武功最强，那就數馬小怡了。這是因爲她聰明，而且馬步青對這獨女另眼看待。所以馬彪是不敢大意的。

兄妹二人同心拚命，馬彪武功雖是不凡，要想短時間內放倒他們是不可能的，爲了爭取時間，他狂攻三戟，閃出五步，伸手去摸「蝎尾鏢」。

在功敗垂成的檔口，他不在乎以劇毒的暗器對付自己的堂弟、妹，而且對這一直深藏不露的暗器很有信心。

幾乎在兩枚「蝎尾鏢」出手的同時，另一個人影疾射入場，落在雙方之間，伸手接住了兩支鏢。

「小唐！」趙雪娥早已站起來，沉聲喝道：「你這是幹甚麼？不會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

來人正是王來順，他憨笑着道：「他奶奶的，這是今晚的一場壓軸戲，可不能被馬彪一手破壞咧！馬總管，俺就不信，除了這些毒玩藝兒，你就沒有更拿手的絕活嗎？」

馬彪臉色一變，冷冷地瞥了趙雪娥一眼道：「王來順，你少在我面前裝蒜，惹我惱火連你一起收拾。」

「馬總管，你這就不對啦，馬家被你整得支離破碎，只剩下這兩條小魚，俺知道你會兩手，爲甚麼不趁機會讓俺看看？難道俺這鄉巴佬就看不懂嗎？」

這劇變出乎馬彪意料之外，趙雪娥更沒有想到，她厲聲道：「小唐，這可不是開玩笑逗樂子的時候。」

王來順道：「小阿姨，妳沉不住氣咧！俺不過是想看看馬總管的絕活兒！」

馬彪另外二枚「蝎尾鏢」早已扣在手中，抖手射出，發出烏溜溜的冷芒。

王來順道：「馬總管，你這是幹甚麼！」僅伸出一手，連續夾着了二支鏢，然後把四支鏢在手中掂了一下道：「馬總管，這東西並不値錢，但數十年後會變成古董，提起此鏢，人人知道是馬大俠用以對付自己的堂弟妹，好了，到那時候，俺就可以奇貨可居咧！」說畢，大搖大擺出院而去。

馬家兄妹互視一眼，不知道該恨這人還是感激這人，沒有他，剛才可能會栽在馬彪的毒鏢之下，但是，他顯然在隔岸觀火，欣賞這場浴血搏鬥。

護院們見情勢大變，有的溜了，剩下的站着未動，趙雪娥知道不妙，也趁機溜了。

馬小怡和馬繼芳再次撲上，和馬彪力拚。

趙雪娥剛竄出馬家大宅，王來順迎面走來，趙雪娥暗吃一驚，道：「小唐，想不到你是個出爾反爾的人！」

「是你們出爾反爾在先，不能怪我，」王來順道：「趙姑娘，妳總還記得，當初你怎麼說的吧？」

趙雪娥道：「爲達除奸目的，必要時可以權宜行事。」

「嘿……」王來順道：「馬步青也許是該死，岩下貞子也死有餘辜，甚至馬五也多行不義，兩手血腥，死得也沒有話說。但是，仇債應以他們及身而了，不該波及無辜，更不該瞞着我收買馬彪，由此可見，一旦事成，本人也是你們淸除的對象。」

「你胡說，我看你八成是被馬家的女兒迷住了！」

「也許，馬小怡很可人，但是，使她家破人亡的人，豈能作此非份之想？」王來順哂然道：「趙雪娥，如果妳是聰明人，不妨暗中觀察令師『麻衣客』的爲人，及早回頭，明哲保身還不太晚！」說着回頭就走。

趙雪娥咬咬牙，長身出手，「雲龍探爪」襲向王來順的背心，她本是聰明人，只不過，他們對於聰明應該用在甚麼地方的看法不同而已。

王來順「一葉知秋」，橫飄一步，一拳砸出，看來，是那麼平實，但趙雪娥的身子已飛了出去。

「回去知會鍾前輩一聲，目的已達，別再趕盡殺絕！」

* * *

現在馬小怡兄妹與馬彪還沒有拚出結果，馬小怡的武功，出乎馬彪意料之外，相反地，馬氏兄妹對馬彪的藏技也暗暗驚心，要不是兩人聯手，任何一個過不了五十招。

這時，一個人搖搖晃晃進入內院，走過之處，地上留下殷紅的血足印，他倚在院門外牆上，右臂已不見，衣衫幾乎全被鮮血濕透。

「馬步青……你自己罪有應得……但是禍及子女……死不瞑目……」馬步青本來應付「麻衣客」等四人，即使不能取勝，三五百招之內絕不會有此下場，他敗在不能沉着，心懸兩地，無法抱元守一，在擊斃「雙煞」老大，重創老二谷倫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戳傷了，鍾文啟趁機斷了他一臂。

即使如此，他仍在失臂之下先後把鍾、秦兩人重創，才能負傷脫身，現在，他眼看着兒女在和叛徒力拚，勝負未定。一向自負的他，竟無法出手，甚至能否保住一命也無把握，痙攣的面孔上流着老淚。

馬彪早已看到趙雪娥溜走，部下也未照他的命令去辦事，而馬步青雖未回來，亦不證明他一定會死在柳林中，他覺得拚下去雖能取勝，却有難以脫身的危險。

於是狂攻八戟，騰身上了牆頭，落入側院中，馬小怡嘶聲呼着要追，馬步青呼叫道：「小怡……別追了……」

馬氏兄妹突見馬步青的慘烈之狀，同時悲呼着奔上前，曾經動搖過的護院已經走了，留下的都願和馬家共存亡。

馬彪正要越過偏院脫出馬家，忽見馬氏兄妹並未追來，立即停下，現在他對「痲衣客」等人已失去信心，他有自己的打算，掉頭奔向內院馬家的儲藏寶庫。

「馬總管！」有人自花木蔭中走了出來，馬彪吃了一驚。

「又……又是你！」馬彪已不再迷信自己的武功，他忽然擠出一臉的媚笑，低聲道：「來順老弟，人生在世，不爲名必爲利，只要你心眼兒活動一下，轉眼之間成巨富，這裡庫中有數不清的奇珍異寶！」

「馬總管眞是有心人，就這樣辦，俺過去賣胭脂花粉是爲了甚麼？還不是爲了賺錢？」

「對！老弟，聰明人一點就通，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就去！」

「別忙，馬步青現在是凍痲了腿的痲雀。他的兒女也沒有時間來顧及身外之物，咱們先不談這件事。」王來順托着四支淬毒的毒鏢，道：「剛才，你老兄賞了俺四支飛鏢，俺要這玩藝兒也沒有甚麼用。決定還給你，只要你能夠接得住，那就證明你有資格作俺的合夥人，再作發財夢不遲！」

「老弟，這又何必呢？時間寶貴，還是先辦正經事吧！」

「準備了！馬總管！」王來順雙手各托兩支鏢，道：「俺必須聲明，如果你接不住，俺可不能讓你帶走解藥咧！」

馬彪冷冷一笑，他以爲論武功也許不如對方，用暗器，自己曾下過苦功，他苦笑道：「老弟，你是高人，何必拿我開胃！」

四支蝎尾鏢交叉飛射而出，馬彪暗叫不妙，用戟砸飛一支，閃開兩支，其中一支仍戳在他的左腿上。

但他顧不得中鏢，拔身掠向牆頭，王來順已先站在那裡，馬彪怒打千斤墜，又比對方慢了一步，被一拳砸倒。

然後，他身上的解藥被搜了去，王來順不殺馬彪，因爲他知道馬彪此時無處可去，必去找「痲衣客」，如他能不死，下次再取他的性命未遲。

他這種作風爲他自己招來不少痲煩，但他的心靈上一直感覺得很平靜，那是一種人不欠我，我也不欠人的樂趣。

* * *

惡夜終於過去，馬步青在急救之下沒有死，只是在他來說，失去右臂而沒有死，不免响往死亡。

馬家只剩下三人，護院只有十二，活的人沒有死的多，和棺材的數字不成比例。因此，馬氏兄妹只有全力保護馬步青，其他事都無法顧及，甚至於王來順沒有走，他仍住在西偏院中也不知道。

如果討厭夜晚，或者懼怕黑暗，那麼夜會來得特別早，大約初更時，一個護院報告馬小怡道：「小姐，那個叫王來順的人還在西偏院的小屋子裡。」

「這……」馬氏父子三人相顧失色，馬步青道：「這人大有來歷，很可能和『痲衣客』有點關係，繼芳，你去看看。」

「不，我去！」馬小怡冷漠地道：「雖然昨夜在緊要關頭他出現援過手，但馬家幾乎遭遇滅門之禍，他是罪魁禍首！」

「小怡，爹想通了，以爹數十年的所作所爲，不要說失去一臂，終身不能談武，就是死了也應該，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死，代我而死的却是你們的母親和哥哥，這次慘禍的主謀者是『痲衣客』，他是扛着正義的招牌，達到他謀奪本門的『百家心法大全』和全部基業的目的，他才是罪魁禍首。名叫王來順的年輕人，也可能是被他利用，如果他不是居心仁厚之輩，想想看，你們能活到現在嗎？」馬步青道：「所以爹認爲，寃家宜解不宜結，至少這年輕人和我們馬家並沒有深仇大恨！」

* * *

馬小怡來到西偏院的，聽到屋中有人交談，王來順道：「整個武林，皆曰馬步青可殺，馬家老大和老二，近年來也幫助馬步青做過不少壞事，他們也死而無憾，但是，前輩與晚輩事前談好，僅取這三人性命，絕不波及無辜，豈知前輩另有居心，先買通馬彪作內應，在外殺死馬老大及老二，又殺死『四大天九王』之二，再次利用你的徒弟趙雪娥害死馬步青的兩房妻妾，這已經犯了大忌，若非晚輩適時制止，馬家必遭滅門之禍！」

另一人道：「據雪娥回報，你可能被馬小怡迷住了。」

「晚輩如被馬小怡迷住了，也不算丟人之事，而前輩因被一部『百家心法大全』迷住了，居然要斬盡殺絕，還說晚輩是反覆無常的小人。晚輩當初表示過，只有岩下貞子是殺我叔叔的仇人！」

「好了，不要說了，你打算要與整個武林爲敵嗎？」

「前輩別再拿整個武林來唬人，如果武林中有識之士都和你一樣皂白不分，晚輩也不會同流合汚！」

馬小怡來到門外，切齒道：「你是『痲衣客』鍾文啟吧！」

鍾文啟哂然，道：「果然不是庸脂俗粉，要不，也不會把這個鐵漢給迷住了，小子，不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在這檔口示恩討好，恐怕只是想佔便宜，以親芳澤吧？」

馬小怡瘋狂的撲了上來，才知道這老賊的身手不在馬彪之下，這時，王來順伸拳一格，把鍾文啟震出一步，老賊趁機退到門外，道：「小子，老夫已發出數十封快信，數天之內，你將面對數十位武林高手，再斟酌一下，你爲了和這條小魚的一夜風流，劃得來嗎？」

王來順道：「劃得來，這叫做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

鍾文啟冷笑着隱于夜色中。

「你……你眞是爲了我的美色？」馬小怡戒意的站在門口。

「妳信不信有人爲了這個而不惜與數十名武林高手爲敵？」

馬小怡不回答這個問題，道：「岩下貞子是你殺的吧？用甚麼方式？」

「用最公平的方式，讓她盡量發揮！」

「除了她，你沒有殺馬家的任何人？」

「聽妳的口氣，似乎俺殺了岩下貞子妳能原諒俺似的，莫非妳甘願奉獻一次，換取一個有力的靠山？」

「原來你也是一個無恥的賊！」馬小怡冷峻地道：「你比鍾文啟更卑鄙下流。」

王來順笑笑道：「妳可以考慮一下，鍾文啟等人現在是欲罷不能，而馬彪也必和他們在一起。他們的陰謀已完成了大半，如果我不管，他們第二次捲土重來，馬家絕對逃不了滅門之禍，看來嘛，妳就開一次方便之門而挽救妳的父兄，也是值得的！」

「無恥的血賊！」馬小怡揮戟砸下，王來順閃了三五個方位，揪住她的肘關節，這個一向自負，嬌生慣養的嬌兒，差點被氣得吐血。

「俺要那樣做很容易，可是俺不吃死魚，馬小怡，回去仔細想想吧！」一鬆手，馬小怡被震出門外，要不是父兄在危急中，她會自絕。

她淌着淚離開，並沒有把這事告訴父兄。

* * *

三晝夜在緊張中渡過，「痲衣客」等人未來，但在第四天午時剛過，護院在大門樓上投下一支箭，附了一封信。信上寫明，今夜將集武林精英前來作一了斷。

首先看到這封信的是馬小怡，她考慮再三，決定不給父親看，她要一肩承擔下來，她考慮過三晝夜，如果王來順沒有把握，他除非瘋了，絕不敢輕視「痲衣客」的警告，與數十武林高手爲敵，但是，就算王來順眞有妙計能夠救馬家，她的犧牲，也等於吃了砒霜毒老虎啊。

掌燈時刻，她來到西偏院中，站在門外。王來順倚在床上，目光烱烱的打量她，道：「妳想通了？」

「你眞能在數十高手之下挽救馬家？」

「數十高手是他胡吹，武林白道人物，總不至皂白不分，但他必約了另外三五高手前來才是眞的。」

「就是這樣你有把握嗎？」

「當然，智取和力敵，雙管齊下。」

「我得先聽聽你的智取！」

「第一，他既然旨在『百家心法大全』和馬家的基業，絕不會請太多人來，以免利益外溢，而白道武林人物，也不會如此盲從，至於黑道人物，並未親眼看到妳爹失去一臂，以及馬家的一連串不幸，妳爹的威名仍在，敢來的不多，所以依俺猜想，鍾文啟會以爲武林除害爲名，邀集三五白道高手，但不許以報償，到時候你們只要把馬家已死的人，全部裝棺，排列在院中，其餘的事全由俺一人承當！」

「這辦法一定能成嗎？」

「俺說成就成，鄉巴佬有鄉巴佬一套，妳不信可不成啊！」

她含淚道：「事成之後，我答應你這血賊！」冷厲地瞪他一眼離去，她知道這就叫着「見一無除作九一」吧！

不到三更，二十七具屍體已裝棺完畢，在中央院中一字排開。一次陳列這許多棺材，天下第一莊又多了一項「第一」了。

馬步青臉色蠟黃，坐在棺前太師椅上，左右站着馬繼芳及馬小怡。十一個護院分列兩旁。

三更正，以「痲衣客」爲首，共來了七個人，馬彪並不在內，計有鍾文啟、秦雷、「兩面書生」郭儀、金陵苗家堡堡主苗威、「武夷二叟」常文華、常少華和華山掌門人周海。

這七人當中，除了鍾文啟和秦雷，「兩面書生」郭儀亦正亦邪，金陵的苗威剛愎自用，其餘三人都是白道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二十七口棺木一字排開，尤其是「痲衣客」鍾文啟，忽然覺得現場上的佈置勝於千言萬語，不須說明，已是一目了然。

馬小怡陷入極度悲哀中，不論危機是否如王來順所說的那樣輕易渡過？或者無法渡過？她都是馬家的犧牲品，在精神恍惚中，隱隱覺得她的父兄悲忿地對來人訴說甚麼，而且不時指指那些棺木。

鍾文啟和秦雷也在搶着說話，只是馬小怡却未集中精神去聽。後來鍾，秦二人激烈而暴跳着在說話，不久王來順出現，而且把一封信交給華山掌門人周海。

在周海看信時，「兩面書生」郭儀和鍾、秦二人互交眼色，撲向馬家父子，但被王來順一陣急擋退了回去。

「原來是這麼回事！」周海肅然道：「馬莊主，按你過去的行爲，的確是武林公敵，但你殘了一臂，馬家又幾乎招致滅門之禍，在本人以爲，殺劫應到此爲止，但這封信是鍾大俠寫給馬總管的，要他作內應，不擇手段，斬草除根，用心至爲明顯，這種行爲實爲正人君子所不爲也。」

「武夷二叟」老大常文華道：「武林中是是非非，雖然難斷，但這件事的起因，至爲明顯，希望鍾、秦二位就此罷手，也不希望馬家因循相報，不知馬莊主和鍾、秦二位雙方意下如何呢？」

鍾文啟見風駛舵，道：「周掌門和常氏昆仲顯然是誤解了，馬步青之有今日，完全是咎由自取，至於利用馬彪作內應，也是兵家常事，古云：物先腐而後虫生，既然三位能息事寧人，小弟與秦兄也不爲已甚！」

周海對馬步青抱拳道：「馬莊主，凡事都有其前因後果，如能從此息事，也是整個武林之福，在下就此告辭了。」

周海和常氏兄弟等人走出內院，馬氏兄妹要攔住鍾文啟和秦雷，王來順阻止了他們。衆人離去後，馬繼芳道：「王來順，你爲甚麼攔阻我們，難道僅憑周海一句話，二十七條人命浩劫就如此一筆勾銷了嗎？」

「你錯了！」王來順道：「現在馬家就是想自認倒楣，不再追究，鍾，秦二人也不會罷手的。」

馬小怡道：「你是說他們還會再來？」

「當然，一個如果作錯了事而且被人發現了，他會繼續做壞事，他以爲一次是錯，兩次也是錯，剛才一封信已洩了鍾、秦二人的底，他們暫時妥協是怕周海等人作梗，礙手礙脚，待會去而復返的人，很可能多出三個。」

馬步青連連點頭：「小友觀察細微，年輕人有此經驗實在難得，剛才臨去時老夫觀顏察色，郭儀和『武夷二叟』，似都與鍾、秦二人有默契。」

馬小怡也弄不清是恨還是感激？只有一點她很自負的，是自王來順第一天來此，她總覺得這個人雖然舉止談吐相當粗魯，但却有內涵。

把馬步青送入密室，略事佈置，四更左右，去而復返的人相繼出現。「武夷二叟」一道，由後面進入，立即被王來順擋住，道：「二位去而復返，是不是爲了這件東西？」掏出一疊廢紙晃了一晃，其實自馬彪手上奪回的「百家心法大全」早已送還給馬步青了。

天色太暗，反正臉紅對方也看不清，常氏兄弟如餓狗撲食，左右夾擊去搶那東西，王來順打個踉蹌，廢紙掉落地上。

常氏兄弟現在都無意禮讓，都以最快速度去搶，王來順突然彈起，拳出如風，「蓬蓬」兩聲中擊中二人各一拳，廢紙被拳風震飛，漫天飄舞。常氏兄弟突覺上當，都被打掉了魂，一怔之間，王來順攻向常老大，拳出如風雷乍動，還擊或退閃都已來不及，「吭」地一聲，常老大摔出，常老二嘶呼撲上，由於剛才左肩中拳，左上半身不靈，攻出之掌落空，急退回頭時，閃電似的鐵拳已迎面砸到。

「噗嗤」聲中，臉骨全塌了下去，他們本不該死得這般快，只怪鍾文啟把王來順說得單純了些。

王來順奔向內院時，護院已把常氏兄弟的屍體扛到了內院，現在馬小怡在對付「兩面書生」郭儀，馬繼芳和鍾文啟在苦鬥，已經支持不住。秦雷重傷未癒，被五個護院纏住，一時無法脫身。

王來順落於院中時，馬繼芳被踢出，鍾文啟被王來順擋住，不由切齒道：「唐靖宇，爲了一條爛魚，你這樣做值得嗎？」

「老賊，值不值得是我的事。這次回來，我要你和馬家死去的無辜者一道走！」

鍾文啟等人去而復返，完全依賴「武夷二叟」，沒想到他們在利慾薰心之下，垮得這麼快，當兩個護院把常氏兄弟的屍體扛入院中時，鍾文啟心神一分，刹那間便被擊中三拳，其中一拳把他的上下門牙全部擊落，牙床塌崩。

鍾文啟跪在地上，上身已無法直起，脊骨寸斷。

但是，當「兩面書生」郭儀自知大勢已去，邊戰邊移向牆邊時，牆外探出一個頭，撒下一蓬白粉，而馬小怡也突然一聲慘叫。

郭儀竄上牆頭時，唐靖宇已到了牆外，攔住了正要逃去的趙雪娥，道：「妳和妳師傅一樣，陰險毒辣，不擇手段，如果妳能有眞功夫殺死馬小怡，我絕不怪妳，用石灰暗算，註定了妳的下場！」

鐵拳交瀉，在趙雪娥的太陽穴上砸下，幾乎同時，唐靖宇奪過護院的一柄鬼頭刀，逃出十步外的「兩面書生」郭儀，發出半聲怪叫，鬼頭刀已穿胸而過。

* * *

天還沒有亮，目已失明的馬小怡在唐靖宇這雙手按撫和治療下停止哀號，馬繼芳含淚退出臥室，屋中有一度可怕的沉寂。

「在我答應你那條件時，我無意履行。」

「我知道！」

「可是我到了末了，我……以爲我也許會履行諾言……」

「這個我也相信。」

「可是從今以後，我就是確有此意，你也不屑……」

唐靖宇拍拍她的肩膊喟然道：「如果妳相信我對妳有一份好感，並不是因爲妳那未失明以前的眼睛是唯一迷戀的部位。」

「無論如何，一個盲女……」她哽咽而不能成聲。

「我要走了，小怡，如果妳能堅強地活下去，也不把我當作馬家的仇人，一年後，等我們的心情都平靜下來，我會來接妳！」

「接我？你要作一個盲女的拐杖？」

「不，我要作妳的眼睛。」

「靖宇，爲甚麼？是不是總覺得對馬家有些內疚？」

「不，那是因爲，當我第一次遇上妳，被妳濺了一身泥漿時，我就對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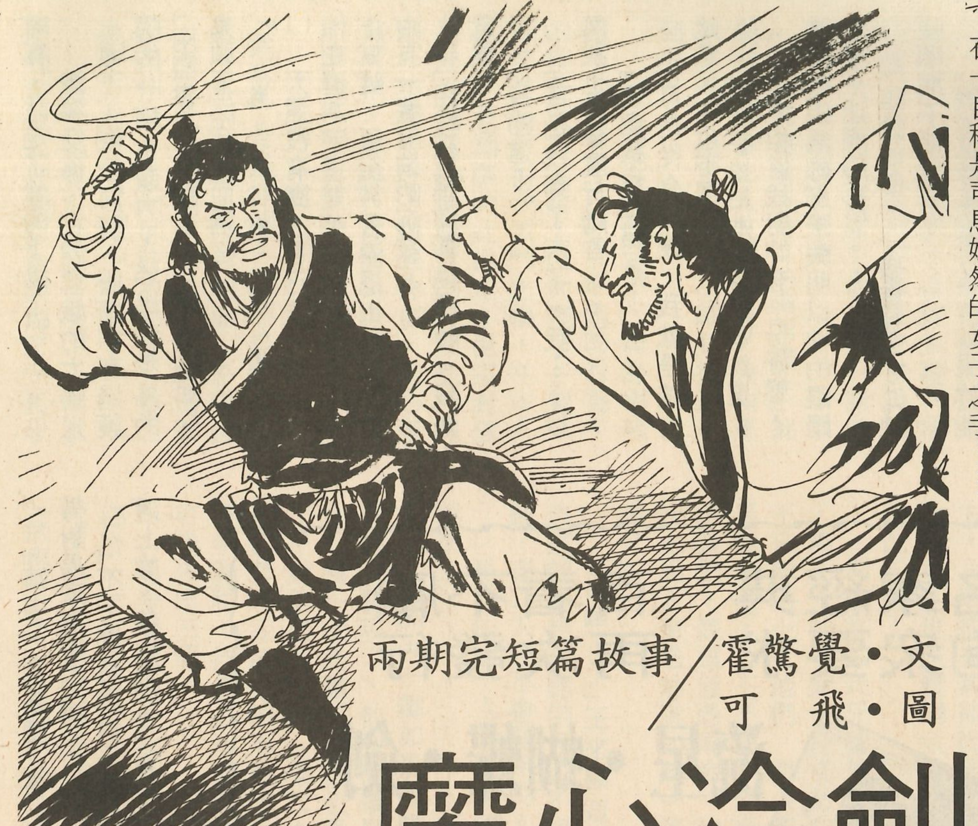
「噢！靖宇……」

「小怡，一年後再見，別忘了這個約會……」他握握她那冰冷而戰抖的手，毅然轉身出屋而去，沒入午夜夜色之中……

(完)



上文提要：白無門白無神君因濫殺各派高手如賽諸葛、徐子通、西門玉剛、鬱五正等師徒，被一魔看見而將白無神君誅殺，似是爲各派報仇，但其實三血一魔的行爲古怪，如血披肩公孫偉，就是唯錢是問的殺手，血劍則覬覦「天下第一劍」而向西門派西門金剛索寶劍，他推說賣給夏侯山莊，血劍便追踪而去，寶劍却落在一自稱是司馬嫣然的女子之手……



兩期完短篇故事／霍驚覺・文　可飛・圖

魔心冷劍

魔心不受利用　冷劍自刎身亡

「還謝姑娘剛才手下留情。」蔴衣大漢咧嘴傻笑，但這時誰也不會再當他僅得四肢發達，因爲他身上同時射出了一股殺氣，九華派三人同樣感到的殺氣。

也許他也是被逼的，因爲他一出現，黑衣女本來無神的雙眼已突一翻，精光大現，像箭一般似要直透破他。殺氣宛如撞球，對方一球撞來，自己無法不予以反應。人要殺你，你只得殺人！

「你究竟是誰？」黃衣客暴叫出聲。

蔴衣大漢目光一寒：「你就是李克鳳？」

「你知道？」黃衣客吃了一驚。

「她既自稱是張婉蘭——你自然就是李克鳳了。」

李克鳳、張婉蘭人稱「九華雙飛」，江湖上也有一定的名聲；同是九華派掌門人「九華一劍鷹」的高足，是武林後一輩中有數的棘手者。

黑衣女司馬嫣然冷冷地道：「你說話太多了。」

蔴衣大漢不理她，却繼續道：「想不到九華堂堂正派，也會用這樣毫不光明的手法劫奪『天下第一劍』，還將禍嫁給江南霹靂堂……」

李克鳳急道：「我們不會嫁禍給他們的。待師父接掌神劍之後，就會正告武林：劍是我們從劫鏢者手中搶回的。路上失物，人人皆可得之，九華得神劍後，聲威定必大振。」

司馬嫣然冷笑道：「你將這些話說給他聽幹甚麼？」

李克鳳一聽果是，不禁窘了，臉上也不禁紅了。

蔴衣大漢拍掌大笑道：「好！你是我半年來所遇見最值得交手的。」

司馬嫣然道：「白無神君呢？」

「白無神君驕傲自滿，死不足論。」

張婉蘭朝司馬嫣然道：「師姊，你已看出此人來歷？」

「當然！」

「他是……」

「他就是兩月前在江南搏殺白無神君的一魔。」

「『三血一魔』中的一魔？」張婉蘭又再驚呼出聲。

「正是。」

司馬嫣然此話音一落，便已出手！

因爲她已無話可說。一魔身屬邪道，九華份屬正派。正邪本不兩立，何況現今竟被他得悉九華派奪劍的計謀？

一魔現身，當然已表示他對西門玉的寶劍亦有興趣，她辛辛苦苦才從「鎮遠」的鏢手偷來，怎可輕易讓一魔撿個現成便宜，效那個甚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她是「九華一劍鷹」最得意的門人，但由於相貌奇醜，自己也不欲涉足

江湖，所以江湖留名，反不及兩個師弟師妹。

然而武功一道，不在花巧名氣，而在實用搏鬥。一魔的武功，詭異處早名滿江湖，所以司馬嫣然這出手一擊，已用上十二成功力，毫不保留，但求一擊即中。

她一躍而起，人就像飛鳥一樣向一魔撲擊過去！半空中寒光閃動，一雙柳葉刀從腰間捲起，正是殺了「鎮遠」八名鏢師的奪命刀法。

「好！九華派以劍法稱著，你能用刀，看來已自覓門戶，徑闢新里程，將來成就，看來可會高於尙輝！」

尙輝就是「九華一劍鷹」，但說這話的人當然不可能是一魔。

在如風刀光下，一魔閃身轉步，好不容易才不被司馬嫣然劈倒。說話的人在他身後，剛亦撥草現身，一身青衣，手提青鋼劍，正是人稱冷酷無情的血劍。

血劍人雖無情，看到好武功還是會讚的。

李克鳳不認得血劍，但瞧其形勢知此人應是和一魔同道，恐防司馬嫣然被圍攻，不敢大意，照面便是一劍。

血劍倒拔而起，落在一棵樹上，冷笑道：「你這斷也配使劍？」

話未說完，李克鳳和張婉蘭也不見他怎樣下來，怎樣出手。李克鳳只覺手腕一麻，劍已被他奪去。再看清楚時，只見他把劍狠狠地一扔，並將分爲兩截的斷劍拋在一邊。

當下李、張二人相顧駭然，這人武功之高，顯然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你是……」

「血劍。」

「本月前在江南一百招內削了『一劍鎮江南』荆大雄右臂的血劍？」李克鳳差點連舌頭也伸出。

一百招內分勝負，荆大雄半生武功亦形同廢去，這就是玉翠崗一役的戰果。

血劍竟和一魔聯上了手爭奪神劍，不容李、張二人不驚駭莫名。

面對如此强敵，二人現在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師父，「九華一劍鷹」最好便是立時出現，相救徒兒。

在這短短一刻間，司馬嫣然與一魔的相鬥已起了變化。

嚴格來說，一魔還沒有出手，他僅是努力地如何閃避司馬嫣然的快刀。

但司馬嫣然眼見場中又多了一個血劍，手下不禁急躁起來。

人一急躁，一魔便動了。

他根本無須用武器，空手入白刃，本就是他的拿手好戲。

只見他就在層層刀影中穿掌而入，「啪啪」兩聲，司馬嫣然兩柄柳葉刀竟然一下子便給他手掌夾住。

柳葉刀其薄如葉，肉掌根本甚難夾住，何況雙刀開展在外，一下子用雙掌夾住，手法豈只快那麼簡單？

司馬嫣然也不怠慢，及時棄刀，雙掌翻動，已向一魔攻出四四一十六招！

這一十六招裏面司馬嫣然一共變了七種掌法！

九華派的武功本就以輕柔靈活爲主，掌法既繁複，多變化，又是花式最多的，司馬嫣然這十六招舞起的掌影，倒令人看得目眩眼花，眞似羣蝶飛舞，將一魔整個身軀罩住。

一魔却只還了一招。

司馬嫣然十六招連一魔的衣裳也沒沾着，甚至不見他怎樣東躲西避，自己十六招厲害殺手便都落空了，跟着他那一招便來了！

很平凡的一招「金剛伏虎」，那甚至是武林人士差不多人人會使的，少林羅漢拳中的一式。

拳招平凡，但勁風却大得驚人；司馬嫣然一早就避到三尺開外，但拳風着體，還是向後踉踉蹌蹌地退了幾步。

「隔山打牛？」空地忽然又多了一把聲音。

聲音多了一把，人却不只多了一人。

李克鳳轉頭望去，不禁吃了一驚，萬勝槍、夏侯戟、夏侯柔三人不知何時已追到這裏。

一魔哈哈大笑：「想不到萬老總也來得那麼快，看來神劍倒似眞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劍在那裏都引來大堆爭奪者。」

司馬嫣然已退至李、張二人身邊，背上黃包袱拿得更緊。此時形勢逆轉，九華派中人被一魔、血劍、萬勝槍等包圍，三人的處境兇險萬分。

夏侯戟冷笑道：「不是神劍有味道，只是萬老總幾十年的追踪經驗到家，九華派輕功雖然出衆，但總歸有個落脚處。」

看來他們非但追到，而且已看出張、李等人的來歷，所以夏侯戟語帶諷刺，一聽便知他很不値九華派的所爲。

萬勝槍亦不禁嘆道：「九華派分屬正派，的確不應行此手段。」

一魔又哈哈笑道：「萬老總的意思是已將你們視爲與我一道啦！」

萬勝槍虎目轉向他：「你能隔山打牛，內功已是勝過我。」

「哦？」

「但正邪不兩立，我還是要首先收拾你。」

「這人讓給我。」是血劍冷峻的聲音。

他當先一站，擋在一魔的面前道：「萬勝槍，名震兩河二十年，我早欲一挫你的喪門劍。」

「好！」萬勝槍吐氣開聲，喪門劍已經出手。

他的出手是名副其實的出手，喪

門劍一離鞘，竟是脫手飛出，直斬血劍。

這一招便是萬勝槍獨門劍法中最後與敵俱亡的一招，沒有人想到他一上場便用上。

一來，還有一魔窺伺在側；二來，他人已老邁，魄力不夠，誰也不會認爲他一出招便是拚命！

偏偏血劍却似一早料到。

喪門劍一脫手飛出，他的劍亦迎了上去。

劍碰劍，「嗆」地一聲巨響，兩柄劍同時上了天！

接着他也不知用了甚麼身法，人已到了夏侯戟的身邊，夏侯戟腰間的長劍，竟被他拔了出來。

「嗤」地，萬勝槍左肩肩井穴中劍，不但鮮血直湧，而且一邊身子登時痳木，人再也站不穩，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招定輸贏，血劍出手果然與別不同！

這時喪門劍和血劍的青鋼劍才落回地上，直插入土中。

一魔哈哈大笑道：「當前這兩柄名劍，殺人利器，甚麼也一樣，想來甚麼『天下第一劍』也不過爾爾。我一魔忽然沒興趣爭這勞什子了。」說罷竟自懷中揣出一封書函，扔給還在地上的萬勝槍。

「萬老總，有人寫匿名信叫我來奪劍，但我見你們打得那麼辛苦，我也不想要了。你好自爲之吧！」

邊說邊走，豪笑聲中，人已走回草叢中，轉瞬不見了踪影。

血劍冷然看了場中人一眼，亦效一魔的樣，從懷中扔出書信，取回地上青鋼劍，轉身便走。

這兩個武林魔頭來得奇怪，走得也奇怪，彷彿只是專程來打一架似的。

司馬嫣然見機不可失，緊抱黃包袱，就要奪路而逃。

萬勝槍掙扎着爬起身，大叫：「無恥劫賊，往那裏走？」

司馬嫣然也不打話，一掌便朝萬勝槍拍去。

萬勝槍已上了年紀，血劍那一劍更含內勁，身上掛彩，一時還未恢復，竟然擋不了司馬嫣然這一掌。

「蓬」地聲如破革，萬勝槍胸口硬受一掌，身形連帶一滯。

李克鳳大喝一聲，跟隨而上，手中拿着剛從張婉蘭那裏取來的長劍遞送而出，一劍又洞穿了萬勝槍右肩。

雙肩劇痛不用說，這位雄霸中原二十年的「鎮遠」總鏢頭心中還是雪亮：自己雙肩琵琶骨已被人洞穿，此生休得再在江湖上舞刀弄劍了。

這本是江湖人悲慘的下場；心中一陣悲痛，萬勝槍大叫一聲，立即暈了過去。

夏侯戟、夏侯柔見狀，不及截擊司馬嫣然等，先去看視萬勝槍。

李克鳳呼嘯一聲，九華派三人携着劫來的「天下第一劍」，用他們的絕頂輕功，不多時全部消失影踪。

地上留下的僅是斜插地上的喪門劍和兩封書函，一陣風刮起，夏侯戟用手一抄，抄住其中一封。

信上只有兩行大字：

「天下第一劍已托萬勝槍護送途中，可速奪此無價寶。」

另一封信上字迹全同，顯然是有人挑撥一魔和血劍來趟這渾水，現在或許他們已看出自己可能受人利用，所以才突然退走。

料不到他們的退走却增加了九華派的氣焰，斷送了萬勝槍的武功！

夏侯柔咬牙切齒，一爪扒了在地。可惜勾魂爪勾不回早已遁去的九華派三人；夏侯戟扶着萬勝槍，心頭也不禁一片茫然……

＊　＊　＊

五月廿一，晴，中午。

焦園，從西路進入山東的必經之路，離夏侯山莊不遠，所以夏侯世家的勢力，在焦園亦是十分雄厚。

焦園正如其名，姓焦的最多，焦處勳焦老太爺就是焦園中最受敬佩的人，手下無數，所以連夏侯山莊的人也不敢惹他。

焦園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歸，過着平靜的生活，沒有人到焦園生事，焦園的人亦不會在窩裏鬧翻。大家和和氣氣，一片與世無爭的樣子。

但平靜總不會維持太久的。

此刻，雖是中午，日頭却不猛烈，正是風和日麗的好日子。

焦園外黃泥大道上出現了三騎馬，從西面入鎮。

三騎馬都是劣馬，馬上騎士山東人一眼便認得出，兩男一女，女的是夏侯山莊莊主獨女「火爆鐵爪鳳」夏侯柔，另外是她兩個兄長——夏侯戟和夏侯剛。

他們三人在路口勒住馬匹，左顧右盼，似在等甚麼要人到來會合。

果然，嶺東那邊蹄聲得得，又馳來了兩匹健馬。

左首一人滿臉慓悍之色，灰衣長袖，頗有一派之主的氣概。

右首的是護院裝扮，對左首那人一臉敬色。

五匹馬會合後，夏侯三兄妹向灰衣人一拱手，護院裝扮的人却下馬向三兄妹請安。

顯然他正是夏侯世家的護院。

五人商議了好一會。夏侯剛與那護院逕自分道而去，他們走的方向是向着焦園最多客棧的街道。夏侯戟、夏侯柔與那灰衣人則在「明華酒家」前下了馬，先打個尖。

「明華酒家」在焦園中算是字號老、規模大的酒家，而且信譽一流，所以在平時至少也有七、八成在座。

今天趕路來的江湖人不少，又是中飯時候，所以已將近滿座。

夏侯戟三人好像早已接到情報，知道「明華酒家」有他們要找的人，人甫下馬，不由分說，便往東南角撞去。

這下子可驚動了酒客，擾攘一番，但正點子走不脫便是走不脫。

東南角確然坐着李克鳳和張婉蘭二人；他們和陪座幾位武師打扮的人吃喝得正酣暢。夏侯柔的勾魂爪已把抬上酒菜一併搗爛。

「乒乒乒、乓」，正在談笑的人全部起了身，瞧着顯然來者不善的不速之客。

夏侯戟向李克鳳二人怒目而視，一副討回公道的樣子。灰衣人則靜靜地自懷中取出一對黑黝黝的圓球。

然後他說了一句：「我就是任原。」

任原，當今霹靂堂的大護法。他的來意顯然清楚，李、張二人既盜去霹靂雷火彈，這次他和夏侯世家聯手，正是要他們還個理由，起碼賠個不是。

可是這次不用李克鳳二人應付，和他們喝酒談笑的其中一名武師打扮的人排衆而出，滿臉傲色，負手擋在面前。他人雖站在夏侯戟等人面前，眼珠子却朝着天，一副「眼高於頂」的氣派。

「無論你們是誰，都要滾開！」

「吓？」夏侯柔火爆性子又來了。敢這樣對夏侯世家說話的人，江湖上的確不多見。

還是夏侯戟懂禮節：「這位兄台怎樣稱呼？」

「你就是瞎了眼，也應該聽過焦家武館的名稱！」此人依然連看也不看人一眼。

夏侯戟入鎮時，依稀記得曾經經過一間在門外寫着大大一個「焦」字的武館；看來此人是從那裏來的了。

此人見對方不答話，又冷笑道：「焦家武館的主任武師是誰，你們也應知道！」

「焦七？」夏侯戟皺起了眉。

「『血掌』焦七就是我！」那人傲慢聲音更甚。

夏侯戟道：「據說你曾學過西藏密宗的『血手印』？」

「不錯，加上九老太爺栽培，本人總算在江湖上闖出了萬兒。」

焦九老太爺便是焦處勳，焦園的老大。

這次輪到夏侯柔冷笑：「我理你焦七、焦八，你現在不閃開讓我們捉拿九華小賊便得死！」

此言一出，不但焦七惱怒，張婉蘭也作出即時反應：「你叫我們九華小賊？」

「不是嗎？用卑鄙手段劫鏢，還乘人之危，殺傷萬老總，這種所爲，人人得而罵之！」

「吓？」張婉蘭這邊廂忍不住了，女的瞧女的不順眼，一劍便削夏侯柔雙足。

夏侯柔正是要她出手，「呼」地人上了枱，板櫈反彼張婉蘭劈跌。

夏侯戟喝道：「好！動手！」說罷自己先朝李克鳳搶去。

但李克鳳面前正有一個焦七。焦七後面還有另兩名武師，一個赤衣虬髯，一個面白無鬚。

赤衣者名黃海，腰帶掛着三十六柄匕首；無鬚者名李義，背上一枝竹，明眼人都知道是特製竹劍。

黃海先出手，夏侯戟一拔刀，他那招「劉海洒金錢」的飛刀絕技便使上。

可惜他忘了還有一個任原。

任原是霹靂堂的首席護法，而霹靂堂是江南的暗器世家。

任原大袍一展，三十六柄匕首全部被他捲去。

然後夏侯戟的刀中途轉向，一刀將黃海的腦袋切了下來。

與此同時，張婉蘭發出一聲驚呼，因爲她的劍被夏侯柔雙爪勾出外門，剛吃了一記夏侯柔的連環腿。

李克鳳見師妹吃緊，脚步一錯，就要去夾攻夏侯柔。

「嗤」的一聲，夏侯戟一怒擲刀，李克鳳倒踩七星，剛好避過。

「李克鳳，來接我的『雙鳳銀戟』！」

李克鳳人未站穩，夏侯戟已舞起重重戟影，如山壓到。

夏侯戟以「雙鳳銀戟」成名，不過盛名既久，雙戟不輕易使用，另外配備雁翎刀。擲刀之後，加上恨極李克鳳，出手再不容情。

「雙鳳銀戟」名副其實，如果舞到急處，銀光閃動，兩條戟眞如雙鳳飛舞，也是一種極厲害的兵器。

李克鳳知道厲害，無奈被夏侯戟佔了先機，手上一柄劍左撥右擋，上遮下攔，盡是被動招數。

那邊廂，焦七一雙血掌已將張婉蘭替了下來。

只見他雙掌翻飛，掌心呈現一片赤紅，進手不離夏侯柔全身要害。西藏「血手印」並不是鬧着玩的！

夏侯柔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惡狠狠的正殺得性起，勾魂爪舞動，恨不得將焦七一雙手立即勾下來。

餘下的李義，緊握着竹棒，把好門戶，如臨大敵，神情緊張，只瞧着任原，看他是否準備出手。

偏偏任原負手觀戰，似全未將他放在眼內。

反而是吃了夏侯柔一脚而退下來的張婉蘭，「不甘寂寞」，劍花挑起，便要與李克鳳雙戰夏侯戟。

這時，任原出手了。

任原的武功，原屬於實而不華一類。但霹靂堂沒有所謂甚麼「獨門武功」，一堂的首席護法，反而是「外派」高手，身兼黃山、江南十二連環塢的武技。

他並不是直接去幫夏侯戟，而是不知從那裏拔出一柄鐵槌，沒頭沒腦的突然向李義砸去！

李義大驚，連忙錯步避開漫天槌風，回身反打，一枝竹棒「毒蛇出洞」、「白虹貫日」，「蘇秦背劍」、「月裏穿梭」、「雙龍入海」，「二鳳穿花」一連六招凌厲猛攻，兀自脫不了任原單槌籠罩之下。

李義一咬牙根，竹棒一挫，「噹」地拔出了竹中長劍「颯颯」連聲，一連五劍，竟將任原逼退了一步。

「原來你是點蒼弟子！」任原一陣大笑，單槌一緊，將劍勢阻住，接着一聲大喝，先磕後壓，先揚後挑，李義的竹劍上了天。

「點蒼劍法，不外如是！」口中在說，手却不停，單槌再度砸下。這次李義閃避不開，給槌風震出了三丈開外，頭破血流，腦漿迸裂，眼看不能活了。

焦七正一掌逼退了雙爪，忽見李義慘死，心中一凜，不防任原的槌子已立即到了背後。

焦七突受夾擊，急忙移步轉身，「血手印」反來抵擋任原。

可惜瞻前不能顧後，顧後不能兼前。焦七沒擋得任原幾招，「嗤」地背心已經中了夏侯柔一爪，立時狂噴鮮血。

「好惡毒！」焦七轉身，一雙「血手印」拚着殘餘氣力，直印夏侯柔胸膛。

夏侯柔倒退三步，手一揚，七道金光一閃！

焦七慘號着，手撫胸口，掙扎着道：「七步追魂針？」

夏侯柔冷笑道：「讓你死在追魂針之下，算是便宜你了！」

焦七臉色大變，顯然異常憤怒，伸出一雙手，向夏侯柔走去，想和她拚個同歸於盡。

夏侯柔冷笑，一個倒空翻，已退至七步之外。

焦七方走了五步，臉孔已經發黑，全身痙攣，一雙怒目雖仍是瞪得大大，但眼角已有血沁出。不一會，七孔流血，焦七再大叫一聲，便倒在血泊中。

此時，雙戰夏侯戟，本來已佔得上風的李克鳳、張婉蘭二人眼見同伴悉數歸天，也不得不停下手，充滿恐懼地看着夏侯兄妹和任原。

夏侯柔只問了一句。

「『天下第一劍』在那裏？」

她知道李克鳳與張婉蘭已無法不帶他們去起回西門玉的神劍。只是，她還有太多想不到的東西，想不到的事情，在她想不到的時候發生。

＊　＊　＊

同日。黃昏日落。

萬勝槍面對着夕陽。

他人就坐在夏侯世家替他租下的房間的床上。這張床恰好對着窗，所以夕陽的餘暉正好映在他臉上。

這裏是安輝客棧，一間不能算是小的江湖人之家。然而這裏很靜，焦園中人本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現在既是傍晚，大多數的人都返了家，和妻兒一聚天倫之樂，走在路上的人自然是少之又少了。

他呢？

他沒有家，沒有妻子，沒有兒女，晚間只宿在鏢局裏面，又有誰想到威震中原的「鎭遠」總鏢頭會如此寂寞？

萬勝槍望着那紅如火的殘陽即要沒入山中。他的一生，豈不亦是到了這個階段？

他並不怪廢了他的血劍或李克鳳。

他早在多年前預見今日的結局，今天的到來只不過是遲早的事。

他苦笑着問自己：一個總鏢頭，不但丟了鏢，而且丟了武功；一世英名，一世事業，豈不是如流水輕烟一樣，消失而去？

他並沒有多想，因爲有人在敲門。

「進來！」聲音也嘶啞了。

進來的是夏侯翟。他一眼便看見萬勝槍滿臉悽苦，只得强笑道：「萬老總，餓嗎？」

萬勝槍眼中閃着光芒，不知是淚光抑或是反射的陽光。

「萬總鏢頭……」

「不必說了，今次我爲了你們夏侯世家斷送半生，眞是造物弄人。」苦笑夾着微泣，看得夏侯翟心也酸了。

「我不怪你們，這本就是命運的安排！」

二人相對無語。這時門又響了。

「是力金？」萬勝槍低問。

「是。」邊說邊開了門，正是「鎭遠」副總鏢頭公冶力金。

「總鏢頭，我有話說……」說着望了望夏侯翟。

夏侯翟會意，拱了拱手，就告辭出了去。

「力金，何事相告？」

公冶力金沒有答，只不過回身在門上上了栓。

「你不放心夏侯翟？」

公冶力金轉身低聲道：「不得不如此，他們安排我們在這裏，剛才却有消息傳到，傳夏侯戟他們找到了九華派劫鏢的人，知道神劍就藏在焦九老太爺那裏，現在連夏侯剛和畢護院都趕去了。」

「這些我都知道了。」

「試想想，如果他們得回神劍，還會給餘下的保鏢費予我們嗎？現在是我們爲自己打算的時候了。」

「你想……」

公冶力金湊過身來道：「事情已弄到這個地步，不如我們兄弟倆將神劍帶走。此劍價值連城，出了手，我可做點生意，總鏢頭的下半生也有着落了。」

「呸！」萬勝槍一唾沫噴了過去：「這樣的話虧你說得出來，你忘了我平日是怎樣教導你的嗎？江湖行走，最重要信義二字……」

「少來這一套！」公冶力金伸手抹去臉上唾沫，眼中露出兇光：「總鏢頭，你已今非昔比，不要隨便對我呼呼喝喝！」

「你……」

公冶力金見萬勝槍氣上顏容，不由得得意道：「萬老頭，今日你我之處境和十年前相比又如何？」

這次萬勝槍連話也說不出了。

「嘿！當年我窮途末路，給東海無名派長老金光上人追殺，三番懇求，你才肯收留我在鏢局中。哼！萬老頭，你記得嗎？當年你要我當衆叩十三個響頭，此侮辱十年來我常記心頭！」公冶力金雙目射出恨火，併指如戟，幾乎戳到萬勝槍鼻上。

「力金，當年的胡塗事你還提來作甚麼？況且後來我不是內疚於心嗎？這些年來，我極力培育你，還不能消解當年之辱？」

公冶力金冷笑道：「有仇不報非君子。恩歸恩，怨歸怨。」

「你……」萬勝槍激動過度，說不下去，連連咳嗽。

「萬勝槍，想不到你也有今日，我與你合謀劫奪神劍，是報恩！你既不屑跟我同流，報怨就在眼前！」

「你究竟想怎樣？」

公冶力金大笑道：「你乖乖地交出總鏢頭的令符！」

「你想我傳你總鏢頭之位？」

換來的是一陣默認。

「哼！力金，本來你不必逼我，我也打算傳位給你，想不到……」

「你即是說現在不想給我啦？」

「我……」一陣怒意升起，萬勝槍破口大罵道：「我寧願給猪給狗給老鼠，也不給你這個烏龜王八蛋！」

公冶力金不怒反笑：「不錯，我是烏龜，我是王八，但總好過一個廢人！」頓了一頓，又道：「而且你不要忘記，我現在隨時也可殺你！」

萬勝槍臉上青一陣，黃一陣，過了良久，才緩緩吐了口長氣，苦笑道：「好，公冶力金，我服了你！」

「不如說你貪生怕死！」一句話也不饒人。

「你想怎樣說便怎樣說吧，不過我說了出來便要饒我一命。」

公冶力金想了一會，點了點頭道：「好，快說令符在甚麼地方？」

「在鏢局密室中。」

「那間密室？」

「三號，裏面石櫃有一石匣子，打開了它自然見到！」

公冶力金奸笑了起來：「萬勝槍，算你識趣，但我不能留你在世上！」

「你……」萬勝槍臉色大變，全身都抖起來了。

公冶力金不等他叫出聲，一招「泰山壓頂」使出，水磨鞭要了他的命！

萬勝槍臨死前發出的慘呼，就像一個至死不信被人一再出賣的寃叫。

公冶力金一招奪命，立即轉身，伏在門後。

夏侯翟聽見慘叫，果然飛快撞開房門，察看究竟。

怎知方見到萬勝槍屍身，就覺背後風生，閃避已來不及了。

同是「泰山壓頂」，不過同時加上了另一招「橫掃千軍」，上下夾攻，夏侯翟登時腦漿迸裂，肚皮開花，連死在何人手下也不知道。

公冶力金一舉撲殺二人，不禁得意狂笑起來。

「嘿！」驀地一聲冷笑，夾雜在狂笑聲中，顯得特別刺耳。

狂笑登時停了，換轉的是緊張急問：「誰？」說着人已作出最佳作戰準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將一雙水磨鞭舞得風雨不透，將全身要害護住。

「哈哈哈！」冷笑更大了。

「哈！老子牽你出來！」公冶力金怒罵着，一脚踢開了窗戶，一個打滾，就滾出了萬勝槍的房間，到了院子。

果然院子裏正站着一個人，兀自在冷笑。

夕陽還未完全下山，在最後的一點光芒下，這人就像是一個由地獄中出來的幽靈，不知要來索誰的命。

來人一身麻衣，披黑披肩，背包袱，一頂馬連坡大帽正好遮住了臉孔。一雙深沉的眸子在帽後閃動着毒蛇般的光芒，顯得說不出的神秘。

「孫欽？」這人的聲音更冷得像冰。

公冶力金的臉登時變了。這本是他十年前的名字，此人是不應知道的。

「十年前關東大盜孫欽得罪無名派，遭金光上人追殺，投奔萬勝槍，想不到竟會如此忘恩負義！」

公冶力金奸笑道：「你知道的事太多了，我不能留你在世上。」

「你殺得了我？」

公冶力金再不打話，人已衝了過去。

「霸王擧鼎」、「雪花蓋頂」、「橫掃千軍」、「下墮流星」連續四招攻擊，連人家衣衫也沾不上。公冶力金大喝一聲，左手鞭「朝天霹靂」，右手鞭「立劈華山」，一上撩，一下壓，使出殺手神招來了！

可惜「朝天霹靂」撩不中人家，却撩到了自己褲下。「立劈華山」更糟，一鞭壓上了自己天靈蓋。

公冶力金慘叫着，摔倒在地，拚着最後一口氣問：「你……究竟是誰？」

「你這種人死有餘辜。」不算是回答的回答。

「你……誰？」

蕪衣人轉身而去，臨走前留下了兩個字：「一魔。」

公治力金苦笑着，終於咽下了最後一口氣，他已知道他死在這個一魔手上是沒有怨言的。

這時，「九華一劍鷹」正在焦家大院現身。

華燈初上，焦園裏也起了風。

焦家大院離「明華酒家」不遠，騎着馬三步夾兩步便可到達。

這裏是焦九老太爺焦處勳的住宅，稱爲大院，果然有一定派頭。

和焦家武館一樣，大院門外照例又是焦九老太爺的標誌，高如人形的大大一個「焦」字。門是鐵鑄的，看來至少要兩名大漢才推得動。門側放置着兩隻雄糾糾的石獅，石獅之上，大門兩邊各掛了一塊紅匾。

右邊寫着：凌雲風嘯天雷猛虎騰龍起。

左邊寫着：撼地山搖蓋世英雄本領高。

對得不夠工整的聯，却煞有介事的鑲在門前。門上更大書「山東第一家」五個大字，完全不瞧夏侯世家在眼內。

「好大的口氣！」夏侯戟看了不禁道。

夏侯戟、夏侯剛，夏侯柔連同任原與夏侯山莊護院畢星影已到了焦家大院門前。他們馬後還縛着兩個帶路者，顏容落拓的李克鳳與釵環散亂的張婉蘭。

夏侯柔恨恨道：「不是他們說，我們也不知道這焦九老太爺也有九華派淵源，難怪如此肆無忌憚，並且包庇劫鏢賊！」

夏侯剛一看兄妹，詢道：「現在怎樣？衝進去？」

話音剛落，鐵門「轟」地慢慢打開，門後走出八名紅衣大漢，擁着一個鬚髮皆白，然而精神奕奕，臉如重棗，一身錦衣長袍，頭戴金銀高冠的老人。

「焦九老太爺？」

「正是，老夫早已久候。」

「你早知我們會來？」

焦處勳捋鬚而笑，似答非答：「『九華一劍鷹』就在堂內等候他兩名高足回來，請各位到後堂議事。」

「『九華一劍鷹』也來了？」夏侯兄妹不禁異口同聲，心頭不由得有點怯意。

「九華一劍鷹」尚輝！

這七個字近二十年來，威震江南八十州，江湖上個個都對他又尊敬，又害怕。

可以說他是大俠，也可以說他是豪强。總之他在江湖人心中的地位，就好像五大門派掌門一樣，永遠不敗，也不死！

五大門派，就是少林、武當、峨嵋、華山、無名。

他們人多勢衆，高手如雲，而且代代出能人，輩輩出英傑，其掌門是人，終會一死，但聲望與精神，却始終屹立不倒，形象始終活在人們心中。

沒有人敢去挑戰五大門派的掌門，所以他們也永遠不敗。

但除了五大門派，近年來江湖已崛起了九華一脈。

九華派的掌門，便是「九華一劍鷹」！

也許正因爲他們新興，便企圖劫奪「天下第一劍」，以增加聲威。

誰料人算不如天算，劍雖奪到，却行藏敗露，被夏侯世家的人知曉了劫鏢者來自「九華」，並請來了霹靂堂的人來對質。

到了這個時候，「九華一劍鷹」不現身以擺平事情，似乎便不可能了。

夏侯戟想到這點時，恰好便看到了端坐在內堂主人椅上的尚輝。

他生得高頭大馬，身材魁梧，但年紀已不少，腦後只剩下稀疏的白髮，眉毛也變白了，五寸長鬚更雪一般白，臉色紅潤，襯上半禿額頭上發出的紅光，更顯得精神奕奕，神采飛揚。

然後他就發出一陣淡亮笑聲：「幾位夏侯賢姪，看到你們眞是好！坐下，坐下，喝杯茶！」

他的手一擺，端茶出來的竟是司馬嫣然。

焦處勳不待她將茶分放給夏侯家衆人，接過其中一杯，忽地用指力一彈，竟將茶杯平推出去，半空中不溢出一點，便送到左首一張客桌上。

「這裏沒酒，就讓老夫以茶代酒，敬各位一杯吧！」焦九老太爺也哈哈大笑。

這樣露一手，目的不外乎讓夏侯衆人知道他的武功也不弱，加上司馬嫣然，九華派的高手，竟都在這焦家大院內等待夏侯戟。

夏侯戟心下清楚，這時再不能不放李克鳳和張婉蘭了。

「多謝！但明人不做暗事，我夏侯戟今天來，是代表家父討回我們用五萬兩黃金買下的『天下第一劍』。我敬重尚掌門是一代大俠，根本不信會派徒弟劫奪他人寶物，現在雖然活捉兩位高足，但也不敢擅自處理，特押來讓尚掌門發落！」江湖人說江湖話，不轉彎抹角，不贅言砌詞，只求盡快解決事情。

「哦？」尚輝看着司馬嫣然接過畢星影推來的師弟妹，並且解開了綑縛，已在活動手脚時，才道：「護送小徒回來，我豈不是要多謝夏侯賢姪了？」

夏侯戟拱手道：「不敢。」

「你當然不敢！」尚輝忽地沉下了臉，聲音也變粗了：「對小徒無禮，還口出胡言，誣衊他們偷你家甚麼『天下第一劍』，該當何罪？何况，那劍也原非何家之物，甚麼黃金五萬兩，我尚輝沒有嗎？」說罷手一擺，司馬嫣然又

拿出好一疊銀票。

「咄！拿去！不要再理甚麼『天下第一劍』之事！」尚輝隔空掌力一送，司馬嫣然手上的銀票如雪片般飛起，紛紛飛到夏侯戟的脚下。

情況變得顯明不過了，尚輝一上場便來這招軟硬兼施，乾脆俐落。夏侯戟一收下銀票，這場强逼性買賣便成交。以後夏侯世家怎樣也奈何九華派不得，若不肯就範，九華派高手圍伺左側，夏侯戟又可以幹甚麼呢？

焦處勳陰惻惻地笑了起來：「快快拿走銀票吧！不然這裏大門一關，我擔保外面絕對不會知道你們將會遭逢的命運，只要你們出不去，故事任我們編。例如甚麼夏侯家三兄弟被劫鏢客殺死，『天下第一劍』流落在外，九華派掌門輾轉獲得……」

「卑鄙！」夏侯柔銀牙幾乎咬碎，如果目光能殺人，尚輝與焦處勳已死上好幾次。

「尚輝本就不是好出身，他卑鄙是意料中事！」一道極冷峻的聲音自樑上傳來。

「是誰？」尚輝低叱一聲，一指已向上方彈去。

「滋」的一聲指力破空而出，顯得內勁驚人。

「篤」地指力射中横樑。原本在上面的人却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青衣青劍——血劍！

夏侯戟與夏侯柔當然認得他，數天前才在林中會過面，親眼見他以一招打敗萬勝槍。

不知何解，兄妹倆忽然都將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制住尚輝，使事情出現轉機。

當然，他們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其實十分諷刺，正派之間的相爭，其中一方竟寄望於邪派高手，正邪之分又何在？

果然血劍還有下文。

「尚輝原是福建豪强，打家劫舍的事早年幹過不少，上了九華山後才僞心向佛，騙得老掌門傳位給他，這樣的人甚麼事做不出來？」

夏侯戟等恍然大悟，但血劍又爲甚麼這麼清楚尚輝的出身？尚輝本人顯然很不欲別人知悉，這些年來想必用了很多法子掩藏，以至夏侯戟等連聽也未聽聞過。

血劍說話間，尚輝連聲乾笑，顯然全部說中他們的要害。

「血劍，爲何你要來趟這渾水？」

血劍冷笑：「不是你叫我來的嗎？」

「胡說！我們河水不犯井水，無端端我惹你作甚麼？」

「寫匿名信叫我前來奪劍的，不是你嗎？」

「匿名信？甚麼見鬼的匿名信？」

夏侯戟聞言立即從懷內拿出一魔和血劍日前在林內留下的信函，擲到尚輝脚下。

尚輝這時才站起身，緩緩撿起信，夏侯戟才發覺他的確高大，甚至比血劍高半個頭。

尚輝匆匆一看，怒道：「我從來未寫過這些信，相反，我也收到一封！」

他手一揚，寒光一閃，「奪」的一聲，大堂圓枱上被他用飛刀釘住了兩封信。一封是夏侯戟剛給他的，一封是他自己的。

同樣是那兩行字，同樣的字迹！

到了這時，連夏侯戟也覺得有點不對頭了。他覺得好像暗中有人挑撥衆人共爭神劍，尚輝欲援九華派聲威；血劍是用劍高手，自然愛寶劍；一魔聽聞也想做無本買賣，神劍出手可賺一筆，所以都給那人看中了動機，唆使他們到來劫劍。

然而，那人本身的目的又是甚麼呢？

「無論如何，我今次找定了你。」血劍極冷的聲音似不會因任何事而改變。

「爲甚麼？」

「我久欲與你一決高下，這個機會我不會放過。」

「你想就在這裏和我決鬥？」

「有何不可？你剛才不是意氣風發的嗎？我最喜歡在對手最得意的時候與他交手。」

「血劍，別人怕你，我尚輝不會怕你！」

「我知道，你不用說出來。」

血劍這句話一說完，夏侯戟便知道這一戰勢不可免。

他已感到尚輝那一股自雙目中迸射出來的殺氣——他已急欲要血劍血濺當場。

同樣，血劍的劍氣亦已籠罩全室。

夏侯戟知道這時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急叫：「阿柔，速到後堂搜劍！」

他一說完，「雙鳳銀戟」就朝焦處勳身上招呼。

他知道夏侯剛就在他身邊，兩兄弟合戰這焦九老太爺，無論如何也可跟他纏鬥三、四百招。

與此同時，任原與畢星影亦已出手，他們的對手是使柳葉雙刀的司馬嫣然。

任原用鎚，畢星影用槍，司馬嫣然面對他們根本不能托大。

畢星影綽號「桃花槍上槍」，槍槍桃花槍槍開；任原擅使獨門武器「鱷吞連環鎚」，二人一合攻起來，饒你是「九華一劍鷹」最得意高足，也應付得甚爲吃力。

夏侯柔搶入後堂，剛鬆動了筋骨的李克鳳、張婉蘭連忙截住，但夏侯柔宛如瘋了一般，使的全是進手招數，二人竟擋她不住，給她衝了進去。

這時血劍便刺出他的第一劍！

沒有人能形容「血劍」出手一擊的，他的可怕不在快，也不在狠，而是一招便封住了對手的去路，使人躲無

可躲。

尙輝却好像偏偏能！

無論如何嚴密的劍招，總有破綻，總有缺點，問題是你是否來得及發現，又是否來得及把握。

尙輝能掙扎到今時今日的名聲和地位，正是以擅於把握機會爲因的。

血劍出手第一招，他一看便知不能硬接，但他身後明明便是主座屏風，要退無處可退。

於是他只有一個方法——圍魏救趙；攻敵所必救！

他也用劍，但劍僅得二尺四寸，比一般的三尺七寸長劍短，而血劍的劍氣，則顯然盡聚前半截。

血劍一招使出，他便看到了血劍劍招的弱點前强後弱。

當然，嚴格來說，那也不算甚麼弱點，因爲血劍的招數是連綿不絕的，一招未老，下一招已繼至，所謂「後弱」，很快便被下一招的「前强」彌補，以至整體看來，只是一系列的「强」招。

這也可說是血劍的厲害處，沒有人能一路「强」下去的，但血劍正是能好好將其劍招的弱勢隱藏在强勢之中，使敵人難以抵擋。

但是，既存有弱勢，理論上便可擇其弱而攻之，而尙輝用短劍——一寸短，一寸險，正可以在最險要的關頭擊其弱處。

尙輝瞧準血劍劍氣的散結點就在劍尖後兩尺的某一點，所以當對方一劍刺來，他也一劍迎上去。

先刺血劍腰腹，好像要與他同歸於盡。

他也瞧準血劍可以不理他，因爲血劍劍長，讓尙輝刺中腰腹時，尙輝早斃於其劍下。

問題是腰腹是要害，受人襲擊不可能不分神一顧。一念間可決定不理，但就在這一念間，出手已慢了。

尙輝便把握這個機會，刺出的一劍忽然改變方向，擊在血劍劍尖後二尺處！

「叮」！火花一濺，血劍的劍赫然斷成兩截！

尙輝的劍勢不斷，反刺血劍咽喉。

他的眼睛已露出勝利之光，這一招才是他的殺手神招，莫道血劍招已老，劍已斷，就算是好好的站在這裏，也未必接得住。

九華派的武功，經過他改良，已能合輕靈與穩重爲一。虛刺腰腹是輕盈，突擊咽喉則是重手法。

血劍一招廢掉萬勝槍，他也能兩招殺敗血劍！

對講究機會的人來說，一、兩招間分出勝負本是常態，那是不用根據對手不同而別論的。

血劍眼見自己一招之間，竟給人削斷了兵器，必然震驚不小，一驚之下，這穿喉一劍如何避過？

據說他從未一敗。這次一敗，想不到便是一死。江湖上打滾，敗了往往亦等如死。

有時死了倒好，總好過生不如死。

尙輝剛念及此，場中一個令他完全意料不到的變化却發生了！

血劍並沒有死，也沒有中招，因爲尙輝的殺手一招竟然被他用最巧妙的方法擋開了！

「叮」的復又一聲，本來被尙輝前一招擊斷的一截青鋼劍彈飛而出，這時竟剛好撞在尙輝的短劍上。

這一撞勁力大得驚人，尙輝的劍招登時歪了。

就在這一刹那，血劍手中剩下的半截斷劍亦激飛而出，「奪」地直插中尙輝小腹！

尙輝想也想不到，血劍竟是故意讓他擊斷手中劍，反而利用那一分爲二的斷劍，一半擋敵，一半傷人。

他人本已在不利位置上，這突起之變化，立時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敗。

斷劍插中氣門，尙輝登時鮮血狂噴！

血劍已不用殺他，相反，人早倒翻出三尺之外，冷冷地看着這手下敗將。

「好！馭劍大法，飛劍一擊！」一人自後堂拍掌大笑而出，與此同時，其他正在進行的厮鬥中，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司馬嫣然本來雙戰任原畢星影，戰到酣處畢星影却突然掉轉槍頭，一槍刺在任原身上！

任原慘叫一聲，不可置信地看着這夏侯山莊的護院。

然而，他臨死前看到的更令他大惑不解，因爲畢星影刺倒他的同時亦用極快的速度一指點倒司馬嫣然！

他既不是九華派的卧底，爲何要殺他？此人顯已非眞正的畢星影，他眞正的身份是甚麼？

一切問題任原已來不及解答，死神已到來召喚他……

與夏侯戟兄弟相鬥的焦處動命運也好不了多少，畢星影放倒司馬嫣然後，一個翻身，倏地向身在圍攻之下的他攻出十二指！

這十二指並不是殺手，不過焦處動要閃避這十二指，便得將身體往夏侯兄弟的兵器上送。

慘叫連聲，夏侯戟戳了焦處動兩戟，夏侯剛則一劍刺中他左腿。

但焦處動倒在血泊中時，亦親眼看到夏侯兄弟受到「公平」的對待。

夏侯戟的戟招呼到自己兄弟頭上，夏侯剛劍斷人傷，夏侯戟自己身中一指，哼也沒哼一聲，倒地不起！

只不過一刻之間，畢星影利用衆人互相厮鬥，突然發難，用極快的手法，擊斃任原，打傷其餘四人。

後堂出來的那人又拍掌大笑：「好

功夫！杭州血殺，我們又見面了。」

血殺！假扮畢星影的人，指力到處，高手受制，果然便是以指功聞名江湖的血殺！

他到處劫竊採花，擅於易容改扮，難怪他扮成畢星影，能騙到同來的任原與夏侯兄妹。

血殺聞言目光一寒，盯住來人：「哦？西門金剛？」

後堂出來的人並不是空手出來的，在他脚下正是剛搶入裏面，業已軟倒的夏侯柔、李克鳳、張婉蘭三人，似乎爲他所制；在他手上的一個黃包袱，正是人所共爭的「天下第一劍」。

「西門金剛？」血劍聞言心中一震，本來負着的手也放開了。

「不錯，是我。」西門金剛此時當然不再是蘇州虎樓掌櫃的裝扮，他此時錦衣華服，似已恢復西門世家大員外的身份。

「武林傳言被西門世家追殺，盜去『天下第一劍』，又將它賣給夏侯世家的，就是你？」血劍冷冷地問。

「不錯，正是我。」西門金剛笑得很令人討厭，但他面對這江湖上人人聞之喪膽的「二血」，毫無懼色，則是令人稱怪。

血殺盯住他手上的「天下第一劍」，目光又漸轉兇。

西門金剛當然察覺到這個變化，輕輕一擲，黃包袱就落在場中，恰好在血劍與血殺之間的地上。

「『天下第一劍』就在這裏，你們要自己拿好了！」西門金剛淡淡地道。

血劍用冷笑截斷他：「我才不中你的詭計去自相殘殺，躺在地上這些人便是信你鬼話才落得的好下場！」

西門金剛笑道：「我沒有說過甚麼話呀！」

「沒有？」血劍不怒反笑：「那麼這些是甚麼？」說罷伸手一指柱上剛才被尙輝釘上的兩封匿名信。

「信是你寫的？」血殺看着，充滿狐疑地問。

「是我寫又怎樣？」

「你挑撥多方人馬爭奪這勞什子，居心何在？」

西門金剛臉上突然堆上恨意：「居心何在？居心何在？哈哈哈……」

這一番狂笑聲震屋瓦，表示他內功其實也不弱於尙輝多少，這點連血殺也始料不及，起碼在蘇州虎樓初會時便看不出。

笑聲驟然停住，西門金剛的目光射到了躺在地上半死的尙輝身上。

「我的目的便是他！只有他！」

血劍和血殺不但聽出西門金剛的聲音中充滿怨毒，而且同時發覺尙輝雙目已佈滿恐懼，彷彿末日經已降臨。

西門金剛大笑，笑得悽厲絕倫：「你們爲甚麼不問問他，他當年是如何發跡的？他是怎樣才當上九華派掌門的？」

血劍一沉吟，記憶着道：「尙輝最初在福建做無本買賣，後來不知如何將他全部積蓄捐獻九華山上的佛寺，九華派老掌門感他意誠，以爲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堪造就，就讓他進了門牆，後來更成了掌門的繼任人。」

西門金剛恨恨地道：「好！當今還像你記得那樣清楚的人已很少了。忘記是時下人的通病，所以像尙輝這樣的小人便可雀躍得志！」

血殺道：「你很恨他？」

「我爲甚麼不能恨他？當年和他合作幹活的你道是誰？給他出賣，吞併全部生意的你道是誰？因爲他而被人趕出家門的你道又是誰？」

血劍聞言也不禁訝然：「就是你？」

西門金剛用笑聲代替回答。

血殺恍然大悟：「西門世家的大少爺曾和人合伙幹無本買賣，這就是你當不上西門山莊當家的主因！」

當年的「兄弟」，因意見與私利反目，尙輝吞併了西門金剛，並將吞併所得作爲上九華山的見面禮，此後一帆風順，甚至當上了九華派掌門。相反，西門金剛却因此東窗事發，竟被逐出西門世家，這種此消彼長，通常便是助長恨意、加深怨毒的泉源。

血劍道：「所以你便要借助我們和夏侯世家，佈下這個爭奪神劍的妙局，使尙輝在爭奪戰中受到攻擊？」

西門金剛看着業已無反抗之力的尙輝，得意地笑道：「即使他不爲人所傷，我也要令他身敗名裂！」

血殺道：「你又料到尙輝和我們一定前來奪劍？」

「哼！他賊性未改，你們也非善類，江湖上甚麼正統分配，素來不放在眼裏……何況，神劍的確值錢，不然夏侯世家也不會重金買下。」

血劍看着尙輝道：「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處置他？」

西門金剛吃吃笑道：「你們走後，我會將他慢慢用刀割碎，最後拿出心肝來送酒！」

「可惜！」血劍長嘆一聲。

「可惜甚麼？」

「可惜我這人有一個毛病，就是很不喜歡被人利用。你這次利用我來報私仇，用的手法又太過卑鄙，連累那麼多人，我相信你爲了滅口，我們走後也不會放過他們。這些我都不喜歡！」

西門金剛不置信地看着他，失聲道：「惡名滿江湖的血劍也來和我講道德？怪我卑鄙？怪我傷及無辜？」

「盜亦有道，你最好清楚，我出手雖狠，但却還是有選擇的。」

西門金剛道：「你我並無利益衝突，『天下第一劍』你盡可拿走，至於血殺兄……這裏有漂亮娘兒兩個，本來我想留給自己享用，現在不如做個人情，轉送給你！」說罷拿起地上神劍，

又手指軟倒在地上的夏侯柔與張婉蘭。

血殺一瞧，張婉蘭人本美艷，是男人心目中的首選；夏侯柔人雖火爆，但論姿色也有七分！

西門金剛見他目光轉動，知他已經心動，復又拍掌笑道：「這種分配皆大歡喜，我們各得其所，將來還可能再行合作，發大財，分女人！」

「你得意太早了。」又一道冷語從後室傳出，西門金剛一驚轉身，便見到一個頭戴馬連坡大帽的蔴衣人緩緩步出。

「一魔？」

「你剛才看到血劍擊敗尙輝時用到的馭劍大法，便知道自己也不會是他的對手，便想再用神劍挑撥血劍與血殺自相殘殺，讓你可收漁人之利。血劍不中計，你又以名利籠絡之，這種人我最看不順眼。」

「原來是一魔兄！你嫌分贓不勻麼？你想要甚麼儘管出聲，何須出言諷刺？」西門金剛皮笑肉不笑。

一魔看着地上的尙輝、焦處動等人：「本來這等人死有餘辜，不過你的居心顯然比他們更毒！」

「是又怎樣？」

一魔冷笑：「我不喜歡的人，加上居心不良，有謀害及利用我之心，通常只得一個下場。」

「哦？」

「我不懂得馭劍大法，不懂得用氣使劍，使斷劍也可半空轉彎，你不必怕我。」

「我們又何必……」

「廢話少說，爲你自己的性命，出手吧！」

一魔斬釘截鐵，一雙沉沉的眸子在大帽下堅定如鋼，尖銳如矢。

「哈哈哈……」西門金剛突然又狂笑起來。

「有甚麼好笑？」這次連一魔也皺起眉來。

「哈哈哈……幸好我早有準備。一魔，你是逼不到我的。」西門金剛話一說完，右手即一彈指，原來通往院外的廳門外立即傳來一陣咳嗽聲。

衆人的目光落在進來的人身上。

他——滿臉病容，走路不忘咳嗽。

他——鮮血披肩，四尺長刃常掛腰間。

血披肩！

「和你們這些人打照面，我會不小心麼？」西門金剛得意地道：「我早僱了血披肩，有誰想殺我，血披肩就給我先殺了他！」

他手一揚，一張五十両的銀票擲到血披肩手上：「這是酬勞，你給我殺了他。」西門金剛戟指一魔。

如雨笑聲爆發，這次是「三血一魔」一同笑了。

西門金剛這時才察覺很不對勁，血披肩沒有如言出手，他只不過看着其餘二血，笑個不停；咳聲夾住笑聲，西門金剛聽來，比利刃磨在骨頭上的聲音更難聽。

一魔道：「西門金剛，這次你犯的錯誤眞要命。」

西門金剛不能說話了。

血劍道：「你竟然不知道『三血一魔』本就是同門，就想利用我們爲你做事，而且還想挑撥我們自相殘殺。」

血披肩咳聲不斷，但說的話最尖銳，最驚人：「我們都是魔敎中人，有金蘭之約。」

血殺道：「我們現在說給你知道，因爲你已經是一個死人，不能再洩露任何秘密。」

西門金剛雙目盡是恐懼，他忽然體會到一刻前尙輝的心情，現在他和尙輝都已經和死人沒有分別。沒有人能在「三血一魔」的聯手下逃出生天！

江湖中人，本就是要在刀尖劍影下爲恩怨情仇出生入死。西門金剛終於拔出劍——天下第一劍！

劍當然是寶劍，一泓寒光，冷意直傳到他心底，那裏——因爲一抹心魔，現已將他送上了末路。

劍冷心魔，多少江湖人斷送其上？

(全文完)

空門佛劫

武林軼事秘聞錄／荊雷子・文　可飛・圖

皈依我佛難還俗　團聚不成兩相殘

這幾天來，五台山道上，大路小路都有手持鐵禪杖的和尙把守，雖然也有屬於知客一類的職事僧人，穿着齊整，但腰間也佩上戒刀，使人一望而知五台山上在戒嚴狀態中。事實上也不能不如臨大敵似的戒嚴。

因爲是住持大師圓寂，各地武林人士都來瞻禮，此中龍蛇混集，眞眞正正英雄豪傑固然很多，但出身綠林亡命之徒也不少，爲了提防有人搗亂起見，因此整個五台山上處在戒嚴狀態。

這措施是對的，武林本來就是個是是非非的淵源，恩怨纏得難分明，何況這位住持大師若定和尙是在半路出家的武林高手，在他未皈依三寶之前，闖蕩江湖二十年，一口雁翎刀打遍天下，難免與人結下樑子，如今他七十高齡，自知圓寂之期已屆，邀請武林同道前來瞻禮，同時也懺悔昔日殺戮太重，打算乘此機會，了斷他過去數十年的樑子。

要知道若定和尙是當代武林高手，而五台山派又是淩駕當今武林各派之上的巨大門派，所以南北五台山的僧人，俱薈萃於此，施行特別戒嚴，誰知就在擧行莊嚴肅穆的圓寂大典之際，若定和尙剛坐上九品蓮台，宣佈自己今天未時一刻圓寂，與世長辭，還未說到懺悔之言詞，突地裡，在他背後的如來佛像頂上，忽然嘩啦啦的一股風飄出，眼前毫光閃閃，拍拍拍，一陣亂响，十八枚三角稜芒射在若定和尙身上，頭頂面門以及胸前背後，立時鮮血冒出，把他身上穿着的錦緞袈裟，濡染上了這斑爛的血漬。

這突然而來的襲擊，不但四大護法、十八代弟子大吃一驚，前來瞻禮的各門各派武林人，也齊聲大叫：「捉住兇手，捉住兇手。」說時遲，那時快，大護法靜音和尙身形一起，已凌空躍到九品蓮台之上，但是就在這當兒，他尖聲駭叫道：「住持大師圓寂了。」

二護法木鐸和尙道：「不，住持大師練成金剛不壞之身，無論甚麼暗器也不能將他擊斃的，怎會在這個時候圓寂。」說着飛步走上前去。

但是用手一探若定和尙的鼻兒，果然沒有呼吸，再摸一摸他胸前，也冰冷得沒有一點兒溫暖，証實已魂離軀壳圓寂了。

若定和尙死訊傳出，不但負責護衛大雄寶殿的十八代弟子亂哄哄，站在大殿兩旁瞻禮的武林人也亂了秩序，人人搶步上前，可是就在此時，三護法立山和尙高聲喝道：「本派弟子不得擅離崗位，務要將大殿進出口處封閉，杜絕兇手從混亂中逃脫，各位瞻禮的武林道朋友

，也請站回原處，請勿移動。」

立山和尚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嚴峻，臉孔更冷若冰霜，威猛的氣概，使人望而震慄，所以各派各門的武林人，上至掌教，下至門人，都不得不站住了脚。

立山和尚却大踏步走上九品蓮台，把方丈大師若定和尚的屍體從蓮台上抱了下來，將屍體上的錦緞袈裟褪了下來，高高舉起，朗聲說道：「時值非常，請大師兄二師兄恕我僭越講話，這一件血袈裟，是放在師傅身上，準備圓寂的，而兇徒却在他老人家未圓寂之前，用十八口三角稜芒，將他老人家活活的擊斃，此仇此恨，我們不能以慈悲心腸寬恕，捉住兇手之時，定要由武林規矩，三刀六洞之刑為師傅報仇。各位同門，對此有無異議？」

立山和尚說得義正辭嚴，大師兄靜音、二師兄木鐸、四師兄禪海齊聲說道：「我們忝為護法，自應護衛山門，師傅活活被人擊死，此仇此恨，自然不能對兇手慈悲，三刀六洞之刑，應無異議。」

立山和尚又高舉袈裟道：「在座各位武林同道，都與家師有香火之緣，可不知能否仗義匡扶，協助我們執行三刀六洞之刑？」

武當派掌門人呂重修眞人第一個稽首答道：「咱們武當門下，願與四位護法，同申正義。」

少林派的務本禪師也合十道：「立山禪兄之法旨，少林派願鼎力匡扶。」

峨嵋派掌門人鐵掌李合飛亦振臂說道：「李某人與若定和尚是刎頸之交，協助復仇之事，義不容辭，謹代表我峨嵋門人，舉劍為盟！」說到這裡，刷的一聲拔出腰間佩劍，把左手衣袖割下了一截，以示衷誠。

三派掌門人先後表明了態度之後，立山和尚便一字一句的說道：「我看得很清楚，兇手是從如來佛像的頂上打出暗器，至今仍未離開大雄寶殿，既然三派武林前輩仗義匡扶，咱們就往佛像去搜索兇手吧！」

說完之後，便將腰間戒刀拔出，率先領導。三派掌門人及靜音、木鐸、禪海等人也隨其後，却不料就在此一剎那之間，眼前一條黑影，快如飄風，貼地撲出，不僅避過了他們，而且一抖手，便將立山和尚手中的血袈裟奪去，一縷輕烟的往上衝，由於貼地而躍奔大雄寶殿之上。不用猜，這條黑影當然是兇手，但他的身法奇快，動作矯捷之極。

四大護法及三派掌門人都是無法看得見他之廬山眞面目，儘管如此，立山和尚大吼一聲，高大的身軀騰空而起，緊躡在黑影之後，飛上正樑，大叫道：「該死的兇徒，我看你逃到那裡？」戒刀劃出半個圓弧。

說也奇怪，前面這條黑影，翻身甩出一口雁翎刀，而這一口雁翎刀，却和若定和尚生前所用的雁翎刀一模一樣，而這一口刀甩出之招式，也和若定和尚的招式毫無二致，同樣是「白鶴掠翅」，刀光一閃，便將立山和尚之右臂截斷，半截斷臂血淋淋的墮下地來，立山和尚痛極悲嚎，從二丈多高的正樑上跌下。

少林派掌門人務本禪師眼明手快，一舉手便將立山和尚接住，儘管接得巧妙，立山和尚已痛極暈厥，務本禪師急以破穴通元的點穴法施救。

那一邊廂的峨嵋掌門人李合飛恰巧在此一剎那間趕上，手中長劍凌空使出峨嵋絕招劍術「金鳳點頭」，仗劍直刺這條黑影的笑腰穴，要知道鐵掌李合飛和若定和尚有過刎頸之交，他志切報仇，不下於立山、木鐸等人之下，這一劍打出，用到八成以上的眞力，劍尖抖出耀目的光華。

像他這樣一招劍術，天下武林人能抵擋得了的人不多，但這條黑影輕功本領高强，身子一旋，很巧妙的飄出三尺之外，避過了他這一劍，但是鐵掌李合飛並不饒他，一掌拍出，擊在這條黑影背後，登時把這條黑影從高處擊下，口吐鮮血，但他雖然受了重傷，並未斃命，就地一個打滾，施展出「旋風雁翎刀」刀法，竟然打從大殿的正門撲了出去，十八代弟子四個人攔截他，三個被刺死，陳屍地上，倒斃於血泊之中。

兇手接連殺傷數人，逃出大雄寶殿，一縷烟似的向捨身崖奔去。鐵掌李合飛拍出的當兒，認得這條黑影的面貌，高聲叫道：「兇手是粉蝶兒。」

這一叫，大護法靜音、二護法木鐸、武當派掌門人呂重修眞人等人，各自施展出「陸地飛行」輕身術，像一羣鳥兒的追了出去，特別是木鐸和尚，厲聲吆喝道：「粉蝶兒，妳為甚麼要害死我師傅？」

粉蝶兒這個綽號，武林人並不陌生，因為她每次殺人，照例在牆壁上繪畫一隻粉蝶，表示她是殺人兇手，因此，粉蝶兒之名不脛而走，傳遍江湖。

但是，由於她輕功本領高妙之故，來去無踪，很少人能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即以現在而論，她雖然受了重傷，狼狽而逃，在後面追趕她的人，一時還趕不上她，儘管木鐸和尚連聲吆喝，並沒有趕上，自然更看不見她的面貌了。

從大雄寶殿逃出去，粉蝶兒一

口氣逃到了捨身崖，這十多里之遠，山徑羊腸，崎嶇不平，儘管她輕功本領高妙，畢竟喘不過氣來，香汗淋漓，滿頭大汗，而且在後面追趕的人並不罷休，啣尾直追，特別是靜音、木鐸兩人，更趕得急，因為他們知道捨身崖是絕路，到了崖邊，下臨深谷，崖高千仞，是個無處可逃的絕境，所以大聲吆喝，要衆人雁翅排開，成半月形似的趕上去，免致被粉蝶兒拚死反撲。

衆人在靜音、木鐸兩人指揮之下，將粉蝶兒追到崖邊，佈成了半月形的陣勢，使她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雖然如此，粉蝶兒仍然是像隻雌虎負隅反抗，翻身過來，這時衆人才看得見她之相貌。原來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模樣兒跟若定和尚一模一樣，長眉細目，廣額豐頤，最使人感覺訝異的，却是她鬢邊簪着一朵白絨花，那顯然是帶孝的表示，那麼她是帶誰的孝呢？衆人俱不知道，抑亦沒人查問？因為衆人都渴望將她擒住，處以三刀六洞之酷刑，為若定和尚報仇。

當下靜音、木鐸兩人，便各持戒刀，一左一右聯成一氣，緩步走上前去，厲聲斥喝道：「妳這妖女，為甚麼要害死我的師傅？他老人家今天未時一刻便圓寂的啦，從此與世長辭，即使他與妳結下樑子，但人死無怨，不該在他圓寂之時下毒手。」

靜音、木鐸兩人自以為說得理由充份，可是粉蝶兒冷笑一聲，道：「正因為他快將去世，我才急趕到五台山來，趁他活在世上時手刄他，這才能為我母親報仇雪恨，你兩個禿驢，知機的不要招惹這個是非，如若不然，你們兩顆禿頭也不保。」說罷，右手高舉雁翎刀，左手扣住一把三角稜芒，作出拚死的姿態。

鐵掌李合飛性子暴躁，忍不住排衆上前，超越靜音、木鐸兩人前面，仗劍一指道：「妖女，豈容妳含血噴人，若定和尚是敦品歷行的高僧，已修成正果，故能預知自己圓寂之期，妳憑甚麼說他做了壞事，夾纏妳母親的仇恨？」

粉蝶兒也是性情冷酷的女子，鐵掌李合飛這一罵，她本想說明報仇之原因也不說了，却冷冷的道：「李老兒，以前在雲南大理，你偷窺我的廬山面目，那時我就想把你幹了，祇因慈命難違，不許我殺孽太重，這才讓你這老頭子活到如今罷了，既然你這樣胡說妄言，自己討死，那就饒你不得了。」

說罷，手中雁翎刀一揮而下，立即寒光耀目，刀光如雪地籠罩下來，靜音、木鐸兩人認得這是他師傅若定和尚之雁翎刀法一般無異，威勢迫人，不禁叫道：「李前輩留神。」

誰知道未說完，嗤的一聲，刀光快疾如箭，疾點李合飛胸膛，儘管李合飛的峨嵋劍法已練到了爐火純青，也抵擋不住這一刀之勢，跟蹌後退。

此際，粉蝶兒已動了殺機，那還容他苟延殘喘，扣在掌中的十八粒三角稜芒，已然撒出，勢如滿天花雨，迎頭而下。

鐵掌李合飛手中空有長劍，也是無法抵擋得住，也來不及躲避，哎唷一聲，身子便如傾金山，倒玉柱，一交跌倒，頭頂胸前背後，十多道口子冒出鮮血，登時像血人似的。

靜音、木鐸兩人上前扶持着他，却已發覺他魂歸離恨天，早已一命嗚呼。

粉蝶兒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便將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峨嵋派掌門人殺死，她武功之高，出手之狠，委實使人為之駭然。

武當派掌門人呂重修看在眼中，立刻縱前叫道：「趁他此刻扔了暗器，未及取回之際殺她，以後難再有機會了。」說着仗劍直奔過去，「分花拂柳」，「葉底偷桃」，接連兩招劍法，一招緊似一招，將粉蝶兒迫住斷殺，靜音、木鐸、務本禪師等人也同意呂重修的建議，知道粉蝶兒之三角稜芒厲害，一齊上前去，兩口戒刀、一條禪杖直砸了過去，和呂重修眞人連成一氣，四般兵刄，勢如長蛇。

粉蝶兒雁翎刀法雖然厲害，畢竟是雙拳難敵八手，其他之武林人也各自拔出兵刄，衝上前來結成了一堵人牆，三面掩來。

如果在平原曠地上，粉蝶兒尚可以仗着輕功本領往後逃去，無奈此時此際，她處在捨身崖的邊緣，後面是沒有退路，逃走不得，所以像一頭負隅的雌老虎，咆哮如雷。

務本禪師本想饒她一命，但武當派掌門人呂重修却高聲喝道：「不趁此時將妖女除去，日後她會找我們報仇，那時我們衆人都防不勝防了。」

這一句話，最有刺激性，連一向抱着慈悲為懷的務本禪師，也聽得心頭一震，手中禪杖便如生龍活虎一般將粉蝶兒逼得連連後退。

她已然站到了崖邊了，一退再退，再沒有一寸地方給她再退了。

而務本禪師、呂重修眞人，一杖一劍已直壓過來，靜音、木鐸二口戒刀也從旁襲擊大叫：「捉住她，捉住她！」聲勢浩大，粉蝶兒背上所受之重傷，此時又發作，如芒刺背，痛入心脾，她是性子剛烈的人，不求瓦全，寧為玉碎，所以把心一横，虛刺呂重修一刀，欺身直

進，就在此空隙下，活生生的劈胸打了靜音和尚一拳，這才縱身一跳，躍下懸崖而去。

她這出乎意外的動作，人們忘了搶救靜音和尚，却一齊湧到崖邊去探視。祇見她身子輕飄飄的如一朵落花，直線往深谷墮下去，不用說，崖高千仞，她跌下勢必是粉身碎骨，務本禪師歎息了一聲道：「斯人可惜，好俊輕功本領，當今武林後起之秀，要練成她這樣的本領可眞難了。」

就在此時，聽聞木鐸和尚高聲大叫道：「各位前輩快些回來，給我師兄眞氣，不然，大師兄就活不成了。」

衆人聽聞此說，這才猛想起粉蝶兒在臨跳崖之前下了毒手，於是急急翻身過來，啊！靜音和尚面如白紙，四肢挺直，杏黃的僧袍，衣衫都被搗得稀爛，血肉模糊成一片。

從這傷勢看來，顯見粉蝶兒這一拳，集盡了一生功力於這一擊，故此把靜音和尚之胸膛打得稀爛了。

爲了搶救垂死的靜音和尚，務本禪師不惜以自己的丹田眞氣，透過掌心，貫注在靜音和尚的百滙穴，好使他眞氣運轉，保全殘生，務本禪師也是拚了斷送十年功力，把自己的丹田眞氣，用以救人，無奈傷者受傷太重，雖有務本禪師綿綿不絕的眞氣貫注，仍不能帶動他已在靜止狀態中的氣血運行，終於一命嗚呼，死在木鐸和尚的懷中。

五台山發生這一宗慘劇，不僅五台山本派損折一位掌門人，兩個大護法，武林中也蒙受巨大的災禍。

峨嵋派掌門人李合飛死在三角稜芒之下，死狀和若定和尚一模一樣，十八處傷口，都深深嵌入三角稜芒，衆人正在哀悼死難者之際，木鐸和尚忽然道：「這妖女怎麼樣？」

務本禪師答道：「她必然死在千仞懸崖之下，化爲肉泥了。」

木鐸和尚恨恨的道：「她死是活該，可是這件血袈裟我們要取回來。沒有這件袈裟，我師傅圓寂也不能收殮啦！」

務本禪師是僧人，當然知道這佛門的規矩，當下點點頭道：「是的，現在就快交未時了，快打發人騎馬到深谷去將這件血袈裟取回來。」

前來觀禮的武林人物，都是遠道前來的，精於騎術的武士不少，即時有六七個騎士，飛身上馬，沿着下山的山徑，飛馳而去。

却不料他們去了許久，眼見未時已過，若定和尚遺體陳放在大殿堂之上，甚麼都備齊了，就是等候這件血袈裟，木鐸、禪海兩人急得連連跺脚，因爲未時一刻已屆，去找血袈裟的人還沒有回來。眼看預先擇定的圓寂時刻，勢難依時將若定和尚之遺體入殮了。

正在焦急之際，一騎人馬飛馳而來，大叫：「奇怪，我們數人，找遍了崖下整個深谷，不但沒有這件血袈裟，連粉蝶兒的踪跡也沒有看見。」

這一報告，使守候在殿的人都爲之愕然，呂重修道：「不，我明明白白看着她墮下千仞懸崖的，不但我眼見，務本大師也看見的，她的屍體怎會不墮在深谷呢？準是你們沒有找到，待我親自去找她，把血袈裟拿回來。」說罷，施展「燕子三抄水」的輕功本領，拔地而起，連續三起三落，人已走出大雄寶殿。

但說也奇怪，久闖江湖的武當派掌門人呂重修，到了崖下，找遍了深谷，也找不着這件血袈裟，自然也找不到粉蝶兒的屍體了，這麼一來，他垂頭喪氣的重回大雄寶殿，顫聲道：「禍事大了，粉蝶兒未死，我們這一夥人，早晚之間，一定遭她謀害了。」

這麼一說，聚集在殿中的武林同道，凡是參加過追擊粉蝶兒的，都魂喪膽落。武功高强如務本禪師也目定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倒是已斷了一條臂的立山和尚縱聲大叫道：「粉蝶兒日後找我們報仇是另外一回事，目前沒有這件血袈裟，我們師傅不能成殮，各位武林前輩，各位武林同道，我們要杜絕粉蝶兒的報復，就得協助我們找回血袈裟，因爲這件血袈裟就在她身上啦！」

這話一些不假，取回血袈裟和杜絕粉蝶兒尋仇，兩件事即是一件事，息息相關，如果能從粉蝶兒身上取回血袈裟，那末決不會讓她活命，她死了自然不會尋仇，由於這個連環關係，務本大師想了一會兒道：「這個狠心辣手的女魔頭，看她以往在江湖上的行爲，定有來歷，而從來沒有聽聞她師門是誰？這一點老衲就懷疑在心，今天，看她所用的雁翎刀招法，和若定和尚之刀法無異，相貌也和若定和尚少年時一模一樣，事有蹊蹺，我知道這一手雁翎刀法，若定和尚未皈依三寶前，曾仗這一手巧妙刀法，橫行天下，而他老人家，也從來不肯說出師門是誰？莫不是此中有因果。」

立山和尚等師兄弟齊聲問道：「老禪師，你怎會將魔頭夾纏到我師傅身上談因果呢？」

呂重修眞人也愕然的對務本禪師問道：「你老人家到底是怎麼說呢？我聽得莫名其妙，如在五里霧中。」

務本禪師鄭重說道：「呂眞人，不但你如墮五里霧中，我比你年長十歲，也弄得不明白，因爲我們的年紀都比若定大師小，他在江湖上闖關東，下關西，萬兒响噹噹，在場各位武林同道，包括了五台山，木鐸、禪海等在內，全是後輩，自然更不知道前輩之事了，依我主意，解鈴繫鈴，總是一人，要知道此中因果，祇有找粉蝶兒查問，而找她之途，祇有向捨身崖下那邊找，照理，千仞懸崖，墮下去沒有不化爲肉醬的理由，如今她踪跡杳然，已經奇怪，何況五台山爲了若定大師圓寂，早就施行戒嚴，南北五台山的僧人都聚集到這裡來，大路小路都有僧人把守，她縱然輕功本領高絕，神出鬼沒，也不能混進大雄寶殿前來行兇的。」

務本禪師說出這一大堆理由，雖然能道出眞相，却已分析許多問題，衆人不能不聽他的主意。

呂重修眞人又問道：「老禪師，解鈴繫鈴，查問粉蝶兒是不錯，可是她踪跡杳然，如何找她呢？咱們再到捨身崖去也是沒有頭緒的。」

務本禪師道：「此時我不能回答你，也許是找得到頭緒，亦未可料。」說至此，務本禪師叫木鐸和尚把寺中所有繩索全拿了出來。

木鐸和尚依照他們吩咐，便叫第十八代弟子照辦，但是，也猜不出務本禪師爲何要這麼多繩索。

直至務本禪師將這一大堆繩索携到捨身崖，叫人預備了二個籃子，這才明白了一些端倪，當下問道：「老禪師，你打算坐在籃子裡，用繩子吊下懸崖去是不是？」

務本禪師點點頭道：「正是如此，因爲崖高千仞，沒有籐蔓，祇是石壁的隙縫中生長出野葛山草，粉蝶兒墮了下山，壓根兒是得不到任何憑藉可在半途中停頓的，但是，我看見她跌下時，身子輕飄飄的施展輕身術，我想其中必有緣故，何況她已有本領進入大雄寶殿行兇，對五台山的路徑應該是很熟悉，決不會不知道捨身崖之情形及地勢，既然捨身崖沒路可逃，她何必向那裡跑呢？當時她有充份的時間往那條路逃走的呀！

「呂眞人，我和你一起下去找，好歹也要找得粉蝶兒，追根問底查她之來龍去脈，爲甚麼在若定大師與世長辭的圓寂之際行兇？」

呂重修自然願意查究這一宗武林隱秘，於是立刻坐進籃子去，由木鐸和尚等人慢慢的將繩子垂了下去。

果然不出務本禪師所料，就在籃子垂下離地將近百尺，隱隱聽聞懸崖石壁之間，傳出斷啞的啜泣之聲。

這麼一來，呂重修眞人登時一怔，拔劍出鞘，務本禪師搖手示意，叫他不要魯莽。

過了一會兒，籃子再垂下一些時，這哭泣之聲更清晰可辨，是從石縫的野草叢中透出。

務本禪師之少林武功，是何等精純深湛，他就在籃子裡，使一招「燕子穿簾」，脚尖用勁，騰身一躍，斜刺裡竄進草叢去，兩手已抓着滋生的野草，儘管身子搖搖欲墜，但是他已看見草叢之處有個洞口，凌空翻身一個觔斗，斜刺裡竄入洞中，奇事立見，這一宗奇事，使他看得目定口呆。

原來粉蝶兒一手握着血袈裟，倒臥血泊中，鋒利的雁翎刀委棄在地上，而她倒斃之處，面對一個墳墓，嗚咽啜泣的不是別人，却是一個六十許年紀的老媼。

但是，這個老媼乍見務本禪師竄進來，初時嚇了一驚，但旋即臉色平和，了無慌張之態，她仍然繼續悲泣。

務本禪師看見粉蝶兒在刎頸自殺之後，手中還牢牢的握着這件血袈裟，已然知道內情複雜，當合十向這老媼道：「我是少林務本禪師，到這裡來並無惡意。」

這老媼悲憤的說道：「我也不怕你有惡意，反正我快也要自殺了，這就是我了却老命的東西！」

說罷，用指一指委棄地上的雁翎刀。

務本禪師聽得一楞，但他是出家人，而且上了年紀，甚爲冷靜，淡淡的問道：「我既然沒有惡意，而妳又不怕我有惡意，那妳老人家就該在妳未自殺之前，將始末詳情告訴我，須知粉蝶兒行兇，殺死了五台山派的掌教方丈大師，這是一宗武林隱秘，個中眞相，誰是誰非，不能不讓它淸白於天下。」

這老媼點頭道：「你說得對，現在我不妨告訴你，我是粉蝶兒母親的婢女冬梅，我的主母是東海蓬萊山杜曉月。

「說起來，若定大師是我主母的丈夫。」

她說到這裡，一陣勁風飄進崖洞中來，眼中亮光一閃，務本禪師知道這定是武當掌門人呂重修眞人，於是立刻說道：「呂眞人，用不着亮兵刃，快給我將寶劍收起來，你看，粉蝶兒喉嚨已斷，顯然是自刎而亡，這位老人家，是唯一知道眞相的人啦。」

呂重修眞人聽聞此話，立刻納劍歸鞘，站在一旁。

老媼冬梅繼續說道：「若定大師未出家之前是個航海的水手，姓彭名卓的小夥子罷了，因爲航行海上遇風，舟毀墮水。

「隨流水漂到咱們山，我主母將他拯救，看他英俊，動了凡心愛上了他，傳他蓬萊武功，尤其是千變萬化的雁翎刀法，但這人忘本，嫌我主母貌醜，生了粉蝶兒之後，剛巧海上刮大風，有一條船飄到蓬萊山下，他便棄了妻女，乘這條船回到膠州灣去。

「那時，我主母還不知道，祇道是他失足墮海溺死，痛哭流涕，因而雙目失明，是我協助她渡過淒涼歲月，撫養粉蝶兒成人，傳授她蓬萊武功。

「事情就是這麼湊巧，十年前，海上又刮大風，一艘大船飄到山下來，我主母聽聞船上之談話，才知道這個負心人彭卓，仗着蓬萊武功，在江湖武林上闖出萬兒，而且又皈依三寶，成了五台山的掌教方丈大師。

「主母又驚又喜，偕我同粉蝶兒乘坐這條大船來中原，主母渴望夫婦團聚，重聚天倫之樂，曾偕同粉蝶兒夜上五台山，在方丈室找到彭卓，但他藉詞已入空門，不肯還俗和我主母夫妻團聚。

「但我主母又不肯重回東海蓬萊山，後來粉蝶兒發現這個岩洞，而主母又誓言嫁夫從夫，所以痴心一片的隱居在這裡，這麼多年歲月，就靠粉蝶兒劫奪貪官汚吏之錢財度日子，依粉蝶兒之意早就要大鬧五台山了。但主母不依，前兩年主母死了，粉蝶兒就誓言要爲母報仇，所以打通隧道通往寺門去。

「剛才她突然拿着一件血染袈裟從崖上回來，說已爲母報仇，但弒父不孝，所以自刎墳前，我搶救已來不及了！」

務本禪師及呂重修眞人兩人聽至此，這才恍然大悟，知道粉蝶兒是由隧道潛入大雄寶殿行兇，但這一宗武林慘變，推源禍首，理曲在若定大師，粉蝶兒雖然有弒父之罪，却已自刎。

所以這兩位武林高手，互遞了一個眼色，便即對冬梅道：「妳主母杜曉月一生已了，如今她母女已過世了，妳用不着自刎了，我們不說出這裡的秘密便是，過了些時，妳悄悄離開這裡，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了。」

說完之後，務本禪師和呂重修仍然坐着籃子回到捨身崖上。

兩人都不將這發現告訴別人，而這一宗武林弒父慘劇，也就漸漸湮沒而不爲人知。

務本禪師與呂重修眞人兩人秘而不宣此中眞相，是爲了冬梅的安全，抑或不想使人知道武林中有女兒弒父之不孝事情發生。這是武林中一件無頭公案了。

（全文完）

巫山雲雨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楚宮賞賜無價酒　神龍細訴秘中情

上文提要： 陳淵懷念小娘子天嬌，在巫山周圍尋找，希望能得到天嬌消息，豈料尋找了數月均無下落，自己却常在迷迷糊糊中，似夢見宮女，夢幻似謎，他不甘心，醒來又向巫山行，遇到沱江人屠，細訴之下，沱江人屠聽說老漁隱已死，悲慟不已，當他知道陳淵即是老漁隱之子，以及老漁隱臨死情況，急忙告訴陳淵說他身上已承傳了其父的「上古神功」之功，並教導他施展之法……

陳淵道：「金駝子叔叔！」

沱江人屠放開手，說道：「南面江岸，由我把守，這北邊的大道，乃是由這駝子把關，娃兒，我可警告你，休要被他的駝峯撞上，這駝子的駝峯不但刀槍不入，而且能裂石開山，被他撞中了，你不是斷骨，而是骨碎。」

那晚在岷江野林中，陳淵已見過了，道：「我又不犯他惹他，爲甚麼撞我？」

沱江人屠的淚早已晒乾了，敢情已是晌午時候了，雖說是艷陽，這一陣奔馳，兩人身上都已見了汗。

沱江人屠呵呵一笑，說道：「娃兒，你試從他身前過去，往西走，萬事甘休，你若敢往東，嘿嘿，娃兒，你就知他厲害。」

陳淵若是今日之前，他倒是信的，蜀中四霸天，這金駝子雖是敬陪末座，名頭可响噹噹，當眞是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沱江人屠是粗中有細，這金駝子可不但性烈如火，而且是眞粗獷魯莽，性如其人，但今兒可不同了，一者金駝子乃父執，心下自然而生親切之感，豈會戒懼害怕的，何況，而今，得到沱江人屠指點，已知他爹輸給他的不僅是畢生的功力，而且是能自生反應的巫山楚宮的上古神功，那威力之大，便沱江人屠亦會被反彈跌出丈外。

當然，那自是心懷敵意，被襲被攻時候，神功眞是神功，神奇之極，甚至能辨得敵友。

陳淵那裡肯信，既然沱江人屠已知他是嘉陵漁隱之子了，如何不以子侄之禮，上前相見，當下走近身去，敢情蓋在金駝子頭上的，是一頂破了的竹笠，只見這金駝子瞪着一雙大眼，不是眞睡着了。

陳淵恭身施了一禮，道：「拜見……駝叔。」

心想：既叫沱江人屠作大叔，難道叫這金駝子是小叔不成，一聲駝叔，便衝口而出。

那知金駝子兀自瞪着大眼，對他不理不睬，竟如不聞。

且慢，這是甚麼聲音？敢情是鼾聲，原來這金駝子瞪大着眼睛睡覺，而且熟睡得打起鼾來，其實不見，也不聞。

陳淵心中一樂，心想：這倒不錯，睡着了，也不怕被人暗算。

忽然心中一動：沱江人屠粗中有細，粗獷的只是表面而已，那晚在野林中，他已見到聽到了，說不定這金駝子也相同，是假裝，誘人上當的？

有了，當下走前兩步，想走去金駝子另一邊，若是假裝，那眼珠子必然轉動。

那知僅是走得兩步，啊呀！小

腿上像被人抽了一鞭，痛如刀割，痛得他慌忙縮身。

看時，只見地上橫着一根細細的樹枝，橫在道上，而金駝子分明沒有動彈。

他往前走，沒留心脚下，眼睛可瞧着金駝子沒瞬眼，原本就是要瞧金駝子的眼珠子轉不轉，當然盯在金駝子臉上。

陳淵咬着牙，忍着痛，不禁搔起頭來，四外無人，連沱江人屠也不知去向。

不，那樹枝細得不能絆脚，柔軟得也不能反彈起來，這！這是怎麼回事？

邪門，眞是邪門！掀開褲管一瞧，小腿上可不是有條紅紅的鞭痕，兀自疼痛。

陳淵揉了揉，偏不信邪，試着再往前走，這番可是不瞬眼瞧着那橫在地上的樹枝，加了分小心，那知，眼看跨過了，就在這瞬間，啊喲！他提起來的是左脚，右脚仍着地，那知右脚的小腿彎上，陡然一陣劇痛，那還站立得穩，總算他輕功了得，霍地一飄身，不進反退，同時一旋身，已換成了左脚點地。

可看見了，金駝子大大打了個呵欠，像是睡夢中，伸了個懶腰，因爲原瞪大了的眼睛，反而閉上了，本是仰面朝天的，正在縮腿，像是一曲腿，又側着身子睡着了。

正在縮腿，嘿！那自是踢出了，躺在地上伸懶腰，兩腿自然會伸出來。

陳淵可明白了，咬緊了牙兒，心裡哼了一聲，敢情是金駝子在弄玄虛，沱江人屠適才怎生警告他來着？這金駝子的駝峯能裂石開山，那自是氣功了得，武當門下，自幼就修練內家功夫，如何會不明白，這駝子必已達到了能隔山打牛的境界，即使相距丈許，遙控一脚，必也能斷樹折枝。

嘿！敢情不是瞪大了眼睛睡覺，不過是裝睡，當眞，若不是各有獨特了得功夫，豈會人稱四霸天，哼！他心中倒敬他是父執，那知一見面，就被他抽了鞭，踢了一脚，那腿上有多痛，他心下就有多惱。

一咬牙兒，嘿！難道他不會裝假，假作不見不知，亦不疑。假裝驚疑得左望右望，就是不瞧金駝子，望地又望天，登時有了主意。

只見道左一株大樹，與金駝子頭上那坡上的大樹，棚立相連，把那一段石板路蔭蔽了，枝葉不僅相連，甚至虬結起來。

那是蜀中常見的黃果樹，不成材料，甚至用來作柴薪，亦是燒不旺火的，却有一宗好處，樹身大又低矮，可蔭蔽畝許。村頭鎭尾，樹下倒是父老閒話家常，兒童嬉戲的好去處，是在道傍，暑熱天，供路人略脚，那是再好也不過，不僅可遮太陽，甚至可遮雨，因枝葉極是濃密。

陳淵登時有了主意，眼珠子一轉，假裝痛得一瘤一拐，說：「邪門，難道，白日見鬼啦，我可偏不信邪。」

一邊蹬，一邊彎着腰兒，若不如此，如何能搓揉那小腿上的痛處，其實他的脚上却加了勁。

又往前走，偏就是不瞧金駝子，瞧一個睡着了的人幹嗎呀？其實他以耳代目，果然，才抬起脚來，要跨過那橫在道上的樹枝，驀覺風聲有異，他只那麼一挺腰兒，登時無影無踪。

那金駝子可不是再不能假裝了，跳了起來，霍地一揚手，只聽呼的一聲，那麼輕的一頂破竹笠，竟飛旋繞了那道旁的黃菓樹一匝，登時枝葉有如雨落，落了一地，倒把樹上的鳥兒驚得亂飛。

一時之間，枝葉落定，鳥兒也飛走了，那破竹笠也已回到金駝子手上，適才那破竹笠飛繞一匝，恰似捲起一陣狂飆，樹上的枝葉却兀自搖撼不停，就是陳淵無影無踪。

金駝子的一雙大眼，睜得不能再大了，像是呆住了，不信眼前的一個小子，竟會突然失了踪！

怒吼一聲，喝道：「有膽敢闖巫山，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若容你闖過我這一關，豈不是陰溝裡翻了船。」

只聽遠遠有人打了個哈哈，說道：「駝子，陰溝裡倒翻不了船，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才是眞，娃兒，別抽他駝峯，那駝峯刀槍不入，抽也不抽痛他的，打屁股。」

那金駝子大叫一聲，叫道：「原來是你這屠戶搞鬼，啊喲！」

不僅大叫，而且跳了起來，直摸他屁股，敢情他的屁股上眞捱了一鞭，惱得金駝子火起，不往前跳，反而上身一揚，猛可裡往後撞，只聽嘩啦啦，那黃菓樹大約有兩人合抱，雖沒被他撞倒撞斷，但震撼得枝折葉飛，有如雨落。

只道陳淵既不在對面樹上，屁股上又着了一鞭，必定在身後的樹上，倸地一撞，不怕不現身出來，必然存身不得。

說時遲，右臂再揚，手中竹笠又再飛出了，把那大樹周圍十數丈，皆已罩在那竹笠之下。陳淵若從樹上竄下，不怕被削去腦袋，必把他逼到面前來，因爲身後就是大樹。

敢情這就是金駝子不撞斷大樹之故，非是撞不斷，而是巫山楚宮有命，只許阻止他往東，不許傷害。

那知，沱江人屠呵呵笑道：「對，娃兒，以鞭還鞭，以脚還脚

，不過，休要踢他的駝峯，呔……」

不僅是沱江人屠大叫一聲，金駝子也怒吼一聲，就地一滾，竄了出去，那陳淵也啊喲喲，抱着右腿，單脚跳，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那移形換影，乃是武當的輕功絕技，其實如影隨形，早施展沾衣十八跌功夫，沾在金駝子的駝峯上，沱江人屠不叫也罷了，陳淵便是以腿還腿，也不過踢金駝子小腿，只因沱江人屠一叫，心想：既然巫山的上古神功如此神奇，非但能自生反應，而且威力奇大，說甚麼金駝子也是他爹生前的好友，是父執，豈可傷他，既然這駝子的駝峯刀槍不入，踢他駝峯，既不會傷他，更可試一試神功的威力。

他心中一動，霍地一騰身，金駝子的破竹笠才飛回他手中，嘿！敢情這破竹笠即是駝子的兵刃，那竹笠出了手，可沒長眼睛，若他眞在樹上被震落下來，怕不被削去半邊腦袋，就難免心中有些着惱，心中一惱，那脚下必自然加了勁。

呔！騰身，氣沉丹田，轉膻中，心想：楚宮的上古神功，自生反應也威力奇大，這一踢出，自然這威力倍增。

那知，他騰身，脚已踢出，就勢借力一翻騰，自然踢個正着，確也蜷腿，腿上頭下，翻落樹旁了，那知他的脚尖痛如折，金駝子雖然也站立不穩，但就地一滾，仍然竄起身來，倒痛得陳淵抱着脚，直跳脚。

金駝子刀槍不入的駝峯……竟也感到疼痛，大怒，駝子身短，是故看來手脚特長，怒吼一聲，長臂霍地向陳淵抓到！

那金駝子一滾竄出，本已在兩丈外了，像是向陳淵遙空一抓，那知長腿一拐，如逾閃電，金駝子那猶似巨靈之掌，五指箕張，已當頭向陳淵抓到！

抱着脚，痛得單腿直跳的陳淵，那能躲閃，就在那瞬間，一股狂飆自身側襲來，沱江人屠喝道：「駝子，休得無禮！」

只聽啪的一聲，人影倏晃，金駝子再又就地一滾，退了回去，陳淵身邊，已落下沱江人屠來。

金駝子哇哇怪叫，道：「呔！好個人屠戶，我和你沒冤，你竟幫他不幫我！」

沱江人屠呵呵笑道：「你這駝子不謝我救了你，倒怨起我來啦，你也不想想，你這駝子一生，可吃過這大苦頭麼？若不是這娃兒初學乍練，你那駝峯早開了花，好大膽，你竟敢違抗楚姬公主的命令不說，竟斗膽與上古神功抗衡，駝子，我問你，你有幾條性命。」

金駝子的眼睛睜大了道：「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沱江人屠一指陳淵，說道：「當今天下除了楚宮的上古神功，能踢中你的駝峯，倒會不斷腿的，你豈會吃苦頭。」

陳淵的腿不那麼痛了，落了地，當眞，他這一腿，何祇千鈞之力，金駝子竟然沒事，不傷無損，也不禁駭然，尤其是看他駝背笨拙，那身法之奇快，實是生平僅見。

金駝子半信半疑，道：「你胡說，楚宮的上古神功，從不傳外人，何況他是小子，何況巫山楚宮，陰盛陽衰，沒聽說過有活着的小子出得來的。」

沱江人屠呵呵笑道：「你可知他是甚麼人？」

金駝子道：「不准他往東，就是不許他進入巫山，難道是楚宮中人不成？」

金駝子長腿橫跨一步，了不得，陳淵吃了一驚，這駝子一脚橫跨，看似淡寫輕描，那知相距兩丈有餘，眼前一暗，金駝子竟已在身側了，倒眞把陳淵嚇了一跳。

無影脚！這不是傳聞中的無影脚麼？簡直就是一跨兩丈！

不，何曾見過駝子跨出，只不過脚才擧，已到了他身側了，尤其是看似這麼笨拙的駝子，怎不會令他驚駭？

不過陳淵鬆了一口氣，這駝子不過駝背而已，怎會走起路來，一瘤一拐，敢情是轉着身，繞着他打量起來。

「對，」沱江人屠道：「駝子，你看清了，這娃兒像誰？我是說，年輕的時候。」

金駝子的眼珠像要突了出來，說：「像……老漁兒，我是說，老漁兒年輕的時候！你……你端的是甚麼人？」

沱江人屠呵呵大笑，道：「算你有眼力……」

金駝子楞住了，因爲大笑呵呵的沱江人屠，竟已是滿面淚痕，而且不斷流了下來，說道：「老漁兒雖然死了，已不在人世，却有了傳人，不但傳了老漁兒的香烟，而且還傳了老漁兒的神功，你這駝子奇蠢無比，既知沒人，沒一個活着的少年兒郎能離開巫山，上古神功除了老漁兒，楚姬公主爲了尋訪小公主……」

金駝子驀裡一跺脚，道：「當眞，楚姬公主爲了尋訪小公主，而明知小公主是無塵大師帶走的，老漁兒哪是大和尚的敵手，是故把上古神功傳給老漁兒，一旦……一旦……」

大顆大顆的眼淚，已從金駝子的大眼裡滾落下來，也像沱江人屠一般，只流淚，却沒哭出聲來。

沱江人屠接口道：「楚姬公主

有言在先，一旦尋訪到小公主，老漁兒就得自斷經脈。自斷經脈，這還是楚姬公主對老漁兒的恩典，否則，就會派雙成或小玉姑娘下手，那時老漁兒渾身經脈必寸寸斷，無異受盡酷刑而死……」

陳淵才知原來他爹之死，不僅他死了，峨嵋優曇才不會死，而且因傳了上古神功，又已尋訪到了小公主，乃非死不可。

只覺轟然一聲，似晴天打了個霹靂，地轉天旋起來，跪倒，却成了扑倒在地，大哭起來。

沱江人屠話聲未落，已失了踪跡，大腦袋只那麼一晃，便無影無踪。

蜀中四霸天端的名不虛傳，金駝子走起路來一瘤一拐，身法之快，簡直奇詭絕倫，不料粗獷魯莽，魁梧之極的大塊頭沱江人屠，輕功之高絕，亦是武林僅見。

陡然人影一晃，沱江人屠現身出來，原來這人屠戶迅速查看了方圓十數丈左近，確知無人，這才說道：「駝子，你已明白這娃兒是誰，而且老漁兒已把楚宮的上古神功傳給他了，若被楚宮中人知道……」

「這娃兒非死不可，老漁兒不但斷了香燈，再無人傳宗接代了。」

「你明白就好，」沱江人屠道：「也是我一時多口，這娃兒本來不知他爹已把上古神功傳給了他，他不會施爲，本來還可隱瞞一時的，我一時興奮，竟教他如何沉丹田、走膻中、轉巨闕……」

金駝子滿是淚痕的面容一肅，說道：「你不用說了，這事只有你知我知，」虔誠肅穆，放下竹笠，高舉兩手過頭，道：「皇天在上，我金駝子若對人洩漏了，地滅天誅。」

沱江人屠也相同，高舉兩手過頭，說道：「后土在下，我沱江人屠若口沒遮攔，被楚宮中人知道，這娃兒不用死，我人屠戶先自裂天靈蓋。」

陳淵好不感動，兩個粗獷、醜怪又兇惡的漢子，不愧和他爹是過命的交情，恁地至情至性，上前一跪，道：「多謝大叔駝叔成全。」

拜了一拜，耳聽哭聲哀哀，好不淒淒慘慘，陳淵倒不敢哭了，又道：「大叔、駝叔，我爹已死了，人死不能復生，從今而後，大叔、駝叔，就是我世上的親人了。」

「說得對，」滿臉眼淚的沱江人屠道：「金駝子，別哭了，人死不得復生，你有兒子沒有？」

金駝子使勁把眼淚一抹，道：「呸！你這屠戶損我做甚麼，哪有女人肯做我駝子的老婆，那來兒子，你也別哭啦，聽你哭得好傷心，我也要忍不住啊！」

「我也沒有，」沱江人屠一怔！望望金駝子，又望望陳淵，都不過是淚流滿面。

沱江人屠也沒有，不僅是說沒有兒子，也沒有哭，雖然淚流滿面，可說哭得慘慘淒淒，只見這人屠戶的大耳朶煽動了一下，而且側了起來，忽然說道：「娃兒，你再叩一個頭。」

「再叩……一個頭？」

爲甚麼再叩一個頭，陳淵不明其故，但仍然恭恭敬敬又叩了一個頭。

沱江人屠道：「好啦，岷江老三，別傷心，這兒子你也有份啦，出來吧！」

只見黃葉樹後，轉出一人來，敢情是岷江神龍，不知何時來到樹後，三人竟皆不覺。

敢情適才聽到的哭聲，而且哭得好不淒淒慘慘的，三人你以爲我，我以爲你，原來都不是，却是這岷江神龍。

這是甚麼話？陳淵心說：「這可好，我成了衆人的兒子啦。」

但想起他爹死了，原來峨嵋優曇眞是他娘，他娘也失了踪，必也像他爹，像天嬌的爹無塵大師一樣，塵緣已了，也不在人世了。本已有妻，但天嬌一入楚宮深似海，從冬天尋到春去夏來，踪跡杳然，而今孑然一身。

面前這三人：沱江人屠、岷江神龍、金駝子，雖然粗魯又兇惡，可眞是至情至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何況是他爹的生前好友，如兄如弟，如手如足的父執。

更何況，要進入神農架，巫山楚宮尋訪他的天嬌，非靠這三人不可。

當眞，若楚姬公主有令，四霸天只剩下了三人，沱江人屠與金駝子已現身了，岷江神龍豈有沒份的。

「好啦，」沱江人屠道：「娃兒已向我們叩過頭，已成了我們的兒子啦，現在，來來來，我們四人，該一齊叩頭了。」

又叩頭，而且是四人一齊叩頭？陳淵愣住了。

岷江神龍把眼淚一抹，點頭道：「說得是，老漁兒死了，四霸天少了一個，那怎麼行，何況這娃兒又傳了老漁兒的神功，自當由他補上這個缺兒。」

「呔！」沱江人屠喝道：「岷江老三，住口！」

岷江神龍啊了一聲，忙不迭舉手過頭，道：「你知，他知，我知，除了我們四人，都無人知道這娃兒傳了上古神功，若有洩漏，神龍無首，任你們取我腦袋。」

「當眞，神龍無首，老漁兒死

了，可得有個頭兒。」

金駝子怒吼一聲，因爲任他把胸挺得多高，也是駝背子挺胸，比人矮了一截，選首領，豈會輪到他，不由他不着惱。

沱江人屠却不用挺胸，已是魁梧高大，嘿嘿！嘿嘿，已把粗眉兒揚得高高，睥睨了岷江神龍一眼。顯是在等待這岷江老三開口，眞箇是：捨我其誰？何況論排行，他原是老二。

岷江神龍半閉眼兒，那未曾抹乾的眼淚，便又擠了出來，掃了金駝子和沱江人屠一眼，最後落在陳淵面上，道：「四霸天爲甚麼以老漁兒爲首？因爲他當年守着烏江渡口，苦戰三日三夜，力敵赤蜂峒蠻，終於等到楚姬公主率領八婕來援，才把施南、玉屏、石仟、新晃、萬山的五苗王，以及那五萬侗苗，殺得……」

「烏江成了赤江，」沱江人屠道：「血成河，屍骨堆山……」

「而且烏江爲之斷流，」金駝子道：「說來羞煞人，若不是我們去晚了一步，蜀中萬千生靈必然塗炭，成爲赤江的，那就不是烏江，而是蜀中的四大川了，可憐的老漁兒，已是遍體鱗傷。」

岷江神龍面色一沉，哼哼兩聲，再又逐個兒掃了一眼，說道：「呔！你兩個，爲甚麼晚了一步？老漁兒苦戰三日三夜，你們却爲了稱霸稱尊，苦鬥三日三夜。」

沱江人屠亦面有愧色，道：「不用說了，我們已在楚姬公主面前立下重誓，奉老漁兒爲尊，我不用巨靈之掌，揪下駝子的腦袋……」

金駝子呸了一口，道：「若不是老漁兒指點，你早已成了泥，不害臊……」

陳淵聽得明白，這才明白，楚姬公主爲何有大恩於四霸天了，而且得免蜀中一場浩劫。只聽岷江神龍哼了一聲，說道：「若以身手高低，嘿嘿，我岷江神龍也不輸於你們，連同老漁兒。不過是各有所長而已，但爲首領的，必須以德服人，便是楚姬公主，也要敬老漁兒三分，一則爲了替老漁兒療傷，二來要令他在武功上，也勝我們一籌，這才把從不傳外的楚宮上古神功，也傳了老漁兒，而且准許老漁兒在楚宮行走，別說那有進無出的楚宮，你我有可能踏入神農架半步？」

岷江神龍又掃了兩人一眼，陳淵也才更明白，原來楚姬公主是爲了替爹療傷，救他爹的性命，這才把神功傳給了他。

岷江神龍繼續說道：「你們只知楚姬公主爲了要尋訪小公主，要對付無塵大師，這才傳老漁兒神功，不僅你們，我也以爲如是，甚至連老漁兒竟也不知道原來當年老漁兒不僅遍體鱗傷，而且骨胳也斷碎了，全靠公主這上古神功護體續骨，神功早已輸於老漁兒體內了，但神功從不傳外人，自上古以來，楚宮已有遺訓戒律，若是讓老漁兒知道，就得死。」

沱江人屠怪眼一睜，道：「甚麼話？既然治好了也是死，又爲甚麼要救他？」

「我不是說楚姬公主也敬老漁兒三分嗎，故爾從權，以神功爲老漁兒療傷，但他却不知體內已蓄了神功眞力。」

金駝子驀地裡一拍大腿，道：「這就是了，老漁兒重傷新癒，竟然功力大增。」

岷江神龍道：「不過，老漁兒却不知，更不知如何發揮出神功威力來，待到要尋訪小公主，楚姬公主這才對老漁兒說明，加以指示……」

「沉丹田、轉膻中、轉巨闕……」沱江人屠揚了頭，眉兒一挑，道：「那日老漁兒在運功，被我無意中撞見了，我當時一怔，這是甚麼功夫啊？眞還嚇了我一跳，只見老漁兒眞氣運行之處，連肌肉也賁了起來，分明在體內滾動不說，而且竟是逆轉。」

「老漁兒嘆了口氣，這才對我吐露，說我知道也好，否則，有朝一日，他死了，我們也不明白他爲何要死，說道：他這條命，原是楚姬公主恩賜的，對公主只有感激，我已對你們說過了，自然是瞞着老漁兒。」

「好！」岷江神龍道：「當年楚姬公主不僅替老漁兒療傷，救了他的性命，而且增長他的功力於無形，以他爲四霸天之首，而今，這娃兒補上了他的缺兒，而且傳了他的神功，你們……」

岷江神龍又逐個兒瞧了兩人一眼，才又繼續說道：「沱江人屠，你，金駝子，你們自以爲功夫了得，可先後都算是較量過了，人家尚未施展出神功來，你兩人要勝他已不易了……」

岷江神龍一擺手，阻止兩人開口，又道：「小玉姑娘傳令，小翠姑娘護送，爲甚麼命我們阻止這娃兒往東，不許他進入巫山，你們眞以爲是楚姬公主下達的命令？」

沱江人屠和金駝子互望了一眼，都愕然，岷江神龍已繼續說道：「若是楚姬公主下達的命令，那就不許往東，而是把他擒回巫山，嘿嘿！進入了就不會活着出去的巫山，豈會讓這娃兒有命走出來？」

沱江人屠叫道：「我明白了，岷江老三，原來你甚麼都知道，也都見到了。」

「這事再明白不過了，」岷江神

龍道：「你這人屠戶難道不知道爲何人家稱我岷江神龍？神龍見首，便是楚宮八婕，我若隱着身形，她們要發現我可也不易。」

「你臭美，」沱江人屠道：「只不過人家想不到會有人恁地大膽，便是那小翠姑娘，人家若不是情迷意亂，一心在這娃兒身上，早已發現你了。」

陳淵一怔，臉兒登時紅了，小翠，自是那扮作歌妓的姑娘，意亂情迷，啊呀！莫非，不是夢見神女來薦枕蓆，而是……

想到今日在江邊醒來，赤身露體，那臉兒如何不紅透了，尤其是聽得過兩人的言語，分明已見到一切，羞得他恨無縫可鑽。

岷江神龍對沱江人屠不睬也不答，繼續說道：「那小玉姑娘臨走時一句小公主，我尚不明白，待這娃兒和你一席言語，我才明白了，原來是小公主下達的命令。」

「你胡說，」金駝子道：「小公主初返楚宮，豈會下達命令。」

岷江神龍道：「你這駝子知道甚麼，楚姬公主出動了三江四海五湖，凡曾受過公主大恩的，誰不翻江搗海，搜尋小公主的下落，爲甚麼？還不是爲了承繼傳位，現時還沒有，早晚也要讓小公主繼位，小公主有命，小玉和小翠姑娘那敢不聽命，古有律例，若被楚姬公主知道了，這娃兒那還有命在，此事顯然只瞞着楚姬公主及雙成姑娘，好了……」

沱江人屠呵呵一笑，說道：「妙極了，小公主和這娃兒不但已拜天地，而且愛重情深，小公主一旦繼位，自然便是駙馬爺了。」

岷江神龍也透着興奮，道：「好啦，這娃兒……這娃兒……」

「好好，」沱江人屠搓起手來，那巨靈之掌，而且拍了兩下，道：「不但由這娃兒補到老漁兒位，順理成章，而且傳了上古神功，又是小公主的夫婿，從今而後，也就是我們的頭兒了。」

「不不……」

陳淵叫道，他想要知道的太多了，有關他爹生前之事、有關楚宮、有關一切，何況提起那小翠小玉，一提起赤身露體，早臊得頭也抬不起來，何況眼前三人皆是父執，不便插嘴，也不容他岔嘴，是以站在一邊，一直沒有言語，那知眼前一花，岷江神龍突然失了蹤跡，跟着腰上被人戳了一下，耳聽細細的聲音，有若游絲，而且或東或西，飄浮不定，說道：「你敢再說一個不字，我就把昨晚見到的，給你抖出來，那就不僅是他們兩人，而且對小公主……」

陳淵打了一個寒戰，只因他先與朱梅姑娘相識，曾把冰凍的朱梅抱入懷，救了朱梅的性命，想想，對他的愛情與奇妒皆如烈火的天嬌，幾乎殺了他，而今臂上還留下一條長長的劍疤，若然知道昨夜那小翠來「入夢」，那還了得，那還再敢說一個不字。

讓他心寒的不僅是這一樁，不用說沱江人屠的巨靈之掌了，金駝子的駝峯更令他膽寒，現在他明白這岷江老三爲何叫岷江神龍了，光天化日之下，乍隱還現，不僅身若遊龍，幻影移形，可不是眞若神龍，而且功夫身手，絕不在這屠戶與駝子之下。

眼前又一花，陳淵猛搖了一下頭，可不是眞像眼花了一般，岷江神龍又已經站在眼前，像甚麼也沒說過，沒移動過一般，說道：「雖然這娃兒晚了一輩，既作了頭兒，豈可不拜見……」

「不……」

只叫了半聲，陳淵慌忙住口，生怕這岷江老三誤會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岷江神龍又道：「來來來，我們……」

陳淵着了慌，他是晚輩，如何能受他們的大禮，不料慌忙閃身，竟不能動彈，敢情已被沱江人屠的巨靈之掌抓住了，道：「娃兒，你若不想我扭斷你的胳膊，就給我乖乖站着。」

吠！他成了甚麼頭兒，適才被岷江神龍在腰上戳了一下，兀自疼痛，更言出恫嚇，這人屠戶更不成話，那巨靈之掌像鐵箍一樣，分明仍當他是娃兒，豈有恁地對待頭兒的？

却已聽沱江人屠喝道：「駝子，叩頭啦！」

金駝子竟眞叩下頭，駝子身矮，一躬腰，就像肉球一樣，滾了兩下，岷江神龍霍地一拂袖，竟也對他拜了下去。

陳淵哼了一聲，不是因爲腰上被他戳得疼痛，而是把柄已落在這神龍手中了，少不免今後要受他要挾恫嚇，心下着惱，反倒揚了頭兒，不閃不避，受了神龍三拜。

輪到沱江人屠了，怕他不放開手，陳淵搓着胳膊，却揚了頭兒，挑了眉兒，心想：「要入巫山，楚宮會天嬌，全在這三人身上，我既作了他們的頭兒，不怕他們不聽話。」

那知正想間，拜罷起身的沱江人屠虎吼一聲：「輪到你，娃兒，叩頭啦！」

「輪到……我，但我是你們的頭兒。」

甚麼話？受了他們的跪拜，這豈不是又拜還他們？拜了等於沒拜。

岷江神龍昂然又點頭，道：

「說得是，現在，輪到你以晚輩之禮，拜見大叔，駝叔，要不要對三叔我多叩一個頭，還是讓小公主在你右臂上用劍再穿一個窟窿，三叔我可不勉强你呀！」

陳淵登時心下一沉，峨嵋山下，首先發現小公主天嬌的，就是他，神龍見首，不用說，以後發生的事，全部瞞不過他，既然知道天嬌劍傷他左臂，如何不知道小公主愛深妬更深，和那火辣辣的性兒。

他那敢言語，何況昨晚小翠來「入夢」，把柄握在他手中。

罷了，他逐個兒叩了頭，任他恨在心頭，怕在心頭，敢不對岷江神龍多叩了一個頭。

陳淵嘆了口氣，他爹死了，不僅才得相見，而且才知有爹，便捨他而去，才知有娘、原來峨嵋優曇眞是他娘，但連呼喚也不曾呼喚一聲，便失了踪跡，生死未卜，必也像無塵大師，像他爹嘉陵漁隱一樣，再無牽掛，塵緣了了，離開人世了。

他原本已有妻，雖然他受盡洪天嬌的折磨，左臂上留下一條長長的劍疤，但她的情愛，對他的情愛，亦如其人，有如烈火，那麼痴狂，何況那麼美艷絕倫，何況，是他娘爲他選擇，且又已拜了天地，想到她在懷中的纏綿，那輭玉溫香，又怎不令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因爲，而今，一入宮門深似海。

冬去春來，夏又至，百日來，巫山雲雨，竟是淒風苦雨，任他踏遍了神農架，霧鎖雲封的巫山，踪跡杳然，明知必在此山中，就是不得相見，而今竟然一夜巫山夢繞，身已在數百里外了，而且，竟下達命令，阻止他往東。

遙望遠山隱隱，那可是巫山麼？雲縹緲，雨濛濛，怎不苦臉愁眉，一聲嘆息。

「大叔，這是那裡啊？」

「陰曹，地府，」沱江人屠呵呵一笑，說：「姪兒，你沒聽說過，聽說過陽世間有陰曹地府麼？」

「原來這是酆都。」

確實人烟輻輳，好一個熱鬧的城市，那蜀中一年稻熟，五年糧足，天府之國，城市之中，如何不繁華熱鬧。

那酆都有閻羅十殿，聞名天下，閻羅無常、鬼卒，塑造得栩栩如生，刀山油鍋，眞個陰風慘慘，據說時有作客的外鄉人，在此他鄉遇故舊，那知回到家鄉，才知所會的人，早已去世，已死多時了，是以酆都常白日見鬼之說，久有傳聞，傳遍遐邇。

陳淵不禁駭然，可不是怕鬼，而是一夜之間，被人家送出數百里外來，他竟然不知，不由他不想到昨夜小翠姑娘來「入夢」，不自覺避開岷江神龍的目光。

神龍見首，原來以往之事，都瞞不過這岷江三叔，不用說，昨晚夢遊巫山，一定也瞞不過他，怎不登時臉熱心跳起來。

忽然沱江人屠吼道：「駝子，今日非和你分個勝負不可。」

金駝子呵呵笑道：「敗軍之將，豈敢言勇，勝負早分啦，你這屠戶敢再敗再戰，想在這娃兒面前出醜，我金駝子怎不成全你。」

陳淵心想：不料這駝子也並非粗魯不文，只怕也和人屠一樣，粗中有細，倒休要小看了他。

只道兩人是說功夫上分勝負，不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忙道：「大叔，駝叔……」

岷江神龍也呵呵笑道：「讓他們去鬥個三夜三日，我們倒落得耳根清淨。」

「原來……是鬥酒？」

岷江神龍道：「每當楚姬公主有所差遣，任務完成，必有賞賜，就近城中的最大酒家，必已備下了賞筵，就是那裡了，你看見那牆上的符號沒有。」

沱江人屠與金駝子已向道左的一間大酒家走去，只見門外牆上，只不過簡單幾筆，但乍然一見，已是遠山隱隱，雲縹緲，雨濛濛。

「巫山雲雨！」

岷江神龍點頭道：「寥寥數筆，巫山雲雨，已現牆上，便古今書畫名家亦不能夠。」

陳淵讚嘆道：「的是神來之筆。」

岷江神龍道：「神來之筆，得之偶然，豈可再現的，我知這是小玉姑娘的手筆，僅此一端，你已可知我等爲何對楚宮中人如是敬畏了，又豈僅武功絕倫，天下無敵而已。」

陳淵怎會不肅然生敬，心想：這就是了，四霸天爲楚姬公主服役多年，非是威逼，而是感恩，甘受差遣，服賤役，乃是由於心生敬畏。

便他，不也肅然生敬，令他更驚訝的是，不過，還僅是小玉姑娘，一個侍女的手筆。

岷江神龍道：「走也，你尚不知的，太多了。」

陳淵如痴如呆，一時思潮起伏，不怪沱江人屠和金駝子，這樣魯莽的江湖中人，有時竟出口成文了，這必是近朱者赤。

對巫山楚宮的神幻奇詭，豈僅倍增好奇，簡直是心生响往，登時有了主意。

只見沱江人屠與金駝子已入酒館去了，才隨岷江神龍走到門口，店家已恭候了，一直把兩人迎入後堂雅座，好像是心照不宣，竟都沒

有一句言語，更別無人客。

四人剛才坐下，那夥計已走奔忙，穿梭往來不絕，眞個是咄嗟之間，美酒佳餚，已擺滿了一張大圓桌。

「四個……座兒！」

不僅是岷江神龍，連沱江人屠和金駝子，都是一怔！

最後一個夥計也走出了，忽見店家親自捧着個托盤，戰戰兢兢走了進來。

陳淵倒嚇了一跳，因爲沱江人屠爲首，三人轟然一聲，站了起來，竟皆垂手恭立。

那店家走到陳淵面前，將托盤放在桌上，從不開口的，竟然開口說話了，道：「那公子爺留下話來，說這玉露價値連城，命我親自送上，爲首領賀。」

說罷，躬身退了出去，隨把那雅座的門關上了，留下四人面面相覷。

陳淵更大吃一驚！爲首領賀，那自指他補了他爹位，成爲四霸天的首領了，光天化日之下，不到一個時辰前才發生之事，分明四外一望之地，皆無人影，人家怎會知道？

又豈僅陳淵大吃一驚，便岷江神龍也抹起汗來，沱江人屠目瞪口呆，臉上白一陣，又紅一陣，道：「好險，幸是未說出不敬的話來。」

那一雙瞪大了的怪眼，一個勁兒在溜轉，那金駝子吐出來的舌頭，一時竟縮不回去。

岷江神龍閉着眼，長長吸了一口氣，再又抹了一下額上的冷汗，捧起托盤中的小罈子。

那金駝子不待岷江神龍睜開眼來，已一手奪過。駝背身矮，只一縮身，沱江人屠便已搶了個空。

岷江神龍道：「既賜玉露，竟還是一小罈，可知不責罪我們了。」

沱江人屠兩隻怪眼奇光暴射，瞟了陳淵一眼說道：「今日若來的是楚姬公主，岷江老三，金沙駝子，你們說，我們還會不會活着坐在這裡？」

衝着兀自在發楞的陳淵，唱了個大喏。

岷江神龍點了點頭，說道：「小公主，了不得，初入巫山楚宮，才得數月，竟已光天化日之下，來去無踪，不僅聽到，而且必已見到一切了。」

陳淵嘆了口氣，苦笑道：「三叔，你錯了，你忘了，這小公主，乃是神尼的弟子，無塵大師的女兒，別看她小小年紀，輕功早已臻化境了，相較之下，我已甘拜下風。」

他的心不但涼透了，而且在下沉，天嬌，他的天嬌，尋訪了數月，踏遍巫山雲雨，無影無踪的天嬌，原來時刻在他身邊。

由於心中一動，霍地站了起來，對岷江神龍急促之極，說道：「三叔，我有一句話，你得老老實實答覆我，自你發現小公主後，是否連同我前往峨嵋後，你一直跟踪我們？」

岷江神龍點了點頭，道：「尋訪小公主十有餘年，一旦發現了踪跡，豈可失去，故一面知會你爹，向楚姬公主稟報，確實跟隨在你的身後，只不過僅守候在峨嵋山下，峨嵋優曇，我可不敢惹。」

「你會跟踪我們，到過邛崍山下的破廟？」

「甚至無塵大師把你挾在脅下，擒回峨嵋，我也遠遠跟踪，因爲小公主也遠遠地跟踪你們。」

「那麼，」陳淵道：「我猜得不錯了，三叔，我要知道的是，昨日你在何處？是否也到過白帝城那酒家？」

岷江神龍見他興奮之極，道：「你是要知道小翠姑娘扮作歌妓，那扮作公子的是誰？好教你得知，便是小公主。」

陳淵登時明白了，原來便是他苦尋了數月的天嬌，不怪那歌妓所唱的詞曲，顯然是爲他而發了。

他明白了，不怪天嬌小公主，以背相向了。

以背相向？啊！以背相向，那麼熟悉的背影，像是又出現在他眼前，多熟悉的背影，他見過，在那兒？在那兒見過啊？

他興奮起來，眼睛也亮了起來。

因爲，他記起來了，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令他黯然愁傷，失落又悲傷，而且，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的，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那就是邛崍山上，把朱梅姑娘，那麼柔情似水，美得那麼清麗的朱梅姑娘摟在懷中的背影，不僅苗條，一般的纖細柔美，而且，衣着也完全相同麼？

他沒有忘記過朱梅姑娘，怎會忘記，怎會忘記呢？她不僅是他見到、遇到的第一個姑娘，而且把她赤裸裸的嬌軀抱滿懷，抱在他懷中那麼久，啊啊！他不能忘記，當他回頭一望，見她美得那麼清麗出塵，火光之下，更倍增嬌艷的，那瞬間，他的靈魂兒眞是飛上了半天，教他怎麼忘記？怎能忘記？

何況，他救活了，簡直是給了她生命。

不僅是這些日子，甚至在萬年寺那石窟中，天嬌在他懷中，他竟把和他纏綿繾綣天嬌，不只一次，每當他情迷迷，意昏昏時，竟當天嬌是朱梅。

這些日來，他深入神農架，踏遍了巫山雲雨，他不是尋訪天嬌麼？但不只一次，那雲裡、雨裡，迷離的霧裡，幻現出來的天嬌，不只一次，竟變成了可愛的朱梅。

可知他無時無刻，不在懷念朱梅姑娘，那溫柔、清麗絕倫的朱梅姑娘。

他眼睛亮了，興奮之極，當眞，朱梅姑娘一直在峨嵋深山之中，當然也像天嬌一樣，神尼有意無意，對她們描述過了，若然天嬌姑娘尚未相見，已對他一往情深，那麼他的影子，在朱梅的寂寞芳心中，豈會沒有，只不過性情有異，不像天嬌如一團烈焰，朱梅姑娘把他埋在心深處而已。

他感覺得到，乍然一瞥之下，她可不能掩藏了，那眞情的流露，有情人的眼裡，心中，最是敏銳的，他感覺得到。

當眞，峨嵋山高，佛教名山，她一直在師傅身邊，除了他，那會別來情郎？

驀聽耳邊一聲呵呵，宛若轟雷，原來是沱江人屠已把罈中的玉露，分作四大碗了，把一碗推到他面前，說道：「娃兒，今兒可沾你的光了，我們爲楚姬公主服役多年，才不過蒙公主賞賜了兩次，都不過小小一壺，今日竟是一小罈。」

金駝子小心翼翼，已捧起那碗玉露，道：「說得是，駙馬爺作了我們的首領，小公主豈能無賞，眞要多謝你這娃兒。」

粗獷魯莽的駝子，抿了小小一口兒，還閉上了一眼睛，直舐嘴唇。

岷江神龍皺了眉頭，道：「駝子，最好閉上你的嘴，還有你，沱江人屠，見了玉露，竟忘了兇險，既知是小公主所賜，命令也是小公主下達的，那就是說，瞞着楚姬公主了！」

沱江人屠舐了舐嘴唇，道：「又豈僅瞞着楚姬公主，那雙成姑娘必也是毫不知情。」

「當眞，」金駝子的大眼睜得更大了，說道：「每次小玉姑娘傳令，不說楚姬公主必要提及雙成姑娘，這一次，却都不提及。」

岷江神龍搖頭道：「這倒令我躭心了。」

沱江人屠呵呵笑道：「岷江老三，敢情你定是一條蠢龍，小公主是甚麼人？楚姬公主的傳人，公主翻江搗海，差點沒把五湖四海都翻轉過來，好不容易，才尋訪到小公主，而且早晚也要繼承楚宮的位兒，那楚宮上下，怎不千依百順，休道是楚姬公主，必然寵縱，那雙成姑娘如何，敢說一個不字麼？」

岷江神龍皺着眉頭，目光却落在陳淵身上，說道：「我躭心的是這娃兒，小公主爲何要小玉姑娘傳令，命我們阻止，不許他往東，暗做手脚，一夜之間，把他送出數百里來？可知小公主對這小娃兒情深，却又不敢違背楚宮自上古傳下來的戒律，那就是……」

「不許人活着出來，一朝完成了任務，即使傳了宗，接了代……」

捧着酒碗的金駝子，也把眼睛瞪大了，道：「當眞，老漁兒尋訪到了小公主，就得死，自行了斷，還是公主的特施恩典，多年來，搗海翻江，尋訪小公主，我說啊！其實，一半是尋訪無塵大師的下落，若不是無塵大師也非死不可，楚姬公主又豈會把律例不傳外人的上古神功，也傳了老漁兒。」

岷江神龍也端起了酒碗來，道：「倒是這玉露難得，何況是小公主的恩典，我們怎不體會小公主的用心，快快飲了。」

「說得是，」沱江人屠也點起頭來，說道：「還是你岷江老三有見地，我們飲了酒，快快地把這娃兒遠遠送走，說甚麼這娃兒便沒進入過楚宮，也是從巫山出來，怕只怕楚姬公主和雙成姑娘，裝聾作啞，不忍令小公主傷心。」

金駝子忽然踪跡不見，原來這駝子坐在椅上，只不過比桌面高出一個頭兒，一縮身，已溜到桌下了，別瞧這駝子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眨眼間，竟已把那雅座四外都搜了一遍。

岷江神龍道：「駝子，坐下啦，楚姬公主與雙成姑娘行事，倒會掩藏麼？你駝子有多少個腦袋？」

金駝子摸摸腦袋，道：「但這娃兒……」

岷江神龍神閒氣定，道：「不但是我們的首領，而且，老漁兒的兒子，也就是我們的。你們都見到了，楚姬公主下到峨嵋山來，滿面淚痕，我們雖不知公主爲何落淚，但有一點，可是假不了，公主亦是性情中人，非如我們以前想像中那樣……」

甚麼話？陳淵望了望三人，他竟成了衆人的兒子，但見三人此刻一心一意，全在爲了他的安危擔心，心下好生感動，心想：即使沱江人屠有個可怕的惡名兒，其實，全都是性情中人，忙道：「大叔、三叔、駝叔，不瞞你們，這楚姬公主爲何落淚，我倒也知曉……」

岷江神龍忽然滿面肅容，喝道：「住口，受了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公主有恩於我們，有恩於蜀中黎民，我們只有心懷敬畏，楚宮中事，我們從不敢過問。」

陳淵溜了一眼，難道楚姬公主眞這麼厲害？難道無所不在不成？

（未完・二）



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透發王者氣勢　改變嬌客殺機

上文提要：李淳風和衆人商議，李靖建議李淳風和袁天罡合力對付袁紫烟，經過爭論不行，李靖趕去請袁天罡。袁紫烟也和宇文成都計議，估計對方的實力，用和、戰之間逼李淳風就範，佈置了長安居，等候李淳風來臨，雙方都部署了武力作後盾，先比術法，二人都是各有千秋，不分勝負，李淳風答應三日後帶她去見袁天罡，但仍然刹不住衝突，程知節和田當動武，兩敗俱傷，才不歡而散……

「明天，就是應約赴會之期。」宇文成都道：「你要留在這裏休養呢！還是先回長安。」

「用不着再休養了。」田當接道：「屬下已覺得功力盡復，明日赴約，當可應付裕如。」

「不要勉强。」宇文成都道：「刀劍鋒利，命懸瞬息，體能未復，可是白白送死的事。」

「眞的全好了！」田當道：「屬下早已運氣試過，眞氣暢通，內腑無傷，適才下床伸展雙臂，肌肉亦無傷疼的感覺，國師療傷方法的神奇，超越了醫學常規，如非屬下本身經歷，別人說出來，我也不會相信，請總統領代我向國師致意，大恩不言謝，只有永銘肺腑，這兩日佔據了總統領的床位，屬下只能用感激二字以表心意，傷勢已好，告退了。」一抱拳，轉身而去。

望着田當的背影，宇文成都心中泛升起很多感慨，原以為隨行北來的四大副總統領都是身負絕技的高手，天下少有敵手，想不到留守侯府中一個門客的技藝，就不在田當之下，過往的目空四海，眞有些坐井觀天了。

蕭雨也有相同的看法，他非常高興田當能在短短兩天中完全復元，但也充滿着憂慮的告訴田當，說：「留守侯府的勇士們，都是非凡的人物，那個用劍的年輕人，看上去比我還小幾歲，可是他劍術上的成就，絕不會在我之下，我們雖然沒有正式交手，但那拔劍相持的片刻工夫，我已感受到他發出的强烈劍氣，眞要放手一戰，我能和他打一個同歸於盡，就是最好的結果了。」

田當吁口氣，道：「想不到啊！天下英雄盡歸入唐公李淵的府中了，勿怪國師要親率征騎北上，如非她親自臨陣，咱們就很難應付下來了。」

「明日赴會履約，只怕是一場龍爭虎鬥，可惜十大副總領只來了咱們四個。」蕭雨道：「如若對方多幾個程知節那樣的人物，兩百名隨來的武士，就要遭逢一場大劫難了。」

「有國師在側。」田當道：「有何可慮？」

「他們再三拖延。」蕭雨道：「大概就是要等待對付國師的高人趕來。」

田當沉吟了一陣，道：「國師術法精湛，料想無人能與匹敵，蕭兄不用多慮。」

兩日內，使他重傷的身軀，恢復如常，使得田當的內心之中，對袁紫烟生出了無比的崇敬，大有國師在側，天下無處不可去得的感覺。

蕭雨笑一笑不說話了，還能說

甚麼呢？田當已把袁紫烟視若天人，再談下去，就難免起爭執了，因為，蕭雨還無法對袁紫烟生出絕對的敬服和信任。

宇文成都却悄然跑上二樓，到處查看，二樓景觀復舊，食客滿座。

店小二悄然行了過來，低聲道：「滿座了，我帶你到櫃上找個座位。」

敢和留守侯府作對的人，自然是大有來頭！

店小二接道：「甚麼東西？」

「恐怕已經丟了……」

「那籃花。」

「在在在，」店小二道：「我去取來。」

「不用，」宇文成都一把拉住了店小二道：「帶我去看一下就成了。」

店小二帶着宇文成都，行入了大掌櫃的公事房裏。

花在桌上，鮮艷依舊。

宇文成都仔細的察看了一陣，證實了花是眞花，也有着芬芳的花香。心中忖道：「不是障眼法呀？硬是眞的花朵綻放，在太原這個積雪的寒冬中，怎麼能開出四季之花呢？眞是神奇得很啊！」

大掌櫃眼看着宇文成都望花沉吟，心裏是越想越怕，沖着店小二直打眼色，店小二心中暗道：「這麼好的花色景物，你要搬入房裏，自己一個人在欣賞過癮，為甚麼不放在大客堂中，讓我們也多看兩眼，這籃中之花，十之七八都是一生中難得看到的花色啊？」心中念轉，人却行了過去，低聲道：「客官，要不要把花籃送到你的住房中去。」

宇文成都搖搖頭，道：「不用了，看看就好，看看就好。」心中對袁紫烟的敬服，又加重了幾分，這個風姿絕世的美人，竟然眞有着術奪造化之能，是位存在人間的仙女了。

＊　＊　＊

第三天中午過後，李淳風果然親來迎接。

店門外有車、有馬，車有三輛，馬備十匹。

敢情早已把袁紫烟等一行的人數，都算好了，蕭雨、田當，本來各帶三人入太原，但遣走了兩人去連絡凌雲和劉飛鵬，十二人餘下十人。

袁紫烟選擇了一輛篷車，低聲道：「先生，可願和紫烟共乘一車，也好恭聆雅教。」

「固所願也！不敢請爾！」李淳風道：「老朽也正想向姑娘討番教益。」

袁紫烟揮揮手，巧兒和蓮兒登上了第二輛篷車。

隆冬寒風利如刀，乘車總比乘馬好。

宇文成都和蕭雨、田當，辭謝了侯府的車馬，他們自有坐騎。

田當和程知節對望一眼，彼此都感驚異，兩個人都已經和好如初，他們都受了很重的刀斧之傷，是那種不休養個十天半月無法下床的重傷。

現在，却是全部復元了，一葉知秋，雙方面果是都有着超越人間醫學的療傷神術。

仍是程知節和那個年輕人隨護而來，程知節瞪着田當一眼，大有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之慨，那年輕人却望着蕭雨，點頭微笑，道：「我叫柴紹。」

「在下蕭雨。」

「蕭兄號稱飄花劍，是江湖中知名的劍客。」柴紹道：「現在是宮衛副總統領，棄俠就官，前途無可限量。」

「柴兄龍潛深淵，虎隱山崗，正在待機而出。」蕭雨道：「看起來，唐公的幕府中，能人不少？」

柴紹微微一笑，道：「亂世英雄當自惜！」

蕭雨歎息一聲，道：「萬邦袍笏奉天朝。」

話不投機了，但雙方都還能表現出互忍的風度，相視一笑，不再交談。

篷車中也在交談，溫言笑語中迸逞機鋒。

「先生等的人，已經到了？」袁紫烟道：「可否透露一二，讓袁紫烟早有個心理準備？」

「見面在即，何不小忍半日，」李淳風道：「以姑娘之能，自會評鑑定論，老朽此時多言，難免有讒言遊說之嫌？不過，姑娘請放心，他絕不是老朽請來對付姑娘的高人。」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是又何妨？妾晚此番北上，就是要會見高人！晚見就不如早見了。」

「姑娘小小年紀，道基術法都很深厚，」李淳風道：「不知令師是那位仙長？」

「家師已飄然遠隱，現在何處，妾晚也不知曉，」袁紫烟道：「老丈是否相信呢？」

「當然相信。」李淳風心中忖道：「妳師父如在，也許就不會准許妳這麼逆天而行了。」

回顧了袁紫烟一眼，欲言又止。

袁紫烟淡淡一笑，道：「老丈，妾晚想坐息一下，今日會見貴友，如是話不投機，也許會鬧出一場風波。」

「姑娘，天下大勢，關係着千萬人的悲苦，快樂。」李淳風道，「非同小可，不能意氣用事！」

「霹靂手段，血流漂杵，有傷天和。」袁紫烟道：「爲甚麼不換個方法？使他回心轉意，以仁愛治理天下？」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李淳風道：「豈可拏蒼生萬民作賭注，逞一時之快。」

「天意既有定數，應該讓它自行運行，怎可加人力干預。」袁紫烟道：「這件事最不可恕。」

「流入意氣之爭了，老朽告退。」

「術法論深淺，不論老少，妾晚不送。」

又是個不歡而散的局面。

車馬急馳，加快了行速，袁紫烟閉目而坐，眞的運功調息起來。

宇文成都沿途留下了約定的暗記，指示着隨後追踪而來的大批人馬。

馬車停下，已是晚霞絢麗的夕陽下山時刻。

袁紫烟啓簾下車，發覺了是一處很美的所在，左臨汾河河岸，右旁小石山，小山中松樹成林，一片翠色。

在黃土高原上，很難見到的獨特景物，也是一片充滿着靈秀的地方。

山不過數丈高低，但却起伏有緻，大不過三五百畝，但却有峯壑齊全，潺潺流水繞山轉，茅舍起伏山色間。

這地方的小巧幽美，就像是經過匠心設計的一座花園，再加上汾河相襯眼底間，又得了一種壯偉相托的奇趣。

但袁紫烟靈敏的感覺，到這裏氣溫也較別處溫暖，小山下定然藏有熱泉。

看過了地理形勢，才抬頭看落日餘暉，迎映着汾河水波，幻化出的落霞水光，天地一色的奇景，怡然一笑道：「夕陽無限好，古人不欺我！」

她常住終南山上，這等景色，倒是初次見到。

「姑娘，夕陽雖然好，只是近黃昏，此山雖小，却聚集了山川靈氣，只是茅舍竹籬，少一種長安宮廷的氣派，」李淳風道：「老朽爲姑娘帶路，也許他們早已備好酒筵，正在恭候芳駕。」

「深山育俊鳥，茅屋出佳麗，非山川靈氣所聚，如何能孕育出袁寶兒那種人間絕色？」袁紫烟歎息着說。

「妳們已經認識了，」李淳風黯然一笑道：「好苦命的寶兒啊！」

「寶妹妹一腔愁感，滿腹悲傷，以盈盈十五之年，承受了人間至苦……」袁紫烟臉上泛起一股怒色，道：「誰害她傷心千迴，那個人罪該萬死。」

李淳風呆了一呆，沒有答話，加快腳步，向前行去。

他心中念頭百轉，竟是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作回答，害那個千嬌百媚小佳人情天抱恨，李淳風也算是元凶之一。

* * *

宇文成都自作個膽大的決定，留下了四個從衛，快馬回程迎接凌雲和劉飛鵬率領的兩百鐵騎，要他們佈守在小山下的松林旁，待命行動，未得警訊，不可擅自闖入，只帶着蓮巧雙婢，蕭雨、田當，五個人追隨着袁紫烟身後入山。

彎曲小徑通幽處，一幢茅舍到眼前。

是一幢相當大的茅舍，籬門早開，一個丰容俊朗的年輕人，當門而立。

李淳風橫移兩步，道：「李靖，見過袁姑娘。」

「好美的姑娘，靈氣不輸張出塵，艷色直逼袁寶兒。」李靖心中忖思，人却抱拳一禮，道：「三元李靖，候駕多時，姑娘請。」欠身讓客。

袁紫烟目光掃過，心頭微微震動，暗道：「好一個俊美人物，更難得的是，仙風隱隱，全無俗氣，也是位俱有道法的人了，唐公李淵，從那尋得如此衆多的高人助他，皇上的江山，當眞是飄搖在風雨中了。」

「多謝李公子。」袁紫烟沒有忘記了謙虛禮貌，道過謝，才舉步向前行去。

庭院中竟然有花，而且是百花競艷，問題是不該有的全有了，不該開的全開了，花色排列有緻，分明是剛剛栽種不久。

袁紫烟明白了，這是一種警告，竹籃盛裝四季花，把二十四節令滙聚一處的仙法道術，這裏也能，這就激起了姑娘心頭的怒火，冷然一笑，道：「司花之神，有愧職守，弄亂了春、夏、秋、冬。」舉手一揮，百花飄零，散落一地。

「好！化作春泥亦護花，老朽袁天罡，見過姑娘。」

一個身着緇衣、白眉白髯的老者，緩步由茅舍大廳中迎了出來，抱拳作禮。

「紫烟少不更事，少了幾分溫柔，栽花迎客，是何等風雅的事，我却大煞風景，弄得落花飄零，就讓它們再開一次吧。」一雙玉手合十當胸，口中唸動咒訣，雙手揮散而出。

邪氣呀！飄落的姹紫嫣紅，似被一陣微風吹起，重上枝頭，盡復舊觀。

李靖臉色大變，李淳風，袁天罡，也不禁爲之動容。落花容易，復舊難吶！

袁紫烟却嫣然一笑，直向茅舍廳中行去。

緊隨身後的宇文成都和蕭雨、田當，更是如經歷了一場夢境，整個人都看呆了。

巧兒輕輕扯了一下宇文成都的衣袖，低聲道：「將軍，請啊！」

宇文成都嗯了一聲，舉步急行入廳中。

廳中對擺着兩條長案，主客坐位分明，袁紫烟早已在客位的首席坐下，示意宇文成都坐在她的左首。

是體貼，也是命令，否則，宇文成都眞不知該如何處措？

蓮兒、巧兒坐右側，蕭雨、田當傍着宇文成都坐下。

客已入位，主人也緩步入座，袁天罡、李淳風、李靖、柴紹、程知節，依序就位，但却空了個主位沒人坐。

袁紫烟目光一掠李靖，暗道：「原來他還不是請來對付我的人。」

袁天罡看了李淳風一眼，道：「不能讓客人久等！我們上菜吧！」

李淳風點點頭，道：「二公子一向守時，這一遭，怎會誤了時間？」

李靖站起身子道：「我去接他一程。」

似是忽然想到了甚麼，柴紹、程知節接續站起，問道：「我陪李公子去！」

只聽一個響亮的聲音，傳進廳中，道：「二公子途中遇襲，身受重傷，命俺敬德先來通報一聲，他隨後就到。」

聲到人到，黑面修軀的尉遲恭，像一股黑烟般，衝入了大廳之中。

「世民的傷勢如何？尉遲兄保駕有責，」李靖神情冷肅的道：「怎可棄主先走？」

「俺說不來的，但二公子念念不忘約會時間，一定要俺先來致歉，敬德不敢違命，只好先來一步。」

「幸好還未開席，」秦叔寶背負着一個頭髮散亂，血染前胸年輕人，快步衝入了廳中。

袁天罡、李淳風、李靖等齊齊迎了上去，扶着那血染黃袍的年輕人。

秦瓊大喘息幾口氣，道：「二公子心急約會，受傷後放步奔行，致失血過多，暈倒在地，叔寶只好背負着他趕來。」

程知節怒道：「秦二哥，你好笨啊？爲甚麼不先替二公子包紮起來，放着馬不騎，背着人趕路？」

「馬？」秦叔寶苦笑一下，道：「三匹馬都被刺客殺死了。」

程知節呆了一呆，道：「原來如此，我想秦二哥也不會這麼笨啊！」

顧不得禮貌了，救人要緊，李靖撕開了衣袍，只見一道傷痕斜斜由前胸劃過，鮮血仍然不停的湧出來。

袁天罡左手扶着傷者，右掌却緊抵在黃袍人的背心上。

李淳風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投入黃袍人的口中，兩個青衣童子已捧着葯物、熱水，行入廳中，李靖以白布洗去傷口血跡，李淳風敷葯包紮，剛剛包好傷口，黃袍人似是還未完全清醒過來，口中却喃喃自語，道：「李世民來晚了，有勞久候，抱歉吶！抱歉。」

袁紫烟一直靜靜的坐在位置上未動，冷眼看事態發展，這時刻，却不能不開口了，緩緩說道：「事出意外，怪不得你！」

心中却在忖思：他人一甦醒，口能出聲，意識還在恍惚中，就先致歉意，心中果然是擺着這件赴約的事，不是能裝作得出來的，是一位心口如一的君子。

「二公子，我扶你去房中休息一下，客人的事，李靖會代二公子向她謝罪。」

袁天罡顯然暗中把功力輸入了李世民的身上，李世民原本蒼白的臉色，已泛現出血色，緩緩睜開了眼睛，道：「不不不！初度會晤，就失信於人，世民如何安心。」目光轉動，接道：「袁紫烟姑娘在那裏？」

「紫烟在此。」

李世民掙脫袁天罡和李靖的雙臂，搖搖顫顫的行近木桌，長揖到地，道：「世民慚愧！拖累姑娘久候了。」

他體能未復，長揖大禮，牽動了傷口，竟然立足不穩，一下子跪倒在地上了。

袁紫烟右手伸出，一股暗勁湧了過去，托起了李世民，道：「二公子，紫烟沒有怪 呀！先請養息傷勢，我可以等你兩天。」

「傷不致命，世民奉陪姑娘飲它幾杯。」李世民目光一掠袁天罡、李淳風，接道：「兩位先生，我們入座吧！」目光轉到李靖身上，接道：「你來了，世民心中好高興。」

李靖扶着李世民行向席位，低聲道：「二公子，眞能支撐得住麼？」右掌緊握世民一隻手，一股熱流，傳遞過去。

那是李靖苦修的眞元之氣，李世民很快感應到這股深厚的情意。傷疼減輕了，精神振作了，體能也大大的增強了不少。

直到此刻，袁天罡和李淳風才似定下了心，對望一眼，步入席位。

他們發覺了李靖是眞的已被世

民那種民胞物與的胸襟征服，生出了輔佐之心。

袁紫烟有點失常，望着李世民呆呆出神。

發覺了，他就是袁寶兒的心上情郎，亂髮披臉，血污黃袍，蒼白的臉色，混亂的場面，使得袁紫烟疏忽了，待他亂髮撫整，精神稍復，袁紫烟才發覺了因重傷失去的一種神韻已在隱隱流露。

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李世民的身上時，却聽得砰然一聲震動。

秦叔寶摔倒了。

衆目轉注，才發覺秦叔寶站立之處，一大灘鮮血耀目。

一則是他有意的用腳掩遮，二則是他那股神色不動的氣勢，完全瞧不出是個身受重傷的人。

「叔寶！」李世民站起來，要向前撲，却被李靖一把拖住，道：「二公子，佳賓在座呀！」

李世民搖搖頭，流下了兩行清淚，道：「他背負着我奔走十餘里，我竟然不知道他也受了重傷。」

李淳風站起身子行過去，程知節已搶先抱起了秦叔寶的身子，一把撕開了身上衣袍！

天爺呀！左肋上一把短刀，只露出二寸骨柄，刀刃全都插入肋中了。

這是痛徹心肺的大傷，秦叔寶竟然能忍痛不發作，背着李世民奔跑十餘里，送他入茅舍，還能如不動金剛一般，談說如常，眼看着李世民服葯包傷，清醒過來，仍然穩如山岳，直至暈倒在地，未叫過一個痛字，這等英雄氣概，是何等的令人欽敬！

秦叔寶不是不痛，而是忍下不叫，還要裝作得若無其事，神情不變。

宇文成都也看得呆住了，這種豪壯的舉止，他自覺無法比擬，想不佩服也不行了。

程知節手握骨柄要拔刀，却被李淳風伸手擋住了，低聲道：「跟我來。」

尉遲恭一手探在秦瓊的鼻息間，吁口氣，道：「李先生，叔寶氣絕了。」

李淳風微微一怔，道：「他忍耐得太久，耗盡了元氣。」

「如此英雄人物，怎會有不測之禍？」袁紫烟舉步一跨，人已到程知節的身前，伸出右腕玉指，輕輕一按秦瓊的鼻息，笑道：「尉遲將軍，秦將軍氣息未絕呀！」

尉遲恭再伸出黑大的手掌，按在秦瓊的鼻息之間，呆了一呆道：「眞的氣息未絕，可眞是忙中有錯啊！」

「你這黑大個子，嚇了咱老程一跳。」抱着秦叔寶大步奔入廳後。

尉遲敬德一轉頭，站在身側的袁紫烟忽然不見，轉頭再看，只見袁紫烟端坐客位首席上，好像一直就坐在那裏未曾動過，忖道：「李先生說她不是好與的人物！看來果不簡單，明明站在身邊，一眨眼，就回到了坐位上，眞是一個妖女」

他是個粗豪人物，這本是心中想的事情，但却嘟嘟噥噥的說了出來，雖是聲音極微，袁紫烟還是聽到了，但袁紫烟沒有計較。

李世民盡量使激動的情緒平靜下來，舉起酒杯，道：「世民三生有幸，今日得會見袁姑娘……」

「二公子，休息去吧！這裏盡集了山川靈氣，袁紫烟也想在此地多留兩日，不爲自己，爲伊人，靈葯也要一些時間，才能隨血氣行開，止住傷勢，有話，我們明天再談。」

一語道破了，李世民不禁臉上一熱，他確實在强忍着傷痛硬撐。

「袁姑娘說得對，你傷到內腑，不能喝酒，也不宜進食葷腥。」李靖道：「何況，袁姑娘又答應多留兩日，不用硬撐下去了。」

「好！恭敬不如從命，世民告退！明日再爲袁紫姑娘接風。」站起身子向後行去。

柴詔和尉遲恭，隨護身後，退出大廳。

袁天罡歎口氣，道：「眞是一次波折多變的晚餐，上菜吧！」

天已入夜了，大廳中早已點起燈火。

「宇文將軍，是不是我們的人途中截殺二公子？」

「不是！未得國師之命，誰敢私下出手？」

解釋了可能的誤會，也表明了國師的身份。

「袁國師不要多心！」李淳風緩步行了出來，接道：「我們絕不敢懷疑到姑娘頭上。」

「甚麼人下的手呢？」袁紫烟道：「不是大軍截殺，而是三兩個高手狙擊。」

「能在叔寶、敬德的鞭、鐧護衛之下，傷了二公子，」袁天罡道：「當得是絕頂高手之稱了。」

李靖臉色微變，欲言又止。

四個青衣童子捧着木盤，奉上酒菜，是別開生面的宴會，人各一份，擺在各人的面前。

偏是袁紫烟不肯放過，目光一掠李靖，道：「閣下閱歷豐富，想是看出一些門道了。」

「隱有所感，」李靖道：「只是証據不足，不敢妄言。」

「談談何妨？」袁紫烟道：「太原郡中，眞的是藏龍卧虎？」

「江湖之大，奇人衆多，」李靖道：「又何止太原一郡呢？」

「還有勝過留守侯府中幕下的高人麼？紫烟倒想查它個水落石出了！」

「我說過，証據不足，不敢妄言……」

「可是，我很想知道。」袁紫烟道：「李公子只管說出猜想，錯也無妨啊？因此而惹起的風波，由我承當。」

「這……」李靖搖搖頭，沉默不語了。

「先請進餐，吃過飯，挑燈夜談，」袁天罡道：「二公子遣來了侯府中兩位名厨，特地爲袁國師準備了山珍海錯佳餚。老朽先敬國師和宇文將軍一杯。」

既然吃過飯挑燈夜談，主人已表明了準備接下任何麻煩，那就只好先吃飯了。

厨是名厨，料是精選，燒的味道也很好，但袁紫烟心中想的是挑燈夜談。

她希望能在挑燈長談中，找出一個處理雙方岐見的辦法。

袁天罡、李靖、李淳風，都是修習道法的人物，非同尋常，但明顯的，都已對李世民心悅誠服。

李二公子身受重傷，但念念不忘赴會之約，充分的表現出君子重言諾的風範，使人心折，尚未和他深談，已感受他領袖的魅力，透發出王者的氣勢，爲叔寶重傷落淚，盡現仁厚胸懷，尉遲恭，程知節，也都是可敬的英雄人物，也帶着濃厚的純樸氣息，給人一種可以信賴的感覺，還有那身在長安，心留太原，楚楚可人的袁寶兒，爲情付出了美麗的身體，忍受着千般委屈，抬頭笑顏動人憐，低頭情淚濕衣衫……

這一切都在影响着袁紫烟，使她在不停的改變。

爭勝之心消滅了，胸懷的殺機消散了，只希望能在異中求同，免去了一場殺戮。

表面看去，這餐飯吃得很平靜，沒有人說一句煞風景的話，都在小心翼翼的避免破壞了歡宴的氣氛。

事實上呢？大家都在想心事，暗作估算。

袁天罡無法預測出袁紫烟如何處斷他干預天機的事？

但他已見識了袁紫烟的精奇術法，有一種自歎弗如之感。

可是，加上李靖、李淳風呢？至少應該保有了七分勝算，要不要三人合力，一舉殲滅了袁紫烟呢？

因爲袁紫烟是一個可以爲友，不能爲敵的人，單打獨鬥，三個人誰也不是她的敵手。

今晚上，三人會齊，應該是最好一個殺她的機會，錯過今晚，再找這樣一個巧合的機會，就非常的不易了。

但袁天罡無法瞭解李淳風和李靖的想法，這等陰謀暗算，有失光明的手段，也無法事先計議，畢竟三個人都是胸懷磊落的人物，雖然兵不厭詐吧！但現在還沒有興兵對陣啊？

李淳風也在爲這件事情擔憂，鼓勵李世民練兵備戰，逐鹿天下，是出自兩人的主意，論起來叛國忤逆，兩人是罪魁禍首啊！

實指望步罡行法，使天機運行加速，促使暴君楊廣早日淪亡，李世民黃袍加身，使萬民蒼生早脫苦海，開創個太平盛世，却不料半途中殺出個袁紫烟來，小姑娘術法精湛，霸氣萬千，竟然會找上長安的皇帝宮廷，賠了身子又賣命，弄個國師封號，一肩擔起了萬里江山，扶住了將傾的大厦，眞是啊！何苦來哉？

兩個人一般心思，對看了一眼，相視而笑，笑得充滿苦澀，天機就是天機，人力干預，會別出差錯，人定勝天的機會，畢竟不易。

李靖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他在想，飯後的挑燈夜話，該不該說出李世民遇刺事情，他認識秦瓊肋裏那把刀，當然就知道了刺客是誰，問題是，是否應該說出來。

說出來，對大事未必有益，不說吧？又覺得愧對世民，何況，袁紫烟似是已經瞧出了他心中隱密，如被她步步逼迫，只怕是很難有所保留了。

酒菜用罷，換上香茗，兩個奉茶童子，剔亮了四盞燈火，室內更覺明亮。

袁紫烟喝口茶，目光投向李靖，道：「挑燈夜話第一題，紫烟向李靖兄請教，甚麼人行刺李世民，殺得他血透衣袍，秦叔寶肋裏插刀。」

袁天罡心中奇道：「第一題，應該是干預天機當問罪呀？怎麼會扯到李世民身上去，二公子眞有那麼大的魅力呀！一見面就讓人擺在心頭上？」

「袁紫烟姑娘如此關心二公子，」李靖道：「在下開心得很。」

「當然關心。」袁紫烟嬌笑如花，道：「他是我手帕姐妹的好朋友，不也是你們約請來對付我的人麼？」

回答得既有四兩撥千斤的奧妙，也未完全把自己置身事外！

「你的朋友是誰呀？」李靖道：「既稱姐妹手帕交，想是情義深如海了？」

「新交情深不廢公！」袁紫烟道：「第一美女袁寶兒，想來你們很熟了？」

「在下是久聞其名，緣慳一面。」李靖道：「這一次袁大國師猜

錯了。」

「那就不談寶兒說世民！甚麼人殺傷他，你早已心知肚明，」袁紫烟道：「為甚麼不願說出來，是害怕報復？還是別有所圖？」

這番話說得太重了，李靖只聽得又急又氣，臉色一變，道：「我說過，証據不足，說了徒亂人意！」

「還是老詞啊！」袁紫烟道：「意却未亂，只是聽得有些難耐罷了！」

李淳風、袁天罡也都感到奇怪了，李靖明明已猜到何人行刺，為甚麼就是不肯說出來，四道目光一齊向李靖看去。

這時，回來入席的尉遲恭一拍桌子，道：「李藥師，二公子對你何等器重，拿你當手足同胞看待，你却連殺他的刺客都不肯說出來，這那裏還有一點朋友味道？」

「秦二哥肋中插刀，可是傷中要害呀！」程知節正由內室走出來，接道：「現在還暈迷不醒啊！這個仇豈能不報，李靖啊！既知刺客是誰，為甚麼不肯說出來，俺老程素來佩服你，這一次俺可也看不慣了！」

李靖沒有發火，不但沒有發火，而且臉色復常，氣也平了，輕輕歎息一聲，道：「只不過一兩句話，就把我推成衆矢之的，厲害呀！厲害。」

袁紫烟吃驚了，這個人不忍屈辱，但事情擴大了，他又能突然的鎮靜下來，從容不迫的思慮應對，把大事化小，推卸重擔，點破關要，以息衆怒，是一個大將之材。

心頭轉念，人却嫣然一笑，道：「言重了啊！李公子，既知衆怒難犯，何不說個明白呢？言有所本，錯了，也沒人怪你呀？」

「越套越緊了，不說就誤會更大了，刺傷了二公子和叔寶兄的，可能是龍、虎二將。」李靖道：「我說的只是可能，因為，我只認出了那柄短刀，牛角刀柄上雕有一個虎頭，號稱虎頭匕，可作兵器，也可作飛刀傷人。」

「那就不會錯了，一個又黑又高的大個子和我惡鬥數十合。」尉遲恭道：「那個大黑小子的腰中，就插了這麼四柄虎頭匕。」

聽中之人個個都聽得想笑，尉遲恭自己長得既黑又高，口中却說別人是大黑小子，活脫脫像是在罵自己了。

但大家都强行忍住了，沒有人笑出聲來。

「敬德兄，」李靖神色肅然的說：「你要仔細的想 想，那個黑大個子，還有甚麼特徵？」

尉遲恭沉思了一陣，道：「有了，那人左頰下面，有一個大黑痣，上面還長了一撮毛。」

「虎將燕可。」李靖道：「他用的可是一把三十二斤的虎叉。」

「不錯，比起一般的虎叉短了一些，但却分量很重，我一連三鞭，擊在他虎叉之上，都未能把他的虎叉震脫出手。」

「眞的是他們了！」李靖歎口氣，臉上泛現出憂苦的神色。

「龍、虎二將是何方神聖，」李淳風道：「在叔寶、敬德的護衛之下，還被他們傷了世民，是不可輕視的敵人！」

「這人就更可怕了！」李靖道：「龍、虎二將，只是虬髯客的四大護從中的二人，虬髯客規令森嚴，未得他的允准，兩人決不敢擅自行動。」

「那是虬髯客派他們刺殺二公子了？」程知節道：「虬髯客在那裏，俺老程找他先鬥個三百回合。」

「他如想殺你，你一合也接不下來！」李靖道：「不可貿然行動，自求速死。」

「世上眞有如此厲害的人物麼？妖法奇術，詭奇難測，上不了枱盤，俺老程不懂，但如論眞實的本領、武功，俺老程怕過誰來？」

這倒好，一句話，把袁天罡、李淳風、李靖和袁紫烟全都罵上了。

「虬髯客不會術法，但他也不懼術法，他是劍客，飛行絕跡，出劍快如閃電的劍客！」李靖道：「知節兄，不要逞强，就算他不用快劍，但他天生神力驚人，力拔山兮氣概，就是他那個樣子，你也抵抗不住的。」

李淳風、袁天罡都聽他談過虬髯客的事，也知道他和虬髯客義結金蘭，兩人默然未語。

程知節、尉遲恭，素來心服李靖，看他說得認眞，也未接口。

但袁紫烟忍不住了，笑一笑道：「李葯師說他飛行絕跡，想來應該是傳言中馭劍飛行，瞬息千里的劍仙了？」

「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他馭劍飛行，不敢妄言，」李靖道：「但我見過他揮劍一擊，劈了空中一隻飛鷹，羽毛零落，血肉一團，這要一瞬間，擊出數十劍，才能有這樣的威力，那不是法術，而是憑藉眞實的武功，一躍而起，身劍合一，把一隻高飛數十丈的飛鷹斬得羽毛零落血肉稀，是不是應該叫他一聲劍客就不清楚了！」

程知節聽得呆了一呆，低聲道：「大黑子，你相不相信！有這種事？」

尉遲恭道：「一飛數十丈，人比鷹飛得快，這種事，咱家本不信，但出自三元李藥師的口中，咱家就只好信了。」（未完‧七）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解舊怨共釋誤會　結新仇難辨是非

上文提要： 峭山之會本質起了變化，析城雙兇原是應邀助拳，天狐失言說出是殺死聶五娘的兇手，展元仁被誣是兇手，誤會了十八年，現在才消除，全賴黑衣崑崙在會上協助，弄清眞相。但雙方之會變成劇鬥，三眼比丘因徒兒幾乎被天狐殺害，故非搏殺洩憤不可，天狼逼鬥黑衣崑崙，要索回坎離丹，公孫無忌仍以私人恩怨未清逼鬥展元仁。此時江青嵐從死谷脫險趕來，走向展元仁和公孫無忌二人中間……

「小娃兒，別慌，遇上崑崙老人，就說老殘問候！」

蒼老聲音並不太高，但好像就在耳邊。江青嵐連頭都不敢回，一口氣只是往上疾竄。百丈懸崖，如果沒有這根山藤，他本領再大，也插翅難飛，但此時有了這一點憑藉，直線上升，更何難之有，片刻工夫，便已到達崖頂。

翻上岩石，不由長長的舒了口氣，目光一掠，崖頂上那裡還有人在，渡自己上崖的山藤牢牢地縛在一棵古樹身上。樹身有字跡，是用劍尖劃的，「快去！」去字下面，還有一個箭頭，指向山下。

唔！那指標所指，敢情就是公孫堡方向？他無暇考慮救自己出險的究是何人，因為此時太陽業已高升，離午時也不遠了。他心急如箭，身形起處，飛也似往山下撲去。

＊　＊　＊

當江青嵐在公孫堡大廳突然現身之際，也正是八臂劍客展元仁和獨角獸公孫無忌雙劍膠着，形勢最緊張的時候。

只聽公孫無忌嘿的一聲輕哼，嗆嗆連響，兩人手握的半截斷劍，立時都化作片片碎鐵，散落地上，江青嵐覩狀大驚，要想把兩人勸解，已是不及。公孫無忌猛然一躍而起，雙腿連環踢出！

八臂劍客一聲敞笑，雙袖翻飛，封開公孫無忌三腿，也一連拍出四掌。兩人震碎斷劍，又變成了徒手拚鬥，但比之剛才比劍，尤為精彩。發招攻敵，以快對快，人影亂閃，掌風呼呼，簡直險象互見，奇招百出！

激戰之中，公孫無忌忽然身形驟進，右掌覷準八臂劍客胸口疾劈而出。展元仁見對方突起疾進，却也存心硬接他一掌，是以不避不閃，右掌潛運功力，迎着擊出。但聽蓬然輕響，兩條人影，霍地分開。

公孫無忌吃八臂劍客內家反彈之力，震得連退了七八步，才拿椿站穩，展元仁也被對方掌勢，震出四五步之多。刷！公孫無忌才行站穩，厲嘿一聲，立即一提丹田眞氣，身子凌空躍起，雙掌齊揚，掌先人後，疾向八臂劍客撲到，這自是豁出了命的打法。

八臂劍客豈肯示弱，腳踏丁八，雙掌倐然從胸前翻起，再次迎出！四掌相接，如擊敗革，砰然響過，四掌似分而合，和方才斷劍一樣黏在一起，難分難解。

這一陣當眞快若閃電，江青嵐楞楞地站在兩人身邊，不敢出手，其實也不知如何出手才好？因為這是比拚內力，自己要確有把握，在內力上超過兩人的總和，才能把兩人分開。

但場中兩人，都是具有數十年

性命交修的功力，憑自己這點內功，豈非螳臂擋車？但如果讓他們這樣硬拚下去，只怕就要鬥個兩敗俱傷，吉兇難料。

他想到這裡，不由急得熱血沸騰上沖，再也顧不得利害。驀地默運「離合神功」，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大家快請住手！」

雙袖一揮，往兩人中間拂去！這一拂，恰也發得正是時候！兩人雙掌相抵，看來平淡無奇，其實雙方都到了緊要關頭，凝立的身子已在微微顫動，只要有一方眞氣消耗，內力不繼，非當場殞命不可。

但此時出手解救，必須拿捏得時，而且揮出力道還要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才能保全雙方性命。江青嵐貿然出手，心中雖無把握，但他練的乃是崆峒無上絕學「離合神功」，具有接引化解之妙。

是以輕輕一揮，居然把八臂劍客和公孫無忌如膠似漆黏在一起的四掌，倏然分開！八臂劍客和公孫無忌拚耗內力，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自然心無二用，誰也不去注意身邊之人。

此時突然感到有一股無形氣體，起自兩人之間，把兩股內力向左右引開，不由心頭同時一震。各自疾退三步，身形搖晃，注目瞧去。

這一瞧，八臂劍客滿臉驚訝！公孫無忌臉色劇變！同時大廳上，也被江青嵐這一聲春雷似的暴喝，震得回聲嗡嗡，大家不知來了甚麼高手，心頭一愣，紛紛停手。突然，一條黑影，雙足一頓，颯的往廳外激射出去，簡直像一顆殞星，奇快無比，一閃而逝，那是面目黧黑的瘦小個子——蘭兒。她敢情還在生嵐哥哥的氣，所以他一現身，她就走了。

這時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江青嵐身上，因為他雙袖揮動之間，竟然輕而易舉的把兩個名震江湖的頂尖高手，秦嶺系獨角獸公孫無忌和崆峒派八臂劍客展元仁的比拚內功一齊化解，因而感到震驚，誰也不會去留意蘭兒，何況她又喬裝着一個貌不驚人的黧黑小子。

「蘭兒！」

天狐遲琇一見自己女兒往廳外飛去，不由心中大急。天狠、天狐隱居析城，極少在江湖上走動。這次連袂下山，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江青嵐離開析城之後，蘭兒哭鬧了幾次，乘隙逃下山來。

天狐舐犢情深，這就逼着丈夫，一同下山找尋。至於應邀赴崤山之會，不過是適逢其會罷了，他們夫妻雙檔，那會眞正是助拳來的？

這時眼看女兒才一停手，就往廳外衝出，她急叫了一聲「蘭兒」，身形一晃，閃電般往廳外追出；但天狐凝而不散的聲音，卻從她身子飛出之際，飄入大廳：「老不死，還不快追？」

天狠略一猶豫，兩道金光烱烱的眼神，打柳琪臉上掠過，他淡金色臉上飛起一絲痛苦之色，驀地雙足頓處，身形立即破空而起。

這不過是眨眼工夫的事，天狠、天狐相繼飛出，三眼比丘沈師太獨鬥天狐，喘息未停，但一眼瞧到仇人不戰而退，那肯甘休，方待跟踪追出，驀聽江青嵐的口音，大聲說道：「小生奉天痴上人，大師伯面諭……」

聲音入耳，三眼比丘心中一怔，不得不停住身形。「秦嶺崆峒兩派淵源極深，大家不准再因細故有傷和氣……」

「嘿嘿！」獨角獸公孫無忌冷哼暴起，截着江青嵐話頭，厲聲喝道：「小子，你滿口胡言，看老夫先斃了你！」

他鬢髮如戟，倏地揚起右掌。八臂劍客也趕緊右掌一豎，蓄勢以待！

江青嵐依然凜然而立，瞪目喝道：「公孫無忌，你敢違拗我大師伯令諭？」

公孫無忌獰笑道：「小子你倒說得煞有介事，可知老夫並非好欺之輩。」

江青嵐並沒作答，右手從懷中掏出天痴上人所贈佩玉，隨手一揚，徐徐的道：「公孫無忌，你總該認識此物罷？」

獨角獸公孫無忌瞧得臉色倏變，這是天痴上人隨身佩帶之物，他那得不識？不由心中十分狐疑，暗想難道這小子當眞遇見了恩師？

「不錯，這是恩師隨身之物，小子你從何處得來，不准隱瞞。」

江青嵐朗朗一笑，正待回答，忽聽一個洪鐘似的聲音，接口道：「公孫師弟，姓江的說得不錯，這是恩師之命！」

大家循聲望去，只見大廳中間，不知何時多出一個身穿白夏布長衫的紅臉禿頭老者。此人年約五旬開外，廣額濃眉，生相威武，尤其兩道稜光畢露的雙睛，烱烱如電。

「大師兄！」

三眼比丘沈師太，獨角獸公孫無忌，同時躬身為禮。

「哈哈！閔老哥也趕來了！」

王屋散人高踞上座，此時居然抱拳招呼，聽他們的招呼，此人當然是秦嶺系天痴上人的首徒，隻手翻天閔長綱了！他凝立不動，向王屋散人抱拳道：「祁老哥也在這裡，恕兄弟遲來一步，多多失禮。」

說完回頭向八臂劍客頷首道：「展老哥請了，崤山之會，原是一場誤會，恩師已盡知原委，大家就此揭過。」

八臂劍客聞言喜出望外，連忙

抱拳道：「上人洞矚隱微，不見罪怪，兄弟求之不得。」

接着又向公孫無忌長揖道：「適才冒犯之處，還請公孫老哥多多海涵。」

隻手翻天閔長綱雙目如電，冷冷的瞥了江青嵐一眼，冷笑道：「恩師尚有一語，煩展老哥轉言貴派掌門空空兒老人。」

八臂劍客忙道：「上人還有甚麼吩咐？」

閔長綱沉聲說道：「貴派縱容門下，居然敢在終南山行兇，殺害秦嶺第三代門人，恩師要貴掌門在三月之內，親手把兇手送上流雲嶺，免傷兩家和氣。」

八臂劍客聽得心頭大震，臉露驚奇的道：「兄弟自從誤傷聶五娘，即奉掌門大師兄令諭，退出江湖，十八年未返師門，敝派門下，既有如此狂妄之人，兄弟自當面報掌門，查明此事。」

閔長綱冷嘿一聲道：「展老哥還不置信嗎？」

八臂劍客道：「兄弟怎敢不信？不過此事容展某面謁掌門，再行定奪。」

閔長綱又是一陣冷笑，憤憤的道：「兄弟因奉恩師面諭，未便出手，不過兄弟可以奉告展老哥的，在終南受害的四個門人，乃是兄弟門下。」

八臂劍客一怔道：「啊！還是閔老哥高足！」

閔長綱冷冷的道：「嘿嘿！行兇之人，卻是展老哥的傳人。」

八臂劍客猛吃一驚，目中精光暴射，說道：「兄弟十八年來，退出江湖，從未收徒，閔老哥……」

「哈哈哈哈！」

隻手翻天驀地仰天發出一聲裂帛狂笑，緊接着厲聲說道：「展老哥此話何異掩耳盜鈴，這姓江的身擅貴派絕藝，難道展老哥還要否認嗎？兄弟四個弟子之命，總不能白白死掉。」

「他……」

八臂劍客想不到隻手翻天所指，殺死秦嶺第三代弟子的行兇之人，就是江青嵐，心中一怔，忙道：「閔老哥不可誤會，他雖跟兄弟學過幾年武功，但並非崆峒門下。」

江青嵐忙道：「師傅，弟子已正式列為崆峒門下。」

隻手翻天不由冷嘿道：「如何？姓江的已承認了，展老哥何必代他隱瞞？」

八臂劍客不由老臉一紅，沉聲問道：「青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快和老夫說明。」

江青嵐噗的拜倒在地，口中說道：「弟子數月之前，巧遇大師伯，蒙他老人家恩准，正式列入崆峒門牆，弟子正要向師傅稟報，請師傅恕罪。」

八臂劍客展元仁，江湖經驗何等老到，他見江青嵐說話神色，顯然掌門大師兄另有吩咐，此時當着多人，未便說出，當下點頭道：「你且起來，方才閔老哥所說，他四位高足被人殺害，你可知實情？」

江青嵐依言站起，正容道：「閔大師兄門下四位高足，並非死在弟子之手，弟子只不過適逢其會，目覩慘劇而已。」說着，就把當時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隻手翻天閔長綱大聲喝道：「此事乃老夫親目所見，難道還有錯不成？」

江青嵐冷笑一聲道：「閔大師兄說的親眼目覩，所指不過是和小弟在山徑相遇，並非目覩令高足傷在小弟劍下，焉得妄指就是小弟所為？」

閔長綱兇睛暴露，盛怒的道：「那天除了你小子逗留山上，還有誰來？」

江青嵐突然心中一動，暗想：那難道是……不會！以她的功力，決不可能在三兩招之內，就把隻手翻天門下四個弟子，一齊殺死，一面說道：「閔大師兄怎知除了小弟，就沒有其他的人？」

閔長綱厲聲道：「你說，那是甚麼人？」

江青嵐冷冷的道：「可惜小弟知道的，和閔大師兄一樣。」

閔長綱氣得臉色鐵青，喝道：「小子，老夫面前，你敢使狡獪，若非恩師面諭，今日就叫你魂斷掌下。」

江青嵐年輕人血氣方剛，見他一再疾言厲色，那還忍得，不由劍眉一軒，傲然說道：「那也未必。」

「好！小師弟你要得！」

憑空插口，那正是假裝賣藝老頭的黑衣崑崙摩勒。他脅下挾着一柄木劍，咧齒而笑，大聲喝采！

隻手翻天電般目光，突然暴射，厲聲問道：「爾是何人？」

「啊！啊！閔大先生是在問我？」

黑衣崑崙瞥着閔長綱，慢條斯理的道：「區區人稱黑衣崑崙摩勒的便是。」

八臂劍客深恐兩人再起衝突，連忙攔道：「閔老哥，請息雷霆，令高足遭人殺害一節，在眞相未明之前，小徒自然脫不了關係。不過上人既有吩咐，容兄弟稟過掌門，三月之後，自當親率小徒，上流雲嶺領罪。」

隻手翻天冷嘿道：「展老哥一言，兄弟自然信得。」

八臂劍客微微一笑，道：「閔老哥好說，那麼兄弟就此告辭。」

說畢，又向大家拱了拱手，回頭道：「青嵐，我們走！」

「且慢！姓江的小子，你還有一件未完的事呢？」

一聲震耳大喝，青影乍閃，疾風颯然，王屋散人臉露獰笑，業已攔到身前。

八臂劍客陡然心頭一震，暗想青嵐怎地得罪了這許多魔頭？隻手翻天，已是難惹，但身前的王屋散人，名列六絕，和自己大師兄齊名，更難應付。他不知自己愛徒的別後情形，正待發言，驀聽一聲「哈哈」，有人接口說道：「咦！祁老頭，你不是說拍屁股就走的嗎？又有甚麼事情，糾纏不清？」

一條人影隨聲搶出，那不是黑衣崑崙是誰？

王屋散人臉上微微一紅，怒道：「你又要擋橫？」

黑衣崑崙腦袋瓜一縮，咧齒笑道：「祁老兒你名列六絕，骨相清奇，別裝得兇煞，有失身份，他……」

他依然脅挾木劍，用手指着江青嵐，又道：「他是我小師弟，算不得擋橫。」

王屋散人對崑崙一派，顯有顧忌，但一聽對方稱江青嵐為小師弟，不由心中一陣納罕，問道：「你，不是崑崙門下？」

「誰說不是？」

黑衣崑崙隨口漫應，接着笑道：「這你用不着管，我是問你找咱們小師弟，到底為了甚麼？」

王屋散人心知對方並不好惹，是以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依然強忍怒氣，打鼻孔裡冷嘿了一聲道：「他仗着一柄七星劍，在老夫徒兒手上，削損毒冰輪，老夫豈能輕易放過？」

黑衣崑崙聳聳肩道：「啊！把毒冰輪削斷了？該死！該死！」

王屋散人道：「削毀輪上兩個倒鈎。」

「哈哈！哈哈哈哈！」黑衣崑崙突然大笑起來。

王屋散人怒聲道：「你敢輕視老夫？要知老夫不過瞧在崑崙老人份上，才饒你三分。」

黑衣崑崙道：「啊！啊！了不起！了不起！區區怎敢輕視六絕中人？不過區區感到奇怪的，是你祁老頭名列六絕，怎地氣量如此狹小？兩兵相接，難免損傷，毒冰輪上有三十六枚倒鈎，削毀了兩枚，不是還有三十四枚，這也值得小題大作？」

王屋散人哼道：「小子，你焉知老夫的毒冰輪乃是……」

黑衣崑崙接口道：「萬年玉根所製，專鎖敵人兵器，最鋒利的寶刀寶劍，都無法傷它分毫，不料被咱們小師弟的七星劍削斷了兩枚倒鈎，你就心疼，對也不對？這也容易，我問你，兩枚斷鈎，可曾保存着？」

王屋散人被他搶着說出，如數家珍，心中微微一怔。及聽黑衣崑崙忽然問起削斷的兩枚倒鈎，可曾保存，更感奇怪，這就沉聲道：「還在劣徒身邊。」

黑衣崑崙咧齒笑道：「怕就怕你丟了，只要不丟，這就好辦。」

王屋散人心中一動，立即問道：「你得到龍角膠？」

黑衣崑崙故作神秘的道：「這個你用不着管，啊！咱們也以三月為限，我保證還你三十六枚倒鈎就是。」

王屋散人似乎不信的道：「你說了算不算數？」

「哈哈！」黑衣崑崙指着江青嵐笑道：「崑崙門下削損你毒冰輪。」接着又指一指自己鼻子道：「崑崙門下負責賠償你毒冰輪，難道崑崙門下還會打誑不成？」

「崑崙門下削損毒冰輪？這姓江的小子明明是崆峒門下，怎會又是崑崙門下？」王屋散人越聽越驚奇，猝然問道。

黑衣崑崙道：「誰說不是？」

王屋散人道：「好！老夫就相信崑崙傳人的話，如果超過三月，老夫依然唯姓江的是問。」

黑衣崑崙道：「這個你儘管放心。」

「好！璜兒，咱們走！」

王屋散人一語出口，帶着徒兒飄然出廳。八臂劍客也忙向閔長綱、公孫無忌等人拱手作別。

江青嵐目光掠過站在三眼比丘身邊的柳琪，小姑娘却故意別過頭去，理也不理自己，她還在使着小性！

不！她肩頭有點抽動，敢情在哭！

「琪妹，小兄走了。」

江青嵐心中暗暗說着，隨在八臂劍客身後，走出客廳，早有堡丁牽着馬匹，在廳外伺候。

黑衣崑崙摩勒，忽然回頭望着展元仁師徒兩人，咧齒笑道：「展大俠，小師弟，在下尚有要事，須先走一步。」

他話才出口，不容兩人回答，微一拱手，逕自縱上驢背，雙腿一夾，別看那匹瘦骨嶙峋的黑驢，羸弱可憐，這一洒開霜蹄，可快得出奇。

江青嵐心中一急，脫口叫了聲：「黑大俠……」

黑衣崑崙的那匹驢子，早已風馳電捲，奔出老遠，但黑衣崑崙的聲音，却逆風傳來：「哈哈！小師弟，你現在可以去找找了！自古人間推百善，好從拱木覓青燈。」

崤山之會，表面上雖由天痴上

人傳諭，命雙方揭開過節，但秦嶺崆峒兩派的誤會，不但未能因此消泯，却因隻手翻天門下四個弟子的被人殺害，而更趨尖銳。

八臂劍客展元仁當年誤傷穿簾燕聶五娘，因為聶五娘本身犯了滔天大罪，秦嶺諸人無法包庇，才等到十八年後，要她女兒自己尋仇。後來獨角獸公孫無忌在田王府栽了一個大觔斗，邀約展元仁赴崤山之會，了斷過節，也不過只是個人恩怨，還不敢驚動天痴上人。

這會隻手翻天的四個弟子在終南遇害，江青嵐又出示了天痴上人隨身佩玉，閔長綱不得不向師傅面陳經過，中間當然也免不了滲雜片面之詞。天痴上人一怒之下，才有要崆峒派掌門人妙手空空，親把兇手送上流雲嶺之言。這麼一來，顯然兩派之間，已由個人恩怨，演變到正面之爭。

不僅如此，還因穿簾燕聶五娘是死在天狐遲琇的白眉針下，於是這中間，更介入了天狼、天狐，使未來的江湖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此是後話。

却說八臂劍客展元仁眼看黑衣崑崙業已遠去，就從堡丁手上接過轡繩。公孫堡居然還另外替江青嵐備了馬匹，江青嵐也不再客氣，師徒兩人翻身上馬，出了崤山。

一路上江青嵐就把自己經過，向師傅詳詳細細從頭說了一遍。直聽得展元仁頻頻點頭，為自己愛徒有如許奇遇感到快慰。他等江青嵐說完之後，沉吟有頃，徐徐的歎了口氣，道：「為師離開師門一十八載，目前舊怨初釋，新端又啓，此事雖是誤會，但天痴上人三月之約，為期不遠，為師急於趕往崆峒，面謁你大師伯請示，你可於三月之後，在潼關相候。黑大俠臨行之時，既囑你前去找尋紅線姑娘，也許另有深意。不過紅線姑娘，天下奇女，她自從田王府盜盒之後，飄然遠引，眞要找她，怕也並非易事。」

江青嵐聽恩師提到紅線，說甚麼另有深意，不由心中一陣激動，一張玉臉也脹得通紅，囁嚅的道：「弟子愚魯，黑大俠那兩句……」

他「隱語」兩字還沒出口，驀聽八臂劍客忽然「唔」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自古人間推百善，好從拱木覓青燈，難道她還沒離開潞州？」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陣狂跳，但又不敢貿然插口，只見自己恩師臉上掛起一絲微笑。

「不錯！紅線姑娘人間奇女，她隻身犯險，盜來金盒，無非對督帥感恩圖報，自然是個孝女。」江青嵐因恩師仍然不是和自己講話，是以只是手控轡繩，跟在馬後，不敢作聲。

「青嵐！」

「師傅。」

「你知道紅線姑娘尊堂墓地，卜葬何處？」

「城北山麓。」

「哈哈！那就是了！」

八臂劍客一聲敞笑，說道：「青嵐，自古人間推百善，自然是隱寓百善孝為先。」

「啊！」江青嵐興奮得啊出聲來，只聽八臂劍客續道：「好從拱木覓青燈，明明是說紅線姑娘廬守母墓，長伴青燈，想不到她果然並未離開潞州。」

「啊！」江青嵐驀覺眼前一亮，恍然大悟，黑大俠眞是游戲風塵，這和自己說明了不好嗎？偏要打甚麼啞謎。

師徒兩人，臨歧分道，八臂劍客要趕上崆峒，面謁掌門。江青嵐却因心上人有了着落，心急如箭，策馬疾行，向潞州趲程。

第三天傍晚時分，便已趕到潞州，這裡是自己姨父駐蹕之地，他恐防被人認出，是以只在城外找了一處寺院歇腳。

初更才起，江青嵐早已急不及待，悄悄縱出。一條人影，不！一縷輕烟，飛掠疾馳，往城中奔去，何消片刻，城北山麓，業已在望。這是他從小生長的地方，情形自然非常熟悉，山腳下面，還有疏疏落落的幾戶山家，再過去，就是紅線姑娘老母的墓地了。

松林掩映，銀月在天，他目光所及，果然，離墳塚不遠，新蓋了幾楹茅屋，那以前是沒有的。敢情就是紅線姑娘摒謝塵緣，廬守之所？江青嵐驀覺心中一陣狂跳，腳下微現躊躇。人是奇怪的動物，不見面的時候，相思刻骨，恨不得一下就飛到她身邊。

現在茅屋在望，却又有點膽怯起來，不知道見到了她，該說些甚麼好？腳步顯得異常沉重，但一步比一步接近，醜媳婦免不了要見公婆，他强捺着緊張心弦，整了整長衫。先向墓前恭恭敬敬跪拜了一番，然後向茅屋板門走去，他故意放重腳步！

暗想：以紅線姑娘的功力，十丈之內，飛花落葉，都該瞞不過她的耳朶。何況夜闌人靜，自己又在墓地徘徊了一陣，她一定會聞聲出來。

那知一直走近板門，屋內還是靜悄悄的，連燈火也沒有，難道她睡熟了？江青嵐舉起的右手，又慢慢地垂了下來，他有點舉棋不定，這末晚了，巴巴的把她叫了起來，豈不太嫌冒昧？自己應該白天來才對！

但是腳下却又不捨離開，心中

自然想早一刻見到她好一刻。咳！既然來了，何不放得大方一點？他鼓起勇氣，輕聲叫着：「紅線姑娘！」

「紅線姑娘！」

裡面依然沒人答應，難道她不願見我？

「篤！」「篤！」手指扣處，「呀」的一聲，板門應手而啓！江青嵐心中一驚，却感到好像有點不對，這並不是因爲屋中無人，而是一種奇異的預感。

他凝目想了想，立即閃身而入。那是一間小小的客堂，中間靠壁處，放着一張板桌，桌上還供着一個木牌。江青嵐目能夜視，早已瞧清牌上娟秀端正的字跡：「顯妣石氏夫人之靈位。」

一點不錯，正是紅線姑娘母親的靈位，這就可證明她確是住在這裡了。那麼她人呢？心中想着，就向左邊一扇小門走去。那是一間狹窄的廚房，雖然收拾得十分整齊，但釜甑生塵，好像已有多日不曾使用。

江青嵐全身驀地一震，迅速退出，趕緊向右首一間奔去。那不用說自然是紅線姑娘的香閨了，但當江青嵐一腳跨入，目光瞥處，宛若一桶冷水兜頭澆下！

「遲了！遲了！」

這間紅線姑娘曾經住過的房中，除了一床一几一櫈之外，沒有一雙鞋子，一件衣服。自己滿懷興奮，以爲這一次定可見到了她，那知依然遲來了一步，人去樓空。

她……她已經走了！茫茫天涯，玉人何處？

「善自珍重」！這句話，又從他腦海中浮起。

他摸着懸在自己腰間的七星劍，正是她臨別所贈的唯一紀念之物，身軀搖晃，手指冰冷，他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正當他失魂落魄，昏沉迷惘之際。驀聽屋外響起一陣桀桀笑聲，接着一個沙啞聲音大聲叫道：「紅線姑娘，咱們北海七星，不遠千里而來，妳還不乖乖的出來迎接？」

江青嵐心中一怔，北海七星？自己從沒聽人說過。啊！不遠千里而來，敢情也是找她來的！他心中想着，只聽另一個口音，在門外沉聲喝道：「嘿嘿！姓紅的丫頭，妳還不出來，屋子裡躲得住嗎？」

這口氣分明是尋仇而來！

江青嵐忽然想到紅姑娘無端離此而去，難道她早已得到風聲，知道北海七星向她尋仇，才故意避開的？他覺得自己這一猜測，越想越對，不由把一股怨氣全發到來人身上，劍眉陡豎！

嘿！管你七星八星，今晚就叫你們嘗嘗厲害！他迅速退出房中，功行全身，手握劍柄。

「刷！」一條人影，倏然向門外激射而出！

他快！人家也不慢！江青嵐身形落地，立覺四面微風颯然，黑影閃動，隨着自己飄落！好快的身法，江青嵐心頭微凜，縱目四掃，原來自己身前身後，站着七個突睛鈎鼻，生相獰惡，身穿黑色短襖，形狀古怪的大漢。

每人手中，各執着一根黑黝黝的修羅棒，把自己圍在中間。只見爲首一個怪人，向自己一陣打量，桀桀笑道：「原來那丫頭房裡，居然還窩藏着小白臉。呔！小子，你回去快叫紅線出來，太爺們不難爲你。」

江青嵐聽他們辱及紅線，不由勃然大怒，喝道：「住口！你們就是北海七星？憑這點陣仗，還沒放在少爺眼裡。」

其中一人陰惻惻笑道：「嘿嘿！小子，你是何人門下，口氣倒狂得比你年齡還大！回去問問你師傅，北海七星，中原誰惹得起？趁早叫紅線出來，憑你這點螢火之光，也想替人賣命？」

江青嵐劍眉軒動，敞聲笑道：「小爺何人門下，憑你們還不配問，不過你們方才會說不遠千里而來，到底有甚麼要事，可先向少爺說清楚。」

「小子……你敢……」站在左邊的一個怪人厲喝聲中，右掌突然揚起！

「老二……」爲首怪人沉聲制止，一面獰笑道：「太爺們千里而來，奉命行事，只要紅線乖乖獻上『辟雷鐲』，自可無事。」

「辟雷鐲？」江青嵐不知他們所說的「辟電鐲」是何物？但這可推想得到，北海七星不遠千里而來，指名相索，敢情是一件寶物，心中想着，不由脫口問道：「有何用處？」

左邊怪人又厲聲喝道：「小子，你別多費唇舌！」

江青嵐朗笑一聲道：「哈哈！難道你們不想知道紅線姑娘的下落？」

爲首怪人驀地目射精光，急急問道：「小子，你說她不在這裡？快說，她躲到那裡去了？」

江青嵐凜然而立，徐徐的道：「你該先回答少爺所問。」

爲首怪人從喉間「嘿」了一聲，兇睛翻動，獰笑道：「有你的，好！『辟雷鐲』乃北方水星殞石，功能抵禦雷火，是北海故物，必須收回。小子，現在你該說出紅線躲在何處了罷？」

江青嵐弄不懂他們所說，到底是眞是假？但從他們口中，一再提到紅線躲在那裡，越發相信自己猜想不錯，紅線姑娘離此他去，果然是爲了躲避北海七星。一陣莫名其妙的怒火又襲上心頭，陡的仰天厲笑道：「少爺從崤山趕來，也正在找她！」

「小子你找死！」

左邊一個這回右掌疾拍，凌空便是一掌！北海七星的老二，果然有點名堂，一掌出手，勢勁力猛，一團寒氣，居然向自己急撞而來。

江青嵐飛身出屋之時，早已把「離合神功」佈運周身，此時一見對方出手，正想試試他們功力，微微一哂，右掌閃電往前迎去。不！他使的是離字接引之訣，右腕疾翻，其快無比的往身右引出。果然！崆峒絕學獨步天下，這一着，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站在江青嵐右側的怪人，冷不防自己老二擊出的掌力竟會直撲自己，趕緊身形一挪，向旁閃開，但他挪移之法十分迅疾，掌風掃過，倏然又復原位。

江青嵐瞧得微微一楞，再一打量，這才發現圍住自己的七個怪人，自從跟着自己飄落之後，就好像生了根似的，站在一定位置上，始終沒有動過。腳下不丁不八，斜抱修羅棒，姿勢相同，有若在等待命令似的，敢情其中大有蹊蹺！

他心中閃電掠過，其實也不過刹那之事，右掌收回，忽然敞聲笑道：「北海七星，原來也不過爾爾！」

左邊怪人一掌被人引開，不由惱羞成怒，斷喝一聲：「小子，你再接太爺一掌試試！」

爲首怪人道：「老二，要送他到鬼門關，還不容易？不過在他未死之前，總得問出下落。」

江青嵐試過一掌，認爲北海七星也不過如此，憑自己已足可對付，心中就有恃無恐起來。

但不解的是紅線姑娘的武功，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何以她要躲避他們，難道其中另有緣故？那麼今晚索性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免得他們再去糾纏着她。他自以爲是，想到這裡，又大聲說道：「少爺也想知道，你們要問紅線姑娘下落，還是要問『辟雷鐲』下落？」

這一句話，果然聽得爲首怪人聳然動容，目射奇光的道：「此話怎說？」

江青嵐朗朗笑道：「你們要問紅線姑娘下落，少爺無可奉告，如果想知道『辟雷鐲』下落，問到少爺，倒是最恰當不過。」

「你知道『辟雷鐲』下落？」

爲首怪人也竟然客氣起來，不再稱他「小子」。

江青嵐很快的應道：「當然！」

爲首怪人道：「只要你實言相告，說出『辟雷鐲』下落，自有重酬。」

江青嵐傲然道：「那倒不必。」

爲首怪人似乎又未能置信，鄭重的道：「北海七星面前，可打不得誑語。」

江青嵐微微一笑道：「少爺對人從未打過誑語。」

爲首怪人點頭道：「好！那麼你是無條件肯說『辟雷鐲』下落了？」

江青嵐輕鬆的道：「這個自然，實言相告，『辟雷鐲』就在區區少爺身邊！」

那老二道：「小子你敢打誑。」

「你們算得了人嗎？」

江青嵐大笑聲中，驀地想起自己下析城山之時，石嬤送給自己一隻非鐵非石的鐲子，當時曾說：「江相公，你行走江湖，如果到江南去，這東西也許有用，你帶在身邊。」

這鐲子尚在自己身上，何不取出來騙他們一騙？心中想着，立即迅速從懷中掏出鐲子，隨手一揚，喝道：「不信你們瞧瞧！」

「就是這個！」

爲首怪人厲笑聲中，突然身形一晃，伸手攫來！

江青嵐心中暗暗好笑，北海七星原來並沒見過「辟雷鐲」，此時給自己一騙，居然信以爲眞。他存心誘敵，自然早有準備，很快的把鐲子套入左腕，然後右腕一抬，對準爲首怪人攫來左腕格出！這一動作眞如電光石光，迅速絕倫！啪！臂膀接實，兩條人影，各自震得右臂酸麻，後退了一步。

爲首怪人後退一步，他微微一楞，又立即跨上一步，回到原來位置之上。右手修羅棒，突然直豎，振臂一圈。這敢情是個暗號，其餘六人，修羅棒向外一指，同時動作，圍着江青嵐盤旋疾行。不！修羅棒寒風凜然，分向七處要害襲到！

也不！他們身形太以快速了，旋轉不停，使人發生錯覺，好像自己身子落在一隻黑色鐵桶之中。七根修羅棒，就像在鐵桶中上下攪動，一片勁風，無窮壓力！

江青嵐雖然會過武林六絕中的三絕，而且以一敵三，但這種陣勢，還是第一次碰上。心頭一凜，趕緊橫跨一步，掣出七星劍，右手揮洒，「通天劍法追魂八劍」，應手而出，七八道劍光，同時漾起。但見銀虹掣電，盤空飛舞，向外暴漲！

正好把北海七星七根修羅棒，一齊封住，這份劍勢，看得七個怪人臉色同時一變！

「嘿嘿！小子，你果然有點門道！」

爲首怪人「道」字未落，忽然欺近身來，修羅棒一招「泰山壓頂」當頭劈下！

（未完・二十）

豆腐大俠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廢帝願招駙馬　少俠婉拒拜辭

上文提要：宋小飛和浪子包天來到千杯不醉樓，百花公主吳小雲已在座，身旁還有臥龍堡的巴十八相陪，在座的還有宮裝大小姐紫衣少女，還餽贈八道大菜，兩大壺美酒給二人吃喝，燕雙雙一出場，亮出戒指，底價二百兩，價高者得，南巴、北趙競購，結果紫衣少女以五百兩獲得，馬上離開，宋小飛懷疑她可能是妖女採蜂賊，跟踪追出，紫衣少女請入花廳，徵詢戒指的眞僞。燕雙雙那邊由浪子監視……



退出斗室，包大膽四下一望，立見後面只有一道矮牆，牆外甚是空曠，心想：「媽的，這一對狗男女八成是野合去了，包某倒要開開眼界，看看千嬌百媚的床上功夫畢竟如何？」

當即越牆而過，投入蒼茫夜色中。

＊　＊　＊

酒已足。飯已飽。

豆腐大俠宋小飛在宮裝少女的引領下去見皇上。

數不盡的朱欄玉階，看不完的奇花異卉，皇室的氣派的確與衆不同。宋小飛却無心觀看這些，心裡面只想着一件事，這位朱皇帝到底是朱棣還是朱允炆？爲何要將自己弄來這個神秘所在？究竟爲了何事？

過曲橋，越長廊，一座巍巍然的宮殿矗立眼前，宮燈高挑，明如白晝，警衛尤其嚴密，長長的排成兩列，一個個都是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

殿內的陳設更是精緻華麗至極，且有文武官員環立在旁，儼然金鑾寶殿，氣勢非凡。

只是，寶座之上空空如也，並未見皇帝老爺的影兒。

宋小飛望了宮裝少女一眼，欲語未語，突聞有一個爽朗的聲音高呼道：「皇上駕到。」

隨着這一聲吆喝，立見身穿龍袍的皇上，在兩名大臣及一位英挺俊拔的年輕人的簇擁下，從幃幕之內龍行虎步而出。

羣臣早已跪伏在地，三呼萬歲不迭。

只有豆腐大俠獨自一人仍挺着腰杆，直立未跪。

這倒並非他有意輕慢，而是他發覺這位皇上老兒好生眼熟，一時看得入神呆住了。

很快便認出，乃應文和尚，廢帝朱允炆是也。

兩名大臣也是熟面孔。

一個是應賢和尚葉希賢。

一個是應能和尚楊應能。

那年輕人則是初識乍見，不知其爲何許人也。

這位跛腳皇帝對宋小飛十分器重，禮遇有加，落座後特地賞了豆腐大俠一個座位，連說了兩聲：「歡迎，歡迎。」

宋小飛並沒有坐，行至朱允炆面前五尺許處方始止步道：「這是那裡？」

朱允炆正容道：「是朕的行宮。」

「本俠是想知道此處的確切位置。」

「在雲龍山中。」

「是以前便有的建築？」

「剛剛才新建不久。」

「赫，眞想不到，和尚萬歲爺竟有如此雄厚的財力。」

應賢和尚葉希賢道：「聖上不僅財力雄厚，而且實力也不弱。」

豆腐大俠道：「可有具體的事証？」

應能和尚楊應能道：「在南方屯有雄兵十萬，另一個秘密所在養有死士千人。」

宋小飛愕然道：「還有死士？都是些甚麼樣的人物？」

葉希賢一本正經的道：「以綠林好漢，江湖豪客居多，其中不乏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楊應能補充道：「皇上禮賢下士，最是知人善任，目前仍在繼續招兵買馬，歡迎宋大俠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對付反賊朱棣。」

豆腐大俠未置可否，目注那年輕人，道：「還沒有請敎這位朋友尊姓大名？」

年輕人風度絕佳，雙拳一抱，吐出了三個字：「朱瞻圭！」

宮裝少女銀鈴也似的聲音道：「是我哥哥，也是太子，聰慧過人，武藝高强，有萬夫不敵之勇，論智謀，講修爲，與宋大俠堪稱瑜亮，不相上下。」

宋小飛驚「哦」一聲，道：「這樣說來，大小姐想必就是和尚萬歲爺口中所說的那位平燕公主朱綿綿了？」

這一對兄妹很會相互揄揚捧拍，朱瞻圭笑容滿面的道：「不錯，正是舍妹朱綿綿，文武兼修，才貌雙全，數不清的王公子弟在爲她瘋狂，也不知道將來會便宜那個。」

應賢和尚也在一旁猛敲邊鼓。

「是啊，這樣的如花美眷可謂百世難求，一入龍門便身價百倍。」

楊應能的話更明白。「只要宋大俠肯死心塌地的追隨聖上，馬上就是現成的……」

豆腐大俠不待「駙馬爺」三字出口，便搶先截口道：「楊大人別把話題扯遠了，本俠尚有一事待查。」

平燕公主朱綿綿噘着小嘴，一臉不悅的道：「你要查甚麼事？」

宋小飛望着跛腳皇帝朱允炆道：「在下想知道，尊駕的內傷是否業已康復？」

應文和尚朱允炆端坐如故，和顏悅色的道：「離開合肥後不久，便告復元如初。」

「是幾時不告而別的？」

「第三天夜裡。」

「爲何不招呼一聲？」

「當時宋大俠好夢正酣，實在不便打擾。」

「放一頭猪在豆腐裡，不知是何居心？」

「純粹是爲宋大俠好。」

「爲本俠好？甚麼意思？」

朱綿綿輕聲細語地道：「道理很簡單，當宋大俠被北趙、黃鐵虎等人截住時，木匣之內若是空無一物，必會啓人疑竇，趙家的人絕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想盡辦法從你的身上追查父皇的下落。」

這樣的解釋，令宋小飛難以心悅誠服，語冷如冰的道：「就算事實確是如此，在下仍不免有被人利用的感覺，最低限度事後也該知會本俠一聲。」

朱允炆歉然一笑，道：「此事朕確有非是之處，却也情非得已，主要的原因是爲了追趕一個人。」

「追趕那一位？」

「東張張人龍。」

「噢，是他，追到沒有？」

「在曹山附近一度狹路相逢，曾親眼目睹那一場史無前例的神光魔音之戰。」

豆腐大俠神色一緊，道：「可曾見到那個神秘人的盧山眞面目？」

「聞其聲，未見其人。」

「事後曾否與東張再度碰面？」

「有。」

「在那裡？」

「山後山窪內。」

「當時張堡主的情形怎樣？」

「已被人開膛破肚而亡。」

宋小飛有理由相信，朱允炆很可能是張人龍死後第一個到達現場的人，不由的精神爲之一振，追根究底道：「可知兇手是誰？」

廢帝允朱炆想了想，道：「朕到達時兇手已去，由於天色太黑，僅僅看到一個模糊的背影。」

「究竟是那一個？」

「覺得很陌生。」

「是男？是女？」

「視線太差，難以分辨。」

「會不會是那個施展魔音的神秘人？」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那一點？」

「魔戒神珠已被兇手得去！」

英雄所見略同，豆腐大俠亦作如是想，望了平燕公主朱綿綿一眼，道：「所以，公主不惜巨資，肯花五百兩銀子買下千嬌百媚燕雙雙手上的珠戒，希望瞎貓逮住死耗子？」

平燕公主朱綿綿抿嘴一笑，道：「神珠的歷代主人，相信都是絕色佳人，燕雙雙確已具備此一條件。」

「公主以爲眞的魔戒神珠有可能在千嬌百媚手中？」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可知此女的來龍去脈？」

「正在全面調查中。」

「另有一事也該一併調查一下。」

「甚麼事？」

「查一下燕雙雙是否肆虐徐州的採蜂賊。」

朱允炆肅容滿面的道：「朕已注意及此，早已命人徹查，大概很快就會有結果。」

宋小飛沉吟一下，道：「邀本俠來此，究竟爲了何事？」

「主要的目的是想聽宋大俠的回話。」

「回話？在下記性欠佳，請明示。」

「希望宋大俠能投效寡人，助朕重登九五之尊。」

「啊，原來是爲了這事，對不起，小飛乃一介武夫，微不足道，不懂得朝中大事，更不想過問你們朱家的家務事。」

朱允炆的要求被豆腐大俠一口回絕，全場之人齊都一怔，面有怒色，葉希賢不死心，換了一個角度，指着朱綿綿道：「公主的姿色如何？」

宋小飛不假思索，立道：「美若天仙。」

「機智怎樣？」

「出類拔萃。」

「不會輸給百花公主吳小雲吧？」

「彼此不相伯仲，難分軒輊。」

「這樣的絕色美女，又是公主的身份，宋大俠應該知曉，一定會使數不清的王孫公子爲公主瘋狂。」

豆腐大俠瞄了平燕公主一眼，道：「這一點本俠完全同意，公主的確具有令人瘋狂的充足條件。」

這話等於是吃了開心果，喝下歡喜湯，朱綿綿覺得十分受用，回眸一笑，雙頰飛紅。

朱瞻圭不以爲然，挑眉道：「可是，宋朋友却似乎無動於衷，並不想一親芳澤。」

宋小飛愕然一楞，辯解道：「美人當前，豈有不想一親芳澤之理，問題是在下根本沒有這個資格。」

「這是爲何？」

「因爲本俠業已訂婚。」

「這好辦，退掉就沒事了。」

「不好辦，人無信不立，本俠不能做這種無情無義的事。」

應能和尚楊應能插言道：「不退婚也可以，就留作偏房吧，公主大人大量，一定會大度包容的。」

朱綿綿欲語還休，宋小飛字斟句酌的道：「這樣未免太委屈公主了，就算大小姐肯大度包容，本俠也不敢享齊人之福，更何況在下的未婚妻料想一定會堅決反對。」

平燕公主終於開口了，嬌羞不勝地道：「宋大俠的未婚妻想必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大美人吧？」

宋小飛的答覆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迄未謀面。」

「她此刻何在？」

「大概在她家吧。」

「住那裡？叫甚麼？」

「到現在爲止，在下仍不甚了了。」

「這就奇了，你宋大俠乃是響叮噹的成名人物，會做這種糊塗事，跟一位連姓名、貌相、住址都不清楚的女子貿然訂婚？」

豆腐大俠從容不迫的道：「事情是這樣的，這一段婚姻係由家師全權做主，他老人家已經決定，近期之內男女雙方便會正式見面，屆時這個謎團當可迎刃而解。」

廢帝朱允炆鄭重其事的道：「如此甚善，見到你那位未婚妻時便可立刻提出退婚之議，或者要求她退居偏房。」

豆腐大俠欲待答言，應文和尚又搶先道：「不必代她答允，亦無須替她拒絕，總而言之，非常歡迎宋大俠、令師逍遙居士，以及你那位未婚妻爲寡人效力，朕絕對不會虧待大家的，盼能認眞考慮，幸勿却！」

應賢和尚葉希賢道：「難得公主另眼相看，又蒙聖上恩寵，願招爲駙馬，此乃前世修來的福，這種好事別人擠破了頭也得不到，宋大俠務必要格外珍惜，一旦失之交臂，就會鑄錯千古。」

宋小飛環顧一眼，朗聲道：「話本俠一定傳到，各位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有一句醜話在下願說在前面，我們師徒一向特立獨行，不愛攀龍附鳳，我那位未婚妻想必也不會輕易改變主意。」

這話等於已經一口回絕，但朱允炆却不肯就此罷休，仍然堅信誘之以利，授之以官，一定可以把逍遙居士方敬之拉攏過來，很篤定的道：「來日方長，以後有機會朕會找令師當面談，方老英雄豪氣干雲，必然不齒燕賊朱棣的所作所爲，定會助寡人一臂力。」

豆腐大俠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眼前和尚萬歲爺是否還有別的指教？」

「朕言盡於此。」

「如此，在下想就此告辭。」

「請便。」

「再見！」

宋小飛一抱拳，轉身就走，平燕公主朱綿綿馬上隨後追了上來，道：「本公主送宋兄出宮。」

「謝了，不敢驚動公主芳駕，本俠自去即可。」

「宋大俠有所不知，此乃機密重地，關卡重重，若無人領路，你自己根本出不去。」

「哦，既然是這樣，就有勞公主了。」

「請！」

「請！」

* * *

又坐上了那一輛神秘的馬車。

走在一條不辨東南西北的馬路上。

到達徐州時已是翌日午後。

告別朱綿綿，宋小飛立即奔往千杯不醉樓後面的那條小巷。

果見浪子包天早已候在那兒，一照面便大聲嚷嚷道：「喂，豆腐，你這人眞不夠意思，你他媽的身在歡樂窩，大鬧紅羅帳，害咱家在此喝西北風，一等就是一夜半日，那位大小姐到底是誰？滋味如何？邀宋兄前去作甚？」

包大膽的話像連珠炮，豆腐大俠則不疾不徐的道：「浪子，別想歪了，人家大小姐可是大有來頭之人，並非陌上小草，路邊野花。」

「是甚麼人？」

「廢帝朱允炆的女兒——平燕公主朱綿綿。」

「噢，是個正牌公主，難怪味道不同，她找你幹嘛？」

「眞正要找本俠的人是她老子。」

「甚麼事？」

「希望宋某幫他打天下，奪回失去的江山。」

「條件想必不錯吧？」

「願以朱綿綿的終身相許。」

包打聽聞言吞了一口口水，咂一咂嘴唇道：「公主貌美如花，冠蓋羣芳，我若是你，絕不拒絕。」

宋小飛笑笑道：「可惜本俠不是你。」

「怎麼？你拒絕了？」

「差不多。」

「傻啊，太傻了，這種人財兩得的好事，可遇而不可求，怎可失之交臂，豆腐，你是吃錯了藥？還是腦袋有毛病？」

「簡而言之，是本俠無意趨炎附勢，更不願過問朱家醜惡的家務事。」

不待浪子開口，宋小飛接着又道：「包大膽，別把話題扯遠了，快說有無捉住千嬌百媚燕雙雙的小辮子？」

包天堆下一張苦瓜臉來，無精打采的道：「媽的，別提了，這事提起來說多惱人就有多惱人，別說是小辮子，連人家的一根毛也沒捉到。」

豆腐大俠吃驚道：「浪子，你是說把人給追丢了？」

「是啊，親眼見那一對狗男女走進一戶人家，結果却狗屁也沒逮着。」

「燕雙雙突然失踪了？」

「正是這樣。」

「跑到那裡去了？」

「只有天知道。」

「後來呢？」

「今天一早，徐州城又鬧出了一條人命，死者正是陪燕雙雙離去的那個年輕小伙子，死狀與前幾天的那五條命完全一樣，精血盡失而亡。」

宋小飛的臉色一變再變道：「又是採蜂賊的傑作？」

包大膽頷首道：「無可置疑。」

「採蜂賊就是千嬌百媚燕雙雙。」

「這一點兄弟可不敢打包票。」

「燕雙雙不在現場？」

「不在。」

「死者陳屍何處？」

「荒郊野外。」

「可以去找她問。」

「到那裡去找？」

「千杯不醉樓呀。」

「包某去問過了，打從昨晚起燕雙雙便辭職不幹了。」

氣得宋小飛直跺腳，猛拍一下浪子的肩膀，道：「走，咱們去喝一杯，我請客。」

喝酒是疏解惱怒的好法子，包打聽正有此意，道：「好啊，這一夜半日包某只吃了半個饅頭，再不飽餐一頓就太對不起肚皮了。」

一提到吃喝，二人俱覺饑腸轆轆，酒癮大發，隨即向巷外走去。

豆腐大俠邊走邊說道：「可知燕雙雙去向何方？」

「聽說是往北方去了。」

「南巴、北趙的動向又如何？」

「也去了北方。」

「去北方幹甚麼？」

「追千嬌百媚燕雙雙。」

「他們也懷疑燕雙雙是採蜂賊？」

「更懷疑魔戒神珠已落入此女手中。」

魔戒神珠的主人，三百年前是一位絕色女子，三百年後同樣也是一位俏麗佳人，這與市井傳聞完全脗合，宋小飛緊鎖着眉頭沉聲道：「嗯，千嬌百媚燕雙雙這個娘們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如說神珠被她得去，的確大有可能，本俠正欲北上，無論如何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豆腐，你去北方幹甚麼？」

「爲東張報喪運屍。」

「也就是去會張夢月？」

「張夢月是張人龍的女兒，不能不見。」

「不怕小辣椒吳小雲吃飛醋？」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小雲不諒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蓬萊堡本俠非去不可。」

「豆腐，小辣椒在找你呢。」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昨夜今晨，曾親自問過包某兩次。」

「浪子，你怎麼說？」

「實話實說，告訴她你去赴平

燕公主朱綿綿的約會去了。」

宋小飛聞言臉色大變，跳腳道：「糟了，糟了，這一來事情就更麻煩了，小雲必會醋海興波，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包大膽不同意，另有他自己的看法。「放心，對女人包某是專家，多一個朱綿綿只有好處，不會壞事的。」

豆腐大俠半信半疑的道：「包兄何敢如此肯定？」

「此乃經驗之談，多一個對手會產生危機意識，會對你用情更專，抓得更緊。」

「事實上却似已離我而去，移情別戀。」

「這是假象，故意表演給你看的，吳小雲是何等人物，怎會看上一個毛頭小子巴十八。」

「眞的？」

「當然是眞的，屢試不爽。」

* * *

萬喜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西萬穿雲堡的八十多條人命乃死於魔鬼之音，殺人的兇手無疑正是那個至今仍身份不明的神秘人。

是以，打從曹山開始，便與老管家翁駝子緊追不捨。

可是，事過半月，已經循線追到山東臨沂，種種跡象顯示，此獠就在附近不遠，却始終無法掌握神秘人的確切行踪。

途中，無意間，與一位姑娘不期而遇。

姑娘淸麗脫俗，輕功絕佳，一望即知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尤其秀髮如雲，插滿了各式鮮花，更加引起了萬喜兒的莫大興趣，趨前橫身一攔，道：「姑娘好生面善，我們好像在那裡見過？」

「是見過，」姑娘淡淡一笑，道：「在曹山。」

萬喜兒驚「哦」一聲，端足了堡主的架勢，大人大樣的道：「本堡主西萬萬喜兒，別號紅娃，姑娘尊姓芳名？」

「本公主吳小雲。」

「噢，是百花公主？」

「不錯。」

「眞的是那位與豆腐大俠宋小飛齊名，被武林同道譽爲少年英豪第一人的百花公主吳小雲？」

「如假包換！」

「好極了，紅娃正要找妳。」

「找本公主作甚？」

「打架。」

「打架？」

「就是這個意思，打架！」

絕不是虛張聲勢，而是玩眞的，兩隻小手快如閃電，瞬息之間便連攻十二掌，劈向吳小雲全身十二處致命要害之處。

師出無名，百花公主當然不願打這種莫名其妙的糊塗仗，擰身退出丈許，疑雲滿面的道：「紅娃，我們沒有仇吧？」

「是啊。」

「沒有恨吧？」

「也沒錯。」

「既然毫無瓜葛，那你爲何……」

「簡單的說是爲了報仇。」

「找誰報仇？」

「那個施展魔音的神秘人。」

「既知仇家是誰，就不該再找本公主瞎胡鬧。」

「找妳當然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穿雲堡主紅娃萬喜兒正經八百的道：「是想拿公主當試驗品。」

「爲何要拿本公主當試驗品？」

「有人告訴我，如果能夠贏了豆腐大俠或百花公主，就有希望打敗神秘人，報仇雪恨。」

「可以去找豆腐打架，幹嘛先找本公主？」

「我們已經打過了。」

「勝敗如何？」

「小飛大哥沒有輸。」

「那我們也不必打了，你包準也贏不了本公主。」

主字出口，就欲掉頭離去，紅娃萬喜兒可不答應：「尚未動手過招，怎知本堡主無法旗開得勝？」

百花公主吳小雲笑容可掬的道：「本公主與宋小飛的功力約在伯仲之間，你既然不是豆腐的對手，自然也很難在本公主手下取勝，不打也罷。」

紅娃吃了秤鉈鐵了心，斷然決然的道：「不行，非打不可。」

「勝負之勢甚明，又何必多此一舉。」

「笑話，尚未正式開打，請勿妄下斷語。」

「豆腐的前例已一淸二楚。」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日之我已非昨日可比。」

「怎麼？數日之隔，萬堡主的功力莫非又有精進？」

「有無進境，一試便知，接招！」

這娃兒不僅口齒犀利，動作也同樣快速無比，而且一出手就拿出了壓箱底的眞本事，硬功夫，困仙索掃、罩、套、綑，迭出奇招，一交手便把百花公主給困住了，欲避無路，欲逃無門，想不打也不行。

起先不免手忙腳亂，十招之後這才有還手的機會，玫瑰、牡丹、蘭花、菊花、芍藥相繼出手打出，佈下一道花網花陣。

論功力，講修爲，吳小雲的百花功絕不輸宋小飛的豆腐功，而紅娃的困仙索亦非凡品，確有獨到之處，戰況陷入膠着，誰也沒有討了好。

龍騰虎躍，兔起鶻落，分分合

合，合合分分，雙方始終勢均力敵，難分軒輊，直至百招之外，百花公主方始略佔上風。

只見萬喜兒的困仙索彷若靈蛇出洞，眞像是變成了有生命的東西，虎虎生風，神出鬼沒，佈下了層層天羅地網，欲一鼓作氣，將吳小雲困死綑住，却被百花公主每每以巧妙的身法連破險招，脫出重圍。

此刻，吳小雲再度反擊，打出四朵玫瑰花。

準！狠！猛！三朵正中目標，立將紅娃的困仙索打亂打散。

第四朵鮮花最妙，凌空來了一個大翻身，奇巧無比的插在紅娃的朝天辮上。

勝負已明，喜兒臉色大變，眸中淚光盈眶，然而，還沒有來得及出口認輸，甚至放聲大哭一場，場中的情況已有了變化。

有人宛若幽靈鬼魅般突然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是神秘人。

依舊黑巾蒙面，身份不明。

只聽神秘人陰陽怪氣的聲音大發宏論道：「好，很好，小娃兒胎毛未退，乳臭未乾，能有如此高超的技藝，堪稱武林史上第一人，只可惜……」

紅娃萬喜兒截口道：「你可惜甚麼？」

「可惜未經名人指點，未拜高人爲師。」

「你認爲誰可以教得了本堡主？」

「娃兒資質甚佳，老夫願收歸門下。」

「放屁，活見鬼，做你的千秋大夢去吧，憑你還不夠資格教本堡主。」

挺一挺胸膛，搖一搖朝天辮，喜兒接着又怒氣冲天的道：「廢話少說，言歸正傳，小爺爺我正在到處找你。」

神秘人眸光一閃，道：「找老夫何事？」

「查問一件殺人兇案。」

「說下去！」

「西萬穿雲堡的那八十多條人命是不是你幹的？」

此話一出，神秘人的眼珠子瞪得更大，狀頗詫異的道：「娃兒何人？怎知此事？」

紅娃恨聲道：「小爺乃穿雲堡的現任堡主萬喜兒，萬百齡之子，萬年青之孫。」

神秘人陰惻惻的冷笑道：「眞想不到，穿雲堡當年還有人劫後餘生。」

「神秘人，你還沒有說這件血案是否你的傑作？」

「見眞人不說假話，老夫無意否認。」

一直未曾開言的翁駝子怒溢雙眉道：「駝子翁九如，匹夫是誰？」

「老夫神秘人。」

「駝子是想知道你的眞名實姓。」

「沒有這個必要。」

「毀滅穿雲堡，你到底用的是甚麼邪功？」

「魔音。」

「魔鬼之音？」

「不錯？」

穿雲堡主紅娃萬喜兒暴跳如雷的道：「我們萬家與你何怨何仇，爲何要下此毒手？」

神秘人輕描淡寫的道：「既無仇，亦無恨，原因非常單純。」

「有屁就放呀。」

「爲了稱尊武林，獨霸江湖。」

「甚麼？爲了在武林中稱孤道寡，竟不惜犧牲他人性命？」

「當然，爲了一統武林，就必須清除一切障礙。」

「你認爲西萬對你構成威脅？」

「豈止是西萬，尚有東張、南巴、北趙。」

「那爲何單單對我們西萬如此偏愛，拔得頭籌？」

「此乃地理位置使然。」

「這麼說你是從西域來的？」

「小娃兒猜對了。」

「打算到那兒去？」

「待南巴、北趙、東張毀宗滅派後，決定坐鎮中原，以便號令天下。」

萬喜兒聞言勃然大怒道：「媽的，你想得倒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的末日已到，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仇比山高，恨比海深，復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燒，紅娃那還顧得自己的功力是否神秘人的對手，話一出口便即發瘋也似的虎撲而上，展開一輪猛攻。

「匹夫納命來！」

大敵當前，翁駝子深恐少主有失，早將江湖規矩置諸腦後，當下毫不遲疑，雙掌翻飛，暗力激盪中也立即投入鬥圈。

困仙索奇招百出，一招比一招快。翁九如鐵掌如山，一掌比一掌狠。

却絲毫也奈何不了神秘人，僅單手一揚，輕描淡寫的隨手一揮，立有一股剛猛的力道洶湧而出，將主僕二人阻隔在五尺以外，難越雷池半步。

喜兒可不是省油的燈，睹狀更火更怒，正面攻擊無功，馬上換了一個方位，乍然騰身而起，撒下一道網羅，道：「困仙索今天不困神仙，要捉鬼降妖！」

翁駝子如響斯應，亦變掌爲指，連發十二招，將神秘人的暗力強行突破，長驅直入，揚掌攻向神秘人全身十處致命要害。（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麥 化·文
可 飛·圖

紫電青霜

痴心林青霞　湖邊尋情郎

湖水異常清澈，清澈得映出了林青霞的倩影。

她靜靜的站在湖邊，已有了頓飯時間，腦子裡盡在思索着一連串的問題——這兒爲什麼叫沉沙湖？那麼平靜的湖水，舟子因何會將船弄翻？剛巧她心愛的人兒宋子玉又在那艘渡船上……

夕陽已在那湖對面的那座小天山背後沉下去，歸鴉聒絮打她頭上面前飛過。林青霞吐出一口幽怨的長氣，緩緩地轉過身來。

一個蓑衣、草帽，唱着漁歌的老漁翁正好打從她面前經過，林青霞一提羅裙，走前幾步，福了一福，道：「借問老人家……」

「姑娘是迷了路？」那老漁翁翻開眼打量了她一眼。

「不！」林青霞搖着頭道：「我想問問，這兒爲什麼叫做沉沙湖？」

「這個……」那老漁翁摸着腦袋，瞪着眼。「老漢也不知道，沉沙湖這個名兒，已經叫了幾百年啦！」

「再請問，」林青霞又福了一福道：「前往小天山，非要乘船過渡麼？」

「哈哈！」老漁翁和和氣氣的笑道：「小天山四面環水，彷彿蓬萊仙島，人要是長着翅膀，就不必乘船過渡了。」

「怎的沒見到渡船？」林青霞邊問邊向四週打量。

「姑娘要去小天山？」老漁翁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蒙上一層憂戚的陰霾。

「娘病了，」林青霞幽幽的道：「聽說小天山那座天尊廟的天尊菩薩是挺靈驗的，打算去燒香許願，保佑我娘早日康復。」

「哦！哦！」老漁翁拈鬚頷首，以關注的目光投向林青霞，道：「姑娘是什麼時刻來到這兒的？」

「申初光景。」

「來晚了，來晚了！」老漁翁喟然道：「從這邊往小天山的渡船一天只有兩次，一次在辰正，一次在未正，姑娘要明天才能過渡了。」

「我方才在集子上路時，見着客棧，宿一夜也不方事的。」林青霞說着轉過了身子，將目光投向平靜的湖心，喃喃地道：「好平靜的湖水，乘船過渡也一定是非常平穩舒適的。」

老漁翁走近一步，壓低了聲音道：「那不一定啊，半月前周寡婦的兒子載了一個外鄉來的少年客人前往小天山，不知什麼緣故，竟在湖心翻了船，兩個人的屍體到今天還沒有尋找得到呢。」

提起這件事，林青霞幾乎要泫然下淚，强忍住悲哀，故作淡然地問道：「那天湖上敢情是起了風

浪？」

「唉！老漢活了這樣一把年紀，還不會見過沉沙湖起過風浪，也沒聽說誰家舟子弄翻了船出了人命，唉……」一聲長長的嘆息，老漁翁走了。

走不多遠，又回過頭來道：「姑娘今晚難免要在集子上宿一夜了，馬家老店還挺清淨的，店裡僱用一個老婆子專門侍候女客人，姑娘不妨到那兒去投宿吧！」

「多謝指教！」林青霞第三次向老漁翁萬福。

那老漁翁走了，林青霞仍然對湖心凝注，平靜的湖水似乎映出了她那心上人宋子玉的影子，不然，怎會令她如此神往？

「好平靜的沉沙湖！」遠遠傳來一聲低讚，雖是喃喃細語，却是音韻鏘然，深深敲動了林青霞的心坎。

抬頭看，那是一個青衣少年，負手立於湖邊，英姿挺拔，離開林青霞約莫有三丈之遙。

當那老漁翁走之時，林青霞還沒有發現這個青衫少年，如今却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了她的身邊，難免令她暗暗吃了一驚，那一句信口吟哦，又似乎暗含譏笑之意，因而使她暗暗懊惱。

「這位兄台也是外鄉來的吧？」林青霞搭訕着向那青衫少年走了過去。語氣是平和的，而神色間却明顯地流露了挑剔的意味。

「在下徐吟風，」那青衫少年也很客氣地拱手報出姓名。「請教姑娘？」

「我姓林。」語氣冰冷不遜。

「不知千手神偷徐玄的愛兒來到了這沉沙湖邊有何貴幹？」

「哦！」徐吟風緩緩的走向她的面前，微笑道：「腰繫紫玉玲瓏絲絡套，身披金絲氅，姑娘莫非是林家溝的青霞小姐？」

「哼！」林青霞心裡受用，表面上仍冷冷的道：「你這小子有多大年紀？」

「小弟一十八歲。」徐吟風語氣帶着非常的恭敬。

「倒該叫我一聲大姊。」林青霞神色和藹了一些，「我來問你，你跑來這沉沙湖來，該不是爲了要去小天山燒香許願吧？」

「唉！」徐吟風徐徐嘆了一口氣，眉尖深鎖，神色淡黯的道：「小弟是爲了追青霞大姊而來……」

「噢！」林青霞一個箭步躍到徐吟風面前道：「追我何來？」

「宋大哥也許不會在青霞大姊面前提過小弟，因而青霞姊還不了解小弟和宋大哥有着一份深厚的情誼。」說到此處時，徐吟風的嗓門一壓。「二十天以前，小弟在洛陽一家旅店之中，偶而聽到有人在暗中商議，要設計陷害宋大哥，小弟也不知上那兒去找宋大哥告警，後來想到……」

林青霞冷哼道：「你這小子的腿跑得很慢，宋大哥已經被人算計了。」

徐吟風楞了楞，道：「青霞姊莫非說笑了？」

「鬼才有心情跟你說笑。」林青霞氣呼呼地道：「請告訴我，想要算計宋大哥的是什麼人？」

徐吟風慢吞吞地道：「說出來青霞姊可不能生氣，是……是以前和宋大哥好過一陣子的風月娘子沈小雲。」

「她？」林青霞用力的吐出這個字，就如打從她口中吐出了一柄犀利的飛刀。

「和沈小雲同行結伴的是小紅娘梅嬌。」徐吟風悄悄地說道：「青霞姊想必也聽說過梅嬌那小娘們當初想宋大哥想得瘋了心，一聽說宋大哥和青霞姊訂了婚事，沈小雲正是醋意大發，自然會火上潑油啦。」

「哼！原來是這兩個臭娘們在搗鬼！」林青霞惡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突然，她那兩道犀利目光盯在徐吟風的臉上，慢條斯理地問道：「你聽到風聲之後，立刻就趕去林家溝了？」

「是啊！整整走了半個月。」

「也虧你的，你又怎知我來了沉沙湖？」

「青霞姊的手下告訴小弟的啊，小弟一聽說妳來到這兒，連忙又披星戴月地趕，總算見着了。對了！」徐吟風猛地叫了一聲，接着道：「方才青霞姐說，宋大哥他……」

「半月前宋大哥打這兒乘渡船往小天山，在湖中翻了船，屍首至今尚未尋獲，若不是跟他來的鐵牛宋霸沒一齊過渡，趕回林家溝報信，我還被蒙在鼓裡。」林青霞一把抓住徐吟風的手腕道：「徐小弟，你知道那兩個臭娘們怎麼商量來着的？」

「那天小弟宿在洛陽東觀的聚賢客棧，正巧和那兩個女人住在貼隔壁，起先小弟也不曾留意那兩個女人在商議什麼，到後來才聽到她們提起宋大哥的名字，才留了神，聲音太小，商議些什麼，小弟不曾聽得仔細，最後祇聽得沈小雲說：『哼，這一回宋子玉可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啦』，梅嬌接着說道：『小雲姊，對負情漢子千萬不能手下留情，讓那姓林的丫頭當一次未過門的寡婦吧！』……」

「好！」林青霞氣得咬牙切齒，手上猛的用力。

「哎吔！」徐吟風苦着口臉道：「青霞姊！小弟的手腕要教妳捏斷

了啦！」

「你怎的如此不濟事呀！」林青霞笑罵了一句，鬆脫了手，道：「小弟，湖心裡翻船一定是那兩個臭娘們弄的詭計。走！跟我到集上去投宿，我姓林的雖然當了未過門的寡婦，却要教這一向平靜的沉沙湖掀起一陣驚濤駭浪。」

「青霞姊，宋大哥為何去小天山？」徐吟風追在後面問道。

林青霞邊走邊答道：「慢慢再告訴你。」

「青霞姊，妳方才不是說，宋大哥的屍體至今尚未尋獲麼？」

「怎麼？」林青霞猛的刹住了去勢，回過身來，目光直楞楞地盯在徐吟風的臉上。「你這個小機靈鬼又想着了什麼？」

「未見屍首，不能認定宋大哥已遭了那兩個臭娘們的算計，這內中恐怕大有文章，咱們得仔細地在這沉沙湖附近察訪一番。」

在這一刹那，林青霞那一對眸子顯得異常明亮，她嘴唇蠕動，幾番欲言又止，最後還是沒有說出心中的話，只是向徐吟風招了招手，道：「現在已近晚，我們也該進鎮用飯了。」

* * *

暮靄四合，距離沉沙湖約莫五里之遙的盤龍集業已亮了燦爛的燈火，林青霞和徐吟風一先一後地疾步向集子的東邊走來。

突然，一夥人攔住他們的去路。

為首一人約莫四十來歲，一張稜角分明的面孔在暮色中顯得異常陰沉，時令已值深秋，他的衣着却很單薄，灰褐色大衫在晚風中拂動得獵獵作响。

他身後一字排開四個短裝大漢，各人腰間都掛了一柄大刀，手握刀柄，如臨大敵。

林青霞雖感意外，却未顯露驚異之色，目光冷冷一掃，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中年漢子冷冷的道：「姑娘可是林青霞麼？」

「不錯！」林青霞惡狠狠地點了點頭。

「令堂早就在五年前過世，然而林姑娘方才在沉沙湖對那老漁翁言道：令堂有病，所以要去小天山天尊廟燒香許願，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青霞暗暗吸了一口長氣，在表面上却依然逞強地道：「你管不着！」

「哼！」中年漢子冷笑了一聲：「林姑娘不知道天尊廟內供奉的是一尊活菩薩？」

對方的話，使林青霞頗感茫然，她楞了楞道：「嗯！怎麼樣？」

中年漢子抱拳微微一拱道：「在下潘天尊，人稱奪命菩薩，唯恐姑娘過渡之際，重蹈宋子玉翻船落湖，屍骨無存的覆轍，特此移樽就教，姑娘有什麼心願，不妨就在此許下吧！」

聽到對方的名字，那徐吟風不禁後退了三步。

林青霞也微微退了半步，振聲道：「尊駕就是奪命菩薩潘天尊？」

「難道還有誰敢冒天尊菩薩的名？」

「失敬！失敬！」林青霞恭敬的福了一福，「方才在沉沙湖邊和那老漁翁的言談只不過是信口開河，若有冒犯之處，尚請恕罪。」

「林姑娘太客氣了！」潘天尊也拱拱手答禮一番。突然語氣一沉。「在下五年來居住小天山中，等於與外界隔絕，鄉民不知內情，武林中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既不再過問武林中事，那麼，武林中的朋友就不該打擾在下。不知令夫婿宋子玉乘舟前往小天山的目的何在？」

林青霞眉頭一蹙，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姑娘不會不知吧？」

「眞的不知道，子玉要來這兒之前，我雖再三盤問，他也堅不吐實，為此還使我倆鬧得極不愉快。」林青霞突地將目光移注在對方臉上，「尊駕是否明白宋小玉翻船落湖的內情？」

「林姑娘，聽妳口氣，倒是好像是在下在湖心玩弄了手段，放心，天尊菩薩不會在暗處放冷箭的，他如果沒有踏上小天山，在下也沒有必要對他施展殺手的。」

「尊駕誤會了，」林青霞連忙解釋道：「我又不敢如此猜測。」

「閑語少說，在下還要請教姑娘一件事，姑娘前來沉沙湖……」

林青霞很快的接口道：「只是追查宋子玉翻船落湖的原因。」

「不想去小天山？」

林青霞沉吟了一會，道：「子玉是在湖心出的事，倒沒有必要去小天山一趟了。」

「請恕攔路打擾之罪。」潘天尊很和氣的拱手道別，且目光突然向徐吟風投以一瞥，問道：「這位是……」

徐吟風立刻上前一步，搶着答道：「在下徐吟風。」

「哦，令尊是……」

「千手神偷徐玄。」

「老朋友啦，請代我問候一聲。」潘天尊回頭一擺手，整個人很快的消失於蒼茫的夜色之中。

「青霞姊！」徐吟風悄聲道：「傳聞中的潘天尊是個殺人惡魔，想不到是如此和氣多禮的人。」

「你可知道他那『奪命菩薩』的名號是如何得來的？」

「小弟不知。」

「他為人佛面魔心，外表看去和善慈祥，却算計不到他何時會突然向你施殺手。」

「哦？你不知道他住在湖中間的小天山？」

「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宋子玉大哥知道吧？」

「唉！別提那個死鬼了！」林青霞神氣顯得異常煩悶，道：「不知是件甚麼了不起的天大機密事兒，竟連我也瞞着，到頭來叫人滿頭霧水，眞是氣煞人也。」

「青霞姊，」徐吟風笑道：「別生氣啦，古人說得好，活人不論死人過……」

「住口！」林青霞大吼一聲。

「怎麼，青霞姊？」

林青霞一根玉也似的指頭戳在徐吟風的鼻尖上，冷聲道：「你這小子方才還提醒我，在沒有見到宋大哥屍體之前，不能認定他已不在人世，你也不該死呀活呀的去咒他！」

「是，是，」徐吟風一個勁的打恭作揖，道：「小弟知罪，下次不敢。」

只不過剎那間事，二人就進了集子，迎面就看見了馬家老店的招牌。

挺清淨，那老漁翁說得不錯，紅木的桌椅板櫈發光，使人看了舒服。

「二位辛苦，小店有潔淨的套房。」店家上來迎着，他似乎拿不準二人之間的關係。不禁遲疑地問道：「是要一間，還是……」

「一間。」徐吟風搶着道：「是這位姑娘要的，我在西邊望月居歇下了。」

「是，是，」店家連連哈腰。「請這位姑娘去到上房淨淨手面……」

林青霞一擺手道：「別忙，先給咱們來點吃的。」

「好，好，」店家的逢迎待客之道眞是到了家，將二人領到一處座頭上，又接着道：「沉沙湖的名產沙蟹，又嫩又肥，小的去吩咐厨上蒸一籠，眨眼就好了，再來一斤黃酒，一斤切麵，够吧？」

「够了！」林青霞心情不好，對店家的殷勤就顯得有些不耐煩，道：「快些去張羅吧！越快越好。」

「是，是。」店家連忙退去。

這時，店堂上已有十來個食客，只有林青霞一個姑娘家，難免吸引了十來雙好奇的眼睛，她也懶得去理會，但却想不到一個粗壯的大漢來到他們面前的座頭上，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

粗壯漢子坐下之後，臉上浮着不懷好意的笑容，冲着徐吟風道：「小兄弟，你還認得我嗎？」

徐吟風搖搖頭道：「不……不認識。」

「嘿嘿」一聲爆笑，聲如悶雷，道：「小兄弟的記憶力眞壞，前天晚上咱們倆都是宿在金台鎮的高陞店中，想起來了吧？」

「哦？哦？」徐吟風猛地一拍腦袋，道：「原來是查大哥，幸會，幸會！」

姓查的粗壯漢子突然手腕一翻，如花豹露爪般閃電探出，將徐吟風的右腕扣了個着實，沉聲道：「俺查豹的眼裡不揉沙子，這回還有甚麼話說？」

林青霞雖是聲色不露，依然是平穩地坐着，而她心中却暗暗吃驚，查豹這一手擒拿法，眞是既快又準，不但出自名家傳授，而且還練到了爐火純青之境界。

徐吟風像是痛極了，怪聲叫道：「查大哥，有話好說，請放開手。」

徐吟風與她同坐，林青霞不能不管，因而冷冷的道：「怎麼回事？」

查豹氣呼呼的道：「他偷了我的馬！」

「馬呢？」林青霞的語氣已經軟了。

「在望月居客棧的馬廐中。」

林青霞望着徐吟風問道：「可有這一回事嗎？」

徐吟風苦着臉，點了頭，道：「是……的，小弟心想早日趕到沉沙湖，但盤費又帶得不够……」

「丟人！」林青霞罵了一句，冲着查豹笑道：「壯士請放手，小孩子不懂事，冒犯之處，由我代為賠罪。」

看將起來，那查豹似乎是一個吃軟不吃硬莽漢，當即放開雙手，遲疑地問道：「姑娘是……」

「林青霞。」

「哦，紫玉仙子林姑娘，失敬！失敬！」

說查豹是莽漢，他倒知禮，連忙起身拱了拱手，道：「既然這位小兄弟是林姑娘的朋友，一切不究，馬兒還在，俺查豹牽走就是。」

說着，就要轉身離去。

這時，店家正送上一盤熱騰騰的黃蟹。

林青霞起身挽留道：「查壯士請留步，這位小兄弟少不得還要奉敬一杯謝罪。」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查豹拱拱手重新就座，道：「俺那匹馬兒可有點劣性，偷馬的功夫不到家，未必能將這畜牲牽走，這位小兄弟的台甫如何稱呼？」

「小弟徐吟風。」

「徐吟風。」查豹喃喃的唸道，突然振聲一笑道：「嘿嘿，果然是高手，虎父無犬子，神偷徐玄的令

郎還有甚麼話說？」

徐吟風靦覥地道：「見笑，見笑！」

蟹肥，酒香，饑腸轆轆，三人都沒有空閑說話了。

在吃喝中，林青霞却在暗暗觀察，她發覺查豹是個性情魯直的人，從方才那一手擒拿功夫也可窺其武功不弱。雖然在過去不曾聽說過此人的名號，也不知其來歷，而她在私心中却已暗暗打算讓查豹作她一時的幫手。

她心中主意打定，蒸籠中的肥蟹吃光，都成了空籠，一斤黃酒也點滴全無，林青霞笑道：「查壯士必是海量，再來一斤如何？」

「量淺，量淺，」查豹連聲推辭。「尤其當着紫玉仙子之面不敢放肆。」

「行道江湖，貴在豪放，拘謹倒不好了！」林青霞很技巧地將話題一轉。「查壯士以往可曾和宋子玉打過照面？」

「千面俠宋子玉？」

「俠字只是虛名。」

「心儀已久，可惜緣慳一面，再說俺在江湖不過是個無名小卒。」說到此處，查豹的語音一壓，「請恕冒昧，幾時才能喝到二位的喜酒？」

林青霞神情黯然地說道：「只怕今生休想了。」

「這是甚麼話？」查豹的一雙豹眼睜得溜圓。

徐吟風在旁接着道：「宋大哥於半月前在湖心翻船落水，遇難了。」

「沉沙湖？」查豹反問了一句。

「是的。」林青霞憂戚的點點頭：「我就是爲收屍而來，偏偏又不曾撈獲屍體。」

查豹楞了半晌，才緩緩的道：「俺一根腸子通到底，不會說轉彎抹角的話，沉沙湖四面環山，波平如鏡，怎會翻船，再說宋大俠功力深厚，縱使不解水性，落水之後也不致於輕易沉溺，這……這可有點令人納罕不解。」

林青霞喃喃道：「我有些狐疑，可是人呢？」

查豹反問：「那舟子呢？」

「也是下落不明。」

「這就怪了。」查豹一雙濃眉挑得更高，「舟子以水爲生，必是識得水性之人，落水之後，縱使無力救人，也可自救，照說不會溺斃，而且，兩人屍體都沒有尋獲，以俺看來，他二人還沒有死。」

「托你查壯士之福，不過……」林青霞頓了一頓，才又接着道：「若說有人能將子玉活生生的擒去，我又有些不信。」

徐吟風突然站起來說：「青霞姊，趕了一天的路，有些困乏，小弟要回店歇息去了。」

林青霞擺擺手道：「你先去吧！我和查壯士聊一會兒，別忘記明天一早到我這兒來。」

徐吟風點點頭應是，然後又向查豹說道：「那匹馬該還給你。」

查豹揚掌在他肩頭上一拍，呵呵笑道：「小兄弟，送給你了，如果你眞看上那頭畜牲，俺要回來，你仍然可以再偷回去，乾脆作個順水人情，還漂亮些。」

「那就謝啦！」徐吟風打躬作揖一番，然後辭別而去。

查豹突然壓低聲音道：「林姑娘與徐家是世交？」

「從無往來。」

「既然如此，那小兄弟怎和林姑娘同行結伴？」

林青霞略作沉吟，就將其中原委約略的敘述了一遍。

說完之後，查豹神色凝重地道：「俺的樣子看起來像個粗人，其實心眼兒倒是挺細的，俺在望月居客棧的馬廐中發現了俺的坐騎丢失，就該在那兒等待偷馬賊，怎會走到馬家老店來等呢？」

「是啊！」

「是有人教俺到這兒來的！」

「噢！那就怪了！」林青霞的腦海中在這一刹那閃過了許多疑問，除了那老漁翁之外，無人知她要投宿馬家店，更無人知道徐吟風要找她，還有，當時湖邊靜寂無人，她和老漁翁談話的內容，潘天尊是如何會知道的？

內中必有蹊蹺！這是林青霞唯一的答案。

查豹緩緩的說道：「俺心裡有一句話，礙於交淺，不便輕率出口。」

「請壯士儘管直言。」

「那位小兄弟的言行堪疑。」

林青霞沉聲道：「那小子相信不敢在我面前玩弄花樣。」

「俗語說，初生之犢不畏虎，那位小兄弟年輕識淺，容易受人利用，還是防着點的好。」

林青霞霍地站了起來，氣呼呼地說道：「我去望月居找他問問。」

「林姑娘！」查豹伸手阻攔。「此事不宜妄動聲色，由俺監視那小兄弟行動，就可知端倪了。」

「查壯士……」林青霞欲言又止。

查豹語氣嚴肅地說道：「素昧平生，也許難於取信林姑娘，俺藉藉無名，能與名聞遐邇的紫玉仙子同座舉杯，深以爲榮，欲願效犬馬之勞以爲報還。」

林青霞深深一福，道：「查壯士言重了，相助之情，我記下就是了。」

查豹也不再說甚麼，飲盡杯中酒，離席揚長而去。

林青霞吃了些麵，正想着店家帶她上房安歇，突見店門口人影一閃，進來了兩個年輕女人，她倆一穿紅，一穿綠，顯得鮮明奪目，一進店門，就雙雙嬌聲媚氣地道：「店家，給咱們姊妹倆來間潔淨的上房。」

這兩個女人一露面，使林青霞差一點氣炸了肺，右手不禁地探進了左脅下，搭上了紫電劍的把手，原來那穿紅的正是小紅娘梅嬌，穿綠正是宋小玉的過去情人風月娘子沈小雲。

那一陣衝動很快的就在林青霞心頭消失，她明白，這兩個女人此刻出現，其來意絕不單純，逞怒動劍，未必能夠探詢到眞實的情況，更何況，以一對二，她也無自信能勝過對方。

麵快吃完了，林青霞却不得不低下頭去一根一根地挑着往嘴裡送，她已存心避開那兩個眼中釘。

對方却不打算放過她，小紅娘梅嬌首先開了腔：「喲，妳看看，那不是林家大妹子嗎？」

一陣香風飄到面前，風月娘子沈小雲也開口道：「一到盤龍集就遇上了林姑娘，眞巧啊！」

林青霞再也避不過去，緩緩地抬起頭來，冷冷道：「眞巧！」

「喲！」梅嬌尖聲尖氣地道：「看樣子林家大妹子不歡迎咱們這兩個遠道而來的稀客哩！」

林青霞沉聲道：「梅姑娘這是甚麼話？」

「二位別鬥氣，」沈小雲笑着打圓場。「林姑娘心情不好，梅大姊可得讓着點，林姑娘！說正經的，宋大哥湖心落水遇難，少不得要在湖邊設祭招魂，咱們千里迢迢地趕來，無非是聊表心意，倒不是幸災樂禍來看熱鬧的，林姑娘可別會錯了意。」

林青霞寒着臉道：「沈姑娘的話倒說得漂亮，誰不知道妳恨宋子玉入骨，巴不得他早死。」

「瞧！」梅嬌又在火堆上澆油。「小雲妹子，話可別給我說準了，人家不但不領妳這份弔喪之情，反而倒反咬一口，好像是妳沈小雲弄翻了宋子玉過渡的那條船哩。」

沈小雲苦笑道：「我不怪，說句老實話，我眞巴不得那個負情漢早一天死，人死了，心裡又感到難過，做女人都不是天生的狠心腸，幸好半個月前我在洛陽，若是我在這盤龍集上，可眞有點脫不了關係哩！」

林青霞霍地站起身來，沉聲道：「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有句話要請教二位！」

梅嬌和沈小雲不禁互相一視，却未答話。

林青霞接着問道：「二十天前，二位可是住在洛陽東觀的聚賢客棧之中？」

二人又相對一視，齊聲道：「不錯。」

林青霞冷笑一聲，道：「夜靜更深之際，二位談了些甚麼？」

二人不約而同的搖頭，道：「那可記不起來了。」

林青霞道：「待我提醒二位一下，妳們商議如何計算宋子玉，好教我林青霞作未過門的寡婦，却想不到隔墻有耳，走漏了風聲。」

二人先是一怔，接着，梅嬌尖聲大叫起來：「天！這是那個嚼舌根的胡亂挑撥，林姑娘，紅口白牙，說話可得有分寸，妳教個龜孫兎崽子出來對質！」

沈小雲也搶着說道：「林姑娘，咱們可沒起那種心，即使有那種存心，千面俠宋子玉是那樣容易被人算計的麼？」

「在平靜無波的沉沙湖翻船落水，正是中了算計。」

「林姑娘！」沈小雲問道：「是誰告訴妳這話的，來道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也許可以在他身上查出宋子玉落水遇難的情由？」

「林家大妹子，」梅嬌接着道：「妳是聰明人，不妨想想看，聚賢客棧在洛陽是一等一的頭一家，又不是木板間隔的鴿子籠，在上房裡說話，隔壁聽得見嗎？」

「林姑娘！」沈小雲緊逼着的問道：「這話是誰告訴妳的？」

林青霞楞住了，此刻她已拿不準究竟誰的話可信，半晌，她才緩緩的道：「假不會眞，眞不會假，是非、黑白，總有分明之一日，二位遠道而來，盛情心領，不過，在宋子玉屍體未獲之前，我還不承認他已遇難，也談不上甚麼設祭招魂了。」

說罷，向遠遠的店家一招手，逕自向後進走去。

二人怔神許久，那梅嬌才冷聲道：「沈小妹子，咱們還躭在這盤龍集上作甚麼？」

沈小雲搖搖頭道：「可是……還不能走！」

「爲甚麼？」梅嬌挑眉瞪眼，神色茫然。

「咱們不能背黑鍋！」

「沈大妹子！」梅嬌氣呼呼地道：「若不是妳一個勁兒地扮笑臉，打圓場，我就非得逼那丫頭交出傳話的人來，紅口白牙的胡亂咬人，那可不行！」

沈小雲笑道：「林青霞心裡頭也不好受，何必難爲她？正如她說，是非、黑白，總有分明之日，急甚麼？」

「怪！」梅嬌喃喃道：「這內中必有古怪，若是林青霞在憑空猜忌，她又怎知二十天前我倆在洛陽東

觀的聚賢客棧之中？」

沈小雲皺着眉，道：「梅大姊，咱們到屋裡去聊吧！唉，若不是認識宋子玉，就不會有這些煩惱了。」

* * *

一幢茅屋臨湖而建，四周圍以竹籬，籬上晾晒魚網，門前空地上插着一支招魂幡，隨風飄蕩。

屋內一燈如豆，一個老婦人向燈默坐，這情景看在林青霞的眼中，幾乎使她忘記了自己的憂愁和悲哀，悄悄地叫了一聲：「周老太太！」

「妳！」老婦人轉過身來，怯生生的望着她，道：「妳是誰？」

「我姓林。」她緩慢地走了過去，柔和地說道：「是那個翻船落水的外鄉客的家眷，來向妳打聽翻船的事。」

老婦人畏怯怯地站了起來，乾瘦的身軀戰慄着緩緩後退，一直到背脊頂上草壁才停了下來，抖抖嗦嗦地說道：「我……我的兒子也死了呀，妳難道還要……要我這孤獨老太婆塡命？」

「周老太太，妳會錯意了！」林青霞盡量將語氣放得柔和一些，道：「沉沙湖平靜無波，妳的兒子又是個老練的舟子，怎會翻船的呢？妳不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麼？」

老婦人楞了一楞，喃喃道：「確是有些古怪，我兒子的水性極好，就是翻船落水，也不至溺斃的呀！」

「我問妳，妳兒子經常載送客人前往湖心的小天山麼？」

「常有的，小天山的天尊廟香火旺盛，除了十冬臘月，差不多每日都有香客。」老婦人歇了歇喘口氣，又接着道：「我兒子本是靠捕魚爲生，近年來，才抽空擺渡送朝拜天尊菩薩的香客，誰知道……」

說到這裡，老婦人的眼淚又如斷線珍珠般掉了下來。

林青霞總算是個武林中人，雖然宋子玉落水失踪使她心煩意亂，卻還能夠狠下心腸暫忘憂慼。如今這老婆子一哭，使她也不禁的落下了一滴悲慼的眼淚。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顯得異常軟弱，垂着頭，一言不發，良久，才掏出一幅羅帕，遞到那老婆子的手中。

老婆子伸出那戰抖抖的右手，接過了羅帕，左手却閃電般探出，一把扣住了林青霞手腕，出招之快，即使林青霞懷有戒心，似也無法閃避。

一個湖邊漁婦，又是上了年紀，怎能有如此高深莫測的武功？林青霞不禁大驚失色，右腕被扣，已無法抽回拔劍，急切中，左手一彈，點向那老婆子的腕脈。

那老婆子竟然毫不放鬆，硬生生地讓林青霞的中指在腕脈上彈了一下。皺紋交錯的頭額上雖然冒出了汗，却依然沒有鬆手。

林青霞自知遇上了強勁的對手，她就不再妄作掙扎，凝神聚氣，以應驟變。

周老婆子緩緩的抬起右手，在臉上撕下了一層薄薄的人皮面具，那裡是甚麼老婆子，竟然是一個年約四旬的大男人。

林青霞在駭驚之中却還沉得住氣，冷聲道：「好巧妙的美容術，尊駕能否亮個字號麼？」

「不必！」聲冷如水，臉上毫無表情。

「那麼，目的何在？」

「想和林姑娘作一交易。」

「如談交易，先請放手！」

「不行。」冷冷地一搖頭，「告訴我一件事，放妳一命，就是這樁交易。」

「尊駕認爲可以置我於死地？」

「如探囊取物！」

林青霞楞了一楞，道：「以尊駕的功力看來，倒不像是吹牛，請問想知道的甚麼事？」

「宋子玉前往小天山的目的何在？」

「不知道。」林青霞一口回絕，其實，她說的也是實話。

「不想活了？」話聲中，他的手腕一緊。

林青霞咬牙忍住了痛，道：「我的確是不知道，信不信由你！」

「好，我先廢掉妳的右手……」

他一語未落，忽然茅屋的後壁分向兩邊倒塌，兩條人影飛快竄進，寒光閃動，一把鋒利的匕首，已然抵住了那中年漢子的喉頭，接着一聲嬌叱：「放手！」

那中年人不及猶豫，驟然放手，雙足一彈，人已自後壁裂縫倒飛而出。

林青霞的右手一旦恢復自由，眨眼間已拔出了紫電劍，正待追出，却被來人攔阻。

這兩個不速之客是林青霞意想不到的沈小雲和梅嬌。

沈小雲收起了匕首，道：「林大妹子，妳還不明白窮寇莫追的道理嗎？」

林青霞面上有些訕訕的感覺，吶吶道：「多謝相助，容日報還。」

「別謝啦！」梅嬌尖聲尖氣地道：「只要林大妹子將挑撥離間的龜孫子，兔崽子交出來，把咱們的寃枉洗刷，洗刷，也就心滿意足了！」

「這……」林青霞似有猶豫。

沈小雲道：「林大妹子，我姓沈的在江湖上的名聲是毀譽參半，却還沒有人敢說我是個毒婦人。

「我和宋子玉那段霧水情緣早已成過去，他和妳訂親，說我心頭不是滋味倒是眞的，却未必會記恨他，更談不上設計陷害了。

「再說，宋子玉去小天山，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又怎能預先耍花樣，玩手段？林大妹子，那傳話之人必定是另有用心的人，那人是誰呢？」

查豹對徐吟風的評語也突然湧上心頭來，不禁脫口道：「是徐吟風告訴我的。」

「徐吟風？」梅嬌接上口：「好呀！咱們姊妹倆和那對賊父子無怨無仇的，幹嗎信口誣陷？」

「梅大姊，別大聲嚷叫。」沈小雲皺起了眉頭，沉吟道：「這事怕有些古怪，徐玄手癢愛偷，家教却嚴，而且爲人還算正派，聽說那獨生兒子也是聰明伶俐，討人喜歡，絕不會無緣無故地爲咱們姊妹倆栽上一贓。」

林青霞喃喃道：「莫非那小子受了別人利用……」語氣一頓，接道：「沈姑娘可認識方才那漢子嗎？」

沈小雲沉吟道：「以他的擒拿手法看來，想必是『神鎖雙猿』其中之一，不過……」

梅嬌接口道：「可是『神鎖金猿』古不秋和那『神鎖白猿』查九天？」

沈小雲點點頭道：「不錯，這人大概是古不秋，查九天年已過五，而且生來一雙白眉……」

林青霞心中一動，振聲道：「我方才在馬家老店遇上一個名叫查豹的粗漢子，一招擒拿手已入化境，莫非是查九天的兒子？」

「這樣說來可就對了。」沈小雲緩緩地點頭道：「可不知他們趕來盤龍集是爲了甚麼？」

「哈！」梅嬌似乎是置身事外，神態非常之輕鬆。「風雲際會，羣雄畢集，這一下可又有熱鬧看啦！」

林青霞聽見這種幸災樂禍的話，心中感到十分不快，但又不便發作，只得轉過臉去，向沈小雲道：「這『神鎖雙猿』也曾聽家母提過，只不知他們兩人的行爲如何？」

「很難說，」沈小雲嘲弄地聳聳肩，道：「他倆的行徑似乎介乎於正邪之間。」

「那查豹倒像是個血性漢子！」林青霞喃喃自語，忽然又振聲道：「二位且回旅店，我要去問問徐吟風。」

梅嬌插口道：「怎麼？那龜孫子，兔崽子也到了盤龍集上？」

林青霞點點頭，道：「不錯，那小子正在集上，不過，兩位還得暫忍怒火，待我前去盤問之後，一定向兩位作個交代。」

沈小雲怕梅嬌不肯將就，連忙說道：「梅大姊，咱們暫時聽林大妹子一句話，走！回旅店吧！」

梅嬌悻悻地瞪了林青霞一眼，這才和沈小雲雙雙離去。

林青霞沉吟了一陣，挑亮了油燈，走進了耳房，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氣，半空中飄盪着一具屍體。

原來那周老婆子已經上吊了。

她已無暇去查驗周老婆子是自殺還是遭人殺害，連忙吹熄了油燈，悄沒聲息離開了這座建在沉沙湖邊的小茅屋。

* * *

戌正，這個時候該不會有客人上門，望月居的賬房打了個呵欠，擺擺手，示意店小二熄燈關門。

店小二正打算關上大門，却有一個客人走了進來。

這客人一身紫衣，頭戴篷草遮陽帽，雖是深夜，帽沿依然壓得很低，面部全蓋在一層陰影底下。

老賬房見多識廣，神色一凝，連忙走出了賬房的櫃枱，親自迎接，低聲笑道：「客官辛苦，是先用飯打尖？還是先到上房洗手淨臉？」

來客一擺手，一錠白花花的銀子已擺在櫃枱上，頭沒有抬起，聲音也異常低沉：「打擾！我要找一個人。」

「哦！」老賬房心頭雖然有些發寒，却依然陪着笑臉。「是找投店的客人？還是……」

「是客人，今天才到，十八、九歲，年少英俊，借問他住在那一間客房？」來客恐怕對方不明白，又補充道：「他騎來的牲口還是一匹寶馬。」

「哦！哦！是徐公子，他住在西跨院的『黃』字號上房，小順子，你去稟報一聲……」

其實，不待老賬房吩咐，兩店小二其中的一個，已經暗暗地沿着牆壁往後院溜去。

「站住！」來客輕叱一聲，擱在櫃枱一管筆已經被他抓起扔了出去，輕輕一碰，那店小二就站住了，沒說話，那管筆已經點中了店小二的麻穴。一回身，冷冷道：「我自己會去找，十兩銀子拿給夥計打酒喝。」

老賬房和另一個尚能活動自如的店小二也不敢動了，他們可不願被那兇神惡煞的來客用點穴法將他們「釘」住在那兒。

來客進了西跨院，輕輕地去「黃」字號上房的門板上彈了兩彈，沒動靜，他又屈指一彈，門打開了，睡眼惺忪的徐吟風在門口出現。

「這位朋友……」

不待他的話說完，來客已走了進去，右手已摘下了遮陽帽，露出了本來面目，原來她是林青霞。

「是青霞大姊。」徐吟風叫嚷了

起來，敢情是大感意外。

林青霞冷冷的道：「別叫嚷了，深更半夜的，你難道存心要騷擾別人的清夢？」

「說得是！」徐吟風忙陪笑臉。

「大姊深夜到此，莫非有甚麼要緊事？」

「想和你聊聊！」

「請坐，請坐。」

「徐小弟，」林青霞輕笑道：「深更半夜將你從被窩中叫了出來，可眞不好意思，我比你大幾歲，算得上是一個老大姊，咱們也別忌諱甚麼，來，咱們上床蓋着被褥，好好聊聊啊！」

「這……」徐吟風愕然無詞以對。

「來呀！傻小子，你林大姊起了邪心也不至找上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啊！」林青霞說着眞的上了床，連脚上那雙薄底快靴也不脫去。

徐吟風皺皺眉，道：「大姊既然如此的說，小弟就只有從命了……」

他這裡剛向床邊走去，突然帳子背後發出一聲慘叫，雪白白的帳子上染上了一大片殷紅血漬，抬頭看，林青霞手中的紫電劍已有一半插進了帳子背後。

徐吟風心頭驚駭之際，林青霞已從床上一躍而下，左掌疾出，鎖住了他的肩胛，冷森森的劍尖已抵上了他的喉頭。

「好小子！」林青霞沉聲道：「竟敢在我的面前耍花樣，說！究竟是怎麼回事，不然我就當場要了你這小賊種的性命。」

「林大姊！」徐吟風已經嚇得發抖。「千萬別錯怪了小弟，我……也不知道這帳後面躲藏着人的啊！」

「還不說實話，」林青霞一聲嬌吒，徐吟風的喉頭已淌出了一滴血。

「我……我……」

突然一陣砰砰砰之聲，門窗皆破，六條大漢蜂湧而進，每個人的手都拿了一把厚重的鬼頭大刀。

林青霞猛一甩手，徐吟風的身軀飛旋，凌空抛起，落在床上的被褥中，她冷然道：「小子，要命的就好好在床上躺着，否則，紫電劍可認不得你是徐玄的兒子。」

「嘿嘿！」六名大漢之中一個長着絡腮鬍子的向前跨進一步，獰笑道：「這可不是林家溝，輪不到妳丫頭撒野。」

面臨圍攻之局，林青霞却一絲也不含糊，紫電劍猛地一抖，銀光四射，冷聲道：「行道江湖，無非是爲了闖萬兒，尊駕先報個名吧！」

（未完・一）

上文提要： 余抱香被姦污而懷疑小熊和司徒勝，張鑫第二次再姦污她，被她捉住，他又用花言巧語逃脫，他色膽包天，更愛上師傅姘頭，幾乎喪生，幸李雙喜受傷得白芝護理好，白芝把寶藏都挖掘了，趕去見小魚。魚得水見過菊夫子的墓誌銘。是他的女兒徐小珠立的，在客棧發現小珠留字條，追出不見，見李悔因掩護白芝而被小熊的火器炸傷……



霧夜快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情意可值十億兩　愛字竟是一把刀

魚得水等人一震，果眞如此，這十億兩對南明太重要了。

李悔道：「白姑娘，妳的好意我們都十分感激，這份愛國情操，也無與倫比，其他小過錯就微不足道了。」

白芝道：「我改變主意了！」

魚得水冷冷地道：「這可由不得妳！」

白芝道：「魚得水，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魚得水道：「這些民脂民膏並不屬于李闖，當然更不是屬于妳的，你本就應該全部拿出來，以助軍需，共赴國難！」

「笑話！李闖是李闖，我是我，我以自身的危險得到這十億兩，愛給誰，就給誰……」

魚得水道：「妳要給誰？」

「誰最順眼，我就給誰！」

「誰最順眼？」魚得水道：「在目前，連李雙喜都不順眼了吧？」

「如果我看着滿清的『巴圖魯』順眼，說不定我會送給他們，反正我一個女人怎麼花也花不完這麼多。」

魚得水道：「留下一百萬兩，作妳今生的生活費，其餘的全部留下來。」

「你要命令我？」

「對！只要是大明的忠貞子民，誰都有資格命令你怎麼作。」

白芝「格格」笑道：「你不配！」「我馬上就要妳知道配是不配。」

魚得水正要放下藥物生擒白芝，這十億兩對這風雨飄搖的破碎河山太重要了。但白芝往外一衝，不到一招就制住了小熊。

本來小熊也不會那麼差，他是未及提防。

魚得水道：「白芝，放下小熊！」

「你憑甚麼命令我，告訴你，我就是把這十億兩銀票丟到水裡，也不會交給你們的。」

她往後退着，道：「別跟踪我，我會要他的命，到了郊外，我會放了這小子，我還不屑宰了他，可別以爲我開玩笑。」

李悔道：「白姑娘，妳放心！放下小熊，別人不會難爲妳。」

白芝道：「妳懂甚麼，我現在身上有十億兩！」

她挾着小熊退去，魚得水叫李悔留下，他要迂迴，追上生擒白芝，不能讓她帶走十億兩。

「魚大哥，爲了大明，你就遷就點。」

「怎麼遷就？」

「她無非是討好你，這也沒有甚麼不對！」

「覆水可以重收嗎？」魚得水已經走了。

他當然可以追上白芝，而且繞到她的前面去。

白芝見無人追來，就放了小熊。

小熊握着兩件火器大聲道：「白芝，妳如不留下那十億兩銀票，我就轟妳兩傢伙，妳信不信？」

白芝道：「我不信！」

「你以爲我唬妳？」

「你當然是唬我！我是個爛女人對不？」

「怎麼？妳還以爲自己是個清水貨？」

「就因爲我是個爛貨，所以不值十億兩。」

「妳當然不值十億兩，妳一兩也不值。」

「這就對了！你會讓我和十億兩同歸於盡嗎？」

小熊一楞，眼看她揚長而去，道：「回去告訴魚得水，要這十億兩，必須陪我三夜，不然免談！」

小熊「呸」地一聲唾了一口，道：「妳要不要臉？」

白芝道：「有甚麼了不起？少見多怪！」

小熊呆了，這女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白芝「格格」笑着，回頭道：「小子，你很吃驚是不是，當初你娘要是不和你爹上床，你是怎麼來的？」

小熊驚道：「妳簡直不是個玩藝兒……」

這工夫白芝正在得意地笑着，一條人影自樹上瀉下，由於是施襲，未出三招，白芝被制住了穴道。

這人當然是魚得水，立刻取得她身上的銀票。

大約看了一下，果然約十億兩左右。

最少的票面也有五萬兩。

臨去留了十萬兩給她，還踢了她一脚。

這一脚自然是爲她解穴的。

白芝已經能動了，可是她還仆在地上未動。

她恨魚得水，她幾乎想死，但她絕不自絕，她要報復。

要殺魚得水，她還差得遠。

只不過，她還有其他的方式，比殺他還要厲害。

躺在涼涼硬硬的地上，品嚐着失意的滋味，不久之前，她還是十億兩的主人，現在她等於窮光蛋了。

雖然魚得水爲她留下了十萬兩，十萬與十億相比，簡直不能比擬。她嘶呼着一躍而起：「我要報復，我要永不休止地報復……」

突然，她凜然楞住了。

她的身後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和十億兩銀子有密切關連，他本該是這十億兩的主人，他當然就是一臉殺機的李雙喜。

他一直不停地打聽，他易容成功，清廷的「巴圖魯」多次和他交臂而過，他們却一直未能認出他來。

李雙喜道：「妳絕對想不到是不是？」

白芝木然地道：「沒有想到會這麼快！」

「的確夠快！這也是幸運。」

「快是快，你仍然遲了半步！」

「甚麼意思？」

「你李雙喜難道猜不出這句話的意思？」

「莫非十億兩已經不在妳身上了？」

她「格格」笑了起來，他上前抓住了她的雙肩。

她不想反抗，並非怕李雙喜，現在她又覺得對李雙喜太不公平了，銀票已在魚得水手中，他却一點也不領情。

「說，銀票呢？」

「你宰了我吧！我身上全部所有只有十萬兩。」

「其餘的呢？」

「被魚得水搶去了！」

李雙喜一字字地道：「鬼才信！妳是自動送給他的，妳下賤，妳很欣賞他的『性愛瑜伽』是不是？」

白芝「格格」笑着道：「『性愛瑜伽』算得了甚麼？太平公主的『萬聲嬌』、『鎖陽功』、『玉房秘訣』以及『耆婆方』等等，他無所不通，所以辦起事來，簡直就不能形容了。格……」

李雙喜雙目赤紅，這才知道，他是剃頭擔子一頭熱。

十億兩反而換來了至大的羞辱。

他的動作如風，也如瘋狂的野獸，撲向白芝。

他一手抓住了她的一隻脚踝，這動作是十分明顯的。

他要把她撕成兩片，然後由兩片變成四片，而八片……

只有這樣，才能使他解恨。

或者，即使如此也不能使他消除胸中之氣。

也正因爲如此，及至看到她了無懼色而停止了行動。

一個美好的女人，前程似錦，居然能視死如歸。

現在他終于懂了她的意思，她也許比他更悲絕，恚恨，所以她想藉他的手，離開這個世界吧？

這猜側八九不離十，他一字字地道：「要我殺妳，門兒也沒有。」

「你能不殺我？」

「我當然能不殺妳，但另一種方法也許比死還要厲害。」

「是甚麼方法。」她顯然並不相信。

「我要砸塌妳的鼻子，撕去妳

一隻耳朵，戳瞎妳一隻眼，在妳臉上澆上一盆開水。」

白芝突然色變。

在女人來說，美容原來比生命還重要的。

李雙喜得到了答案，狂笑道：「原來妳也在乎這辦法。」再次伸手去抓她的頭髮，這一次她不再等死了。

她疾滾三步，一躍而起。

李雙喜猛攻狠打，白芝雖然稍遜，百招內是不會有決定性的成敗。李雙喜道：「妳原來是個淫婦。」

「你怎麼說都成。」

「是不是除了我和魚得水，還有其他戶頭？」

「怎麼？你以爲只有你們二人平分秋色？」

「X你姐！還有多少？」

「多哩！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數不清。」

李雙喜越恨就越是無法速戰速決。

白芝道：「你還是逃到邊陲去吧！中原已無法立足了，各方面的人都在抓你，我是你就馬上走。」

「要走，也要先宰了妳。」

「不見得吧！只可惜殺我的機會被你蹉跎了！」

「妳胡扯甚麼？」

「看看四周！」

李雙喜這才發現，四周有七八個人，不須看第二眼就知道是清廷的「巴圖魯」。的確是四面楚歌。

李雙喜立刻停了手，向左邊孔隙處疾掠。

「想跑？」立刻有二人攔住。

李雙喜不想躭擱時間，立刻掉頭向右，仍被擋住。

李雙喜拔刀出手，三個就够他調理的了，其餘的並不全上，却防他逃走。

白芝慢慢向另一邊走去，她誰也不幫。

一個「巴圖魯」道：「姑娘慢走！」

白芝停下道：「有甚麼事？」

這漢子顯然是這八人中的頭子，道：「謝謝妳絆住了他，使我們的人能及時找到他，以便逮他歸案。」

白芝道：「不必謝我，我攔他也不是爲了討好你們。」

「姑娘若肯去見我們的王爺，必然……」

白芝道：「我目前沒有時間……」說完就走。

這頭子抬抬下顎，另外三漢立刻包抄而上。

白芝撤棒迎戰，頭子道：「原來姑娘是名人之後。」

白芝道：「名人之後又如何？」

頭子道：「王爺更會喜歡！」

白芝道：「你們心目中的王爺，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頭子冷笑道：「妳可別不知好歹！」

三人加緊攻擊，白芝有點吃力，大約只能支持五七十招。

那邊的李雙喜所接下的三個比較厲害些，此刻已有些招架不住，還被其中一人蹴了一脚，掃了一掌。

就在這時，忽然兩條人影飛瀉入場。

這兩人都蒙了面，一人拿了一根小樹，看來是剛剛拔起來的。

另一人使的是一對護手鈎。

由於兩人來得突兀，算是施襲，立刻傷了兩個「巴圖魯」。

李雙喜絕處逢生，知道拿小樹作兵刃的是「惡棍」宇文彪，他本是用齊眉棍的，大概是怕洩露了身份。

另一個自然是「魔鈎」龐大元了。

這兩人過去都是闖王身邊的紅人。

闖王死後，他們也變成了過街耗子，人人喊打。

只不過他們還念舊情，肯捨身救李雙喜。

這可能和李雙喜過去對一些武林中人很豪爽之故，其實他之豪爽，是爲了獲得他們的一招半式武功。

三人當然不會戀戰，傷了人立刻就撤。

部下要追，頭子道：「不必追了，我知道他們只會飛了鸚鵡飛不了架，他們逃不出我們的掌心！」

再看看白芝，也在這混亂中不見了。

＊　　＊　　＊

白芝失去了十億兩並不十分心疼。

魚得水不領情、視她爲母狗一樣的女人，她受不了。

事實上，她的行爲如何呢？

此刻，白芝在酒樓上獨酌，而且已喝了五六斤花雕。

五六斤花雕在能飲者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一個不太善飲的女人，却已經夠多了。

她消極、頹廢而又偏激。

她對自己說過，她要無休止地報復魚得水。

現在，就來了機會。

此刻是晚膳時刻，天還沒有黑，這酒樓上下幾乎滿座，武林中人幾乎佔了半數，而且還有兩個熟面孔。

這兩人，一個是小熊，另一個是李悔。

只不過他們並未坐在一起，而且也易了容。

由於白芝對他們太熟悉，仍可看出他們的特徵。

就在這時，白芝端着杯子道：「哪一位同道願意和本姑娘喝幾杯？」醉態可掬，更加迷人。

莽莽武林之中，又有幾人知道她很濫？

此言一出，立刻有個油頭粉面的三十左右漢子端着杯子，噙着輕浮的諂笑走了過來。

但這人才走到一半，另一個二十七八歲背着戟的青年却搶先了一步，道：「姑娘，小可陪妳喝一杯。」

白芝道：「好……好！不知高姓大名？」

「在下『豹子』高登……」

「嘩」地一聲，不知誰把一杯酒自後面潑來，那漢子一閃，仍然被濺了少許在臉上。他回頭一看，見此人生了一雙鼠眼，精芒四射，正把酒潑向「豹子」高登。

「豹子」已有備，當然是潑不中的。厲聲道：「你是何人？」

那漢子齜着牙，道：「『拚命七郎』蕭非！」

「原來是你這亡命徒！」

蕭非道：「你給我滾得遠遠地！有我在，沒有你的份兒！」說着就要上前坐到白芝對面。

「豹子」高登伸手就抓。

他的動手眞像豹子一樣，其疾如電。

蕭非也不是省油的燈，一甩肩，讓過一抓，一膝砸向豹子的外腎，兩人近身相搏，這一手既狠又毒。

白芝對於兩人的搏殺視若未見。

她又舉杯道：「各位同道，我是一代名捕『一把抓』的未婚妻，我們先行交易，擇吉開張，都已經嚐了鮮哩。」

酒樓上下一片嘩然，甚至有人驚得呆了。

要不是酒已過量，那就是這女人有點不對勁。

樓下的人也都擠到樓上來。

高登和蕭非還在動手，兩人顯然差不多。

白芝醉眼惺忪道：「魚得水不守婚約，和李闖的女兒粘在一起，我又何必獨守空幃……」

有人大聲道：「對對！姑娘是聰明人，這年頭，已經不是『婦人餓死事少，失節事大！』的時候了，那不過是宋儒以理殺人的高調。」

另一個人道：「人生就是這麼回事，能玩就玩，何必自苦？這天氣，一個人睡涼被窩那滋味可不好受。」

這話引起一陣大笑。

這種葷話，有幾個男人不愛聽的？

白芝不以爲忤，道：「被窩嘛！永遠也不會涼，他有女人，我也會找男人，我和他較上了！」

「對呀！」一個輕薄男子道：「反正閑着也是閑着嘛！」

她下流，這些下三濫男人更下流。

他們以爲在這場合能逗一個女人說葷話，那是了不起的。

白芝道：「他們兩位一時瑜亮，一時半刻也分不出勝敗，我可要走了，不過各位千萬別忘了，我仍是魚得水的未婚妻，他玩別的女人，我偶爾弄弄男人，換換口味，也不過是逢場作戲嘛！」

有人大聲叫「好」！有人大笑，也有人大叫「過癮」！

但這些武林中人及非武林中人之內，也不乏正人君子。

這幾個君子知道這種女人，打她罵她都沒有用，也許以輕蔑的方式，對待她可能有效些？

他們作出嘔吐的聲音和狀態，表示對她的厭惡。

白芝下了樓，李悔大聲宣佈，魚、白早已解除了婚約，然後和小熊下了樓。

李悔過去爲了成全魚得水，處處護着白芝。

那次她發現白芝不貞對魚說了，而他却不信。之後她以爲，她不該管這些閑事，魚得水自有一天會瞭解的。

正因爲如此，她曾經以臀部擋住了白芝的臉。

她的臀部被小熊的火器炸傷，却救了白芝。

要不，至少她的臉會受傷，但白芝却一點也不領情。

現在李悔不再原諒這個女人了。

李悔和魚得水之間清清白白，白芝却說得十分下流，她自己很濫，幾乎是人盡可夫。這還不要緊，居然在這大庭廣衆之下，說出這些下流話來。

這可以猜到她的心態，她旨在侮辱魚得水，也是自暴自棄。

這一手十分刻毒，所以兩小非教訓她不可。

到了郊外，兩人攔住了白芝。

白芝不在乎地道：「怎麼？要爲魚得水找場？」

小熊道：「想跟來看看，妳是不是還有更下流的？」

白芝道：「你眞要看？」

「當然！」

白芝道：「膽子夠大嗎？」

「妳以爲我沒見過女人……」

「叭」地一聲，白芝的褲帶斷了，褲子「刷」地一聲落在脚面上，露出了溜光水滑的玉腿，這一手比李悔以前更大膽露骨些。

當然，即使沒穿內褲，也看不到最緊要的部位。

小熊立刻背轉身去道：「白雨亭上輩子作過甚麼缺德的事？居然有妳這麼一個外面看來人模人樣，骨頭却沒有四両重的賤貨。」

白芝格格笑着道：「這麼嫩，不敢看哪！眞差勁！」

李悔道：「人要臉，樹要皮！白芝，妳這樣當衆侮辱魚大哥，對得起妳死去的父親嗎？」

白芝道：「對得起，因爲我爹這輩子也沒作好事。」

小熊道：「一個女人起碼的尊嚴都不要了？」

「甚麼叫尊嚴？你以爲你爹和妳娘上床玩那箇的時候，他們都十分莊嚴，心中只想着神聖的任務——傳宗接代？不是爲了解決性慾？」

「這……」小熊大聲道：「妳簡直不是人！」

白芝一字字地道：「如果魚得水算人，我寧可不是人，他搶走了我的十億兩，又無視於我的存在，他才不是人！他是魔鬼！」

她嘶呼着，聲嘶力竭。

小熊忍無可忍，撲了上去。此刻白芝又提上了褲子。

她撤出了「乾坤棒」。

小熊不敵，李悔加入。白芝以一對二，搪不過七八招。

白芝的確很消極，却不想死在這兩人手中。

她恨李悔，她以爲魚得水瞧不起她和李悔有關。

白芝力攻兩招，向林中掠去，小熊要追，李悔道：「小熊，算了，她現在已經不大正常了。」

小熊道：「一個年輕女人，在酒樓上會說出這種話！」

「一個人失常了，甚麼話都可能說出來。」李悔道：「還記得我以前動不動就綳斷褲帶的事嗎？」

「當然不會忘，像要獻『寶』似的。」

李悔打了他一下道：「其實那正是自卑的一種反射，白芝表面上是在報復魚得水，骨子裡却是自虐或自卑。她本要醜化別人，却先傷到了她自己，很多人都會犯這毛病，忘了打出一拳，會有反震之力，打得越重反震力越强。」

小熊道：「妳這話很有道理，以前妳消極頹廢，自暴自棄，原因是不是由於妳是李闖的女兒？」

「對，上天要我托生爲他的女兒，太不公平了！」

小熊道：「以後只怕再也看不到妳的褲帶綳斷了……」李悔正要打他幾下，忽然低聲道：「小熊，咱們必須動點腦筋，才能脫身了。」

原來四周有十來個「巴圖魯」，却並未撲上。

兩人以「蟻語蝶音」交換意見，而且還動上了手。

李悔上前踢了小熊一脚，狠聲道：「你剛才的話，不但是侮辱，而且還有點挑逗的意圖！你以爲姑奶奶是誰？」

小熊還她一拳，但沒有打到她。

小熊打不到人更加氣惱，立刻反撲道：「李闖的女兒，一個賊婆娘，對妳這種人還有甚麼侮辱不侮辱？」

「我是賊女，你是地痞流氓！」

兩人狠攻不已，四周的人就隱伏不動，坐山觀虎鬥。

打了百招左右，李悔在小熊屁股上狠跺一脚。

又過了一會，再砸小熊一拳，但李悔也挨了一掌。

此後兩人挨打的次數越來越多。

最後兩人身形一分，各掏出一件東西，互相擲出。

「轟轟」兩聲巨震，泥塵烟硝飛濺瀰漫，稍散之後，隱隱可見地上躺着兩個人，一動也不動了。

看來兩人已被炸死，或者傷重昏迷。

四周的十來個人走出來，還自林中牽出十來匹馬。

走近一看，兩小身上衣衫多處破碎，血漬斑斑。

有一個「巴圖魯」上前一試小熊的心脈，道：「似乎已經死了。」

另一個去試李悔的腕脈道：「這個也死了……」

爲首的漢子道：「死的也要弄回去，我們走人！」

一個「巴圖魯」把李悔弄上馬，另一個也要把小熊弄到鞍上去，頭子道：「帶他回去幹甚麼？不嫌累贅？」

衆人走後，小熊坐了起來。他剛才閉住心脈，瞞過了對方。當然，那是不能太久的。

他要暗暗跟着這些人。

這些「巴圖魯」奔行二十餘里，停下歇息。

爲首的道：「能帶回一個李闖的死女兒，可以兩面領賞了。王爺有賞，『平西王』也少不了咱們的。」

這工夫忽然有一個「巴圖魯」大聲道：「跑了！那賊女沒有死，逃往林中去了，快追呀！」

看到李悔逃走的人只有那一個。但一發現馬鞍上已經沒有人了，立刻就有三四個向林中疾撲。

那知林中飛出兩個雞蛋大小的東西。

有人大喊：「快伏下，火器！」

由於火器丟得頗內行，很低，此人語音未停，已經是「轟轟」大震，立刻就傳來了慘呼聲。

清兵入關，殺戮太狠，漢人恨之入骨。

「揚州十日」殺人五萬，「嘉定三屠」死者也有八萬人，溝渠血水流濺，屍積如山，一個月才清理完畢。

這都是漢人所永不能忘的血仇。

剛才這兩件火器都是威力强大的，本就有意幹掉這幾個人。當然，他們也知道，這樑子是結下了。

兩人這一套當然是預先計議好的。

他們身上經常帶有一些玩花梢的道具。

剛才在火器爆炸時，趁機在衣上撕破多處，然後把一些紅汞水塗在衣破之處，看來像是遍體鱗傷。

在煙硝泥塵瀰漫時玩這一套，自然不會被發覺的。

當然，對方的粗心大意，也是造成這次不幸的主因。

炸破和撕破的衣衫，固然不同(爆破的有焦痕)。汞水和鮮血也不一樣，只不過人類都有先入爲主的觀念，爆炸之後，就會聯想到必然會受傷。

在此同時，魚得水十分躭心。已是這麼晚了，仍不見李、熊兩人回來。

自李悔以身擋白芝，炸傷了臀部之後，魚得水對李悔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很多，可是魚得水對她還是那樣子。

他不能先睡，一定要等他們回來。

他知道，此刻李悔和李雙喜差不多，想逮他們的人很多。

尤其是巨額懸賞，使人垂涎。

突然，魚得水看到一個淡淡的影子在窗外一晃。

就像一塊棉絮落地，寂靜無聲。

甚至可以說這是鬼魅，有影而無形。

魚得水有一種預感，這不是清廷的「巴圖魯」，也不是李闖身邊的黑道人物，這是一個絕頂高手。

他取刀在手，來到院中。

不錯，這是一個身材不高，隱隱可見其一雙窄瘦金蓮的女人，頭臉全部蒙起，手握帶鞘長劍。

他以爲，這正是上次驚鴻一瞥的神秘女人。

「請問姑娘兩次窺伺，有何動機？」

「……」這女人要是能出聲就不會蒙面了。

「魚某和姑娘有過節嗎？」

「……」這女人的年紀應該不會在二十歲以下。

人類的身體往往會有一種無聲語言，能自這無聲語言中，去體會一些事，如年紀或出身貴賤等等。

魚得水以爲這女人在二十以上，應該不會是太荒腔走板的人。

魚得水道：「莫非姑娘就是『菊夫子』的哲嗣？」

這女人微微點頭。

至少他已弄清了一件事，這是「菊夫子」的後人。

「菊夫子」的後人兩次窺伺，她有何意圖？

事實上魚得水正希望找到這個人，可以說正中下懷。

魚得水道：「在下也正在找『菊夫子』，也看到終南山中『菊夫子』的墓，原來『菊夫子』已作古了，根據墓誌銘上記載，且可能爲『松竹梅』三人中的一人施襲所害……」

這女人又微微點頭。

魚得水道：「莫非姑娘以爲是魚某幹的？」

這女人不點頭也未搖頭。

「莫非以爲是魚某的師門幹的？」

魚得水的師門也是「松竹梅菊」四絕之一，和白雨亭的「竹」及南宮遠的「松」齊名，享譽武林。

「四絕」的下一代，有魚得水、白芝、余抱香和這個女人，看來白芝和余抱香却差得很遠。

可見「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話是有道理的。

沒有努力，未付出心血，就說不上成就，這也是很公平的。

魚得水道：「姑娘必是徐小珠了。」

這女人也沒有點頭。

魚得水道：「姑娘不會來此只站在院中不說話的吧？妳要如何？總要讓在下知道才行！」

「嗆」地一聲，長劍出鞘。

她的劍雖非上古神兵，大概也非普通的鋼劍。

寒芒似水，耀目生輝。

這就是答案，不是要殺了他，就是要掂掂他的斤兩。

魚得水不敢托大，也撤出了他的名刀。

兩人互視了一會，她使出一招「長虹貫日」。

這是劍招中極有氣派也最見功力的一招。

「嗆」地一聲，刀劍接實，雙方立刻變招。

這女人不作內力較勁，似想以招式取勝。

此後每接一招一式，刀劍都發出「錚」一聲。

這是玄奧內力的發自內而形於外的表現。

不是絕頂高手，是辦不到的，因爲刀劍未接實也能發出聲音。

「菊夫子」的絕技果然不凡，魚得水可以體會到，這門武功不在其他三門絕技之下。其他三門，他都

領教過。至少「梅花操」不輸別家。

三四十招之後，對方出手越來越凌厲。

這就使人想到，其他幾家爲何要設法得到「菊」的武功了，任何人兼併了「菊」的武功，都可稱霸。

五十招後，魚得水以挨打的特技消耗對方體力。

對方擊中他三五招拳、掌及兩脚後，不再打擊他。

他相信對方吃到了苦頭，主要是想試試他的能挨的功夫。

「嗆嗆嗆」連接三刀劍，魚得水退了兩步，對方也退了兩步，他隱隱覺得，對方未竟全功。

也可以說也許未用全力。

就在這時，小熊和李悔回來了，魚得水分神，這女人「一鶴衝天」，一拔就是兩丈二三，越屋而去。

魚得水追上屋頂，那女人已在十丈之外了。

武功越絕，輕功也是一流的，魚得水有點慚愧。

武林中人都捧他，說他是年輕一輩中的翹楚。

他自己固不敢承當，却也不免自負些。但是今日和這女人交手，就知道，一百五十招內不敗就很不錯了。

「四絕」之三要學「菊夫子」的武功，這公平嗎？

而這三人，居然也有他在內。

只不過魚得水並不知道「菊」的一切，以爲人已作古，沒有後代，人人可以得之而學之，予以發揚光大。

只要不是以他的武功去作壞事就成了。

小熊道：「魚大哥，這個女人是甚麼來路？」

魚得水道：「我也不知道，但猜想必是『菊夫子』的後人。」

李悔道：「是她？」

「十之八九是她。」

「那她就是小珠了？」

「當然。但她沒有肯定地點點頭。」

李悔道：「那她用的劍術，正是『菊花天』劍譜上的劍法了。」

「大概是的。」

「是不是很厲害？」

魚得水道：「估計一百五十招之後，我會落下風，或者落敗。這女人似乎還沒有全力施爲。」

小熊道：「魚大哥，你這是長他人的志氣，你未免太客氣了吧！爲甚麼要稱之『菊夫子』呢？」

魚得水道：「『梅蘭竹菊』被稱爲花中四君子，也有人以『松竹梅菊』稱之爲歲寒四君子的。」

李悔道：「男人稱『菊夫子』不大對吧？」

魚得水道：「男人的節操以菊來比喻也未嘗不可。」

李悔道：「菊花到底落不落？」

魚得水道：「古人爲此事，曾有爭執，見仁見智，宋朝王介甫有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落地金。這好像是說菊花也會謝落，歐陽永叔却駁斥此說：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吟！

「他是說菊花花瓣是不會散落，而在枝上枯乾。只不過古人也有：『寧願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之句。」魚得水又道：因而想起明太祖朱元璋吟菊的名句來：『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煞；待與秋風戰一場，渾身披着黃金甲。』這種豪邁之風，也只有統領羣雄的朱元璋能寫得出來。」

李悔道：「菊花到底落不落呢？」

魚得水道：「楚辭上不是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嗎？花瓣枯乾後，在風雨中也會散落的，所以詩人各執一詞，都有理也都無理。」

小熊道：「魚大哥，你眞有學問。」

魚得水道：「這只是皮毛而已，你們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小熊說了一切。

魚得水臉色鐵青，道：「白芝居然墮落到如此地步！」

李悔道：「你搶她的十億兩銀票，她當然憤恨在心！」

魚得水道：「人總要有起碼格調。」

小熊道：「魚大哥，這女人恐怕還沒有完。」

魚得水慨然道：「由她去吧！你們利用苗奎的火器傷了『巴圖魯』，苗奎和『巴圖魯』都不會放過你們的，今後可要小心一些了。」

* * *

魚得水和李、熊二人往南方去。

十億兩銀票要親交史大人。

剛離開那小鎭不到兩天，夜半趕路，山野突然有人大喊：「身懷十億兩的魚得水來了！」

連喊三聲之後，魚等四周有了動靜。

魚得水大爲震驚，道：「不妙，有人搗蛋！」

李悔道：「是白芝的口音。」

首先出現的是「雲中龍」任大清，另外有二三十人之多，全是清廷的「巴圖魯」，這很明顯，任大清又投靠了清廷。

這些「巴圖魯」只怕也不是適逢其會剛好走到這兒。

必然是白芝先透露出口風，在此集中的。

說話的是一個四十五六歲的「巴圖魯」，此人生了一張四方臉，目光逼人，道：「你就是『一把抓』魚得水？」

魚得水道：「正是，你是誰？」

「撇開公職不說，我就是『翻天手』喬聖。」

魚得水心頭微凜，此人比任大清又高明多了。

以前清軍未入關，此人在中原武林就已經有點名氣了。

想不到此人竟是滿州人，相信這二三十人之中，仍有中原高手。

喬聖道：「魚得水，你身上有十億兩銀票？」

魚得水道：「有如何？沒有又如何？」

喬聖道：「大清的大軍入關，軍費浩大，你若獻與多爾袞王爺，包你升官。」

魚得水道：「我若有十億兩交給史可法史大人，也許還可以全國上下一心，把你們滿狗趕回關外。」

喬聖一指這二三十人道：「姓魚的，你們三個人成嗎？」

「你們人多就一定能成嗎？」

喬聖道：「試試看如何？」

魚得水以「蟻語蝶音」道：「李悔，待會一有機會，你們二人就溜，因爲你們身上有火器，可退追兵。」

李悔道：「你呢？」

魚得水道：「以我的身手，離此並不太難。」

李悔道：「我們一起走，這就走！」

但這工夫任大清和七八個「巴圖魯」已經撲了上來。

三十個人對三個，固然其中有不少高手，差距仍懸殊。

魚得水和李悔手下絕不留情。

他們要替那些死於清軍屠城之下的冤魂報仇。

十招內，死於魚得水刀下的已有四人之多。

死於李悔大摺扇下的也有兩個。

小熊未傷到人，自己反被踢一脚。他捂着胯問道：「他娘的，你怎麼專踢這個部位？」

對手竟笑了起來。

小熊趁機把一件火器丟入此人衣領之中。

此人大叫大跳，衣領中冒着烟也起了火，此人倒地亂滾也不成，喬聖大聲道：「快到水中去……」

離此約半里處有一小溪，也許是小河。

此人向溪邊狂奔，但在奔行中火勢更旺。

結果還沒奔到溪邊人已倒下，傳來了哀號聲。

小熊這一下可惹怒了其餘的「巴圖魯」，在十招內被砸了兩掌，也被蹴了兩脚，小熊一怒，又掏出兩件。

他往人多處一丟，「轟」然爆開。

慘呼聲此起彼落，血肉橫飛。

喬聖厲聲道：「兄弟們，不管他們有多少火器，今夜非生擒他們不可，不可放走一個人……」

李悔本來還不想用火器，這麼一來是非用不可了。

她一手握了一個，目標是喬聖。

她知道炸喬聖不容易，但炸庸手却是浪費。

她躲過七個人的攻擊，却以「蟻語蝶音」道：「魚大哥，向左後方疾退挫身……」東西已經丟出。

魚得水此刻正在對付喬聖和任大清等六個人的攻擊，所受壓力太大，幾乎骨節都要散了開來。

一閃一退再一挫身，「轟」然大震，慘叫四起。

這是威力最大的一個，至少炸死了五個。

就連喬聖也受了傷，任大清的門牙被炸掉三顆。

喬聖也眞夠狠，臉上、身上血肉模糊，左手還被炸掉二指，仍然揮着巨鉞瘋狂地攻擊，十分可怖。

部下見他重傷不退，也就無人敢退了。

魚得水不由駭然。

如果明軍能有這等悍不畏死的精神，即使吳三桂引清兵入了關，仍是大有可爲，光復河山指日可待。

現在對方除了死的，重傷而不能動手的，還剩有十二三個。小熊身上的火器只有一個了，李悔還有兩個。

這是他們的全部所有。

李悔以「蟻語蝶音」道：「魚大哥，我們身上的火器已不多，而『巴圖魯』隨時可能來援，這次我們丟出火器，全部一起撤退如何？」

魚得水道：「好吧！就往河邊方向撤走。」

那知就在此刻，一陣奔馬聲，又來了五騎。

李悔一看這五人，必然都是頭目人物，可能和喬聖的身份差不多，就在他們勒住馬正要下馬時，李悔丟出了一顆。

「轟」地一聲，有三人翻落馬下，也有兩匹馬被炸死。

幾乎同時，小熊的最後一顆和李悔的最後一顆又出了手，「轟轟」聲響起，又有五七人倒下。

三人奔向小河岔。

剛來的五人，有兩人雖受了傷，却還能再戰。

這兩顆居然並未把喬聖炸死，只不過在他身上又多了兩處傷痕。

喬聖和剛來的輕傷二人加上另外五六人窮追不捨。

（未完‧十四）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25 PACK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ent: M & A Co.
Wild Plants Research Centre, China.
每盒25袋茶包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